



人权理事会

第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反恐中注意增进及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马
丁·舍伊宁，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
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曼弗雷德·诺瓦克，由副主席沙赫
恩·萨达尔·阿里代表的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及由主席杰里
米·萨金代表的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关于在反恐背
景下与秘密拘留有关的全球做法问题的联合研究报告***

提要

本联合研究报告涉及在反恐背景下与秘密拘留有关的全球做法问题，它是由反恐中注意增进与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由副主席代表)和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由主席代表)依据各自任务授权编写的。鉴于与秘密拘留有关的侵犯人权行为属于以上各方的任务授权范围，同时为了避免各项工作的重叠并确保各方的互补性质，上述四位任务负责人决定联合开展相关的研究。

各位专家在开展本项研究时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工作。他们向所有的利益攸关方征求见解，包括向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发送了一份问卷。与一些国家进行了商

* 迟交。

** 附件不译，原文照发。

谈，各专家在对研究报告最后定稿前与所有相关国家分享了其调查结果。2009年12月23日和24日，与相关国家分享了报告的有关章节。

除了联合国内部的资料来源和44个国家对问卷的答复之外，主要的资料来源还包括与曾经受到秘密拘留的人、受拘禁者的家属以及被拘留者的法律代表所进行的谈话。航空旅行方面的资料也被用来佐证相关的信息。除了分析各国所采取的政策和法律决定之外，本研究报告的目的还在于具体说明秘密拘留的定义，秘密拘留是如何为酷刑或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创造条件的，以及秘密拘留的做法如何给受害者及其家人留下无法磨灭的烙印的。

研究报告首先阐述了适用于秘密拘留问题的国际法律框架。开始部分解释了就本研究报告而言对于何种情况构成在反恐背景下的秘密拘留问题所采用的专门用语。法律评估的结论是，秘密拘留无可辩驳地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包括在紧急状况和武装冲突期间的秘密拘留都是如此。同样，在任何形式的武装冲突期间，秘密拘留也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

秘密拘留侵犯了人身自由权利以及禁止任意逮捕或拘留的规定。任何司法管辖权威都不应当允许个人的自由被秘密地、可能无限期地剥夺，不应允许个人在法律的管辖范围之外、在没有可能诉诸包括人身保护令在内的法律程序情况下受到拘押。当国家主管当局不准备起诉或审判被拘留者时，被秘密拘留者通常便被剥夺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即使在被拘留者受到刑事起诉时，由于他们不得与外界接触，而且家人不了解这些人的下落和命运，所造成的隐秘不定的状况违反了无罪假设，而且便利了严刑逼供或其他形式的虐待。与此同时，秘密拘留相当于强迫失踪。如果广泛或系统地采用秘密拘留，这种做法甚至可能达到了危害人类罪的程度。

每一起秘密拘留案例顾名思义均为隔离拘留。长期的隔离拘留有可能为施行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创造条件，而且秘密拘留本身就可能构成这种待遇。对于受到秘密拘留(即失踪)者家人所造成的痛苦也可能构成酷刑或其他形式的虐待，同时并侵犯了保护家庭生活的权利。

对于违反国际人权法负有国际责任的不仅仅是其主管当局实行秘密拘留的国家。在国际或国家法律程序之外将被拘留者从一国移送到另一国(“引渡或非常规引渡”)这种“代理拘留”做法常常无视不驱回原则，而要求实行拘留的国家同样也应承担责任。适用于所有武装冲突情况的《日内瓦四公约》也禁止在任何情况下实行秘密拘留。

本研究报告并对使用秘密拘留的历史作了概述。在反恐背景下实行秘密拘留并不是新的现象。从纳粹政权的《夜雾命令》到前苏联及其强迫劳改营的古拉格制度，各国常常使用秘密拘留方式来压制反对意见。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所使用的安全措施与过去一个世纪里其他地区，如非洲、亚洲、欧洲和中东所使用的安全措施之间可以发现惊人的相似之外。

过去和现在所使用的方法主要包括：通过范围宽广的紧急法律，增强军事法院和特别法院的作用，实施酷刑和(或)虐待、绑架(引渡)、强迫失踪，并尤其包括秘密拘留。其目的始终只有一个：产生威慑效应，让被拘留者消失得无影无踪，对其下落或命运不提供任何信息。

本研究报告接着探讨了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之后阶段的所谓“全球反恐战争”背景下采用秘密拘留的问题。在这一章里，专家们阐述了对恐怖主义嫌疑犯实行秘密拘留的全面协调的制度逐步而坚决地制定的过程，其中不仅有美利坚合众国主管当局的参与，而且还涉及遍布世界几乎所有地区的其他一些国家。专家们在说明了美国主管当局所作的法律和政策决定之后，综述了美国当局所掌握的秘密拘留设施。报告随后列举了代理拘留地和相关的非常规引渡做法。联合国各机构过去都曾详尽地严厉批评了非常规引渡的政策，指责这种做法明显违反国际法。这些机构并对于使用外交保证的做法表示关注。

专家们还讨论了一些国家的参与和共谋程度。为本研究报告的目的，他们说明，一个国家如发生下列情况下便属于参加秘密拘留的同谋国：(a) 曾要求另一国秘密拘留某人；(b) 向拘留相关人员的国家转达审讯的问题，或从受到秘密拘留的人那里索取或获取信息，从而故意利用秘密拘留的情况；(c) 当该国知道或应当知道某人将消失在秘密拘留设施中或以其他方式在受法律管制的监禁体制之外受拘押之时，仍积极地参与对该人的逮捕和(或)转移；(d) 短暂地以秘密拘留方式羁押某人，然后将其送交另一国家受到更长期的秘密拘留；(e) 在中央情报局涉及秘密拘留方案的消息业已揭露之后，仍未采取措施查实经过本国机场或领空的人员或飞机。

研究报告随后着重指出，与反恐政策有关的秘密拘留仍然是全球范围内的一个严重问题，这种拘留的方式有：采用象报告中所述的那类秘密拘留设施、宣布紧急状态以便长期实行秘密拘留、或者实行同样允许长期秘密拘留的“行政拘留”。报告中所援引的案例和情况尽管并非详尽无疑，但证实了在世界所有地区都存在符合上述定义的秘密拘留情况。

专家们在结论中重申，国际法明确禁止秘密拘留，这种做法违反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克减的许多人权和人道主义法规范。如果秘密拘留构成强迫失踪，且被大范围或有系统性地实施，则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但是，尽管已经有这些明确规范，但在反恐背景下实行秘密拘留的做法仍然十分普遍，而且由于“全球反恐战争”而变本加厉。专家们所收集的证据明确显示，许多国家往往在认为或当成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紧急情况或威胁时，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采取秘密拘留的做法。

秘密拘留实际意味着将被拘留者置于法律框架之外，使国际文书中所载的保障，包括最为重要的人身保护的保障丧失意义。正如同专家们交谈的许多人所指出的那样，秘密拘留最令人不安的后果是，局势完全任意发展，加上无法确定秘密拘留的时间，以及个人无法重新掌握自己人生的感觉。

法律条款中对紧急状态、武装冲突和反恐斗争的定义往往模糊不清，这为秘密拘留创造了“有利环境”。同过去一样，如今在处于紧急状态或全球战争状态时，包括武装部队、执法机构和(或)情报机构在内的政府机构被赋予了超常的权力，而没有或仅有十分有限的议会或司法机关管制机制。

在许多情况下，情报机构是在法律真空中操作的，没有任何法律或者公布的法律来约束它们的行动。虽然情报机构没有拘留个人的法律授权，但是这些机构却常常照样拘留人，有时甚至拘留很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监管或问责机制不是根本不存在，就是受到严格限制，权力有限，因此没有实际效用。

秘密拘留还依赖跨界(区域或全球)合作系统；在许多情况下，外国安全部队确实在其他国家境内自由开展行动。这还导致了国家之间相互交流情报信息。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将据称的恐怖分子转移到其他国家，而这些人极有可能在那里受到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从而违反了不驱回原则。除了“设置”秘密拘留地或提供代理拘留服务等做法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共谋行为，包括准许飞机降落加油、移交“嫌疑犯”之前短期剥夺其自由、掩盖绑架事件等等。除了极少数例外，采取行动调查有关共谋指控的情况非常少见。

秘密拘留本身对直接的受害者及其家人都可能构成酷刑或虐待。但是，秘密拘留的目的，正是在于便利并最终掩盖为获取情报或为制止言论而采用的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在一些情况下，设置了繁复的规则来核准使用违反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标准的“强化手段”，但在多数情况下，秘密拘留被用作避免监视和控制的隔离层，使人们无法了解拘留期间的待遇和条件。

人们普遍对秘密拘留及随之而来的酷刑和虐待等情况持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可有效地限制许多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行使。受到限制的包括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因为这种限制往往伴随着对证人、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恫吓。

专家们极为关切的是，在世界许多国家，许多受到秘密拘留的人都表示，他们害怕因与本项研究合作和(或)允许报告中他们的姓名而导致本人或家人遭到报复。在受害者获释后，秘密拘留对人造成的不公正往往还会延续下去，且不断复制，因为相关国家可能试图避免泄漏在其境内存在秘密拘留的事实。

几乎在所有近期的案例中，都没有对秘密拘留的指控进行任何司法调查，也几乎没有人被绳之以法。尽管许多受害者认为，秘密拘留夺走了他们生命中几年的光阴，并且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这常常表现在其生计方面以及更经常的是其健康方面的损失，但他们几乎从未获得任何形式的补偿，其中包括身心的康复及赔偿。

因此，对这种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需要采取适当的行动并予以谴责。专家们在结论中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目的是制止在反恐背景下采用秘密拘留以及对被拘留者实行非法待遇或惩处：

(a) 秘密拘留应当与所有其他形式的非正式拘留形式一并受到明文禁止。应当根据《日内瓦四公约》的规定，即使在武装冲突期间也应维持有关拘留情况的记录，其中包括被拘留者的人数、国籍及其被拘押的法律依据，他们是作为战俘还是作为平民而被关押的。国内监督和独立机制应当能够及时进入个人被剥夺自由的所有场所，以便随时进行监督。在武装冲突期间，应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公布所有监禁设施的地点；

(b) 向被剥夺自由者提供的保障应得到充分尊重。不允许根据反恐或紧急状态法来对这些保障措施作不适当的限制。特别应当指出，独立的司法机构切实审查人身保护令方面的情况，是确保尊重个人自由权利的核心。因此，国内法律框架不得允许对人身保护令作任何例外处理，这些框架的运作应独立于实行拘留的主管当局，并独立于剥夺自由的场所与形式。本研究报告表明，司法机构在保护人们避免受到秘密拘留方面可发挥关键作用。法律应当对在涉及人身保护令的法律程序中拒绝透露相关信息的官员规定惩处；

(c) 应及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让被拘留者的直系亲属了解其亲人的被捕情况、所处地点、法律地位和健康状况；

(d) 情报部门的任何行动都应当受到法律约束，而法律则应符合国际规范。为了确保对情报部门的合作实行问责，应当建立并加强真正独立的情报工作审查和监督机制。这类机制应当有机会取得所有的信息，其中包括敏感的情报。应授权这类机制主动开展审查和调查，并提出公开的报告；

(e) 严格独立于据称参与秘密拘留的机构的政府部门应及时调查任何关于秘密拘留和非常规引渡的指控。被查出参与秘密拘留或者在此类拘留中从事非法行为的人，以及命令、怂恿或同意秘密拘留的上级负责人，应当立即受到法律追究，如判定有罪，应依情节严重程度判刑；

(f) 对于有关虐待和严刑拷打被拘留者及其在被关押期间死亡的指控所开展的调查情况均应公开。在任何法律程序中都不得使用通过酷刑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取得的证据或信息；

(g) 从一国向另一国主管当局移送，或帮助移送以便实行拘押的行为，都应受到司法监督，并符合国际标准。必须遵守不驱回原则，不得将任何人移交至他们可能遭受酷刑或其他不人道、残忍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国家；

(h) 秘密拘留的受害者应当根据相关的国际规范得到司法补救和赔偿，因为其中承认，受害者有权得到与侵权行为和所受伤害的严重性相当的适当、有效和及时的补偿。鉴于国际法承认，失踪人员的家人也是受害者，因此，这些人也应当得到康复和补偿；

(i) 各国应当批准和执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鉴于《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要求建立涉及所有剥夺自由情况的监督体制，因此，遵守这项国际文书能增加一层保护。各国应当批准该项《任择议定书》，建立符合《巴黎原则》的

独立的国家防范机制，并批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其他区域性体系不妨效法通过《美洲被迫失踪人士公约》建立的体制；

(j) 各国政府有义务保护其海外侨民，并提供领事保护，以确保外国履行其根据国际法、包括国际人权法承担的义务；

(k) 根据国际人权法，各国义务为证人提供保护，这也是切实制止秘密拘留的先决条件。

目录

	段次	页次
一. 导言.....	1-7	9
二. 国际法中关于秘密拘留的规定	8-56	10
A. 用语	8-16	10
B. 秘密拘留与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17-56	12
三. 过去的秘密拘留做法	57-97	23
A. 现代秘密拘留做法的出现	57-59	23
B. 现代秘密拘留做法	60-86	24
C. 联合国和各区域组织对取缔秘密拘留做法 的反应	87-97	33
四. 2001 年 9 月 11 日以来在全球“反恐战争”中 的秘密拘留做法	98-162	35
A. “高价值被拘留者”方案和中央情报局 秘密拘留设施	103-130	37
B. 中央情报局的拘留设施或与美国军方在 作战区共管的设施	131-140	49
C. 代理拘留地	141-158	58
D. 秘密拘留中的共谋行为	159	69
E. 秘密拘留与奥巴马政府	160-164	72
五. 与当代区域或国家反恐努力相关的秘密拘留 做法的性质与范围	165-281	75
A. 亚洲	167-201	75
B. 中亚	202-206	86
C. 欧洲	207-214	88
D. 中东和北非	215-250	90
E. 撒哈拉以南非洲	251-281	101

六. 结论和建议	282-292	109
A. 结论	282-291	109
B. 建议	292	111
附件		
一. 各国政府对问卷所作答复摘要		113
二. 案例摘要		126

一. 导言

1. 本联合研究报告涉及在反恐背景下与秘密拘留有关的全球做法问题，它是由反恐中注意增进与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由副主席代表)和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由主席代表)编写的。
2. 本研究报告是依据上述各特别程序的任务规定编写的。具体而言，人权理事会第 6/28 号决议请反恐中注意增进与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就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注意增进与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并与联合国其他相关机构和机制、尤其是与人权理事会其他特别程序密切协调，以便加强增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工作，同时避免不必要的工作上的重叠。
3. 理事会第 8/8 号决议请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全面研究打击和防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现象的趋势、发展和挑战，并就如何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和彻底消除此种现象提出建议和意见。
4. 理事会第 6/4 号决议请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根据其任务规定征求和接受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资料，并接受相关个人及其家人或代表提供的资料，就一般性问题拟订审议意见，以便协助各国预防和防范任意剥夺自由的做法。理事会请该工作组同其他授权任务一样，与理事会其他机制进行协调。
5. 理事会第 7/12 号决议请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根据《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宣言》的相关规定，审议有罪不罚问题，并铭记《采取行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保护和增进人权的一套原则》(E/CN.4/Sub.2/1997/20/Rev.1, 附件二，及 E/CN.4/2005/102/Add.1)，提供适当协助，以利各国执行《宣言》和现行国际规则。
6. 四方授权任务在这一背景下，努力探讨与反恐中的秘密拘留有关的全球做法问题。他们在联合研究报告中，说明了适用于秘密拘留的国际法律框架，并对使用秘密拘留的情况作了历史综述。研究报告探讨了 2001 年 9 月 11 日以来在“全球反恐战争”背景下使用秘密拘留的情况。在可能的情况下，为了表明秘密拘留的做法可惜并非少见，报告并着重指出了在不同地域的国家内或者由不同地域的国家使用秘密拘留的案例。由于这种做法的普遍性质，本研究报告难免挂一漏万，因而只想通过实例着重指出并说明秘密拘留的普遍做法和对此有罪不罚的现象。最后，研究报告对这种做法提出了具体建议，目的是制止在反恐背景下使用秘密拘留以及给被拘留者以非法待遇或惩处。
7. 由于秘密拘留做法的隐蔽性，常常很难收集第一手资料；不过，还是征求了大量的国家、区域和国际方面的意见。在采纳联合国资料来源的同时，主要的资料来源还包括对于向所有会员国发送的问卷的答复(附件一)和同目前或过去被拘留者的谈话(摘要见附件二)。在一些情况下，还使用了诸如媒体和其他消息来源

等第二手资料来源。这些陈述尽管并非始终可以核实，但一经任务负责人认为可信时也加以利用。从 44 个国家收到了对问卷的答复。同那些受到秘密拘留的人、被羁押者的家人以及受羁押者的法律代表进行了一些谈话。任务负责人在德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进行了面对面的谈话。其他的谈话是通过电话进行的。与在柏林、伦敦和华盛顿特区的官员举行了首都层面的正式会谈。各任务负责人感谢那些与之合作并便利其联合开展工作的国家。各负责人并谨感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以及其他向研究报告提供宝贵研究和其他帮助的人。

二. 国际法中关于秘密拘留的规定

A. 名词

8. 为本报告之目的，以下情况可解释为某人受到秘密拘留：以官方身份行事的国家当局或依国家当局指令行事的个人，在国家授权同意、支持或默许、或施行拘留者的作为或不作为可归咎于国家的其他任何情况下¹，剥夺某人自由；不许某人与外界有任何接触(“隔离拘留”)；施行拘留者或主管当局否认、拒绝确认或否认、或主动隐瞒某人被剥夺自由的实情、而外界，如家人、独立律师或非政府组织等不知其去向，或者拒绝提供或主动隐瞒关于被拘留者命运或下落的信息。在本报告中，“拘留”一词与“剥夺自由”、“关押”或“羁押”同义。

《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的序言中对“拘留”和“监禁”作了区分，该区分经联合国大会第 43/173 号决议题为“用语”的部分通过，但并非是一个一般性定义²。

9. 秘密拘留不一定是在秘密拘留场所剥夺自由；也就是说，在本报告中，秘密拘留不仅可能发生在非官方承认的拘留场所，或发生在官方承认的拘留场所中某个隐藏的、非官方承认的区域或牢区，也可能发生在官方承认的场所。决定是否属于秘密拘留的是其隔离的特点，以及如第 1 段所述，国家当局未透露拘留地点或关于被拘留者命运的信息这一事实。

10. 任何拘留场所都可能属于本研究的考察范围，其中包括监狱、警察局、政府大楼、军事基地或军营，也包括私人住宅、饭店、汽车、船舶或飞机等。

11. 在隔离拘留中，被拘留者可能只与抓捕人员、看守或同牢囚犯有接触。这种拘留在以下情况下也构成秘密拘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获得当局的进入许可，但未获准登记案件，或者获准登记案件，但由于国家不允许或出

¹ 2001 年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通过的报告《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第 2 条(a)项，经大会第 56/83 号决议加以注意，由国际法院适用：《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塞尔维亚和黑山案》，判决，2007 年 2 月 26 日)。

² E/CN.4/1997/4, 第 69 至 85 段。

于其他任何原因，未将被拘留者的下落通知其直系亲属。也就是说，红十字委员会只是进入，而无法将人员下落通知他人，这不足以说明剥夺自由非秘密行为。但一般的理解是，原则上，红十字委员会不会接受进入拘留场所而不能履行任务，包括将被拘留者的下落和命运通知家人。³ 如果红十字委员会一周之内即获得许可，⁴ 则一般认为足以将案件置于本研究考察范围之外。除出于武装冲突中因迫切的军事需要之理由，且仅作为一种例外及暂时的措施外，红十字委员会与某些被拘留者的接触不应受到限制。⁵

12. 只有国家当局，或依照国家指令，或得到国家授权、同意、支持或默许行事、或其行为可以其他任何方式归咎于国家者，秘密地拘留以下人员，才属本篇关于以反恐为名的秘密拘留的研究报告的考察范围：

(a) 犯有或涉嫌策划、协助或教唆恐怖主义罪行者，无论政府对这些罪行如何分类；

(b) 恐怖主义或相关概念(如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⁶ 用于描述或说明某人被拘留的背景或理由的任何情况；

(c) 启用特别拘留权力或程序的任何情况(以反恐怖主义行动、紧急状态或国家安全行动的名义)。

13. 国家将某些行为定为“恐怖主义行为”，目的通常在于适用法律和程序保障有限的特殊办法，反恐中注意增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表示关切的是，“恐怖主义”一词没有普遍、全面的定义，而是由各个国家自己给出定义。这可能会造成对人权的无意侵犯，甚至是故意误用这个词语。他又指出，“必须确保‘恐怖主义’一词只限于具有真正恐怖主义性质的行为。”⁷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也关切地注意到，“各国政府往往试图利用正常立法，或借助于紧急状态或特别法律和程序来打击恐怖主义，从而准许或起码增加了任意拘留的危险。此种法律，或其本身或对它的适用，使用的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模糊不清，含义很广，将无辜者与嫌疑犯不加区别，一律视为恐怖主义分子，从而增大

³ 根据 Murat Kurnaz 的证词，阿富汗坎大哈美国空军基地的拘留所显然未严格遵守这一政策(附件二，案例 14)。

⁴ 比较，如：《日内瓦第三公约》第七十条：“战俘一经俘获之后，或在到达战俘营后一星期内，即使其为转运营，又如患病或移送医院或其他战俘营，均应许其直接写邮片分寄其家庭。”

⁵ 《日内瓦第三公约》第一二六条第 2 段；《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一四三条第 3 段。

⁶ 例见《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2001 年由哈萨克斯坦、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达成。各方达成协议，“相互承认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行为，无论本国立法是否将相应行为归入同样的犯罪类别，或是否用同样的词语描述这些行为”。

⁷ E/CN.4/2006/98, 第 27 和 42 段。另见安全理事会第 1566(2004)号决议和 A/61/267 第 43 至 44 段，内容涉及“恐怖主义行为”的可识别的特征。

了任意拘留的危险，不当地降低了普通人在正常情况下应享有的保障水准。与暴力反对派不同的合法民主反对派成了适用此种法律的受害者”。⁸ 这类刑事犯罪的例子隐藏在与颠覆国家权力、或仅仅是反颠覆法律相关的广义用语中。⁹ 这种试图规避可适用的国际人权法律保障的行为使得本篇关于何种做法构成反恐背景下的秘密拘留的报告不得不采用广泛的研究范围。

14. 有组织的犯罪，如贩运毒品和贩运人口，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除非援引了反恐法律。可能需要依据国家官员发表的言论，或之后是否以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罪名而起诉了某人，才能推测国家是否将此案件与恐怖主义相联系。

15. 不可归咎于国家的、非国家行为方的拘留行为，本研究报告不予考察。故劫持人质、绑架，或恐怖分子、犯罪分子、反叛分子、叛乱者或其他非国家行为方的类似行为不属本报告的研究范围。本报告着重研究交予人权理事会这一政府间组织处理的国家或可归咎于国家的秘密拘留行为。

16. 秘密拘留这一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不仅包括被拘留者本人，也包括被拘留者的家人。他们的亲人被剥夺了权利，全凭俘获者处置，却没有人将其命运告诉他们。

B. 秘密拘留与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17. 秘密拘留不符合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它构成多方面的侵犯人权行为，无论何种情况下，包括在紧急状态下，都站不住脚。

1. 秘密拘留与人身自由权

18. 秘密拘留侵犯了人身自由和安全权，违反了禁止任意逮捕和拘留的规定。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 1 款确认，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此外，《公约》第九条第 4 款还规定，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而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8 号一般性意见强调，就被逮捕时应被告知逮捕理由这一权利而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 1 和第 4 款及第 3 款适用于剥夺自由的一切情况，“不论它涉及

⁸ E/CN.4/1995/31, 第 25 段(d)项。

⁹ 另见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以下意见和决定：第 36/2006 号(A/HRC/7/4/Add.1)、第 26/2003 号(E/CN.4/2005/6/Add.1)、第 15/2004 号(E/CN.4/2005/6/Add.1)、第 6/2003 号(E/CN.4/2004/3/Add.1)、第 1/1999 号(E/CN.4/2000/4/Add.1)、第 21/1999 号(E/CN.4/2000/4/Add.1)和第 12/1998 号(E/CN.4/1999/63/Add.1)意见，第 36/1996 号(E/CN.4/1997/4/Add.1)、第 1/1993 号(E/CN.4/1994/27)、第 5/1993 号(E/CN.4/1994/27)、第 30/1993 号(E/CN.4/1994/27)和第 36/1993 号(E/CN.4/1994/27)号决定。

刑事案件或涉及诸如精神病、游荡、吸毒成瘾、为教育目的、管制移民等其他情况。”¹⁰

19. 秘密拘留的做法本身违反上述保障，或在多数情况下，自动或本质上将导致构成违反的后果。被秘密拘留者处于法律保护范围之外，并未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对他们适用法律规定的程序。即使一国的本国法律授权进行秘密拘留，但这种法律本身即违反了人身自由和安全权，故不应成立。与外界没有联系的秘密拘留事实上导致被拘留者无法享有《公约》第九条第4款所载的权利，即本人或其代表能够使用人身保护、宪法保障或类似程序，就拘留是否合法问题向法庭提出质疑，如判定拘留不合法，则法庭有权命令将其释放。

20.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将秘密拘留归类为本身具有任意性的拘留，属工作组任意拘留分类中的第一类。如果显然不可能援引任何法律依据来证明剥夺自由有理，则工作组认定剥夺自由具有任意性，属第一类。¹¹ 工作组第 14/2009 号意见¹² 事关一个未获国家承认、关押地点未公开的拘留案件。工作组在该意见中认为，任何司法系统都不应准许隔离拘留而不许见律师或亲人、且对剥夺自由行为不进行司法监控的做法；也就是说，不遵守任何法律规定的合法程序的做法。¹³

21.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 12/2006 号意见¹⁴ 认定，对两人自由的剥夺(其中一人被关押在秘密的拘留场所)是任意的，属于第一类，因为两人都未正式被控犯有任何罪行，未被告知拘留令的期限，没有被带见法官，未获准指定代理律师，也没有机会对其拘留的合法性提出质疑。¹⁵

22.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 29/2006 号意见¹⁶ 事关 26 人，这些人据称在不同国家被捕，一些人被移交美利坚合众国关押，关押的根据是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背景下的中央情报局秘密引渡方案。他们被长期隔离关押于美国管辖的多处“黑点”，而未受到指控或审判，未上法庭，家人未得到通知，不了解其命运和下落。美国政府未回应这些指控，但工作组认为，有权就这 26 人的案件提出意见，他们中许多人涉嫌卷入了严重罪行。工作组认为，对这些人的拘留显然属于第一类任意拘留。

¹⁰ HRI/GEN/1/Rev.6, 第 1 段。

¹¹ E/CN.4/1998/44, 第 8(a)段。

¹² A/HRC/13/30/Add.1。

¹³ 第 12/2006 号意见(A/HRC/4/40/Add.1), 第 63 页。

¹⁴ 第 12/2006 号意见(A/HRC/4/40/Add.1)。

¹⁵ 另见第 47/2006 号意见(A/HRC/7/4/Add.1); 关于一个第一类任意拘留案件的第 9/2006 号意见, 该案涉及八个月隔离拘留、单独监禁、虐待及未将拘留通知亲属; 第 47/2005 号意见(A/HRC/4/40/Add.1)及第 8/1998 号意见(E/CN.4/1999/63/Add.1)。

¹⁶ A/HRC/4/40/Add.1。

23. 在多数情况下，秘密拘留，由于不属于任何国际或国内的法律系统，意味着被拘留者不了解拘留期限；期限完全由下令拘留的当局决定。因此，秘密拘留的性质本身有可能或实际上导致拘留期限不确定，这一点又使这类拘留具有了任意性。¹⁷

2. 秘密拘留与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

24. 使用不受法律保护的秘密拘留，目的通常是剥夺被拘留者在受到刑事指控时本应享有的权利，即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及第九条第 2 和第 3 款中的补充保障对此有明确规定。《公约》第九条第 2 款规定，任何被逮捕的人，应被迅速告知对他提出的任何指控。该条第 3 款规定，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

25. 上述规定要求，任何人如果涉嫌犯有可承认的刑事罪行并因此被捕，若出于司法原因需要对该罪提起诉讼，则必须被告知作为依据的指控；否则国家就可能规避嫌犯根据《公约》第九条和第十四条所享有的其他权利。同样，如果某人涉嫌犯罪，根据《公约》第九条被拘留，并受到犯罪指控，但未予审判，这也可能同时违反了《公约》第九条第 3 款和第十四条第 3 款(丙)项所载禁止无故拖延审判的规定。¹⁸

26. 本研究报告表明，在多数情况下，施行逮捕、将人员隔离拘留在秘密场所的国家当局通常不打算以任何罪名指控被拘留者，甚至不打算将任何指控告知被拘留者，或让其在无故拖延情况下接受依法设立的合格、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的审判，以确定被告是否有罪。这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第 2 句)、第 2 款、第 3 款(甲)和(丙)项。这些被拘留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为自己准备辩护，也无法如《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丙)项所规定，自由地与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

27.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一贯认为，秘密拘留侵犯了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¹⁹ 秘密拘留中一些固有的做法，如利用秘密手段以及因与外界断绝联系、家人不知被拘留者命运和下落而造成不安全感，以便向被拘留者施加压力，使其认罪。这也侵犯了来源于无罪推定原则的不被迫进行于己不利的作证或认罪的权利。²⁰ 此外，秘密拘留会助长刑讯逼供和其他形式的虐待。

¹⁷ 例见关于未规定期限的拘留的任意性的第 22/2004 号意见(E/CN.4/2006/7/Add.1)。

¹⁸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2 号一般性意见(CCPR/C/GC/32)，第 61 段。

¹⁹ 第 5/2001 号意见(E/CN.4/2002/77/Add.1)，第 10(三)段和第 14/2009 号意见(A/HRC/13/30/Add.1)。

²⁰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二款。

3. 秘密拘留与强迫失踪

28. 每一例秘密拘留都构成一个强迫失踪案件。《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二条对强迫失踪定义如下：

由国家代理人，或得到国家授权、支持或默许的个人或组织，实施逮捕、羁押、绑架，或以任何其他形式剥夺自由的行为，并拒绝承认剥夺自由之实情，隐瞒失踪者的命运或下落，致使失踪者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

根据该定义，使失踪者不能得到法律保护的意图并非决定因素，而是否否认、拒绝透露或隐瞒失踪者下落和命运的客观后果。²¹ 该《国际公约》第十七条第一款明确禁止秘密拘留。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在对《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第 10 条的一般评论中确认，“在任何情况下，包括战争状态或公共紧急状态，不得以国家的利益作为设立秘密中心或拘留场所的任何借口或使之合法化，确切而言，这样的秘密中心或拘留场所必将无一例外地违反《宣言》。”²²

29. 该《国际公约》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对强迫失踪的“受害人”的定义不仅包括失踪的人，也包括“任何因强迫失踪而受到直接伤害的个人”。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在行使监督成员国执行《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这一任务时一贯认为，失踪人员的家人也是受害者。根据《宣言》第 1 条第 2 款，“任何强迫失踪行为将失踪者置于法律保护之外，并给失踪者本人及其家属造成巨大痛苦。”

30. 由于秘密拘留构成强迫失踪，如果广泛或系统地将以采用，则将成为更严重形式的强迫失踪，可能达到危害人类罪的程度。《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七条规定，“强迫人员失踪”，如果是在广泛或有系统地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中，在明知这一攻击的情况下，作为攻击的一部分而实施的行为，则构成危害人类罪。²³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五条称，大规模或有组织的强迫失踪行为，构成相关国际法所界定的危害人类罪，应招致相关国际法所规定的后果。这也确认了这种方法。

4. 秘密拘留与绝对禁止酷刑或其他形式的虐待

31. 每一起秘密拘留案例顾名思义均为隔离拘留。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隔离拘留即使时间较短，也可能有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载的国家义务。《公约》第十条第 1 款规定，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严的待遇。委员会确认，“犯人应准许在必要的监督下定期以书信以及

²¹ 另见《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序言。

²² E/CN.4/1997/34。

²³ 另见《公诉人诉 Kupreskic 及其他人案》，第 IT-95-16-A 号案件，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判决，第 566 段(2000 年 1 月 14 日)。

接收邮件的方式同家属和声誉良好的友人保持联系。”²⁴ 隔离拘留 15 天即构成违反《公约》第十条，更短期的拘留也可能被禁止。²⁵ 隔离拘留包括告知家人被拘留者“安全”，而未透露其拘留地点或性质的情况。

32. 如延长隔离拘留时间，且还存在其他一些情况，则可能达到虐待的程度。例如，在《Polay Campos 诉秘鲁一案》中，²⁶ 被拘留的申诉提交人有九个月不得与任何人、包括与其法律代表讲话或通信。他一天有 23.5 小时被关在一间冰冷且没有照明的牢房。人权事务委员会认定，这违反了《公约》第七²⁷ 和第十条。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受到超过八个月的隔离拘留，这构成了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²⁸ 同样，美洲人权法院认称，即使不了解在此人被长期隔离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但长期隔离和剥夺联系本身就是残忍和不人道的待遇。²⁹ 在《El-Megreisi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一案中，³⁰ 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政府违反了《公约》第十条第 1 和第 7 款。政府将一人关押六年，后三年将其隔离在一处未知地点。委员会认为，这种做法达到了酷刑的程度。

33. 如本研究报告中各案件所示，秘密拘留的做法也证实，隔离拘留、包括秘密拘留的做法，为犯下酷刑行为提供了便利。

34. 大会第 60/148 号决议及人权理事会第 8/8 号决议都指出，长期隔离拘留或在秘密地点拘留可能助长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实施，其本身也可构成此种待遇的一种形式。³¹ 秘密拘留和酷刑及其他形式的虐待之间有两层关联：一是秘密拘留本身可能构成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二是秘密拘留可用于为施行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提供便利。

²⁴ 《Miguel Angel Estrella 诉乌拉圭案》，第 74/1980 号来文(CCPR/C/OP/2)。

²⁵ 《Lucía Arzuaga Gilboa 诉乌拉圭案》，第 147/1983 号来文(CCPR/C/OP/2)，第 14 段。

²⁶ 《Polay Campos 诉秘鲁案》，第 577/1994 号来文(CCPR/C/61/D/577/1994)，第 8.4 段。

²⁷ “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²⁸ 《Steve Shaw 诉牙买加案》，第 704/1996 号来文(CCPR/C/62/D/704/1996)，第 2.5 和第 7.1 段，考虑到囚犯在审前拘留期间又被关入牢房，牢房人满为患，且必须睡在潮湿的水泥地上。

²⁹ Velasquez Rodriguez 案，1988 年 7 月 29 日的审判，美洲人权法院(Ser.C)；第 4(1988)号，第 187 段。

³⁰ 第 440/1990 号来文(CCPR/C/50/D/440/1990)，第 5.4 段。

³¹ 又见人权委员会第 2005/39 号决议第 9 段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权事务法庭在第 CH/99/3196 号《Avdo 和 Esma Palić 诉塞尔维亚共和国案》中“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的第 74 段。

35. 此外，对于受害者，秘密拘留违反了禁止酷刑和以上所列其他形式的虐待的规定；不仅如此，对于失踪人员亲属，秘密拘留造成的痛苦也可能构成酷刑或其他形式的虐待，³² 也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七条第 1 款和第二十三条第 1 款规定的家庭的权利。

5. 由代理进行秘密拘留案例中的国家责任

36. 秘密拘留的做法，由于否认或隐瞒一个人受到拘留的实情，隐瞒其下落或命运，必然造成被拘留者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代理拘留”的做法，使被拘留者在任何国际或国内的法律程序范围之外被从一国移送至另一国(“引渡”或“非常规引渡”)，无论是出于将其秘密拘留的具体目的，不论是为逃避拘押国的国内法庭可能进行的审查，还是违反固有的不驱回原则，所引起的后果完全相同。“代理拘留”的做法不仅涉及正在拘留受害者的国家，而且还涉及委托或要求进行拘留的国家。

37.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 1 款，每一缔约国承诺，尊重和保证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享有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和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中明确表示，缔约国必须尊重和保证在其权力范围内或者有效控制下的任何人享受《公约》所规定的权利，其中甚至包括不在缔约国领土上的一些人的权利。³³ 同样，国际法院也在其关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中承认，国家的管辖首先是在其领土内，但结论认为，《公约》“适用于一国在其领土外行使管辖权所实施的行为”。³⁴ 对《公约》第二条第 1 款作过度字面解读会损及《公约》的真正目的。³⁵ 就《禁止酷刑公约》而言，第 1 条第 1 款和第 16 条第 1 款均提及每一缔约国都有义务防止“在该国管辖的任何领土内”出现酷刑的行为。

³² 例见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107/1981 号来文(CCPR/C/OP/2)《Quinteros 诉乌拉圭案》，第 14 段；欧洲人权法院《Varnava 和其他方诉土耳其案》，2009 年 9 月 18 日，第 200-202 段；《Tanis 和其他方诉土耳其案》，2005 年 8 月 2 日，第 219 段；《塞浦路斯诉土耳其案》，2001 年 5 月 10 日，第 155-158 段；《Kurt 诉土耳其案》，1998 年 5 月 25 日，第 134 段，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权事务法庭在第 CH/99/3196 号《Avdo 和 Esma Palić 诉塞尔维亚共和国案》中“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的第 79-80 段。

³³ CCPR/C/21/Rev.1/Add.13, 第 10 段。又见委员会关于美利坚合众国第二和第三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CCPR/C/USA/CO/3/Rev.1), 第 10 段；以及禁止酷刑委员会关于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二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CAT/C/USA/CO/2), 第 14-15 段。

³⁴ 《200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咨询意见(2004 年 7 月 9 日)，第 111 段。

³⁵ 曼弗雷德·诺瓦克，《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评注，第二次修订版，2005 年，第 43-44 页。

38. 出于秘密拘留的目的将某人遣送至一国，或排除遣送国的国内法庭可能进行的审查的做法，永远都不可视为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 2 款规定的义务。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曾驳斥这种“逆向外交保证”的做法，即遣送国政府寻求确切保证被移交者被剥夺自由，甚至在既无对被移交者提出的刑事指控，又无其他实施拘留的公认法律依据，或法律依据与国际法相悖的情况下提出此种要求。³⁶ 工作组在其第 11/2007 号意见中³⁷ 曾表示与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相同的观点，声明阿富汗政府对任意拘留一人负有责任，此人虽被拘留于美利坚合众国控制下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但仍身在阿富汗境内且阿富汗当局知情。

39. 同样，《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不仅明确禁止酷刑，而且在第 4 条第 1 款中要求每一缔约国保证将一切酷刑行为，包括任何人合谋或参与酷刑的行为定为其刑法管辖下的刑事犯罪，从而会有禁止合谋酷刑的行为的规定。禁止酷刑委员会以其判例支持了这一说法。³⁸ 具体而言，委员会将类似怂恿、煽动、命令和指示、同意默许和隐瞒这种行动的行为视为合谋。³⁹

40. 一国如遇以下情况也应负责：明知有发生酷刑或虐待行为的危险，或现应知道本质上与开设或经营此类设施有关联的危险，或移送到此设施所带来的危险，而没有采取合理步骤防止发生这种行为；国家收到某人遭受过酷刑或其他虐待、或强迫失踪的申诉，或收到表明可能发生过这种行为的信息，而未能公正地对申诉进行调查。⁴⁰

41. 根据确认国际不法行为中的国家责任的一般原则，移送国也应承担国际责任。国际不法行为通常是一个以上国家的合作的结果，鲜有一国的单独行动的情况，在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中涌现的秘密拘留做法更是如此，国际法下的国家责任的一般原则确定不法行为中国家共谋的违法程度。⁴¹ 尤其是，一国在援助或协助另一国实施国际不法行为时，在知情而为、而且该行为若由该国实施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的情况下，负有国际责任。另一国的真实或可能的行为可成为判断第一国是否违背其本身的国际义务的决定性因素。《关于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责任的条款》第 16 条反映了国际习惯法的一项规则，⁴² 其中规定：

³⁶ A/HRC/4/40, 第 57 段。

³⁷ A/HRC/7/4/Add.1。

³⁸ CAT/C/SR.105。

³⁹ 同上；另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44 号》(A/48/44)。

⁴⁰ 见脚注 1。

⁴¹ 例见纳入关于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责任的条款第 16、17、40 和 41 条的规则。

⁴² 国际法院 2007 年 2 月 26 日对《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塞尔维亚和黑山案)》的裁决，第 420 段。

援助或协助另一国实施其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应该对此种行为负国际责任，如果：(a) 该国在知道该国际不法行为的情况下这样做，而且 (b) 该行为若由该国实施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

42. 其次，根据国家责任原则的规定，一国发生“严重违背”一般国际法强制性义务，如对被拘留者实施酷刑的情况，其他国家有责任合作制止这一严重违背禁止酷刑情况，并不须提供任何援助或协助使情况得以继续。

43. 此外，一国在接受国方面有实施酷刑的危险的情况下，仍采取“代理拘留”的做法，可构成违背该国依有关不驱回的习惯国际法而承担的义务，即，在有充分理由相信某人被移送至另一国将面临遭受酷刑的危险时，不得将其移送。⁴³《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和《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申明，不驱回原则适用于强迫失踪的危险。《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如果有充分理由相信，将某人驱逐、送返(‘驱回’)、移交或引渡到另一国家，有造成此人遭受强迫失踪的危险，任何缔约国均不得采取上述行动”。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指出，如果在接受国内存在任意拘留、包括秘密拘留的危险，则应禁止将某人移送至接受国管辖之下。⁴⁴接受国即使为绕过不驱回原则这一障碍而提供外交保证，仍然承担国际人权法、人道主义法和难民法规定的义务，特别是不驱回原则规定的义务。⁴⁵

6. 秘密拘留与国际人权的减损

44.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第一款允许各国“在社会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生命时”克减某些权利。然而，该条款针对克减措施规定了一些程序性和实质性保障：国家必须已正式宣布紧急状态；克减措施必须以情势所严格需要者为限；这些措施不得与该国根据国际法所负有的其他义务相矛盾并且不得包含歧视。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第 29 号一般性意见中，⁴⁶ 强调克减具有特殊性和临时性，指出《公约》规定，即使在武装冲突期间，也只能在形势威胁到国家存亡的情况下并在此范围内，才允许采取克减《公约》的措施。在社会紧急状态或武装冲突停止存在后应立即取消克减措施。最为重要的是，克减措施必须是紧急情势所“严格需要者”。要求克减措施相称意味着，如果可以通过带来更小减损的手段达到相同目标，则无理由采用克减措施。

⁴³ 《禁止酷刑公约》第 3 条。又见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的评论(A/59/324)。

⁴⁴ A/HRC/4/40, 第 47 段。

⁴⁵ 大会第 63/166 号决议，第 15 段；人权理事会第 8/8 号决议，第 6 段(d)。又见 A/HRC/4/40 第 52-56 段及 E/CN.4/2006/6。

⁴⁶ CCPR/C/21/Rev.1/Add.11, 第 3 段。

45. 《公约》第四条第二款列出了一些不得克减的权利，包括禁止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第七条)。

46. 尽管《公约》第九条和第十四条不在第四条第二款所列的不可克减的权利之内，但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第 29 号一般性意见中确认，禁止扣作人质、绑架或私下扣留的条款也不得克减。⁴⁷ 委员会还认为，在保护第四条第二款所明确承认为不可克减的权利时，显然必须通过程序保障来进行，其中往往包括司法保障。《公约》中有关程序性保障的条款决不可受到会妨碍对不可克减权利的保护的一些措施的左右。还能援引第四条作为克减不可克减的权利的理由。有关克减的各项保障的根据，如《公约》第四条所示，是《公约》整体内在的法律和法治原则。由于国际人道主义法律明确保障武装冲突期间公正审判权的某些内容，因此，委员会认为没有理由在其他紧急状态下克减这些保障，并认为法律原则和法治原则要求在紧急状态期间必须遵守公正审判的基本要求。只有法院可以对个人进行刑事犯罪的审理和判决。遵守无罪推定的原则。为了保护不可克减的权利，缔约国克减《公约》的决定，不影响向向法院提出诉讼的权利，使法院能够立即决定拘留是否合法。⁴⁸

47. 简言之，《公约》第九和第十四条的主要内容，即获得人身保护的权利、无罪推定和起码的公平审判保障、以及禁止秘密拘留的规定，即便在包括武装冲突在内的紧急状态期间也必须得到遵守。

48.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在其第 43/2006、2/2009 和 3/2009 号意见中，⁴⁹ 赞同人权事务委员会的观点，即紧急状态中仍须尊重获得人身保护的权利。工作组也同样认为，不受长期隔离关押的权利不得克减，即使在对国家生命构成威胁的情况下也同样如此。⁵⁰

49. 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在关于《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第 10 条的一般评论中明确表示，在任何情况下，包括处于战争状态或公共紧急状态，均不得以国家利益作为设立秘密中心或拘留场所的任何借口或使之合法化，确切而言，这样的秘密中心或拘留场所必将无一例外地违反《宣言》。⁵¹

⁴⁷ CCPR/C/21/Rev.1/Add.11。

⁴⁸ 同上。

⁴⁹ A/HRC/7/4/Add.1, 第 36 段、A/HRC/13/30/Add.1, 第 33 段和 A/HRC/13/Add.1, 第 36 段。

⁵⁰ E/CN.4/2005/6, 第 75 段。

⁵¹ E/CN.4/1997/34。

50. 根据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判例，⁵² 由于人员失踪必然与违反《公约》第七条的待遇有关，禁止强迫失踪的规定亦不得克减。同样，《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一条第二款规定：

任何情况，不论是处于战争状态或受到战争威胁、国内政治动乱，还是其他公共紧急状态，均不得用来作为强迫失踪的辩护理由。

51. 即便人们(错误地)⁵³ 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全球战略整体归类为“战争”，以达到适用第三和第四《日内瓦公约》的目的，但国际人权法仍然继续适用：《公约》也适用于武装冲突局势，国际人道主义规则也同样适用。同时，就某些《公约》权利而言，用国际人道主义法中更为具体的规则来解释这些权利可能更加适合，但这两个法律范畴是互补的，而不是互相冲突的。⁵⁴

52. 国际法院对《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中明确肯定《公约》在武装冲突期间的适用性，并表示，“一个人的生命不容任意剥夺这项权利也适用于敌对状态。至于什么是任意剥夺生命，这个准则应当取决于可适用的特殊法，即取决于武装冲突中所适用的法规”。⁵⁵ 国际法院在《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

人权公约提供的保护在武装冲突中并没有停止，除非因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所述的那种减损规定造成的结果。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律与人权法律之间的关系，因此，存在三种可能情况：某些权利可能专属于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事项；其他权利可能专属于人权法律事项；另外一些法律可能专属于国际法这两种分支的事项。⁵⁶

⁵² 人权事务委员会《Mojica 诉多米尼加共和国案》(449/1991)和《Celis Laureano 诉秘鲁案》(540/1993)，第 8.5 段。又见欧洲人权法院《Kurt 诉土耳其案》，1998 年 5 月 25 日的判决，第 122 段及其后。

⁵³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 2/2009 号和 3/2009 号意见(A/HRC/13/30/Add.1)。又见 E/CN.4/2003/8，第 64 段及其后；反恐中注意增进与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增编《对美利坚合众国的访问》(A/HRC/6/17/Add.3)，第 6-9 段；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特别报告员、法官和律师的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报告员、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及人人有权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水准的身心健康的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题为《关塔纳摩湾被拘留者的状况》(E/CN.4/2006/120)，第 21 段，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网站发布的 2005 年 7 月 21 日关于反恐中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相关性的官方声明(www.icrc.org)。

⁵⁴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1 号一般性评论(CCPR/C/21/Rev.1/Add.13)，第 11 段。又见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 44/2005 号意见(A/HRC/4/40/Add.1)，第 13 段、第 2/2009 和第 3/2009 号意见(A/HRC/13/30/Add.1)，第 27 段和第 30 段。

⁵⁵ 《199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40 页(1996 年 7 月 8 日)，第 25 段。又见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 44/2005 号意见(A/HRC/4/40/Add.1)，第 13 段，其中工作组表示，当两个法律体系(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之间就一具体情况发生冲突时，应确定并适用特别法。

⁵⁶ 《200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2004 年 7 月 9 日)，第 106 段。

53. 国际法院在对《刚果领土上的武装活动(刚果民主共和国诉乌干达)》一案的判决中已并行适用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而没有首先确定特别法或冲突的问题。⁵⁷ 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人人有权享有最佳身心健康问题特别报告员、负责国内流离失所者人权问题的秘书长代表、适足生活水准权所含适足住房及在此方面不受歧视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在其 2006 年 9 月 7 日至 14 日对黎巴嫩和以色列的访问报告中表示，在武装冲突时期，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要进行全面的法律分析，就需要考虑这两方面的各项法律。就某些人权而言，国际人道主义法中更为具体的规定可能更加适用于对这些权利的解释。⁵⁸ 本研究报告使用的一种补充性方法得到《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款(丙)项所含的系统整合原则的支持，该原则规定，在解释一项国际条约时，应与具体环境同时考虑……“适用于[条约]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⁵⁹

7. 秘密拘留与国际人道主义法

54. 国际人道主义法与国际人权法都明确禁止秘密拘留。根据适用于所有武装冲突的《日内瓦四公约》，在有些情况下可对下属两类人实行拘禁：战俘和平民。一般而言，战俘应在敌对行为结束后予以释放。平民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可被占领国拘禁，尤其当拘禁 (a) 出于“迫切的安全理由”⁶⁰ 和 (b) 出于刑事追诉的需要。使用新的身分指称，如“非法的敌方战斗人员”以避免《日内瓦四公约》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从法律上看并无意义，因其“不构成国际法公认和界定的一种类别”。⁶¹ 对于非国际武装冲突来说也是如此，尽管战俘的概念并不直接适用。⁶²

55. 尽管《日内瓦四公约》容许拘禁个人，但其中规定，整个拘禁体系所依的概念是，应对被关押者进行登记并将其置于得到正式承认的拘禁场所。根据《日内瓦第三公约》第七十条的规定，应在战俘被俘获后一周内建立档案，记录其下

⁵⁷ 《2005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68 页，第 216 段及其后。

⁵⁸ A/HRC/2/7, 第 16 段。

⁵⁹ 国际法委员会研究组的报告，题为《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由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A/CN.4/L.682/Add.1)，第 17 段及其后。

⁶⁰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四十二条和第七十八条。

⁶¹ 见反恐中注意增进与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增编《对美利坚合众国的访问》(A/HRC/6/17/Add.3)，第 11-12 段，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特别报告员、法官和律师的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报告员、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及人人有权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水准的身心健康的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题为《关塔纳摩湾被拘留者的状况》(E/CN.4/2006/120)，第 20 段及其后；以及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 43/2006 号意见(A/HRC/7/4/Add.1)，第 31 段。

⁶² 《在国际人道主义法中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定义的解釋性指南》，红十字委员会，2009 年，日内瓦，特别见第 27-36 页。

落和健康状态备其家人和原籍国查询。《日内瓦第四公约》中管辖处理平民问题的第一〇六条，在被关押平民信息的登记和公布方面规定出事实上相同的程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这些程序旨在确保拘禁不成为一种惩罚措施；因此不得将被拘禁者隔离。⁶³ 禁止强迫失踪是一项国际人道主义法习惯规则，适用于所有武装冲突情况。⁶⁴

56. 国际人道主义法适用于所有武装冲突⁶⁵ 和所有不再直接参加敌对行动者，⁶⁶ 规定禁止隔离拘禁，必须对被拘留者进行登记，提供切实的机会立即通知他们的家人，须将他们被拘留和随后移送的任何信息集中于一部门，并须允许他们与家人和其他监外人员保持联系。⁶⁷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五条规定，当身处一国领土内的个人被“深信确有危害该国安全之活动之嫌疑”，或身处被占领地内的个人“因系间谍或破坏分子，或因确有危害占领国安全之活动而被拘留者”时，在“绝对的军事安全有此要求之情况下”，允许拒绝个人的这些权利和特权。这一条款规定“尽早在出于该国或占领国之安全时给予彼等的被保护人依本《公约》所享有之全部权利与特权”，但国际红十字会强调，第五条只可适用于特殊性质的个别情况，由于存在特别指控，这些个别情况肯定将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仅仅怀疑有敌对活动并不构成充分理由，应确实存在敌对活动的嫌疑。确实嫌疑的指控是一项高难度的指控，只能个别使用，不得带有普遍性。⁶⁸

三. 过去秘密拘留的做法

A. 现代秘密拘留做法的出现

57. 秘密拘留现象与强迫失踪紧密相连，最早可追溯到纳粹德国的《夜雾命令》，根据该命令，可将被占领的欧洲国家中那些疑为抵抗运动成员的人逮捕并

⁶³ 红十字委员会对《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一〇六条的评注，见国际红十字会网站 (www.icrc.org)。又见 Henckaerts 和 Doswald-Beck 著，《习惯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第一卷)，(红十字委员会，2005 年)，第 439-449 页，关于强制登记被拘留者个人情况的规定、与家人联系权和被探视权。

⁶⁴ Henckaerts 和 Doswald-Beck 著，同前，第 340-343 页。

⁶⁵ 同上，第 344-352 页。

⁶⁶ 同上，第 299 页。

⁶⁷ 《日内瓦第三公约》第四十八、七十和一百二十二条；《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二十五、二十六、四十一、七十八、七十九、一百零六、一百零七、一百一十六、一百二十八和一百三十六条。

⁶⁸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第四公约评注》，日内瓦，1949 年 8 月 12 日，第五条，见 www.icrc.org。

“在夜幕掩盖下”秘密移送至德国。⁶⁹ 采用这种做法是为了产生威慑效果，因为被拘留者可能不留痕迹地消失，他人得不到任何有关其下落或命运的信息。⁷⁰

58. 不过，早期的这类做法以前苏联“古拉格”⁷¹ 强制劳改营系统的形式闻名已久，首创于弗拉基米尔·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时代初期。古拉格系统最终形成了在全国范围运作的大规模刑事网，拥有数以百计的综合性营地建筑，其中多数设于西伯利亚和苏联远东地区。该系统在 1928 年后的约瑟夫·斯大林时期得到加强。

59. 尽管上述做法曾发生于战争或恐怖状态的大背景下，但以反恐为背景的秘密拘留做法却并非新现象。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在拉丁美洲及他地区，如在北非和东南亚所采取的安全措施，与 2001 年 9 月 11 日后在全球范围采取的反恐措施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时和现在所使用的方法主要都是大范围的紧急状态法、加强军队和特别法庭的作用、使用酷刑和(或)虐待、绑架(引渡)、强迫失踪、特别是秘密拘留。

B. 现代秘密拘留做法

1. 拉丁美洲的秘密拘留

60. 拉丁美洲的秘密拘留曾与普遍的强迫失踪现象密切有关。来自不同国家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报告称，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主要在阿根廷、巴西、智利、萨尔瓦多、巴拉圭、秘鲁和乌拉圭都发现过秘密拘留的现象。⁷² 曾有数以千计的拉丁美洲人遭到国家安全部门的秘密绑架、酷刑和杀害。独裁制度完结后，其中一些国家依据其档案，决定起诉前政府官员及警察和军队官员。在另一些国家，由于特别是大赦法或赦免造成的逍遥法外现象，这种起诉的尝试长期受阻。

61. 拉美国家政府以国家安全原则为理由，采取秘密拘留等特别措施，为军方建立镇压系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这套系统中，以安全的名义大规模侵犯人权

⁶⁹ Christopher K. Hall 著，“强迫人员失踪”，见于 Otto Triffterer 编《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评注》，Baden-Baden 出版，1999 年，第 151 页，及其他有关参考。

⁷⁰ Wilhelm Gorlitz 编，《Keitel 陆军元帅回忆录》，W. Kimber 出版，伦敦，1965 年，第 254-256 页。

⁷¹ “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俄语缩略。

⁷² 除其他外，见阿根廷失踪人员全国委员会，“Nunca Más”(“不再”)，布宜诺斯艾利斯，1984 年；(巴西 Nunca Mais)(1985 年)(报告载有 1964 年至 1979 年军事统治下 125 个出于政治原因强迫失踪案例)；教会紧急援助委员会(最后报告于 1990 年 5 月发表，载有发生于斯特罗斯纳将军独裁时期的 36 万个非法逮捕和至少 200 个失踪案例)；秘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最后报告，www.cverdad.org.pe/ingles/ifinal/index.php；和平委员会的最后报告，2003 年 4 月 10 日(乌拉圭)，见：www.usip.org/files/file/resources/collections/commissions/Uruguay-Report_Informal.pdf。

和基本自由，破坏法治和民主体系。这种模式形成于 1940 年代，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和印度支那镇压反叛的理念发展起来，美国在位于巴拿马的“美洲学校”培训拉美军队的过程中则传播了这种理念。从政治角度看，该理论深受两极世界冷战思维的影响。它延伸了所谓的内部反共战争的概念，很快便发展到区域的规模。秘密拘留的做法最初针对武装运动，随后用来镇压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左翼团体，最后用以对付一切被疑为政治反对派的团体。后者被贴上“颠覆分子”、“恐怖分子”或“共产分子”的标签。

62. 秘密拘留的做法在国家和区域两级并行存在，由数个政府单位实施，它们极少受到约束，但对当时存在的零星规章制度拥有无限的解释权。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人员和设施，每个组织都秘密操作。⁷³ 在区域范围内这种做法的最好例证是“秃鹰行动”，其中采用情报交换并依赖国家间的引渡方案。⁷⁴ 这项行动得到智利国家情报局的支持，该局是参与 1974 至 1977 年间政治镇压的主要情报机构。该局的各项功能中包括负责管理各秘密拘留场所，在这些拘留场所里受害者受到审讯和酷刑。⁷⁵ 该局的工作很快扩展到阿根廷，随后又发展到其他拉美国家、美国和欧洲。⁷⁶ 在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也成立了类似的情报机构，并纳入一个与美国联系密切的协调网。⁷⁷

63. 例如在阿根廷，当时有约 500 个主要在军队或警察所在地运作的秘密拘留所。⁷⁸ 其他拘留场所则设于不同部门，如医院、政府设施、汽车修理行、学校、农场，甚至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 *Galerias Pacifico* 高档商场的地下室。⁷⁹ 最大的秘密拘留所是海军机械学校和联邦警察属下的田径俱乐部，两者都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极为显眼的地段；在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境内的 *Campo de Mayo* 陆军基地和前避暑居所 *Vesubio*、位于科尔多瓦省的 *La Perla* 军

⁷³ 1979 年 8 月 7 日谈话备忘录，非机密，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布宜诺斯艾利斯。

⁷⁴ 见国际法学家委员会，“Assessing damage, urging action”(“评估损害，加紧行动”)，知名法学家小组关于恐怖主义、反恐和人权的报告，第 32 页。

⁷⁵ 智利全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报告(印第安纳州圣母院：圣母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22 页。

⁷⁶ 同上，第 617 页。

⁷⁷ 例见“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military coup, 1970-1976”(“关于 1970-1976 年军事政变的解密文件”)中的参考资料。

⁷⁸ 除其他外，见 OEA/Ser.L/V/II.49, Doc. 19 corr.1 号文件，1980 年 4 月 11 日。在现场视察期间，美洲人权委员会与多名在押人员进行了谈话，他们声称不能确定自己被关押于何处。

⁷⁹ 根据政府提供的信息，没有记录表明 *Galerias Pacifico* 曾被用作秘密拘留所。

事基地及位于 La Cacha 监狱的办公设施内都有秘密拘留场所。⁸⁰ 据估计这些设施中曾关押过 14,500 人，但军方当局一直否认这些秘密拘留所的存在。⁸¹

64. 在智利，通常会对被关押在秘密设施中的人使用刑讯方法。智利全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报告提到的秘密关押机构有：Tejas Verdes、Cuatro Alamos、Londres 38 号、José Domingo 监狱、Grimaldi 别墅、迪厅或 La Venda Sexy、Maipo 河谷之家、la Firma 公司、Simón Bolívar 和 Ossandón 街、20 号巢穴和 Venecia 兵营。根据政府提供的信息，全国政治拘留和酷刑委员会 2004 年的报告指出，全国各地曾有 1,132 个用于关押的场所。⁸² 这些场所内有用来实施强化审讯手段的永久性设施，使用这些设施的人员受过专门培训。看守人员与负责审讯的军官不为同一批人，但后者也可以并实际上直接参加施刑。⁸³ 这些秘密拘留场所多年不对司法部门的官员开放。尽管不断有人呼吁人身保护，法庭却不曾采取补救行动或谴责这种非法状况。⁸⁴ 这是由于在皮诺切特统治时期，下单独监禁命令的当局从属于下逮捕令的当局。这些情况以及没有要求公开人员被关押地点的规定，都为使用秘密拘留提供了方便。⁸⁵

65.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萨尔瓦多的一次现场视察中，一个特别委员会⁸⁶ 核实了一组囚室的存在，据申诉者说，多人被秘密拘留并遭受酷刑。⁸⁷ 美洲人权委员会接到的一些报告称，萨尔瓦多当局在国民警卫队、国家警察和财政警察部门的秘密处所任意拘留个人。⁸⁸

66. 在秘鲁，在向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报告的 3,000 余失踪案例中，绝大多数发生于 1983 年至 1992 年之间，当时政府正在打击恐怖主义组

⁸⁰ 又见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年度报告中关于秘密拘留所的报导(E/CN.4/1492)，第 48-50 段。又见 E/CN.4/1985/15，第 97-108 段。

⁸¹ 阿根廷失踪人员全国委员会，“Nunca Más”(“不再”)，参看第 4210 号文件中的命令；以及阿根廷失踪人员全国委员会 1984 年 5 月 17 日作出的法律证词(第 4317 号文件)。

⁸² 智利全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报告(印第安纳州圣母院：圣母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22 页。

⁸³ 同上，第 652 页。

⁸⁴ 同上，第 142-143 页。

⁸⁵ E/CN.4/Sub.2/1997/19，第 165 段。

⁸⁶ 依 1979 年 11 月 6 日第 9 号法令设立。

⁸⁷ OEA/Ser.L/V/II.46, doc. 23 rev. 1 号文件，1978 年 11 月 17 日。又见 E/CN.4/1984/21，第 163 段。

⁸⁸ OEA/Ser.L/V/II.46, doc. 23 rev.1 号文件。

织，尤其是秘鲁共产党(光明大道)。⁸⁹ 秘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审查了许多秘密拘留的案例。⁹⁰

67. 在乌拉圭，有报告称，许多失踪者被关押在秘密拘留所，据称这些拘留所由阿根廷和乌拉圭军事人员管理。⁹¹ 美洲人权委员会也曾不断收到关于该国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长期实施隔离拘禁的报告。⁹² 和平委员会的最后报告⁹³ 后来证实了这些指控以及其他有关秘密拘留所的指控。

68.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较为普遍的现象是，拉美国家政府采用立法的方式，将各执行部门的所有权力集中起来，包括决定实施拘留、拘留形式和地点的权力。在多数情况下，立法本身极为宽泛，对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定义模糊，将其按照政治罪或意识形态罪来处理而且量刑过分。⁹⁴

69. 宣布紧急状态，随后反复延长或有时直接将其永久化，也助长了秘密拘留的做法。⁹⁵ 在打击恐怖主义的镇压措施中，宣布紧急状态给予军方更多权力并提供了酌情处理的余地。在乌拉圭，1968 年曾宣布紧急状态，并延长到 1985 年独裁时期结束。在巴拉圭，尽管《宪法》规定，宣布紧急状态只能用于特殊情况并有期限，但戒严状态持续了 35 年之久。⁹⁶ 这些国家中大多数都曾通过克减或修改国家《宪法》，使秘密拘留的做法更加盛行，而在其他国家，秘密拘留则属于军政府管辖。

70. 拉美以外地区的许多国家也在反恐活动的背景下采用了秘密拘留。尽管在许多情况下，并非将恐怖主义本身作为拘留的理由，但政府仍一再使用扰乱公共秩序、参与政变或反对党派的所谓非法活动这类罪名。

2. 非洲的秘密拘留

7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关于在金沙萨有 200 多个秘密拘留所的指控引起了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注意。据称这些秘密拘留所由扎伊尔警方或武装部队管

⁸⁹ E/CN.4/1998/43, 第 296 段。

⁹⁰ 秘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最后报告，V.VI, 第一章，第 1.2 和 1.4 节，见 www.cverdad.org.pe/ingles/ifinal/index.php。

⁹¹ E/CN.4/1985/15, 第 233 段。

⁹² OEA/Ser.L/V/II.43, doc. 19, corr.1, 1978 年 1 月 31 日。

⁹³ 和平委员会的最后报告，2003 年 4 月 10 日(乌拉圭)，见 www.usip.org/files/file/resources/collections/commissions/Uruguay-Report_Informal.pdf。

⁹⁴ 例见阿根廷第 20.840 和 21.264 号法律；智利第 5 号法令；以及乌拉圭《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法》(1972 年 7 月)。

⁹⁵ E/CN.4/Sub.2/1997/19, 第 127 段。

⁹⁶ 同上，第 148 段。

理。⁹⁷ 禁止酷刑委员会在其 2006 年关于该国的结论性意见中注意到，已将不受检察官办公室管制的非法拘留场所宣布为非法，例如安全部门和总统特种保安小组管理的实施过酷刑的监狱。⁹⁸

72. 1994 年，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曾对埃塞俄比亚过渡政府的可疑反对者失踪越来越多的情况表示严重关切，特别是关注对亚的斯亚贝巴和其他地方发生的秘密审讯或拘留的指控。⁹⁹ 据称，一些人由于被怀疑支持奥罗莫解放阵线而被关押在哈勒尔盖省德德尔县 23 个秘密拘留所中。¹⁰⁰ 当局否认德德尔县有秘密拘留所。¹⁰¹

73. 在南非，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紧急状态期间，至少有 4 万人遭到拘留，其中多人被指控“可能危及社会安宁”。¹⁰² 根据《国内安全法》，行政拘留在某些情况下确实相当于秘密拘留。在多数案例中，不允许任何人接触被拘留者或取得与其有关的信息，被拘留者的姓名只能由司法和秩序部部长或部长所准许的人公布。¹⁰³

74. 在苏丹，使用秘密拘留所(或称“鬼屋”)的情况多年来引起了联合国人权机构和民间社会的注意。¹⁰⁴ 这种情况主要存在于该国北部地区，但在达尔富尔和喀土穆也有发生。¹⁰⁵ 最为臭名昭著的是被称为“城市之滩”或“沙漠绿洲”的秘密拘留中心。¹⁰⁶ 最常见的拘留模式是由安全部门的官员逮捕被怀疑进行反对活动的个人，在送往拘留中心的路上蒙其双目，随后进行为期数周到数月的严刑拷打，完全切断他们与外界的联系。¹⁰⁷ 提交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的《大

⁹⁷ E/CN.4/1996/35, 第 195 段。

⁹⁸ CAT/C/DRC/CO/1, 第 7 段。

⁹⁹ E/CN.4/1995/36。

¹⁰⁰ 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E/CN.4/1997/7/Add.1), 第 156 段。又见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E/CN.4/1998/68/Add.1), 第 165 段。

¹⁰¹ E/CN.4/1998/68/Add.1, 第 168 段。又见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中转达各国政府的案件和所收到的答复摘要(E/CN.4/1998/38/Add.1), 第 133 段。

¹⁰² D. Webster 和 F. Friedman 著, “Repression and the State of Emergency, June 87-March 89” (“87 年 6 月至 89 年 3 月, 镇压和紧急状态”), 载于《南非评论》, 1989 年第 21 卷。

¹⁰³ 《国内安全法》, 第 50A(3)款。又见 J. Sarkin 著“第十二章: 南非”, 载于《Preventive detention and security law: a comparative survey》《防范性拘留与安全法: 一次用比较方法进行的调查》, Andrew Harding 和 John Hatchard 编, 多德雷赫特; 波士顿(等): M. Nijhoff 出版, cop. 1993 年。

¹⁰⁴ 除其他外, 见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E/CN.4/1995/34)、提交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的联合声明(E/CN.4/Sub.2/1994/NGO/22), 第 7 段, 以及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E/CN.4/1993/26), 第 417 段。

¹⁰⁵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E/CN.4/1994/27)。

¹⁰⁶ 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E/CN.4/1997/7), 第 185 段。

¹⁰⁷ 苏丹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E/CN.4/1994/48)。

赦国际和其他方诉苏丹案》所涉及的指控之一，即为在苏丹的监狱和“鬼屋”中广泛实施酷刑和虐待的情况。¹⁰⁸

3. 北非和中东的秘密拘留

75. 在阿尔及利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内乱背景下，尤其是在 1993-1998 年间，安全部队和由政府武装的民兵逮捕了数以千计的被怀疑卷入恐怖主义活动的男子，而这些被逮捕者的亲属无从了解他们的下落。¹⁰⁹ 因此，亲属们经常不得不要求法官和官员出具缺席声明，而在多数情况下法官和官员都否认或隐瞒被逮捕者的下落。¹¹⁰ 有报告称，一些失踪人士是伊斯兰拯救阵线的成员或同情者。¹¹¹

76. 在摩洛哥，同样发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有强迫失踪的情况和秘密拘留所。¹¹² 在多数案例中，受害者为人权活动分子、工会会员或参加反对派政党活动的人。¹¹³ 自 1975 年底摩洛哥控制了西撒哈拉以来，数百名已知或被怀疑参加拥护独立活动的萨哈拉男女在被摩洛哥安全部队逮捕后失踪。有报告称，受害者中多人被关押在位于 El Ayun、Qal'at M'gouna、Agdz、卡萨布兰卡的 Derb Moulay Cherif 和 Tazmamart 的秘密拘留所中。摩洛哥当局一直声称不了解有这样的秘密拘留所存在。例如，当人权事务委员会 1990 年 11 月就 Qal'at M'Gouna 和 Tazmamart 的秘密拘留所提出询问时，摩洛哥代表团答复称，“这些监狱不在内务部监狱管理处的任何名单上”。¹¹⁴ 一些派出所或军营的囚室和拉巴特市郊的秘密别墅据称也被用于隐藏失踪者。¹¹⁵ 至 1991 年，摩洛哥政府不仅否认知晓这些失踪者的情况及其下落，而且表示不知道他们的存在。¹¹⁶ 公正与和解委员会

¹⁰⁸ 大赦国际、Loosli Bachelard 委员会、人权问题律师委员会，《东部非洲主教会议成员协会诉苏丹案》，第 48/1990、50/1991、52/1991 和 89/1993 号来文，第十三次活动报告(1999-2000)，AHG/222 (XXXVI)，附件五，第 5 段。参考资料源自 Nigel Rodley 和 Matt Pollard 著《国际法规定的囚犯待遇》，第三版，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472 页。又见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E/CN.4/1994/31)，第 512 至 527 页。

¹⁰⁹ 除其他外，见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的报告，第 28/2001 号意见(E/CN.4/2003/8/Add.1)。

¹¹⁰ 人权事务委员会，《Bouroual 诉阿尔及利亚案》，第 992/2001 号来文，2006 年 4 月 24 日，以及《Boucherf 诉阿尔及利亚案》，第 1196/2003 号来文，2006 年 4 月 27 日。

¹¹¹ E/CN.4/1998/43, 第 81 段。

¹¹² 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的报告(E/CN.4/Sub.2/1993/SR.17)，第 59 段。又见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的报告(E/CN.4/1987/15)，第 150-108 段；以及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的报告(E/CN.4/1993/24)，第 38/1992 号决定。

¹¹³ Tulio Scovazzi 和 Gabriella Citroni 著，《The Struggle against Enforced Disappearance and the 2007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制止强迫失踪与 2007 年联合国公约》)，莱顿，波士顿，Martinus Nijhoff 出版社，2007 年，第 70 页。又见大赦国际的报告，题为《摩洛哥的失踪者》，编号 MDE 29/01/93。

¹¹⁴ 大赦国际提交的书面发言(E/CN.4/1996/NGO/26)。

¹¹⁵ 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的报告(E/CN.4/1995/36)。

¹¹⁶ 工作组于 2009 年访问摩洛哥时会见了曾遭受秘密拘留的人；见 A/HRC/31/Add.1。

认为，部分秘密拘留的案件发生于 1936 年至 1999 年间。¹¹⁷ 摩洛哥政府在提交有关本报告的资料中表示，在委员会审议过的摩洛哥已登记的所有强迫失踪案件中，大多数已获得补偿。

77.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在 1998 年通过的第 8/1998 号意见中，收到了多起 1980 年代末以来一些被怀疑有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被关押在以色列军方管理的秘密拘留所的案件。¹¹⁸

78. 1998 年，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收到并向也门政府转交了自 1986 年 1 月至 4 月后在国家反恐行动背景下发生的多起秘密拘留和强迫失踪案件。涉及埃及、¹¹⁹ 沙特阿拉伯、¹²⁰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¹²¹ 和突尼斯¹²² 的其他零星秘密拘留案件也引起了联合国各人权机构和部门的注意。

4. 亚洲的秘密拘留

79. 在柬埔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柬埔寨共产党曾使用秘密拘留设施迫害政治反对派和威慑平民。凡被送入吐斯廉(亦称 S-21)监狱的人都被定为党的“敌人”，而被送入所谓的改造营(S-24)者，由于不清楚他们的敌友身份，则被视为“分子”。¹²³ S-24 改造营最初用于强迫劳动。柬埔寨政府否认在红色高棉统治垮台后出现过秘密拘留现象。然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报告称，地区和省级高级军官及其部队继续使用位于马德望省的秘密拘留设施关押绑架来的平民、勒索钱财、行使非法权力和处决被关押者。¹²⁴

80. 在印度，至少 100 万人在 1975-77 年紧急状态期间依防范性拘留法被关押。多人据称被关押在秘密拘留场所，如在旁遮普。另一些人则被警方和国家安全部队人员绑架造成失踪，这类情况尤其发生在旁遮普、查谟和克什米尔及东北各

¹¹⁷ 公正与和解委员会，调查结果概要，见 www.ictj.org/static/MENA/Morocco/IERreport.findingssummary.eng.pdf。

¹¹⁸ E/CN.4/1999/63/Add.1。

¹¹⁹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 15/1999 号意见(E/CN.4/2000/4/Add.1)。

¹²⁰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 40/1992 号 (E/CN.3/1993/24)、60/1993 号 (E/CN.4/1995/31/Add.1 和 E/CN.4/1995/31/Add.2)和 48/1995 号(E/CN.4/1997/4/Add.1)决定。

¹²¹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 1/1994 号(E/CN.4/1995/31/Add.1 和 E/CN.4/1995/31/Add.2)、2/1997 号(E/CN.4/1998/44/Add.1)决定。

¹²²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 5/1999 号意见(E/CN.4/2000/4/Add.1)。

¹²³ 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审判程序，审判程序记录，Kaing Guek Eav “公爵”公审案，第 001/18-07-2007-ECCC/TC 号案件档案。

¹²⁴ 《柬埔寨境内人权情况特别代表的建议和联合国人权事务中心协助柬埔寨政府和人民增进并保护人权的作用，秘书长的报告》(A/49/635)，第 24 段。在同一报告中提及 Voat Cheu Kmau 案。

邦。¹²⁵ 多数人从法律上被剥夺了因遭受非法拘留而要求补偿的实然权利。虽然《宪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禁止秘密拘留，规定应让被拘留者迅速与司法当局、亲属、律师和医疗人员取得联系，但这类保障却未见于其他相关法律，例如在查谟、克什米尔和旁遮普邦有效的《恐怖主义和破坏活动(防范)法》。有多项指控称，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常发生不由当地警方作逮捕登记，甚至不向当地警方报告的情况，以致无法落实法律补救，包括进行人身保护。¹²⁶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曾一再收到指控说，有 2,000 多人被长期秘密关押在该国东北部、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审讯所和中转营。¹²⁷

81. 在尼泊尔，1996 年 2 月宣告“人民战争”的一些毛派共产党员嫌疑分子曾遭到秘密拘留。¹²⁸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许多非政府组织报告给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的失踪和秘密拘留案例越来越多。有报告称，便衣警察曾强迫平民登上车辆，将他们带往非正式的拘留场所，例如马哈拉吉贡吉警察培训中心。¹²⁹

82. 在斯里兰卡，政府在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之间的持久冲突中长期使用了秘密拘留。¹³⁰ 通常是由着军装或穿便衣的斯里兰卡军官逮捕泰米尔族人并将他们秘密拘留一周或更久时间。位于科隆坡 Kollupitiya 区 Galle 路旁的军营便是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提及的秘密拘留地点之一。审讯被拘留者时常用酷刑，使其招认在泰猛虎解放组织的活动情况。¹³¹ 1992 年，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赋予武装部队更多的权力，并允许其使用秘密拘留营地。¹³² 尽管随后于 1993 年 6 月出台的紧急规定将秘密拘留列为非法，但据可靠报告称，继续有人员被关押在不公开的地点并遭受酷刑，且没有采取行动制止这种做法。¹³³

¹²⁵ 见 1978 年沙赫调查委员会正式报告。

¹²⁶ 见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第二期(公开)会议的简要记录(E/CN.4/Sub.2/1993/SR.11/Add.1)，第 28 段。

¹²⁷ E/CN.4/2000/64。

¹²⁸ 除其他外，见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的报告，第 5/2001 号意见(E/CN.4/2002/77/Add.1)。

¹²⁹ E/CN.4/2001/68。

¹³⁰ E/CN.4/1992/18/Add.1。

¹³¹ E/CN.4/1995/34，第 668 至 673 段。

¹³² Tulio Scovazzi 和 Gabriella Citroni 著，《The Struggle against Enforced Disappearance and the 2007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制止强迫失踪与 2007 年联合国公约》)，莱顿，波士顿，Martinus Nijhoff 出版社，2007 年，第 69 页。

¹³³ 巴格瓦蒂先生的发言，人权事务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第 1,436 次会议简要纪录(CCPR/C/SR.1436)。

83. 在菲律宾, 1986 年总统人权委员会设立之前未正式禁止秘密拘留或“警卫所”的做法。¹³⁴ 此前在费迪南·马科斯任总统任职期间, 尤其在实行戒严时, 这种做法很普遍。

5. 欧洲的秘密拘留

84. 在塞浦路斯, 1963-64 年间的群裔冲突和 1974 年军队介入过程中均发生过强迫失踪的情况。生活在该岛上的希土两族塞人都受到强迫失踪现象的影响。联合国曾长期介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¹³⁵ 和失踪人员问题¹³⁶ 的多项进程。1975 年, 人权事务委员会呼吁加紧努力寻找并查清失踪人员的下落,¹³⁷ 大会其第 3450 (XXX) 号决议也做出同样呼吁, 并要求秘书长作出一切努力, 同红十字委员会密切合作来达到同一目的。

85. 尽管有上述呼吁和成立由红十字委员会主席率领的调查团的呼吁,¹³⁸ 但失踪人员问题在 1981 年以前一直陷于僵局。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在其第一次报告中将塞浦路斯纳入国家调查范围, 但由于问题性质敏感而复杂, 决定不对那里的局势作出分析。¹³⁹ 1981 年, 两族在联合国主持下达成协议, 成立了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¹⁴⁰ 委员会的唯一任务是确定失踪人员的下落。正式向委员会申报的失踪案例涉及 502 个土族塞人和 1,493 个希族塞人。尽管工作组的立场是协助委员会工作,¹⁴¹ 但委员会的作用却始终陷于停顿。两族领导人之间于 1997 年 7 月 31 日达成协议, 决定互相提供所掌握的一切有关群埋坑地点的信息, 但该协议没有产生任何实际结果。¹⁴² 最后, 随着两族政治立场的变化, 委员会于 2004 年重新开始工作。至今, 已掘出 585 具遗体, 完成了 196 项身份确认工作。¹⁴³

¹³⁴ 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E/CN.4/1987/13)。另见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的报告(E/CN.4/1987/15), 第 77 段。

¹³⁵ 大会第 3212 (XXIX) 号决议。

¹³⁶ 例见大会第 3450 (XXX)、32/128、33/172、34/164 和 37/181 号决议。

¹³⁷ 人权委员会第 4 (XXXI) 号决议。

¹³⁸ 大会第 32/128 和 33/172 号决议。

¹³⁹ E/CN.4/1435, 第 79 段。

¹⁴⁰ 见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的发言(E/CN.4/1492), 第 65 段。

¹⁴¹ E/CN.4/1983/14, 第 46 段。

¹⁴² 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 新闻稿, 见 www.cmp-cyprus.org/nqcontent.cfm?a_id=1353。

¹⁴³ 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 www.cmp-cyprus.org/media/attachments/Quick%20Statistics/Quick_Statistics_3012.09.pdf。

86. 在塞浦路斯的失踪人员的一些案例已提交到欧洲人权法院。2002 年，对两名土族塞人失踪的案件宣布不予受理。¹⁴⁴ 在《塞浦路斯诉土耳其案》¹⁴⁵ 和《Varnava 诉土耳其案》¹⁴⁶ 中，欧洲人权法院认定，对希族塞人失踪人员持续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二、第三和第五条。

C. 联合国和各区域组织对取缔秘密拘留做法的反应

87. 鉴于许多非政府组织的谴责以及人们对智利、塞浦路斯和阿根廷人权状况的普遍关切，联合国自 1978 年以来日益关注秘密拘留问题及其与强迫失踪问题的关系。对于整个问题和对 1973 年 9 月 11 日智利军事政变后的具体案件而言，美洲人权委员会都是第一个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强迫失踪和秘密拘留现象做出反应的国际人权组织。¹⁴⁷

88. 1978 年，大会出于深切关注世界各地都有若干人士由于执法或治安当局或类似组织的越权行为而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的报道，通过了一个专门处理失踪人员问题的决议，并请人权委员会提出适当建议。¹⁴⁸ 1979 年 3 月 6 日，委员会指派专家研究智利失踪人员下落问题。负责这项研究的专家费利克斯·埃马科拉在报告中建议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比如杜绝秘密拘留场所、设立关于逮捕和拘留的中央登记处、民事法官有权探访一切拘留场所等。¹⁴⁹

89. 接着，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在第 1979/38 号决议中请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优先审议失踪人员问题，以便提出适当的建议。它还请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审议此问题，以便向委员会后一届会议提出一般性建议。

90. 小组委员会在第 5B(XXXII)号决议中指出，这类失踪人员所面临的危险要求所有个人和机构以及政府采取紧急应对行动。¹⁵⁰ 小组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了被强迫和非自愿失踪问题；1981 年 9 月 10 日，通过了第 15(XXXIV)号决

¹⁴⁴ 欧洲人权法院，《Lütfi Celul Karabardak 和其他方诉塞浦路斯案》，第 76575/01 号申诉，以及《Baybora 和其他方诉塞浦路斯案》，第 77116/01 号申诉，2002 年 10 月 22 日的受理决定。

¹⁴⁵ 欧洲人权法院，《塞浦路斯诉土耳其案》，第 25781/94 号申诉，2001 年 5 月 10 日的判决。

¹⁴⁶ 欧洲人权法院，《Varnava 诉塞浦路斯案》，第 16064/90、16065/90、16066/90、16068/90、16069/90、16070/90、16071/90、16072/90 和 16073/90 号申诉，2009 年 9 月 18 日的判决。

¹⁴⁷ Wilder Tayler 著，“Background to the elaboration of the draft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forced disappearance”(“制订《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草案的背景情况”)，《国际法院评论》，第 62 至 63 期，2001 年 9 月，第 63 页。

¹⁴⁸ 大会第 33/173 号决议。

¹⁴⁹ A/34/583/Add.1, 第 193 至 197 段。

¹⁵⁰ 见 E/CN.4/1350。

议，其中特别重申家人有权得知其亲属的命运，并强烈呼吁对所有目前处于秘密拘留人士的下落加以报告。¹⁵¹

91. 1980 年，人权委员会依第 20(XXXVI)号决议规定设立了一个工作组，审议有关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人员的问题。大会在同年第 35/193 号决议中欢迎该工作组的设立，并呼吁各国政府与之合作。

92. 小组委员会第 1983/23 号决议决定，在下届会议上起草《反对在任何条件下秘而不宣地拘留人员宣言》的第一份草案。¹⁵² 1984 年，小组委员会拘留问题工作组讨论了第一份草案，小组委员会继而在第 1984/3 号决议中请工作组向小组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交一份修订的宣言草案。¹⁵³ 草案的目的是规定各国政府承诺(a) 公开被警方、军方或安全机构人员拘留的所有人的身份、地点和条件以及拘留的原因；(b) 争取查找所有其他失踪人员。没有这方面法律的国家应采取措施，尽速颁布这类法律。然而，人权委员会未在 1985 年通过该决议，而是将其退回小组委员会重新审议。¹⁵⁴

93. 继拘留问题工作组的 1988 年届会之后，一个《关于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或非自愿失踪的宣言草案》出炉。经过会间工作组的修订后，人权委员会在第 1992/29 号决议中首次将其通过，大会随后于同年在第 47/133 号决议中通过。

94. 自那以后，委员会继续呼吁其特别报告员和工作组特别注意在司法执行工作中有效保护人权的问题，尤其是针对秘而不宣把拘留人员的问题，并适当在这方面提出具体建议，包括就咨询服务方案可能采取的具体措施提出建议。¹⁵⁵

95. 1988 年，大会第 43/173 号决议通过了《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这是自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开始的关于确定被拘留者权利的长期讨论的结果。¹⁵⁶ 该文书规定应适用一套保障措施；如拘留期间在原

¹⁵¹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纪录，补编第 3 号》(E/1982/12)。

¹⁵² E/CN.4/1984/3。

¹⁵³ 第 1984/13 号决议；E/CN.4/1985/3、E/CN.4/Sub.2/1984/43，第十八章 A 节。

¹⁵⁴ 人权委员会第 1986/106 号决定。

¹⁵⁵ 例见委员会关于司法执行工作中的人权的第 1992/31 号决议。另见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E/CN.4/1993/26)。

¹⁵⁶ 自 1973 年以来，小组委员会已经在议程上设立一个题为“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者的人权问题”的项目。见 E/CN.4/Sub.2/SR.677，第 123 至 129 页。关于一般论述，见 Kathryn Jean Burke 著，“New United Nations procedure to protect prisoners and other detainees”(“联合国保护囚犯和其他被拘留者的新程序”)，《加州法律评论》，第 64 期，第 1 号(1976 年 1 月)，第 205 页；以及 Daniel Prémont 著，“United Nations procedur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subjected to any form of detention or imprisonment”(“联合国保护所有受任何形式拘留和监禁者的程序”)，《圣克拉拉法律决定》，第 20 期，第 3 号(1980 年)，第 603 页。

则上遵守这套措施，可避免或大幅减少被拘留者生命和肢体受威胁的可能性。¹⁵⁷ 该文书的通过促进了区域补充文书的制订，比如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 2002 年在第 61(XXXII)02 号决议中通过的《关于在非洲禁止和防止酷刑、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准则和措施》，¹⁵⁸ 以及美洲人权委员会的《美洲保护被剥夺自由者的原则和最佳做法》。¹⁵⁹

96. 其他事件也有助于取缔秘密拘留的做法。早在 1978 年，人权事务委员会就收到了根据《任择议定书》提交的第一份来文的一起事关乌拉圭失踪和秘密拘留案当事人 Bleier 先生涉嫌参与被取缔的共产党颠覆活动，于 1975 年被该国当局未经法院下令而逮捕，并被隔离关押在一个不明拘留场所。¹⁶⁰ 委员会认定，乌拉圭政府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七、第九和第十条第一款。

97. 取缔秘密拘留做法这一长期进程中的一个决定性事件是，2007 年 2 月 6 日开放签署和批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¹⁶¹ 这一进程始于 2001 年，当时人权委员会要求开展研究，确定现行国际刑事和人权框架中的任何缺陷，以起草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的规范性文件。¹⁶² 根据一名专家编写的关于保护个人免遭强迫或非自愿失踪方面现行国际刑事和人权框架的研究报告¹⁶³ 并且在该专家的协助下，委员会起草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人权理事会第 2006/1 号决议通过了其最后案文。《公约》载有必要的內容，弥补了现行防止强迫失踪和秘密拘留框架中的缺陷。

四. 2001 年 9 月 11 日以来全球“反恐战争”中的秘密拘留做法

98. 尽管美利坚合众国在制订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方面的作用显著，并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发生于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主义袭击后在国内外保护人权方面起了世界领袖的作用，但美国开始通过行政各种法律和行政命令而削减和取消各种人权和其他保护机制，包括《授权使用军队法》、¹⁶⁴ 2001 年《美国爱国

¹⁵⁷ Nigel Rodley 和 Matt Pollard 著，《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国际法规定的囚犯待遇》)(第三版)，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451 页。

¹⁵⁸ 也称为《罗班岛准则》。

¹⁵⁹ OEA/Ser/L/V/II.131, doc.26(2008 年 3 月)。

¹⁶⁰ 《Bleier 诉乌拉圭》，第 30/1978 号来文，1983 年 7 月 21 日的最后意见。

¹⁶¹ 大会第 61/177 号决议。

¹⁶² 人权委员会第 2001/46 号决议。

¹⁶³ E/CN.4/2002/71。

¹⁶⁴ “联合决议：授权使用美国军队打击对最近袭击美国的行为负有责任者”(2001 年 9 月 17 日)。这授权总统“使用一切必要和适当武力，打击那些他认为计划、授权、开展或协助 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主义袭击的国家、组织或个人或包藏这类组织或个人的国家、组织或个人，以防止这类国家、组织或个人今后对美国采取任何国际恐怖主义行动。”

法》、2005 年《被拘留者待遇法》、2006 年《军事委员会法》(谋求撤消关于人身保护令的权利)、各种行政命令和法律顾问处解释美国关于一些问题(包括酷刑)的立场的备忘录。它还规定设立比以前更狭隘的各种机密方案。¹⁶⁵

99. 美国政府宣布全球“反恐战争”，由此将在世界各地抓获的人予以关押，但既不作为刑事嫌疑犯提交美国联邦法院审判，也不作为受《日内瓦四公约》保护的战俘对待——无论抓获他们是否是在国际人道主义法上可称为武装冲突的战场上。相反，他们被不加区别地视为“非法的敌方战斗人员”，可无限期、无指控或无审判地关押，也不可能向法院或其他司法机构质疑对其拘留的合法性。

100. 2002 年 2 月 7 日，美国总统发布一项备忘录，宣布“《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三条不适用于被拘留的基地组织或塔利班人员”，“被拘留的塔利班人员是非法战斗人员，并因此不具有《日内瓦四公约》第四条规定的战俘资格”，并且“由于《日内瓦四公约》不适用于我们与基地组织的冲突，因此被拘留的基地组织人员也不具有战俘资格”。为弥补对《日内瓦四公约》这一前所未有的背离，有一项承诺，即“作为一项政策，美国军队应继续人道地、在适当的程度上并根据军事必要性，以符合《日内瓦四公约》原则的方式对待被拘留者”。¹⁶⁶ 美国政府在向联合国提交的各种资料中为这一拘留政策辩护，¹⁶⁷ 包括 2007 年 10 月 10 日政府称，战争法、而非《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关于拘留“敌方战斗人员”的适用法律框架，¹⁶⁸ 因此这类拘留不在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的任务范围之内。¹⁶⁹

101. 美国利用这一战争模式，企图限制适用的战争法法律框架(国际人道主义法)，并排除人权法的任何适用。即使在适用人权法时，美国政府也认为，美国在境外不受人权法的拘束。因此，美国在关塔那摩湾和世界各地其他地方建立拘留中心，认为这些地方不适用人权法。在关塔那摩和美国境外其他地方设立拘押场所，是企图使这些场所的被拘押者无法向美国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¹⁷⁰ 这一政策的结果是许多被拘留者处于秘密关押之下，不能获得在押者应享有的保护，即《日内瓦四公约》、国际人权法、《美国宪法》和其他各种国内法的保护。

¹⁶⁵ A/HRC/6/17/Add.3, 第 3 段。

¹⁶⁶ 2002 年 2 月 7 日总统关于给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被拘留者以人道待遇的备忘录，www.pegc.us/archive/White_House/bush_memo_20020207_ed.pdf。

¹⁶⁷ 例见，CCPR/C/USA/CO/3/Rev.1/Add.1, p.3; A/HRC/4/41, 第 453 至 455 段；以及 A/HRC/4/40, 第 12 段。

¹⁶⁸ CCPR/C/USA/CO/3/Rev.1/Add.1, 第 3 页。

¹⁶⁹ CCPR/C/USA/3, 第 456 段，以及 A/HRC/4/40, 第 12 段。

¹⁷⁰ 美国政府在 2007 年 10 月向人权委员会提交的材料中重申其一贯立场，即“《公约》不在境外适用”(CCPR/C/USA/CO/3/Rev.1/Add.1), 第 2 页。

102. 秘密拘留政策有许多形式。中央情报局设立了自身的秘密拘留设施以审讯所谓“高价值被拘留者”。它请人权记录不良的伙伴替它进行秘密拘留和审讯。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冲突开始后，美国秘密在战场拘留所长期关押人。因此，本章侧重于各种秘密拘留场所及其被拘留者，同时列举其他国家的同谋活动。

A. “高价值被拘留者”方案和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拘留设施

103. 2001 年 9 月 17 日，布什总统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向中央情报局局长下达一份 12 页的备忘录，授权中央情报局拘留恐怖分子和在美国境外设立拘留设施。¹⁷¹ 在 2005 年联合国向美国政府发出关于这一方案的众多函件中的第一封函件之前，几乎没有人知道秘密拘留方案的范围和详情。直到 2009 年 5 月，人们才得以确定该方案内被拘留者的确切人数。在一份公开但经过删节的备忘录中，首席副助理司法部长斯蒂芬·G·布拉德伯里称，至今中央情报局已经关押了 94 人[有删节]，并且在审讯其中 28 人时采用了不同程度的强化手段。¹⁷²

104. 反恐中注意增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在 2007 年访问美国的报告(A/HRC/6/17/Add.3)中描述了当时为人所知的这些所谓的“强化手段”及其给人留下的印象：

似乎出于中央情报局内部泄密，美国媒体掌握并公布了中央情报局审讯恐怖嫌疑犯和其他有可能因与这类嫌疑犯有联系而被关押者时使用的“强化审讯手段”的资料。各种消息来源都提到涉及身心强制手段的技术，包括强制体位、极度气温变化、剥夺睡眠以及“水刑”(一种使受审讯者感到似乎被淹死的手段)。特别报告员援引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禁止酷刑委员会等机构久已确立的惯例，认为这些方法构成违反有关禁止酷刑和任何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规定的行为。

105. 布拉德伯里先生称，试过“不同程度强化手段”的 28 名被拘留者中有数名也是“高价值被拘留者”。布什总统 2006 年 9 月 6 日宣布，有 14 人从中央情报局某秘密关押地点转送到国防部的关塔那摩拘留所关押。¹⁷³ 他们是：

¹⁷¹ 2007 年 1 月 5 日中央情报局情报审查官 Marilyn A. Dorn 的第六份声明，见 www.aclu.org/pdfs/safe/20070110/cia_dorn_declaration_items_1_29_61.pdf。

¹⁷² Stephen G. Bradbury 著，Memorandum re: application of United States obligations under article 16 of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to certain techniques that may be used in the interrogation of high value al-Qaida detainees (备忘录：对若干可能用于审讯基地组织高价值被拘留者的手段适用美国根据《禁止酷刑公约》第 16 条承担的义务)，2005 年 5 月 30 日(脚注，第 5 页)。见 http://luxmedia.vo.llnwd.net/o10/clients/aclu/olc_05302005_bradbury.pdf。

¹⁷³ “President Discusses Creation of Military Commissions to Try Suspected Terrorists”，(“总统讨论设立军事委员会审判恐怖分子嫌疑人”)，2006 年 9 月 6 日，<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6/09/20060906-3.html>。

- Abu Zubaydah (巴基斯坦人), 2002 年 3 月 28 日在巴基斯坦费萨拉巴德抓获
- Ramzi bin al-Shibh (也门人), 2002 年 9 月 11 日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抓获
- Abd al-Rahim al-Nashiri (沙特阿拉伯人), 2002 年 10 月或 11 月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抓获
- Khalid Sheikh Mohammed (巴基斯坦人), 2003 年 3 月 1 日在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抓获
- Mustafa al-Hawsawi (沙特阿拉伯人), 2003 年 3 月 1 日与 Khalid Sheikh Mohammed 一起在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抓获
- Majid Khan (巴基斯坦人), 2003 年 3 月 5 日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抓获
- Waleed Mohammed bin Attash (也门人), 别名 Khallad, 2003 年 4 月 29 日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抓获
- Ali Abd al-Aziz Ali (巴基斯坦人), 别名 Ammar al-Baluchi, 2003 年 4 月 29 日与 Waleed bin Attash 一起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抓获
- Mohammed Farik bin Amin (马来西亚人), 别名 Zubair, 2003 年 6 月 8 日在曼谷抓获
- Riduan Isamuddin (印度尼西亚人), 别名 Hambali, 又名 Encep Nuraman, 2003 年 8 月 11 日在泰国大城府抓获
- Mohammed Nazir bin Lep (马来西亚人), 别名 Lillie, 2003 年 8 月 11 日在曼谷抓获
- Gouled Hassan Dourad (索马里人), 别名 Haned Hassan Ahmad Guleed, 2004 年 3 月 4 日在吉布提抓获
- Ahmed Khalfan Ghailani (坦桑尼亚人), 2004 年 7 月 25 日在巴基斯坦古吉拉特抓获
- Abu Faraj al-Libi (利比亚人), 别名 Mustafa Faraj al-Azibi, 2005 年 5 月 2 日在巴基斯坦马丹抓获¹⁷⁴

106. 除了 2007 年战斗人员状况审查法庭的记录¹⁷⁵ 和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2006 年 9 月 1 日通过的关于第 29/2006 号来文(美国)的意见¹⁷⁶ 中反映的事实, 关于上

¹⁷⁴ A/HRC/4/40/Add.1。五角大楼的人物介绍见以下网站: www.defenselink.mil/pdf/detaineebiographies1.pdf。

¹⁷⁵ 见 www.defenselink.mil/news/Combatant_Tribunals.html。

¹⁷⁶ A/HRC/4/40/Add.1。

述设施条件的唯一消息来源是美国政府透露给媒体的红十字委员会的报告。¹⁷⁷ 尽管红十字委员会报告从未正式发表，但由于关于这 14 个人的信息很少，而且美国不顾多次请求，不允许探访关塔那摩被拘留者，¹⁷⁸ 因此，专家们决定援引该报告。报告详细介绍了 14 人中的大多数在个别谈话中所述的待遇，并认定存在着以下情况：殴打、脚踢、关在箱子里、强制剃须、威胁、剥夺睡眠、剥夺/限制食物、强制体位、低温/冷水、以水窒息等等。它指出，从 16 个月到超过三年半的整个拘留期间，所有 14 人都处于单独关押和隔离监禁之中。报告说，这些人不知道自己被关押在何处，不能与审讯人员或看守以外的人接触”。¹⁷⁷ 红十字会认为，

“14 人中有 12 人称其遭到系统的身心虐待。这是由待遇和构成审讯制度一部分的物质条件以及整个拘留制度一起造成的。该制度明显旨在损害人的尊严和制造无用感，在许多情况下施加严重的身心痛苦，以获得配合和供词，导致衰竭、人格解体和非人化。被拘留者的虐待指控表明，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在中央情报局方案的关押期间遭受的虐待单独或合并起来则构成酷刑。另外，许多其他虐待因素单独或合并起来还构成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¹⁷⁷

107. 尽管布什总统于 2006 年 9 月承认中央情报局秘密拘留设施的存在，但美国政府和这些设施的东道国政府普遍拒绝透露其地点或甚至承认其存在。大部分秘密地点的具体情况是通过非正式来源披露的。

108. 例如，2005 年 11 月，《华盛顿邮报》援引“现任和前任情报官员和美国政府其他两名官员”作为信息来源，称泰国有一个中央情报局的黑点或藏匿处，“包括地下审讯室”。¹⁷⁹ 一个月之后，美国广播公司根据“现任和前任中央情报局官员”的证词报道说，Abu Zubaydah 曾经：

被中央情报局突然带到泰国，关押在一个现行空军基地内废弃的小仓库内。他的牢房 24 小时处于闭路电视监视之下，由专门从兰利总部派来的中央情报局医生治疗他的致命伤，确保 Abu Zubaydah 得到适当关照。消息来源

¹⁷⁷ 红十字委员会关于 2007 年 2 月 14 日送交中央情报局关押的 14 名“高价值被拘留者”待遇的报告。见 www.nybooks.com/icrc-report.pdf。

¹⁷⁸ 例如，四名专家 2009 年 8 月 5 日和 28 日的信函，另见人权与反恐问题特别报告员 2007 年 3 月 20 日、2007 年 7 月 13 日和 2009 年 5 月 18 日的信函、以及前任酷刑问题报告员 2004 年 1 月 30 日的信函和数封提醒函(最后一封于 2009 年 7 月 1 日发出)。

¹⁷⁹ Dana Priest 著，“CIA holds terror suspects in secret prisons”，(“中央情报局在秘密监狱羁押恐怖主义嫌疑犯”)2005 年 11 月 2 日《华盛顿邮报》。见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5/11/01/AR2005110101644.html。

说，一旦恢复健康，他就遭到掌掴、抓扭、被迫在寒冷囚室中久立，乃至铐上手脚受水刑，直到半分钟后才求饶并开始配合。¹⁸⁰

第一个审讯 Abu Zubaydah 的联邦调查局官员确认了他所遭受待遇的详情，但没有确认和否认 Abu Zubaydah 在泰国的关押地点。¹⁸¹ 《华盛顿邮报》还报道说，官员们说，Ramzi Binalshibh 被捕后被空运到泰国。¹⁸² 《纽约时报》于 2006 年再次指出：“根据五名了解该案的前任和现任政府官员所述”，Abu Zubaydah 被关押在泰国。¹⁸³ 2008 年 1 月，《亚洲时报》报道说，泰国的政治分析家和外交官员怀疑拘留设施“位于东北部乌隆他尼省的一个军事基地”。¹⁸⁴

109. 《华盛顿邮报》的消息来源说：“在 2003 年 6 月发表报道披露站点情况后，泰国官员敦促中央情报局将其关闭”。¹⁸² 《纽约时报》后来称，据说当地官员对“曼谷市郊一个代号‘猫眼’的黑点”日益感到不安，而这是中央情报局想拥有“自己的更永久拘留所”的一个原因。¹⁸⁵

110. 2008 年，《华盛顿邮报》根据对“数十名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的采访”，描述中央情报局驻曼谷站长如何与其上司之间通“密电”，“询问他是否可以销毁中央情报局在泰国某一秘密监狱……从 2002 年 8 月到 12 月录下的录像带，以表明审讯人员遵循了华盛顿的法律人员和医务专家规定的详细规则，没有造成任何被拘留者的死亡”。该报还报道说，“监察长的数名副手出差到曼谷审查录像带”。¹⁸⁶ 监察长办公室在 2003 年 5 月审查了 92 盘录像带，其中 12 盘包括“强化审讯手段”，并发现 83 起在“外国某地”对 Abu Zubaydah 实施水刑的经过。

¹⁸⁰ Brian Ross 和 Richard Esposito 著，“Sources tell ABC news top Al-Qaida figures held in secret CIA Prisons”(“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有消息来源说，基地组织高级人物被羁押在中央情报局秘密监狱”)，2005 年 12 月 5 日。见 <http://abcnews.go.com/WNT/Investigation/story?id=1375123>。

¹⁸¹ “Former FBI agent: enhanced interrogation techniques ‘ineffective, harmful’”(“前联邦调查局人员：强化审讯手段：无效而有害”)。2009 年 4 月 13 日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见 <http://abcnews.go.com/Politics/story?id=7577631&page=1>。

¹⁸² Dana Priest 著，“CIA holds terror suspects in secret prisons”(“中央情报局在秘密监狱羁押恐怖主义嫌疑犯”)，2005 年 11 月 2 日《华盛顿邮报》。见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5/11/01/AR2005110101644.html。

¹⁸³ David Johnston 著，“At a secret interrogation, dispute flared over tactics”(在一次秘密审讯中发生手法上的争执)，2006 年 9 月 10 日《纽约时报》。见 www.nytimes.com/2006/09/10/washington/10detain.html。

¹⁸⁴ Shawn W. Crispin, “US and Thailand: allies in torture”(“美国与泰国：酷刑同盟”)，2008 年 1 月 25 日《亚洲时报》。见 www.atimes.com/atimes/Southeast_Asia/JA25Ae01.html。

¹⁸⁵ David Johnston 和 Mark Mazzetti 著，Interrogation inc: A window into CIA’s embrace of secret jails(审讯公司：窥视中央情报局设立秘密监狱)，2009 年 8 月 12 日《纽约时报》，见 www.nytimes.com/2009/08/13/world/13foggo.html?_r=2&ref=global-home。

¹⁸⁶ Joby Warrick 和 Walter Pincus 著，“Station chief made appeal to destroy CIA tapes”(“站长请求销毁录像带”)，2008 年 1 月 16 日《华盛顿邮报》，见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01/15/AR2008011504090.html。

从监察长办公室的报告来看，Abu Zubaydah 和 Abd al-Rahim al-Nashiri 似乎被拘留和审讯在同一地。¹⁸⁷ 尽管独立的信息来源告诉专家们说，拘留所的确在泰国，称为“猫眼”，但由于中央情报局监察长办公室的报告删除了审讯地点，因此这一信息无法得到核实。然而，据称中央情报局于 2005 年 11 月销毁了录像带，并且据《纽约时报》称，录像带保存在“中央情报局驻泰国站一个保险箱里，而泰国是两名被拘留者 Abu Zubaydah 和 Abd al-Rahim al-Nashiri 受审讯的地方”。¹⁸⁸

111. 泰国政府在为本研究报告提交的资料中，否认 2002/03 年在泰国存在秘密拘留设施，称国际和地方媒体已经访问了嫌疑地点，没有找到这类设施存在的证据。然而，根据指控的详细程度，专家们认为，可以相信在泰国存在中央情报局黑点，并呼吁泰国当局对此事进行独立调查。

112. 2007 年 6 月，在提交欧洲委员会的报告中，报告员 Dick Marty 指出，他拥有充分“证据说明，从 2003 年至 2005 年，在欧洲的确存在中央情报局所属的秘密拘留设施，特别是在波兰和罗马尼亚”。¹⁸⁹ 报告援引了 30 多名美国和欧洲的现任和前任情报机构人员的证词。报告员称，据称罗马尼亚的“黑点”存在于 2003 年到 2005 年下半年。他还指出，“根据我们的信息来源，被带到罗马尼亚的大部分被拘留者是从‘战场上’抓获的。这意味着被拘留者是从阿富汗以及后来的伊拉克运过来的”。¹⁸⁹ 2009 年 8 月，美国前情报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说，中央情报局当时在法兰克福的主要欧洲供应基地负责人 Kyle D. Foggo 负责监督中央情报局三个拘留中心的建造工作，“每一个都用于关押大约 6 名被拘留者”。他们补充说，“有一个监牢是布加勒斯特一条繁忙街道上翻修的旧楼”。¹⁹⁰

113. 尽管尚未弄清许多被关押在这些设施中的被拘留者身份，但据称在 2004 年 4 月 24 日前后，Mohammed al-Asad(见下文第 133 段)与至少其他两人被从阿

¹⁸⁷ 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别审查，“Counterterrorism detention and interrogation activities”(“反恐拘留和审讯活动”)(2001 年 9 月至 2003 年 10 月)(2003-7123-IG)，2004 年 5 月 7 日，2009 年 8 月 24 日公开的解密版本，第 74 和第 91 段。

¹⁸⁸ Mark Mazzetti 著“US says CIA destroyed 92 tapes of interrogations”(“美国说中央情报局销毁了 92 个审讯录像带”)，2009 年 3 月 2 日《纽约时报》。见 www.nytimes.com/2009/03/03/washington/03web-intel.html。

¹⁸⁹ Dick Marty 著，“Secret detentions and illegal transfers of detainees involving Council of Europe member states: second report”(“欧洲委员会成员国涉嫌秘密拘留和非法移送被拘留者：第二次报告”)，欧洲委员会，doc. 11302 rev.，2007 年 6 月 11 日。见 assembly.coe.int/Documents/WorkingDocs/Doc07/edoc11302.pdf。罗马尼亚在回复报告时对关于罗马尼亚的调查结果的证据提出质疑。

¹⁹⁰ David Johnston 和 Mark Mazzetti 著，Interrogation inc: A window into CIA's embrace of secret jails(审讯公司：窥视中央情报局设立秘密监狱)，2009 年 8 月 12 日《纽约时报》，见 www.nytimes.com/2009/08/13/world/13foggo.html?_r=2&ref=global-home。另见罗马尼亚政府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答复。

富汗转送到一个似乎由美国官员控制的不明现代设施。该设施经过精心设计，以使被拘留者产生最大程度的困惑、依赖和紧张感。al-Asad 先生向大赦国际描述了该设施及其拘押制度，证明他与其他两名也门人 Salah Ali 和 Mohammed Farag Ahmad Bashmilah 被关押在同一地方。¹⁹¹ 根据对飞行时间的研究以及 al-Asad 先生、Ali 先生和 Bashmilah 先生的陈述，该设施很可能位于东欧。al-Asad 先生被关在一个 3.5x2.5 米的长方形牢房中，锁在屋角的地板上。第一夜，al-Asad 先生被赤裸地关在牢房中。牢房中有一个扬声器，播放类似于发动机或机器的噪音，还有两个摄像机。他在设施中的大部分时间内，牢房电灯彻夜通明。al-Asad 先生有一次遇到一位自称是监狱长的男子，称他刚从华盛顿飞过来。Bashmilah 先生也同样描述了关押他的设施如何比阿富汗的更现代化。他的牢房充斥白色噪音，电灯持续照耀，他一直带着脚镣。设施的看守全身黑服，包括黑色面具，彼此以手势交流。审讯人员以英语相互交谈，援引来自华盛顿特区的信息。¹⁹² 2005 年 3 月 5 日，美国通知也门说，Bashmilah 先生处于美国关押之下。2005 年 5 月 5 日，Bashmilah 先生与其他两名也门国民 al-Asad 先生和 Salah Nasser Salim Ali Darwish 先生被转送到也门。

114. 在波兰，据称有 8 名高价值被拘留者，包括 Abu Zubaydah、Khalid Sheikh Mohamed、Ramzi bin al-Shibh、Tawfiq [Waleed] bin Attash 和 Ahmed Khalfan，于 2003 年至 2005 年被关押在 Stare Kiejkuty 村。¹⁹³ 根据被泄露的红十字委员会报告，Khalid Sheikh Mohamed 有一次收到一个带波兰文标签的水瓶，从而知道他在波兰。¹⁹⁴ 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报道说，¹⁹⁵ Hassan Gul¹⁹⁶ 和 Mohammed Omar

¹⁹¹ 大赦国际：“United States of America/Yemen: secret detention in CIA “black sites”。(“美国/也门：中央情报局‘黑点’的秘密拘留”)。见 www.amnesty.org/en/library/asset/AMR51/177/2005/en/3bbac635-d493-11dd-8a23-d58a49c0d652/amr511772005en.html。

¹⁹² Mohamed Farag Ahmad Bashmilah 支持原告反对美国关于不予受理或作出简易判决的动议的声明，美国加利福尼亚北区地区法院圣何塞分庭第 5L：07-cv-02798 号民事案。另见 www.chrgj.org/projects/docs/survivingthedarkness.pdf，第 34 至 35 段。

¹⁹³ Dick Marty 著，同前，第 25 页。作者在报告中还指出：“一位中央情报局人员告诉我们说，2005 年在波兰有‘多达 12 名’高价值被拘留者，但是我们不能够确认这一人数”。

¹⁹⁴ 红十字委员会关于中央情报局关押的 14 名“高价值被拘留者”待遇问题的报告，2007 年 2 月，第 34 至 35 页。另见 www.nybooks.com/icrc-report.pdf。

¹⁹⁵ Brian Ross 和 Richard Esposito 著，“Sources tell ABC news top Al Qaeda figures held in secret CIA prisons”(“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有消息来源说，基地组织高级人物被羁押在中央情报局秘密监狱”)，2005 年 12 月 5 日，见 <http://abcnews.go.com/Blotter/Investigation/story?id=1375123>。

¹⁹⁶ Stephen G. Bradbury 著，Memorandum regarding application of United States obligations under article 16 of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to certain techniques that may be used in the interrogation of high value al-Qaida detainees(备忘录：对若干可能用于审讯基地组织高价值被拘留者的手段适用美国根据《禁止酷刑公约》第 16 条承担的义务)，2005 年 5 月 30 日，第 7 页。见 http://luxmedia.vo.llnwd.net/o10/clients/aclu/olc_05302005_bradbury.pdf。据说 Ghul 先生于 2006 年被移送巴基斯坦羁押。

Abdel-Rahman¹⁹⁷ 2005 年也被拘留在波兰的设施中。波兰报纸接着称,在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总统和莱舍克·米莱尔总理当政期间,波兰当局指派一个“大约 12 人”的情报人员小组在波兰境内与美国合作,使他们完全受美国的控制,并允许美国人的“特殊用途飞机”在波兰降落。¹⁹⁸ 波兰政府一直否认该设施的存在,而新闻报道说,不清楚波兰当局是否知道该设施。

115. 2002 至 2004 年的波兰情报局局长 Zbigniew Siemiątkowski 尽管否认在波兰关押过任何恐怖分子,但确认中央情报局的飞机曾经降落过。¹⁹⁹ 早些时候, Marty 的报告也载有民用航空记录的资料,表明 2003 至 2005 年中央情报局用于运送被拘留者的飞机如何降落在希曼厄机场(位于波兰东北部瓦尔米亚-马祖里省什奇特诺城附近)以及罗马尼亚米哈伊尔科格尔尼恰努军事机场。Marty 的报告也解释了飞往波兰的飞机如何利用假飞行计划进行伪装。²⁰⁰

116. 在为本研究报告进行的研究中,检索和分析了复杂的航空数据,包括“数据字符串”,²⁰¹ 进一步描述掩饰的飞行如何利用假飞行计划以及幌子公司。例如,发现了 2002 年 12 月 5 日从曼谷(经迪拜停留)飞往波兰希曼厄的一次飞行以及提交的“假”飞行计划。这次飞行经过多重保密措施掩盖,包括租赁契约和分包契约安排,以避免留下美国政府操纵的任何“指纹”。专家们也通过美国的消息来源了解到中央情报局主要航空承包商的作用。操作方式是以短期租约从全美范围内的大批公司中租赁私人飞机,以满足中央情报局航空部门的具体需求。通过检查和分析航空数据,包括数据字符串,便能将 N63MU 号飞机与提到的三家美国公司联系起来,它们每家都以不同的飞行记录为 2002 年 12 月的行动提供掩护。飞机所有者一直是“国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其有关期间的登记使用者是“First Flight Management”;其在欧管区线收费办公室(负责收账)记录中的登记使用者是“Universal Weather”。该架飞机留下的航行记录中根本没有一点表明,它执行了一项与中央情报局有关的使命。为本研究报告所进行的研究也表明,从 2002 年 12 月 3 日至 6 日,飞行服务提供商 Universal Trip Support

¹⁹⁷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 29/2006 号意见(美利坚合众国)(A/HRC/4/40/Add.1),第 15 段。另见“Two other top Al-Qaeda operatives Nabbed”(“基地组织两名其他高级特务被捕”),2003 年 3 月 4 日福克斯新闻,见 www.foxnews.com/story/0,2933,80170,00.html。

¹⁹⁸ Edyta Żemła, Mariusz Kowalewski 著,“Polski wywiad w służbie CIA”(“为中央情报局服务的波兰情报机构”),2009 年 4 月 15 日《共和报》。

¹⁹⁹ Adam Krzykowski, Mariusz Kowalewski 著,“Politycy przeczą”(“政客们否认”),2009 年 4 月 15 日《共和报》。

²⁰⁰ Dick Marty 著,同前。

²⁰¹ 数据字符串是全世界不同实体之间大部分以密码和数字进行的航空电讯信息或数字数据交换。它们记录关于每一架飞机而发出的全部通讯,因其飞行是事先计划的,并且在不同的国际地点之间。最初提交飞行计划的是各种实体,包括航空服务提供商、空航服务当局、机场当局和政府机构。综合初步飞行计划处理系统的专业操作者处理每一通讯、将其转发有关第三方,并以“业务答复”的形式答复发送实体。综合初步飞行计划处理系统操作者发出的通讯也记录在数据字符串中。

Services 为 N63MU 号飞机提交了多份假飞行计划。中央情报局监察长在一份报告中讨论了对 Abu Zubaydah 和 Abd al-Rahim al-Nashiri 的审讯问题。了解高价值被拘留者方案的两个美国信息来源向专家们讲述了“2002 年 12 月 4 日对 al-Nashiri 的一整天强化审讯”以及另一段经部分删节的话，称：

然而，al-Nashiri 被转移后，被认为一直隐瞒情况，表明他正是这时被送往波兰。段落被部分删改，因其明确陈述了关押 al-Nashiri 的事实——这是依然属于“绝密”的详情。²⁰²

117. 对复杂航空数据包括数据符号链作类似的分析，研究还表明，联邦航空局登记为 N313P 号的一架波音 737 飞机于 2003 年 9 月飞往罗马尼亚。飞机于 2003 年 9 月 20 日星期六从华盛顿的杜勒斯机场起飞，然后作了四天的“环行”飞，期间在六个不同的外国领土上——捷克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波兰、罗马尼亚和摩洛哥——以及古巴关塔那摩湾起降。被注意到的还有一次在两个名单上的欧洲“黑点”之间的飞行——即 2003 年 9 月 22 日夜从希曼厄(波兰)到布加勒斯特的飞行。但是可以推断，从塔什干开始到关塔那摩湾为止的这一环行飞中，有多达五次的连续个别路线可能关系到运送中央情报局关押的被拘留者。专家们未能找到关于一名被拘留者在环行飞之前被运送到罗马尼亚的任何确定证据。

118. 波兰在对专家调查问卷的答复中称：

2008 年 3 月 11 日，华沙地区检察院就据称波兰存在秘密监狱以及非法运送和拘留恐怖主义嫌疑人的问题提起诉讼。2009 年 4 月 1 日，由于检察院的改组，有关调查被移交华沙上诉检察院进行。在调查过程中，检察官收集了分类证据或秘密证据。为保证诉讼的正常进行，进行调查的检察官要遵守案件的保密规定。因此，不能提供有关调查结果的任何资料。一旦诉讼完毕以及其结果和结论公布，波兰政府将向任何国际机构提供和递交一切必要或要求的资料。

尽管专家们赞赏对波兰存在秘密拘留所问题已经进行调查，但他们担心该调查缺乏透明度。18 个月之后，调查的确切范围仍不得而知。专家们希望任何这类调查不仅限于波兰官方是否在波兰设立一个“域外区”的问题，而且包括官员们是否了解在那里适用了“强化审讯手段”。

119. 罗马尼亚在对专家调查问卷的答复中提供了一个议会调查委员会报告的副本，即关于调查关于罗马尼亚境内是否存在中央情报局羁押中心或中央情报局所雇飞机航行的言论。²⁰³

²⁰² 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别审查。同前，第 76 段和第 224 段。

²⁰³ 罗马尼亚议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关于罗马尼亚境内是否存在若干中央情报局羁押中心或若干中央情报局雇用的飞行或飞机的陈述的调查。该调查委员会是根据罗马尼亚参议院 2005 年 12 月 21 日第 29 号决定设立的，于 2007 年 3 月 5 日完成报告，认为对罗马尼亚的指控毫无根据。

120. 关于欧洲，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最近报道说，立陶宛官员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了一座楼房，多达 8 个恐怖嫌疑犯在那里被关押一年多，直到 2005 年末因为该方案的暴光而被转移。²⁰⁴ 更多的详情出现在 2009 年 11 月，当时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报道说，该设施建于 Antaviliai 独家骑术学校内。²⁰⁵ 本研究报告的研究，包括关于立陶宛的数据，似乎确定立陶宛在 2004 年被纳入秘密拘留方案。可以确认从阿富汗飞往维尔纽斯的两次飞行：第一次是 2004 年 9 月 20 日从巴格拉姆起飞的，即以前被秘密拘留在不同国家的 10 名被拘留者被空运到关塔那摩；第二次是 2005 年 7 月 28 日从喀布尔起飞的。为飞往维尔纽斯而提交的假飞行计划根据惯例而使用了几个不同国家的目的地机场，根本没有提到立陶宛机场作为替代或备用降落地点。

121. 2009 年 8 月 25 日，立陶宛总统宣布，政府将调查关于立陶宛设有秘密拘留设施的指控。2009 年 11 月 5 日，立陶宛议会开始调查立陶宛境内存在中央情报局秘密拘留所的指控。在为本研究报告提交的材料中，立陶宛政府提供了当时由议会全会通过的调查结果草稿。议会委员会在调查结果中称，国家安全部收到了“在立陶宛配备适合关押被拘留者的设施”的请求。关于第一个设施，委员会认为“创造了在立陶宛关押被拘留者的条件”，然而委员会不能认定是否也为这一目的而使用了该场所。关于第二个设施，委员会认为：

在委员会作证的人否认存在着用于关押和审讯被拘留者的前提条件和任何可能性。……然而，楼房布局、封闭性和场所保护以及该场所零散的国家安全部门人员，使伙伴国家的官员能够不受国家安全部的控制而采取行动，自行决定如何使用基础设施。

报告没有发现证据表明国家安全部向总统、总理或其他政治领导人报告了在这两处与中央情报局合作的目的和内容。

122. 尽管专家们欢迎议会工作组的工作，认为这是调查立陶宛在秘密拘留和引渡方案中作用的真相的一个重要起点，但他们强调说，该调查结果绝不构成关于该国作用的最后结论。2010 年 1 月 14 日，达里娅·格里鲍斯凯捷总统正确地敦促立陶宛检察官更深入地调查关于未经议会批准而在境内设立中央情报局秘密黑点的问题。²⁰⁶

²⁰⁴ Matthew Cole 著，“Officials: Lithuania hosted secret CIA prison to get our Ear”(“官员说：立陶宛为中央情报设立秘密监狱，充当耳目”)，2009 年 8 月 20 日美国广播公司新闻，<http://abcnews.go.com/Blotter/story?id=8373807>。另见 Dick Marty 著，“Time for Europe to come clean once and for all over secret detentions”(“欧洲一举并永远摆脱秘密拘留所问题的机遇”)，2009 年 8 月 21 日。见 http://assembly.coe.int/ASP/NewsManager/EMB_NewsManagerView.asp?ID=4859&L=2。

²⁰⁵ Matthew Cole 和 Brian Ross 著，“CIA secret ‘torture’ prison found at fancy horseback riding academy”(“在花样骑术学校发现中央情报局秘密‘酷刑’监狱)。2009 年 11 月 18 日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见 <http://abcnews.go.com/Blotter/cia-secret-prison-found/story?id=9115978>。

²⁰⁶ 见 <http://en.rian.ru/exsoviet/20100114/157539192.html>。

123. 专家们强调说，根据《欧洲人权公约》，欧洲各国政府都有义务切实调查关于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指控。²⁰⁷ 不进行有效调查，除了对受害者及其亲属和整个社会造成损害之外，还可导致严重的有罪不罚现象，并促使所涉的人权侵权行为不断重现。专家们还指出，欧洲人权法院已经适用了是否“主管当局在相应时间对申诉采取有效反应行动”的标准。²⁰⁸ 一项彻底的调查应当能够导致辨别和惩处任何对虐待负有责任的人；它“必须是在实践上和法律上‘有效的’，特别是不得由于当局的作为或不作为而不合理地妨碍执行”。²⁰⁹ 另外，欧洲法院认为，当局必须一贯做出认真努力，查明发生了什么事，²¹⁰ 并且“不应依赖于草率和证据不足的结论来结束调查或作出决定”。²¹¹

124. 根据当时两位政府高级官员的陈述，2005 年末，《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对东欧拘留设施的暴光导致中央情报局关闭在立陶宛和罗马尼亚的设施，将被拘留的基地人员转移出欧洲。不清楚这些人被送到哪里；他们可能已经被转移到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区设施”中，²⁰⁴ 或可能在非洲的另一黑点。专家们无法确定 16 名高价值被拘留者从 2005 年 12 月起至 2006 年 9 月转移到关塔那摩为止时的确切安置地。没有得到其他方面的解释说明被拘留者在 2006 年 9 月转移到关塔那摩前的下落。

125. 有人提到其他地点作为美国控制下(或与美国军方联合管理的)的境外秘密拘留设施的场所。第一个是关塔那摩。提到它的是 2005 年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美国官员。当时据报道，拘留设施曾存在于“关塔那摩湾军事监狱中”，但“中央情报局在 2004 年的某一时刻决定必须放弃……”。中央情报局曾计划将其变成现代化设施，由军方独立管理，[但是]因美国法院开始对军方拘留的人行使更大控制而缩手，并且情报局官员担心法官将很快对他们拘留的人行使同样监督”。²¹² 另外，最近关塔那摩湾的前看守描述了一个“无名和官方不承认的”建筑群，位于“三角洲营”北部 1 英里之外，超出两块高地之间主路的视野，仅在“美国营”围墙外，但主要路口被封锁。据描述，这一未被承认的“无营地”没有守卫塔，环绕铁丝网，建筑群的一部分“在外观上与其他监狱的审讯中心一样”。在这一点上，不清楚该设施是由中央情报局还是由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控

²⁰⁷ 例见《Assenov 诉保加利亚》，1998 年 10 月 28 日的判决。

²⁰⁸ 《Labita 诉意大利》，第 26772/95 号申诉，2000 年 4 月 6 日的判决，第 131 段。

²⁰⁹ 见《Aksoy 诉土耳其》，1996 年 12 月的判决，第 95 段；以及《Kaya 诉土耳其》，1998 年 2 月 19 日的判决，第 106 段。

²¹⁰ 见《Timurtas 诉土耳其》，2000 年 6 月 13 日的判决，第 88 段。

²¹¹ 《Assenov 诉保加利亚》，同前，第 104 段。

²¹² Dana Priest 著，“CIA holds terror suspects in secret prisons”(“中央情报局在秘密监狱羁押恐怖主义嫌疑犯”)，2005 年 11 月 2 日《华盛顿邮报》。见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5/11/01/AR2005110101644.html。

制的。专家们担心，关塔那摩三名被拘留者(Salah Ahmed al-Salami、Mani Shaman al-Utaybi 和 Yasser Talal al-Zahrani)也许已经在 2006 年 6 月 9 日审讯期间死于该设施内，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牢房中。²¹³

126. 也有人指控美国利用巴尔干的两个军事基地实施秘密拘留：即科索沃的“邦德斯蒂尔营”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图兹拉的“鹰基地”。2005 年 11 月，欧洲委员会人权专员 Alvaro Gil-Robles 告诉《世界报》说，美国军方在邦德斯蒂尔营设立一个类似关塔那摩的拘留中心。他说，他在 2002 访问时曾经对当时目睹的中心条件感到“震惊”，中心类似于一个“小版本的关塔那摩”。²¹⁴ 2005 年 12 月，联合国驻科索沃监察员 Marek Antoni Nowicki 谈到邦德斯蒂尔营时也说，“多年来在邦德斯蒂尔营无疑有一个监狱，不受外部民政和司法监督。监狱看起来像我们看到的关塔那摩湾的照片”。Nowicki 先生说，他曾在 2000 年末和 2001 年初探访过邦德斯蒂尔营——当时是驻科索沃部队(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领导下的维和部队)的主要拘留中心，但是解释说，自 2001 年以来他再没能进入该基地。²¹⁵ 据称美国在图兹拉的基地被用于“处理”8 名被拘留者。包括 Nihad Karsic 和 Almin Hardaus。大约在 2001 年 9 月 25 日，Karsic 和 Hardaus 在工作时被捕，被带到布特米尔基地，然后带到图兹拉的鹰基地。据称他们在那里被秘密拘留。这些人说，他们被单独关押，剥光衣服，不许睡觉、挨打受骂、吃不着饭、并被拍照。²¹⁶

127. 2009 年出现了新的发展情况。三名专家于 10 月向美国、联合王国、²¹⁷ 巴基斯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发出一封信，事关一名叙利亚裔的 42 岁西班牙公民 Mustafa Setmariam Nassar 先生。他著有一些关于伊斯兰和圣战的书籍和其他出版物。他们指出，收到的指控说，2005 年 10 月的某一天，他在巴基斯坦被该国情报部门逮捕，因为他涉嫌卷入一些恐怖主义袭击活动，包括 2001 年 9 月 11 日对美国的袭击案和 2004 年 3 月 11 日在马德里的爆炸案。他在巴基斯坦被拘留一段时间，被控参与这两起事件。然后他被交给美国当局。尽管自 Nassar 先生于 2005 年 10 月被捕以后没有再得到过关于他下落的任何正式消息，但据称他在 2005 年 11 月被关押在美国驻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一段时间。现在推测他正

²¹³ Scott Horton 著，The Guantánamo “Suicides”: A Camp Delta sergeant blows the whistle(关塔那摩的“自杀”：一名三角洲营的军士揭发)，2010 年 1 月 18 日《哈珀斯杂志》，见 <http://www.harpers.org/archive/2010/01/hbc-90006368>。

²¹⁴ “Une ‘prison secrète’ américaine a existé dans un camp de l’OTAN au Kosovo”(“科索沃的北约营地中有一个美国秘密监狱”)，2005 年 11 月 26 日《世界报》。

²¹⁵ “Questions arise over US base in Kosovo”(“对科索沃的美国基地产生了疑问”)，2005 年 12 月 10 日《德国之声》，见 www.dw-world.de/dw/article/0,1810615,00.html。

²¹⁶ Cageprisoners 组织，“Citizens no more – ‘war on terror’ abuses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不再是公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借反恐战之名施虐的情况”，2007 年 7 月。见 www.cageprisoners.com/citizensnomore.pdf。

²¹⁷ 联合王国的答复载于 A/HRC/13/39/Add.1。

被关押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一个秘密拘留所。美国官方文件和网上的帖子以及媒体报道指出，在 Nassar 先生于 2005 年消失之前，美国当局已经对其表示关注。2009 年 6 月，在答复一名西班牙法官通过国际刑警提出的关于 Nassar 先生下落的请求时，联邦调查局称，Nassar 先生当时不在美国。然而，联邦调查局没有说明 Nassar 先生是否被美国关押在别处或者是否知道他被关押在哪里。继非政府组织询问 Nassar 先生的下落后，中央情报局于 2009 年 6 月 10 日答复说，“中央情报局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是否存在可答复你们请求的记录”，并且即使中央情报局能够答复请求，这种记录也属于机密，受美国法律保护而不得泄露。²¹⁸ 据 Reprieve 组织称，Nassar 先生也许已经被转移到叙利亚关押。²¹⁹ 据联合国政府称，它已经得到美国的保证，自 2001 年 9 月 11 日以来从没有在迪戈加西亚审讯过任何恐怖主义嫌疑犯或与恐怖主义有关的被拘留者，而指控中央情报局在该岛上有设施是没有根据的。政府因此认为，Nassar 曾被关押在迪戈加西亚的指控是不确切的。

128. 继 14 名高价值被拘留者从中央情报局关押处转送到关塔那摩后，布什总统在 2006 年 9 月 6 日的一次公开讲话中宣布，结束中央情报局的“高价值被拘留者方案”。他强调说，“随着更多的高级别恐怖主义分子被抓获，从他们身上获取情报的需求依然十分重要——并且设有一个中央情报局讯问恐怖主义分子的方案将依然十分重要，以获得信息、挽救生命”。²²⁰ 后来他在 2006 年和 2007 年指出，“中央情报局的审讯和拘留方案”将继续下去。²²¹ 接下去的事件证实了这一言论，因为国防部于 2007 年和 2008 年宣布将高价值被拘留者从中央情报局手中转往关塔那摩。

129. 2007 年 4 月 27 日，国防部宣布，号称“基地组织高级成员”的另一高价值被拘留者 Abd al-Hadi al-Iraqi 已经被转送到关塔那摩。²²² 同一天，五角大楼

²¹⁸ 2009 年 10 月 2 日发出的联合紧急呼吁书将列入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与反恐中注意增进和保护人权特别报告员即将提交的来文报告中。

²¹⁹ 2009 年 8 月 3 日 Reprieve、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和 Alkarama 等组织致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和反恐中注意增进和保护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的信。

²²⁰ “President discusses creation of military commissions to try suspected terrorists”(“总统讨论设立军事委员会审判恐怖分子嫌疑人”)，2006 年 9 月 6 日。见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6/09/20060906-3.html>。

²²¹ “President Bush signs military commissions act of 2006”(“布什总统签署 2006 年《军事委员会法令》”)，2006 年 10 月 17 日。见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6/10/20061017-1.html>。第 13440 号行政命令：“Interpretation of the Geneva Conventions common article 3 as applied to a program of detention and interrogation operated by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对适用于中央情报局拘留和审讯方案的《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三条的解释”)，2007 年 7 月 20 日。见 <http://edocket.access.gpo.gov/2007/pdf/07-3656.pdf>。

²²² “Defense Department takes custody of a high-value detainee”(“国防部羁押高价值被拘留者”)，2007 年 4 月 27 日。见 <http://www.defenselink.mil/releases/release.aspx?releaseid=10792>。

发言人布赖恩·惠特曼说，尽管他“不能说 al-Iraqi 在何地或何时被抓获或被谁抓获”，但该被拘留者已经在那一周从中央情报局转到国防部关押。然而，一名美国情报官员说，al-Iraqi 是在去年末一起涉及多人的跨国行动中抓获的。²²³ 另一高价值被拘留者 Muhammad Rahim 是被称为本·拉登亲密助手的阿富汗人，于 2008 年 3 月 14 日被送到关塔那摩。国防部在一份新闻稿中说，“他在抵达关塔那摩湾前处于中央情报局的关押之下”。²²⁴ 据巴基斯坦报纸的报道，他于 2007 年 8 月在拉合尔被抓获。²²⁵

130. 美国政府没有提供进一步详情，说明上述几人在送往关塔那摩前曾经被羁押何处。然而，尽管 al-Iraqi 很可能被关押在中央情报局有关系的另一国某监狱(据 2009 年 3 月的报道，他“于 2006 年被某外国安全部门抓获”，然后被转交给中央情报局)，²²⁶ 但国防部清楚指出，中央情报局一直关押 Muhammad Rahim，表明某种中央情报局的“黑点”仍在运作。

B. 中央情报局的拘留设施或与美国军方在战区共管的设施

131. 尽管依然不可能查明中央情报局承认的所有 28 名高价值被拘留者的身份，但首席副助理司法部长斯蒂芬·G·布拉德伯里于 2005 年 5 月 30 日起草的法律顾问处备忘录²²⁷ 所援引的数字表明，其他 66 名中央情报局方案中的囚犯被视为不太重要。其中某些人随后被提交给美国军方，并转送到关塔那摩，而其他入则被交给本国或其他国家关押。极少数人被释放。

²²³ “Pentagon: senior Al-Qaeda operative caught”(“五角大楼：抓获基地组织高级特工”)，2007 年 4 月 27 日《今日美国》。见 www.usatoday.com/news/washington/2007-04-27-alqaeda-capture_N.htm。

²²⁴ “Defense Department takes custody of a high-value detainee”(“国防部羁押高价值被拘留者”)，2008 年 3 月 14 日。见 www.defenselink.mil/releases/release.aspx?releaseid=11758。

²²⁵ Mark Mazzetti 著，“CIA secretly held qaeda suspect, officials say”(“有官员说，中央情报局秘密羁押基地组织嫌疑犯”)，2008 年 3 月 15 日《纽约时报》。www.nytimes.com/2008/03/15/washington/15detain.html。

²²⁶ Eric Schmitt 和 Mark Mazzetti 著，“US relies more on aid of allies in terror cases”(“美国在恐怖案上更多依赖盟国协助”)，2009 年 5 月 23 日《纽约时报》。见 www.nytimes.com/2009/05/24/world/24intel.html。

²²⁷ Stephen G. Bradbury 著，Memorandum re: application of United States obligations under article 16 of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to certain techniques that may be used in the interrogation of high value al-Qaida detainees(备忘录：对若干可能用于审讯基地组织高价值被拘留者的手段适用美国根据《禁止酷刑公约》第 16 条承担的义务)，2005 年 5 月 30 日。见 http://luxmedia.vo.llnwd.net/o10/clients/aclu/olc_05302005_bradbury.pdf。

1. 阿富汗

132. 除了专门的“高价值被拘留者”方案之外，大多数人被拘留在阿富汗的各种监狱中。其中三个监狱非常出名：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秘密监狱，据称别名“飞机库”²²⁸，以及喀布尔附近的两个秘密监狱，别名“黑牢”和“盐坑”。在接受专家采访时，Bisher al-Rawi 指出，“黑牢”里没有光、暖气或任何装饰。牢房面积大约 5×9 英尺，厚重的铁门下方有一个开口。上厕所只能用马桶，有一张旧地毯，牢房横着一根用来吊人的生锈的铁栏杆。所有看守都戴着头罩，只露出眼睛，从不说话。牢房里一直在放着震耳欲聋的音乐。他还指出，他曾经三天不得睡觉，并受到威胁。Binyam Mohamed, 以及 Khaled El-Masri 和 Suleiman Abdallah 的律师也向专家提供了类似的描述。专家还听到有人指控三个不太知名的监狱，其中一个位于喀布尔以北的潘杰希尔峡谷，另外两个被称为 Rissat 和 Rissat 2, 但是这些指控尚未得到证实。在确认被中央情报局秘密拘留的囚犯包括上文所述高级别被拘留者中，有七人最后被释放，其中四人于 2005 年 7 月逃离巴格拉姆，他们是利比亚人 Abu Yahya al-Libi; 2002 年在印度尼西亚茂物被捕的科威特人 Omar al-Faruq; 据称于 2006 年 11 月在阿富汗霍斯特省被捕的沙特人 Muhammad Jafar Jamal al-Kahtani; 以及叙利亚人 Abdullah Hashimi, 又名 Abu Abdullah al-Shami。²²⁹ 据称有五名囚犯于 2006 年返回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他们是：Ibn al-Sheikh al-Libi; 2003 年在巴基斯坦白沙瓦被捕、“曾被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的监狱关押”的 Hassan Raba'i 和 Khaled al-Sharif; 2004 年春在中央情报局在泰国的秘密行动中被捕的 Abdallah al-Sadeq; 以及在引渡至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之前被短暂拘留的 Abu Munder al-Saadi。²³⁰ 2009 年 5 月，人权观察社称，其代表在访问的黎波里的 Abu Salim 监狱时碰到过 Ibn al-Sheikh al-Libi, 不过他拒绝谈话。人权观察社还与另外四人作了谈话，他们声称，“他们被送到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之前，美军在阿富汗拘留营中对他们实施了酷刑，并在巴基斯坦和泰国指挥别人向他们实施酷刑”。其中一人是 Hassan Raba'i, 又名 Mohamed Ahmad Mohamed al-Shoroeiya, 他称，2003 年年中，在阿富汗的某监狱，他认为就是巴格拉姆监狱，“向我们提问的翻译对我们又打又骂。他们用冷水和冰水泼我们。把我们放到冷水池中。几个月不让我们穿衣服。最初，他们带

²²⁸ “CIA rendition: the smoking gun cable” (“中央情报局的引渡：证据确凿”)，2007 年 11 月 6 日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见 <http://blogs.abcnews.com/theblotter/2007/11/cia-rendition-t.html>。另见与 Murat Kurnaz 的谈话(附件二，案件 14)。

²²⁹ Eric Schmitt 和 Tim Golden 著，“Details emerge on a Brazen Escape in Afghanistan” (“阿富汗大胆逃亡细节浮现”)，2005 年 12 月 4 日《纽约时报》。见 www.nytimes.com/2005/12/04/international/asia/04escape.html。

²³⁰ Craig Whitlock 著，“From CIA jails, inmates fade into obscurity” (“中情局监狱囚犯不为人知”)，2007 年 10 月 27 日《华盛顿邮报》。见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7/10/26/AR2007102602326_pf.html。

来一名医生。他给我的腿上了石膏。其中一种审讯办法就是把石膏拿掉，然后让我自己站起来”。²³¹

133. 获释的被拘留者是：

- Laid Saidi, 阿尔及利亚人, 2003 年 5 月 10 日在坦桑尼亚共和国被捕, 被交给便衣马拉维人, 他们身边还有两名身着牛仔裤和 T 恤衫的中年白人男士。被驱逐出境不久后, 代表 Saidi 先生的妻子的一名律师便向坦桑尼亚法院提交了一份书面证词, 称出入境文件显示 Saidi 先生从坦桑尼亚共和国和马拉维交界的 Kasumulu 被驱逐出境。他被马拉维山区的拘留所关了一周, 然后被引渡至阿富汗, 先后被拘留在“黑牢”、“盐坑”以及某个不知名的监狱。被捕约一年后, 他被送到突尼斯, 又在那里被拘留了 75 天, 之后回到阿尔及利亚并获释。²³²
- 三名也门人——Salah Nasser Salim Ali Darwish, 2003 年 10 月在印度尼西亚被捕, 以及 Mohammed al-Asad 和 Mohammed Farag Ahmad Bashmilah, 曾被中央情报局的多个拘留所拘留, 2005 年 5 月返回也门后, 继续在美国当局的要求下被拘留。2003 年 10 月, Bashmilah 先生在约旦照顾正在做手术的母亲时被约旦情报机构拘留。2003 年 10 月 21 日至 26 日, Bashmilah 先生未经指控便遭到拘留, 并遭到酷刑和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包括长时间的殴打, 以及电击威胁, 还有人扬言要强奸其母亲和妻子。²³³ 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和反恐中注意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就在约旦被拘留和遭到酷刑的 Bashmilah 和 Salim Ali 的案件致函美国、印度尼西亚、也门和约旦政府。²³⁴ 只有约旦政府给予了答复, 称没有记录表明这两人因违反刑事、纪律或行政规定被捕, 而且也没有文件表明他们造成了安全威胁, 因此不存在他们因恐怖主义罪名被捕的可能性。²³⁵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于 2006 年 11 月 30 日通过了关于此案的第 47/2005 号意见(也门), 宣称由于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因此对他们的拘留构成了任意拘留, 针对这一说法, 也门政府称, Bashmilah 先生和 Salim Ali 先生是由美国移交给也门

²³¹ 人权观察社新闻稿, “Libya/US: investigate death of former cia prisoner” (“利比亚/美国: 对中央情报局前囚犯之死的调查”), 2009 年 5 月 11 日。见 www.hrw.org/en/news/2009/05/11/libyaus-investigate-death-former-cia-prisoner。

²³² Craig S. Smith 和 Souad Mekhennet 著, “Algerian Tells of dark term in US hands” (“阿尔及利亚人讲述美军手中的黑暗岁月”), 2006 年 7 月 7 日《纽约时报》。见 www.nytimes.com/2006/07/07/world/africa/07algeria.html。

²³³ Mohamed Farag Ahmad Bashmilah 支持原告抗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方法院圣何塞区法院关于第 5:07-cv-02798 号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即审判决的动议。

²³⁴ E/CN.4/2006/6/Add.1, 第 93、126、525 和 550 段。

²³⁵ A/HRC/4/33/Add.1, 第 123 段。

的。也门政府称，将他们关在安保警察的拘留所中是因为他们据称参与了与基地组织有关的恐怖主义活动。该国政府还补充说，主管部门仍在处理该案件，并在等待美国当局关于这两人的文件，以便将其转交检察院。²³⁶

- Khaled el-Masri, 德国人，2003 年 12 月 31 日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边境被捕，被该国特工关在旅馆房间里 23 天，然后被中央情报局引渡至“盐坑”。2004 年 5 月 29 日在阿尔巴尼亚获释。²³⁷
- Khaled al-Maqtari, 也门人，2004 年 1 月在伊拉克被捕，最初被关押在阿布格莱布，然后被转移至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的秘密拘留所。2004 年 4 月，他被转移到可能在东欧的另一家秘密拘留所，他在那里被完全隔离了 28 个月，直到 2007 年 5 月才返回也门并获释。²³⁸
- Marwan Jabour, 巴勒斯坦人，生于约旦，2004 年 5 月 9 日在巴基斯坦拉合尔被捕，被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的拘留所关押了 25 个月。之后被送往约旦，关押了 6 个星期后被送往以色列，又被关了 6 个星期，最后在加沙获释。²³⁹
- Murat Kurnaz, 居住在德国的土耳其国民，曾接受专家为此研究进行的采访，2001 年 11 月或 12 月在巴基斯坦被捕，最初被巴基斯坦检察官官员和美国官员扣押，后被转移到美国在阿富汗坎大哈的空军基地，之后于 2002 年 2 月 1 日被送往关塔那摩的海军基地，一直被秘密拘留至 2002 年 5 月，2006 年 8 月 24 日获释。

134. 关塔那摩共有 23 名被拘留者曾经被关押在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的拘留所。他们包括：

(a) 2001 年底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被捕的 6 名男子：

- Wassam al-Ourdoni, 约旦人，2004 年 4 月在关塔那摩获释。2006 年，他告诉 Reprieve 组织，2001 年 12 月他和妻子及新出生的孩子出于宗教目的前往巴基斯坦，回来途中被伊朗当局逮捕，然后被移交给阿富汗当局，最后被移交给中央情报局。他说，美国人“问我与基地组织的

²³⁶ A/HRC/4/40/Add.1, 第 15 段。

²³⁷ 与 Khaled El-Masri 的律师的谈话(附件二，案件 9)。另见 Khaled el-Masri 的声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见 www.aclu.org/safefree/extraordinaryrendition/22201res20051206.html。

²³⁸ 大赦国际，“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 case to answer. From Abu Ghraib to secret CIA custody: the case of Khaled al-Maqtari”(“美利坚合众国：必须答复。从阿布格莱布到被中央情报局秘密拘留：Khaled al-Maqtari 案”)，2008 年 3 月 14 日。见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MR51/013/2008/en。

²³⁹ 人权观察社，“Ghost prisoner: two years in secret CIA detention”(“幽灵囚犯：被中央情报局秘密拘留的那两年”)，2007 年 2 月 26 日。见 www.hrw.org/en/node/11021/。

关系。我告诉他们我与基地组织毫无关系。于是他们就把我扔进监狱，那状况想起来就觉得可怕。我在无法想像的环境中度过了一段时间，那是文明社会所不能容忍的。”他说，他先是被关在一个地下监狱里长达 77 天：“房间非常黑，分不清白天和黑夜。没有窗户，整天见不到太阳。”他说后来被转移到“三号监狱”，那里的食物太糟糕，以至于体重直线下降。被送往关塔那摩之前，他又在巴格拉姆监狱被关了 40 天。²⁴⁰

- Aminullah Tukhi, 阿富汗人，2007 年 12 月从关塔那摩移交给阿富汗关押。据称，他为躲避塔利班，从赫拉特逃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开出租车为生，直至 2001 年底伊朗开始围捕非法移民。²⁴¹
- Hussein Almerfedi, 也门人，仍被关在关塔那摩，据称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绑架”，并在阿富汗的三个监狱总共被关押了 14 个月，“其中两个监狱是阿富汗控制的，另一个是美国控制的[巴格拉姆]”。²⁴²
- Tawfiq al-Bihani, 也门人，仍被关在关塔那摩。据称，“9.11”袭击发生后，他决定逃离巴基斯坦，后因“无签证入境而在伊朗扎黑丹被伊朗警方逮捕”，并且“在伊朗和阿富汗的不同监狱被关押将近一年。”²⁴³
- Rafiq Alhami, 突尼斯人，仍被关在关塔那摩，他称，“我被关在阿富汗的监狱里，但是审讯我的是美国人，我在那里被关了大约一年时间，不断地被从一个监狱转移到另一个监狱。我在一个被称为“黑暗之牢”或“黑牢”的地方关了三个月”。²⁴⁴此外，“他们威胁说，我回到阿富汗后将遭到酷刑。他们把我整晚丢在外面，冷极了。但是这里不一样。那时我整整两个月没有水用，也没有鞋穿，被关在黑暗之中，而且又冷。整整两个月又暗又吵，他们不让我祈祷。斋月也不让我斋戒。这些都记录在案。你们有记录”。²⁴⁵

²⁴⁰ Clive Stafford Smith 著，“Abandoned to their fate in Guantánamo”（“关塔那摩听天由命”），《查禁目录》，2006 年。

²⁴¹ 战斗人员身份审查法庭，第 42 场。见 www.dod.mil/pubs/foi/detainees/csrt_arb/Set_42_2728-2810.pdf，第 71 至 77 页。

²⁴² 战斗人员身份审查法庭，第 28 场。见 www.dod.mil/pubs/foi/detainees/csrt_arb/Set_28_1949-2000.pdf，第 31 至 40 页。

²⁴³ 行政审查委员会第 2 轮，案例 799 至 899。见 www.dod.mil/pubs/foi/detainees/csrt_arb/ARB_Round_2_Factors_799-899.pdf，第 66 至 69 页。

²⁴⁴ 行政审查委员会第 3 场，第 147 至 161 页。见 www.dod.mil/pubs/foi/detainees/csrt_arb/ARB_Transcript_Set_1_395-584.pdf。

²⁴⁵ 战斗人员身份审查法庭，第 34 场。见 www.dod.mil/pubs/foi/detainees/csrt_arb/Set_34_2426-2457.pdf，第 20 至 22 页。

- Walid al-Qadasi,²⁴⁶ 与四名男子一同被押至“黑牢”，并被关在阿富汗的其他监狱，另外四人下落不明。²⁴⁷ 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于 2005 年 11 月就也门公民 Walid Muhammad Shahir Muhammad al-Qadasi 的案件发出了指控信，指出收到如下指控：

他于 2001 年底在伊朗被捕。在伊朗关了约三个月后，被交给阿富汗当局，后又转交给美国关押。他被关押在喀布尔的一座监狱中。在被美国关押期间，工作人员用剪刀剪烂了他的衣服，使他赤身裸体，照了裸照，才给他阿富汗的衣服穿上。他们然后把他的手铐在背后，蒙上他的眼睛并开始审讯。一个看上去是埃及人的审讯官指责他是基地组织成员，并且威胁将处死他。他被关在一个面积约 2×3 米的地下牢房，窗户非常小。他与十个囚犯一同关在这个牢房中，由于空间狭小，不得不轮流睡觉，而且每天只能吃一顿。他们整整三个月没有出过那间牢房。三个月后，Walid al-Qadasi 被转移到巴格拉姆，又接受了一个月的审讯。他们给他剃了头，蒙上眼睛，戴上耳罩和口罩，把他铐起来装上飞机，送往关塔纳摩。他在那里被单独囚禁了一个多月。2004 年 4 月，在被关押了两年后，他被转移至也门的萨那监狱。

美国政府在答复中重申之前的声明，即任何政府机构都不得实施酷刑，而且其行动必须符合必须不驱回原则。²⁴⁸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 47/2005 号意见也涉及 Al-Qadasi 先生。²⁴⁹

(b) 2002 年初在格鲁吉亚被捕并被卖给美国军方的两名男子：Soufian al-Huwari, 阿尔及利亚人，2008 年 11 月从关塔那摩转交给阿尔及利亚关押；以及 Zakaria al-Baidany, 又名 Omar al-Rammah, 也门人，仍被关在关塔那摩。据 al-Huwari 先生称，他们两人都被送到了“黑牢”，而且还曾被关在阿富汗的其他拘留所：“抓我的不是美国人，而是黑手党。他们把我卖给了美国人”。他又称：“我被抓的时候有一辆小车开过来，里面的人在说俄语和格鲁吉亚语。我还听到了些许车臣语。我们被送到另一伙人那里，他们说标准的俄语。他们把

²⁴⁶ 见 E/CN.4/2006/6/Add.1, 第 1 段和第 527 段，以及美国政府的答复(A/HRC/10/44/Add.4)，第 252 段。另见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报告，第 47/2005 号意见(A/HRC/4/40/Add.1)。

²⁴⁷ 此外，Aminullah Tukhi 解释道，共有 10 名囚犯——6 名阿拉伯人，2 名阿富汗人，1 名乌兹别克人和 1 名塔吉克人被交给美方。上文说明了其中 6 人的情况，但是其余 4 人——1 名阿拉伯人、1 名阿富汗人、1 名乌兹别克人和 1 名塔吉克人的情况不明。战斗人员身份审查法庭，第 42 场，见 www.dod.mil/pubs/foi/detainees/csrt_arb/Set_42_2728-2810.pdf，第 71 至 77 页。

²⁴⁸ 见 E/CN.4/2006/6/Add.1, 第 1 段和第 527 段，以及美国政府的答复(A/HRC/10/44/Add.4)，第 252 段。

²⁴⁹ A/HRC/4/40/Add.1。

我们卖给了美国人。两天后，美国人拿着整箱的钱过来了。他们把我们带到森林，带上一架私人飞机，飞到了阿富汗的喀布尔”；²⁵⁰

(c) Bisher al-Rawi, 居住在英国的伊拉克国民，2002 年 11 月在冈比亚被捕，并于 2002 年 12 月初被引渡至“黑牢”。他带着手铐和脚铐，被完全隔离在黑暗房间里长达两周。2002 年 12 月 22 日或在此前后，他被转移到巴格拉姆，然后于 2003 年 2 月 7 日被送往关塔那摩，最终于 2007 年 3 月 30 日获释，据称他在巴格拉姆遭到威胁，并遭到虐待，而且每次长达三天不得睡觉；²⁵¹

(d) Jamil El-Banna, 居住在英国的约旦国民，也是于 2002 年 11 月在冈比亚被捕的，后被送往“黑牢”，然后被送到关塔那摩。2007 年 12 月在关塔那摩获释；

(e) 另外六名被拘留者于 2004 年 9 月 20 日被飞机送往关塔那摩，此前他们被拘留了一至三年不等，他们是：Abdul Rahim Ghulam Rabbani 和 Mohammed Ahmad Ghulam Rabbani 两兄弟，巴基斯坦人，在卡拉奇被捕并被关押在“盐坑”；²⁵² Abdulsalam al-Hela, 也门人，上校和商人，在埃及被捕；²⁵³ Adil al-Jazeeri, 阿尔及利亚人，在巴基斯坦被捕；²⁵⁴ Sanad al-Kazimi, 也门人，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被捕，²⁵⁵ Saifullah Paracha, 巴基斯坦商人，在泰国被捕，被单独关押在巴格拉姆长达一年；²⁵⁶ 以及 Sanad al-Kazimi, 也门人，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被捕。²⁵⁷ Al-Kazimi 先生于 2003 年 1 月在迪拜被捕，被关押在迪拜或迪

²⁵⁰ 战斗人员身份审查法庭，第 21 场。见 www.dod.mil/pubs/foi/detainees/csrt_arb/Set_21_1645-1688_Revised.pdf，第 15 至 23 页。

²⁵¹ 与 Bisher al-Rawi 的谈话(附件二，案件 4)。

²⁵² Laid Saidi 和 Khaled El-Masri 谈到，在“盐坑”中结识了 Rabbani 兄弟。见 Craig S. Smith 和 Souad Mekhennet 著，“Algerian tells of dark term in US hands”(“阿尔及利亚人讲述美军手中的黑暗岁月”)，2006 年 7 月 7 日《纽约时报》。见 www.nytimes.com/2006/07/07/world/africa/07algeria.html。

²⁵³ 大赦国际，“USA: who are the Guantanamo detainees: Case Sheet No. 15: Yemeni national: Abdulsalam al-Hela”(“美国：关塔那摩拘留人员身份：第 15 号案件：也门国民 Abdulsalam al-Hela”)，2006 年 1 月 11 日。见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MR51/012/2006。

²⁵⁴ 行政审查委员会第 11 场。见 www.dod.mil/pubs/foi/detainees/csrt_arb/ARB_Transcript_Set_11_21662-22010.pdf，第 315 至 334 页。

²⁵⁵ 关塔那摩湾诉讼案：请愿人 Mohammed al-Shimrani(ISN 195) 和 Sanad al-Kazimi (ISN 1453)的情况报告，2008 年 7 月 18 日。见 <http://docs.justia.com/cases/federal/district-courts/district-of-columbia/dcdce/1:2008mc00442/131990/100/0.pdf>。将这两人送往关塔那摩的飞机上还有 Ali al-Hajj al-Sharqawi、Hassan bin Attash 和 Binyam Mohamed。另见下文第 151 和 159 段。

²⁵⁶ 被拘留者的情况介绍见 Reprieve 组织网站 www.reprieve.org.uk/saifullahparacha。

²⁵⁷ 关塔那摩湾诉讼案：请愿人 Mohammed al-Shimrani (ISN 195)和 Sanad al-Kazimi (ISN 1453)的情况报告，2008 年 7 月 18 日。见 <http://docs.justia.com/cases/federal/district-courts/district-of-columbia/dcdce/1:2008mc00442/131990/100/0.pdf>。将这两人送往关塔那摩的飞机上还有 Ali al-Hajj al-Sharqawi、Hassan bin Attash 和 Binyam Mohamed。另见下文第 151 和 159 段。

拜附近的某个秘密地点两个月。之后被转移到开车两小时的另一个地方。他曾 22 天被剥光衣服，有时还被铐起来，遭到极端天气状况和模拟溺水的折磨。六个月后，据称根据中央情报局引渡方案，他被转交给美国关押。他被带到喀布尔，关在“黑牢”中九个月，在那里遭到了身份不明人员的身心折磨。之后他被转移至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继续被美军关押了四个月。他再次遭到严重的身心折磨，凶手据称是在“黑牢”里碰到的同一伙人。²⁵⁸

135. 被关押在巴格拉姆的其他四人已经查明身份，因为律师与其家人取得了联系，并且代表他们提出了人身保护令请求：

- Redha al-Najar, 突尼斯人，2002 年 5 月在卡拉奇被捕。
- Amine Mohammad al-Bakri, 也门人，2002 年 12 月 28 日被美国或泰国的情报机构人员在曼谷抓获。2003 年全年下落不明。泰国当局向 al-Bakri 先生的家属确认其已进入泰国境内，但是称其下落不明。2004 年 1 月，al-Bakri 先生的家属从红十字委员会那里收到了他的一封来信，通知他们他被关押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据称 al-Bakri 先生被拘留是因为他与奥萨马·本·拉登的一个表(堂)兄(弟)Khalifa 先生有业务往来，后者已在马达加斯加遭到暗杀。²⁵⁹
- Fadi al-Maqaleh, 也门人，2004 年被捕，先被送往阿布格莱布，后送往巴格拉姆。
- Haji Wazir, 阿富汗人，2002 年底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被捕。²⁶⁰

136. 另外 12 人下落不明，其他人有待确认。有可能其中一些人已经被送回国，另一些人则仍然被关在巴格拉姆。专家们收到指控称，下列人员仍被关押：Issa al-Tanzani(坦桑尼亚人)，又名 Soulayman al-Tanzani, 在摩加迪沙被捕；Abu Naseem(利比亚人)，2003 年初在巴基斯坦白沙瓦被捕；Abou Hudeifa(突尼斯人)，2002 年底在巴基斯坦白沙瓦被捕；以及 Salah Din al-Bakistani, 在巴格达被捕。Marwan Jabour 还提到了另外八名囚犯。其中一个是 Yassir al-Jazeera(阿尔及利亚人)，2003 年 3 月在拉合尔被捕(他曾与此人会面)，另外七人他只听说过：Ayoub al-Libi(利比亚人)，2004 年 1 月在白沙瓦被捕；Mohammed(阿富汗人，生于沙特)，2004 年 5 月在白沙瓦被捕；Abdul Basit(沙特人或也门人)，2004 年 6 月前被捕，Adnan(国籍不祥)，2004 年 6 月前被捕；一名身份不明的索马里人(可能名为 Shoeab as-Somali 或 Rethwan as-Somali)；另一名身份不明的索马里人；以及 Marwan al-Adeni(也门人)，2003 年 5 月或 5 月前后被捕。

²⁵⁸ 见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报告第 3/2009 号意见(美利坚合众国)(A/HRC/13/30/Add.1)。

²⁵⁹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 11/2007 号意见(阿富汗/美利坚合众国)(A/HRC/7/4/Add.1)。

²⁶⁰ 见美国地区法院关于驳回人身保护令请求的动议的意见：https://ecf.dcd.uscourts.gov/cgi-bin/show_public_doc?2006cv1697-31。

2. 伊拉克

137. 虽然美国政府称《日内瓦四公约》适用于在被占期间抓获的被拘留者，但是仍有数目不明的一些人被故意秘密拘留，而且无法联系红十字委员会。例如，在阿布格莱布，2004 年 4 月照片公布后爆发的虐待丑闻涉及的军方人员不仅拘留了据称由美军移交的重要被拘留者，而且还拘留了由中央情报局或美国特种部队移交的其他人。美国此后的两次调查中揭露了“幽灵被拘留者”的存在，他们显然是被秘密拘留的，无法与外界接触。

138. 2004 年 8 月，关于伊拉克拘留所(由前国防部长詹姆士·R·施莱辛格负责)的一份报告指出：“其他政府机构”在“不作任何说明，不明其身份，甚至拘留原因”的情况下，将许多“幽灵被拘留者”送到拘留所，包括阿布格莱布，有一次，“个别”被拘留者被“带到拘留所外藏起来，以避免被前来访问的红十字委员会小组发现”。²⁶¹

139. 在 2004 年 8 月公布的另一份报告中，安东尼 R·琼斯中将和乔治·R·费少将指出，盟军联合特遣部队的指挥官李嘉图·桑切斯中将禁止阿布格莱布的八名囚犯与红十字委员会的代表接触：“14 号被拘留者被关押在长约两米、宽不到一米的牢房中，里面一片漆黑，没有任何窗户、马桶或水龙头，也没有床铺。代表们注意到门上刻着《指环王》电影三部曲中咕噜的名字‘the Gollum’和画像。”²⁶²

140. 虽然施莱辛格的报告指出，使用了其他场所来关押“幽灵被拘留者”，但是这些其他监狱的地点、以及被关押者的人数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调查。2004 年 6 月，当时美国的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承认，一名被怀疑为伊斯兰辅助者组织头目的人被关押了七个多月，但是没有通知红十字委员会已将其拘留；他还称：“他不曾被关押在阿布格莱布。现在也没有。据我所知他从来都没有被关在那里”。²⁶³ 另一份报告称，该人被称为“某某某”，李嘉图·桑切斯中将于 2003 年 11 月颁发了一份密令，授权将其秘密拘留，密令“命令军方警卫将他藏起来，不让红十字委员会的监察人员发现，并且把他的名字从官方名册上划

²⁶¹ 《独立小组审查国防部拘留行动的最后报告》，见 www.defenselink.mil/news/Aug2004/d20040824_finalreport.pdf。

²⁶² 《阿布格莱布拘留设施 AR15-6 号调查报告》和《第 205 军事情报旅调查报告》，见 www.defenselink.mil/news/Aug2004/d20040825fay.pdf。

²⁶³ MSNBC 新闻，“Rumsfeld admits secret detention of suspect in Iraq”（“拉姆斯菲尔德承认嫌疑人被秘密拘留在伊拉克”），2004 年 6 月 17 日。见 www.msnbc.msn.com/id/5232981。另见 Eric Schmitt 和 Carolyn Marshall 著，“In secret unit’s ‘black room,’ a grim portrait of US abuse”（“在秘密监牢中‘黑牢’——美国虐待的残酷写照”，2006 年 3 月 19 日《纽约时报》，www.nytimes.com/2006/03/19/international/middleeast/19abuse.html。

掉”。²⁶⁴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有囚犯在美军关押时丧生。2006 年，人权优先组织公布了一份报告，公布了在伊拉克美军手中丧生的 98 人，称其中五人是在中央情报局手中丧生的，其中包括在阿布格莱布丧生的 Manadel al-Jamadi，以及在其他地方丧生的人，包括在安巴尔省的猛虎前进作战基地、阿萨德附近的一个前进作战基地、摩苏尔市外的一个基地、纳西里耶附近的临时拘留营、以及提克里特的一个前进作战基地。²⁶⁵

C. 代理拘留地

141. 自 2005 年起，关于美国不仅自己秘密逮捕、转移和拘留人员，而且将他们送往其他国家审讯或未经指控便拘留的细节浮出水面。显然，这一做法几乎与高级别被拘留者方案同时启动。英国政府²⁶⁶ 向专家转交了关于情报和安全委员会引渡报告(2007 年)结论和建议的概要，其中指出，“安全局和秘密情报局在查明 2002 年新出现的‘引渡拘留’模式方面进展缓慢”。中央情报局似乎通常参与逮捕和转移囚犯，以及向外国监狱关押的人员提问。除此以外，很难发现一个明确的模式：一些囚犯之后被送回中央情报局关押(通常被送到关塔纳摩)，另一些则被送回原籍国，或继续由第三国当局关押。

142. 美国政府承认，“一些敌对作战人员被送往原籍国继续拘留。”²⁶⁷ 美国政府在 2006 年 1 月 13 日提交禁止酷刑委员会的报告中试图转移旁人对其政策(将被拘留者送往人权记录差的国家，包括一些他们可能面临酷刑危险的国家)的批评，声称“美国不把人员移交给它认为相关人员‘很可能’遭受酷刑的国家……美国政府酌情寻求被拘留者被送往的外国政府保证不向转移人员实施酷刑”。²⁶⁸ 联合国各机构，包括专家²⁶⁹ 和禁止酷刑委员会，²⁷⁰ 曾经详细地对该“非常规引

²⁶⁴ Edward T. Pound 著，“Hiding a bad guy named Triple X”(“藏匿坏人某某某”)，2004 年 6 月 13 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见 www.usnews.com/usnews/news/articles/040621/21abughraib.htm。

²⁶⁵ 人权优先组织，“Command’s responsibility: detainee deaths in US custody in Iraq and Afghanistan”(“司令部的责任：被拘留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死于美军手中的案例”)，2006 年 2 月。见 www.humanrightsfirst.info/pdf/06221-etn-hrf-dic-rep-web.pdf。另见 Eric Schmitt 和 Carolyn Marshall 等，同前。

²⁶⁶ 对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 2009 年 7 月 8 日发出的关于引渡和拘留指控的调查问卷的答复。

²⁶⁷ E/CN.4/2004/3，第 69 段。

²⁶⁸ CAT/C/48/Add.3/Rev.1，第 30 段。另见政府对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转交的关于政府卷入一起特别引渡案件的一般指控的答复，政府在答复中申明：“美国不会为通过酷刑进行审问将一个人从一个国家运送到另一个国家。而且，美国也没有这样做，也不会认为有关人员会遭受酷刑的情况下将他运送到一个国家”(A/HRC/10/9，第 425 段)。

²⁶⁹ 见 A/HRC/6/17/Add.3，第 36 段；A/HRC/4/40，第 43 和 50 段；E/CN.4/2004/3，第 69 段；A/HRC/4/41，第 458 段和 A/60/316，第 45 段。

²⁷⁰ 见 CAT/C/USA/CO/2，第 20 至 21 段。

渡”政策提出严厉批评，将其定义为明显违反国际法。它们还对使用保证的做法表示关切。²⁷¹

143. 鉴于中央情报局引渡方案的普遍保密，很难查明没有被中央情报局拘留所关押就被其送往其他国家关押的囚犯的确切人数。同样，应其他国家，如联合王国和加拿大的要求拘留的人数基本上也不得而知。虽然其中一些指控没有其他来源可以证实，但是专家们强调，被拘留者分别提供的许多具体指控具有一致性，表明约旦、埃及、摩洛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也是代理拘留地，它们替中央情报局关押被拘留者。专家们对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代理拘留地的地位也表示严重关切。

1. 约旦

144. 至少有 15 名囚犯，其中大多数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或格鲁吉亚的潘吉西峡谷被捕，声称他们于 2001 年 9 月至 2004 年期间被中央情报局引渡到位于阿曼的约旦情报总局的主要总部。²⁷² 此后，其中以下三名男子以及一名未成年人经阿富汗被转移至关塔纳摩：

- Jamal Mar'i, 也门人，2001 年“9.11”事件发生后被引渡的第一人。2001 年 9 月 23 日在卡拉奇家中被捕，被关押在约旦四个月，之后被飞机送往关塔纳摩，此后一直关在那里。²⁷³
- Mohamedou Ould Slahi, 毛里求斯人，2001 年 11 月 28 日向毛里求斯当局自首后被引渡到约旦。Slahi 先生被关押在约旦长达八个月，称那段时间的遭遇“无法用言语形容”。之后被转移至阿富汗，关了两周。2002 年 8 月 4 日被送到关塔纳摩，后一直关押在那里。²⁷⁴
- Ali al Hajj al Sharqawi, 也门人，2002 年 2 月 7 日在卡拉奇被捕后被引渡到约旦。2004 年 1 月 8 日被飞机送往阿富汗，在那里被关押了八个月，后于 2004 年 9 月 20 日被送往关塔纳摩。现在仍被关押在关塔纳摩，他称在约旦的 23 个月期间一直遭到酷刑。²⁷⁵

²⁷¹ 见 A/60/316, E/CN.4/2006/6 和 A/HRC/4/40, 第 52 至 56 段。

²⁷² 人权观察社, “Double jeopardy: CIA renditions to Jordan” (“双重危险: 中央情报局向约旦引渡人员”), 2008 年 4 月 7 日, 见 www.hrw.org/en/node/62264。

²⁷³ 战斗人员身份审查法庭第 4 场, 见 www.dod.mil/pubs/foi/detainees/csrt_arb/Set_4_0320-0464.pdf, 第 130 至 144 页。

²⁷⁴ 战斗人员身份审查法庭第 41 场, 见 www.dod.mil/pubs/foi/detainees/csrt_arb/Set_41_2665-2727.pdf, 第 28 至 38 段。
行政审查委员会第 8 场, 第 184 至 218 页, 见 www.dod.mil/pubs/foi/detainees/csrt_arb/ARB_Transcript_Set_8_20751-21016.pdf。

²⁷⁵ 人权观察社, “Double Jeopardy: CIA Renditions to Jordan” (“双重危险: 中央情报局向约旦引渡人员”), 2008 年 4 月 7 日。见 www.hrw.org/en/node/62264。

- Hassan bin Attash, 也门人, 生于沙特阿拉伯, 2002 年 9 月 11 日在卡拉奇与 Ramzi bin al-Shibh 一同被捕时年仅 17 岁。最初被关押在约旦, 2004 年 1 月 8 日与 Ali al-Hajj al-Sharqawi 一同被飞机送往阿富汗。2004 年 9 月 20 日与 al-Sharqawi 一同被送往关塔纳摩。目前仍被关押在关塔纳摩, 称在约旦期间遭到酷刑。²⁷²

145. 曾被拘留的人员还有: Abu Hamza al-Tabuki, 沙特人, 2001 年 12 月在阿富汗被美国特工逮捕, 2002 年底或 2003 年初在沙特阿拉伯获释;²⁷⁶ 以及 Samer Helmi al-Barq, 2003 年 7 月 15 日在巴基斯坦被捕, 在巴基斯坦境外的一个秘密监狱被关押了三个月, 2003 年 10 月 26 日被转移至约旦。2008 年 1 月被保释。²⁷⁷

2. 埃及

146. 2001 年 9 月至 2003 年 2 月期间, 至少有七人被中央情报局引渡至埃及, 另有一人在加拿大当局要求下,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被捕, 并被引渡至埃及:

- Abdel Hakim Khafargy, 慕尼黑的出版商, 生于埃及, 据称于 2001 年 9 月 24 日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被捕, 被美军关押在图兹拉的基地, 几周后被引渡至埃及。两个月后被送回德国。²⁷⁸
- Mamdouh Habib, 澳大利亚人, 2001 年 11 月在巴基斯坦被捕, 三周后被引渡至埃及, 被拘留了六个月。2002 年 6 月被转移至关塔纳摩, 2005 年 1 月获释。声称在埃及期间遭到酷刑。²⁷⁹
- Muhammad Saad Iqbal Madni, 巴基斯坦—埃及国民, 2002 年 1 月 9 日在雅加达被印度尼西亚当局逮捕, 先被飞机送往埃及, 后被送往巴格

²⁷⁶ 同上。据称被羁押在约旦的人还有: Jamil Qasim Saeed Mohammed, 也门人, 学生, 2001 年 10 月 23 日从卡拉奇被引渡, 下落不明; Ibrahim al-Jeddawi, 沙特人, 2002 年上半年在也门(或科威特)被捕, 据称被转移至沙特监管; 2002 年在格鲁吉亚被捕的另外至少 5 人(3 名阿尔及利亚人、1 名叙利亚人和 1 名车臣人); 可能在也门被捕的 1 名伊拉克库尔德人; 以及在伊拉克被捕的 1 名突尼斯人。这些人目前全部下落不明。根据人权观察社对获释犯人的采访, 在巴基斯坦与 Hassan bin Attash 一同被捕、作为 2006 年 9 月被转移至关塔那摩的 14 名“高价值被拘留者”之一的 Ramzi bin al-Shibh 也在约旦被羁押过一段时间, 此外还有 2001 年底在阿富汗被捕、并多次被引渡的 Ibn al-Sheikh al-Libi。另见第 146 段。

²⁷⁷ 大赦国际, 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机制 2009 年 2 月收到的提交材料, 见 http://lib.ohchr.org/HRBodies/UPR/Documents/Session4/JO/AI_JOR_UPR_S4_2009_AmnestyInternational_upr.pdf。

²⁷⁸ Cageprisoners 组织, “Citizens no more: ‘war on terror’ Abuses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 (“不再是公民: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借‘反恐战争’之名施虐的情况”), 2007 年 7 月。见 www.cageprisoners.com/citizensnomore.pdf。

²⁷⁹ Megan Stack 和 Bob Drogen 著, “The torment of a terror suspect” (“恐怖分子嫌疑人备受折磨”), 2005 年 1 月 15 日《时代报》, 见 www.theage.com.au/news/War-on-Terror/The-torment-of-a-terror-suspect/2005/01/14/1105582713578.html。最新进展另见 “Habib case raises complex issues” (“Habib 案引发复杂问题”), 2009 年 9 月 14 日《悉尼晨锋报》, 见 <http://news.smh.com.au/breaking-news-national/habib-case-raises-complex-issues-20090914-fnrt.html>。

拉姆，在那里被关押了 11 个月。2003 年 3 月 23 日被送往关塔那摩，2008 年 8 月获释。Madni 先生表示，被关押在开罗期间，他遭到了虐待，包括头部和膝部遭到电击，还有几次被吊在金属钩上暴打。此外，他称出现尿血症状时没有得到治疗。²⁸⁰

- 瑞典政府在答复专家发出的一封信时证实，瑞典政府在作出拒绝向埃及公民 Mohammed Alzery 和 Ahmed Agiza 提供庇护并将其驱逐出境的决定后，瑞典治安警察部门在美国当局(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将他们遣送回埃及。两人都宣称他们在埃及关押时遭到了酷刑。²⁸¹ Alzery 在没有经过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于 2003 年 10 月 12 日获释，但是继续受到警方监控。Ahmed Agiza 在瑞典政府作出将其驱逐出境的决定之前，已经被埃及军事法庭审判并定罪。2004 年 4 月，法庭的决定得到认可，Agiza 经过审判后被判犯有恐怖主义罪行，人权观察社对该审判进行了监督，称其“极其不公平”。
- Ibn al-Sheikh al-Libi, 利比亚人，阿富汗卡尔登训练营营长，2001 年底逃离阿富汗时被巴基斯坦官员逮捕并引渡至埃及，在严刑拷打下，他承认基地组织与萨达姆·侯赛因有牵连，这一说法被美国政府用来为其入侵伊拉克辩护。他还曾被中央情报局关押在阿富汗，以及有可能是其他国家的秘密拘留所，2006 年被送回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据称于 2009 年 5 月在那里自杀身亡。²⁸²
- Hassan Mustafa Osama Nasr(又名 Abu Omar)，埃及人，2003 年 2 月 17 日在米兰被绑架，被引渡至埃及，关押四年(包括被秘密拘留 14 个月)后获释。²⁸³ 据称在埃及被拘留期间遭到的虐待包括被倒挂，以及睾丸遭到电击。²⁸⁴
- 第八人，Ahmad Abou El-Maati, 加拿大一埃及国民，2001 年 11 月 11 日从多伦多返回大马士革时在机场被捕。2002 年 1 月 25 日前被关押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 Far Falestin 监狱，之后被转移给埃及关押，

²⁸⁰ 与 Muhammad Saad Iqbal Madni 的谈话(附件二，案件 15)。

²⁸¹ 《Agiza 诉瑞典》，第 233/2003 号来文 (CAT/C/34/D/233/2003)，以及《Alzery 诉瑞典》，第 1416/2006 号来文(CCPR/C/88/D/1416/2005)。

²⁸² “Libya/US: investigate death of former CIA prisoner”(“利比亚/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囚犯之死调查”)，2009 年 5 月 11 日人权观察社新闻稿。见 www.hrw.org/en/news/2009/05/11/libyaus-investigate-death-former-cia-prisoner。

²⁸³ 本案更多详情，特别是关于 Abu Omar 在米兰被捕以及之后意大利司法诉讼程序的详情，见下文关于意大利参与引渡方案的部分。

²⁸⁴ 大赦国际，“Italy: briefing to the UN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意大利：为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供的情况介绍”)，2007 年 4 月，第 4 页。见 www.amnesty.org/en/library/asset/EUR30/003/2007/en/dbf2cdec-d3a5-11dd-a329-2f46302a8cc6/eur300032007en.pdf。

在那里被关押在不同的监狱(包括被秘密拘留到 2002 年 8 月), 2004 年 3 月 7 日获释。被关押在埃及的初期, 他遭到暴打, 还有人扬言要强奸其姐妹。在被秘密拘留的后期, 他被关在一个单独的牢房里, 双手连续 45 天被铐在背后, 他称此等遭遇非常痛苦, 难以上厕所和洗澡。而且还不让他睡觉。²⁸⁵

3.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47. 2001 年 12 月至 2002 年 10 月期间, 至少九名被拘留者被中央情报局引渡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并被关押在由叙利亚军事情报部门管理的 Far Falestin 监狱。那些能够讲述其遭遇的人称, 他们遭到了酷刑。与埃及的情况(见上文第 146 段)一样, 还有一些人是应加拿大当局要求逮捕的:

- Muhammad Haydar Zammar, 德国国民, 2001 年 12 月 8 日在摩洛哥被捕, 2001 年 12 月 22 日被中央情报局引渡至 Far Falestin。2004 年 10 月, 他被转移至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2007 年 2 月, 他被国家高等安全法院判刑 12 年。他的罪名是参加被取缔的穆斯林兄弟会。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可以对此罪判处死刑。²⁸⁶ 在为本研究报告作出的答复中, 摩洛哥政府指出, 警方在接到消息称 Zammar 先生与 2001 年的“9.11”事件有牵连后将其逮捕。政府还称, Zammar 先生在摩洛哥没有遭到秘密或任意拘留, 而且已于 2001 年 12 月 30 日, 在叙利亚驻摩洛哥大使在场的情况下, 被转移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 2002 年 5 月 14 日, 三名被拘留者被引渡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2001 年 11 月在巴基斯坦被捕的学生 Abdul Halim Dahak、Omar Ghramesh 和一名不知名的青年, 后者于 2002 年 3 月 28 日与 Abu Zubaydah 一同在巴基斯坦费萨拉巴德被捕。²⁸⁷ 三人都曾遭到酷刑。目前下落不明。

²⁸⁵ 根据 2006 年 12 月 11 日的枢密院令, 对加拿大官员在 Abdullah Almalki、Ahmad Abou-Elmaati 和 Muayyed Nureddin 案件中行为的内部调查, 见 www.iacobucciinquiry.ca/pdfs/documents/final-report-copy-en.pdf, 第 42 至 82 段。另见加拿大官员在 Maher Arar 案件中行为的调查委员会, 实情调查者 2005 年 10 月 14 日的报告。

²⁸⁶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 8/2007 号意见(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A/HRC/7/4/Add.1); 另见“Unfair trial and sentencing of Muhammad Haydar Zammar”(“对 Muhammad Haydar Zammar 的不公审判和量刑”), 大赦国际上诉案件, 2007 年 3 月 22 日, 见 www.amnestyusa.org/document.php?lang=e&id=ENGMDE240162007; 以及德国向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的报告(CAT/C/49/Add.4)。

²⁸⁷ Stephen Grey 著, 《Ghost Plane: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CIA's Rendition Programme》(《幻影飞机: 中央情报局引渡方案内幕》), Hurst & Co.出版社, 2006 年, 第 4、54 和 284 页。

- Noor al-Deen, 叙利亚青年, 与 Abu Zubaydah 一同被捕, 被引渡至摩洛哥, 后被引渡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²⁸⁸ 目前下落不明。
- Abdullah Almalki 称(见下文第 148 段), 另外两名囚犯, Barah Abdul Latif 和 Bahaa Mustafa Jaghel 分别于 2002 年 2 月、3 月间和 2002 年 5 月从巴基斯坦被转移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²⁸⁹ 两人都曾遭到过酷刑, 目前下落不明。
- Yasser Tinawi, 叙利亚国民, 2002 年 7 月 17 日在索马里被捕, 被美国特工用飞机送往埃塞俄比亚, 被盘问了三个月。10 月 26 日, 他被飞机送往埃及; 2002 年 10 月 29 日, 被送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²⁹⁰ 2003 年 3 月, 他被一个军事法庭判刑两年。²⁹¹
- Maher Arar,²⁹² 加拿大一叙利亚国民, 2002 年 9 月 26 日在纽约肯尼迪机场被捕, 在曼哈顿的大都会拘留中心被关押了 11 天, 10 月 8 日经约旦被引渡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²⁹³ 被秘密拘留在 Far Falestin, 直至月底。约旦称, Arar 先生作为一名普通乘客来到安曼, 因为名字在恐怖分子通缉名单中而被要求离境, 并有多多个目的地供选择。约旦还称, 他主动要求用汽车送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²⁹³ 在 Far Falestin 期间, 他被人用黑色钢索暴打, 并遭到电击威胁。“通常的做法是先用钢索抽三、四下, 然后再问问题, 问完继续打。”²⁹⁴ 关于酷刑的指控与在加拿大进行的法医检查的结果完全一致。2003 年 8 月 14 日, Arar 先生被转移至 Sednaya 监狱, 9 月 29 日获释。对 Arar 案的官方调查还强调, 上述事件对他本人及其家人的经济状况以及他的整个家庭生活造成灾难性的影响。²⁹⁵

²⁸⁸ Peter Finn 和 Joby Warrick 著, “Detainee’s harsh treatment foiled no plots” (“严刑拷打被拘留者未果”), 2009 年 3 月 29 日《华盛顿邮报》。见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3/28/AR2009032802066.html。

²⁸⁹ S. Grey 著, 同前, 第 251 页。

²⁹⁰ 同上, 第 252 页。

²⁹¹ “Syrian authorities release some detainees” (“叙利亚当局释放部分被拘留者”), 2005 年 2 月 18 日叙利亚人权委员会新闻稿, 见 www.shrc.org/data/asp/d1/2061.aspx。

²⁹² 与法律调查组代表 Maher Arar 的高级律师 Lorne Waldman 的谈话(2009 年 10 月 18 日)。另见加拿大官员在 Maher Arar 案件中行为的调查委员会, http://epe.lac-bac.gc.ca/100/206/301/pco-bcp/commissions/maher_arar/07-09-13/www.ararcommission.ca/eng/17.htm。

²⁹³ A/HRC/4/33/Add.3, 第 33、43 至 45 段, 脚注 11。

²⁹⁴ 加拿大官员在 Maher Arar 案件中行为的调查委员会, 实情调查者 2005 年 10 月 14 日的报告, 第 14 页。

²⁹⁵ 同上, 第 21 至 23 页。

148. Ahmad Abou El-Maati(见第 146 段)被拘留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 Far Falestin 监狱中时, 他被单独关在条件恶劣的牢房中, 并遭到虐待, 包括蒙眼睛、脱衣报、用钢索抽、剃光头和泼冰水。²⁹⁶ Abdullah Almalki, 加拿大一叙利亚国民, 亦于 2002 年 5 月 3 日至 7 月 7 日被秘密拘留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 Far Falestin 监狱, 在此期间曾有家人来看望。2003 年 8 月 25 日, 他被送往 Sednaya 监狱。2004 年 3 月 10 日获释。在叙利亚国家高等人权法院宣布所有罪名不成立之后, 他于 2004 年 7 月 25 日返回加拿大。²⁹⁷

149. 另一名加拿大人 Muayyed Nureddin, 地理学家, 生于伊拉克, 2002 年 12 月 11 日去伊拉克北部看望家人返回的途中,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边界被拘留。他被秘密拘留在 Far Falestin 一个月, 2003 年 1 月 13 日获释。²⁹⁸

150. 在对专家发出的调查问卷的答复中,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称, 该国没有秘密监狱或拘留中心。不存在秘密拘留的案件, 也没有任何个人在主管当局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捕。没有批准任何其他国家的安全部门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建立秘密拘留所。许多外国人是应其他国家要求在该国逮捕的, 并且向他们通报了逮捕的法律依据以及他们被拘留的地点。还向上述国家通报了相关个人是否已被送上法庭或被转移至其他国家。叙利亚根据相关国际标准, 起诉了各恐怖主义团体的成员, 并将其拘留在公共监狱内。他们将接受主管司法机关判决。法庭程序公开, 并且在辩护律师、家人、人权活动分子或外交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一些审判还通过媒体对外公布。内务部安全司下的国际刑警组织分部就恐怖分子嫌疑人活动及其他犯罪活动, 与国际刑警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分部开展合作。

4. 摩洛哥

151. 至少有三名被拘留者在 2002 年 5 月至 7 月被中央情报局引渡至摩洛哥, 并被关押在 Temara 监狱, 其中包括:²⁹⁹

- Abou Elkassim Britel, 摩洛哥裔, 通过结婚和入籍成为意大利公民, 2002 年 3 月 10 日在巴基斯坦拉合尔被捕。他称在巴基斯坦关押期间遭到酷刑。2002 年 5 月 23 日, 他被中央情报局引渡至摩洛哥, 被秘密拘留至 2003 年 2 月, 他声称在那里遭到了酷刑。他于 2003 年 2 月获释, 但于 2003 年 5 月再次被捕, 又在 Temara 被关押了四个月, 然后被判 15 年徒刑, 经上诉减至九年。³⁰⁰ 在为本研究报告提交的材料

²⁹⁶ 对加拿大官员在 Abdullah Almalki、Ahmad Abou-Elmaati 和 Muayyed Nureddin 案件中行为的内部调查, 同前, 第 10 至 38 页。

²⁹⁷ 对加拿大官员在 Abdullah Almalki、Ahmad Abou-Elmaati 和 Muayyed Nureddin 案件中行为的内部调查, 同前。

²⁹⁸ 同上。

²⁹⁹ 另一名囚犯是 Noor al-Deen(见第 147 段), 2003 年被移送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³⁰⁰ 与 Abou Elkassim Britel 的妻子 Khadija Anna L. Pighizzini 的谈话(附件二, 案件 7)。

中，摩洛哥政府称，Britel 先生在 2002 年 5 月与 2003 年 2 月、或 2003 年 5 月至 9 月期间没有遭到“任意拘留或酷刑”。

- Binyam Mohamed, 居住在英国的埃塞俄比亚国民, 2002 年 4 月 10 日在巴基斯坦卡拉奇被捕。他被拘留了约三个月, 其间遭到酷刑。2002 年 7 月 21 日, 被中央情报局引渡到摩洛哥, 据称在三个不知名的监狱被关押了 18 个月。他声称, 在此期间他遭到威胁, 还遭到特别严重的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 曾经长达 48 小时不得睡觉; 而且有人调高色情电影的音量以打断他的祷告。2004 年 1 月, 他被飞机送往中央情报局在喀布尔的“黑牢”, 5 月被转移至巴格拉姆。2004 年 9 月 20 日被飞机送往关塔纳摩, 2009 年 2 月获释。³⁰¹

5. 巴基斯坦

152. 关塔纳摩的大多数被拘留者是在 2001 年 12 月至 2002 年夏天被捕的, 在此期间, 巴基斯坦的拘留设施是当时一个秘密拘留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百名被拘留者在被转移至坎大哈或巴格拉姆之前都被关押在那里。其中许多人是巴基斯坦边境附近或从阿富汗逃往巴基斯坦途中被捕的, 他们被关押在克哈特和白沙瓦的监狱中, 而另一些人则被关押在看起来是临时的设施中, 这些设施在全国各地为数众多。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发表过下述声明:

“9.11”事件发生后不久, 基地组织的许多成员便逃离阿富汗, 越过边界进入巴基斯坦, 自那时起, 我们便与他们玩起了许多猫捉老鼠的游戏。此时此刻, 最大的老鼠奥萨马·本·拉登仍然逍遥法外, 但是我们已经捕获了许多其他成员。其中一些是为世人熟知的, 另一些则不那么出名。我们共捕获了 672 人, 向美国移交了 369 人。我们总共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奖金。³⁰²

153. 两名前囚犯 Moazzam Begg 和 Omar Deghayes 向专家们描述了他们在巴基斯坦被秘密拘留时的遭遇:

- Omar Deghayes, 居住在英国的利比亚国民, 2002 年 4 月, 一百名身穿黑色运动服的人包围了他在拉合尔的家, 将其逮捕。在一名美国军官在场的情况下, 他被戴上手铐, 套上头罩, 带到一家警察局, 不久后被送到拉合尔郊外的一个古堡, 在那里与来自巴勒斯坦、突尼斯、阿拉伯叙利亚民众国和埃及的其他人员关押在一起, 遭到拳打脚踢, 电击声和人们的尖叫声不绝于耳。根据他的描述, “那是巴基斯坦人的地方, 似乎是一家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 关押与利比亚和美国等其

³⁰¹ 与 Binyam Mohamed 的谈话(附件二, 案件 18); 另见英国高等法院两位法官的裁决, 即他所遭受的待遇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案件”。见 www.reprive.org.uk/static/downloads/2009_11_19_BM_High_Court_Media_Case_Judgment_6_.pdf。

³⁰² Pervez Musharraf 著, 《In The Line Of Fire: A Memoir》(《火线狙击: 回忆录》), Free Press 出版社, 2006 年。

他国家交换而来的极端主义分子。”他还称，他遭受了一个月的酷刑，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遭到的虐待包括拳打脚踢，脱光衣服，背部遭到木棒重击，长达三天三夜处于强制体位。5 月中旬，两名身着便衣的美国官员来访，给他拍了照并问了问题。然后，他被带到伊斯兰堡某个看起来像军营的地方，他在那里被关了一个月，与外界没有任何接触，见不到律师或红十字委员会工作人员，并在附近的一个房屋内受到自称为中央情报局官员的美国官员盘问，还有一次受到军情六处的英国情报人员盘问。他说，他在军营内遭到了酷刑，但是在审讯时没有，而且说他被施以溺刑和强制体位，他还记得被带到了一间放满了蛇的房间，蛇被关在笼子里，看守威胁他说如果不交待他在阿富汗所做的一切就将笼子打开。后来，他见到了英国和美国官员，他们最终把他和其他一些被拘留者“买去”，并把他带到巴格拉姆，他在那里又遇到了美国军人的严重酷刑和性侵犯。2002 年 8 月，他被飞机送往关塔纳摩，2007 年 12 月获释。³⁰³

- **Moazzam Begg**, 英国公民，2001 年其与妻子和三个孩子前往喀布尔，从事教师和慈善工作。他在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出兵阿富汗之后离开阿富汗，并于 2002 年 1 月 31 日在伊斯兰堡的家中被绑架，带到伊斯兰堡的某个地方(并非官方拘留所)，但是拘留他的并非穿制服的警察，另外还有人被单独拘留。关押三周后，他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接受英美情报官员的盘问，但是他的妻子并不知道他被带到了哪里，而他也不得接触律师或寻求领事服务。后来他被带到伊斯兰堡附近的一个军用机场，移交给美国官员。他被关在阿富汗和关塔纳摩长达三年，2005 年 1 月获释。³⁰⁴

6. 埃塞俄比亚

154. 2006 年 12 月 30 日至 2007 年 2 月期间，埃塞俄比亚政府拘留了美国、可能还有其他外国情报官员感兴趣的外国国民。³⁰⁵ 2007 年 5 月 2 日，一些特别程序与埃塞俄比亚政府交涉，补充了下列细节：

2006 年，索马里伊斯兰法院委员会的民兵与埃塞俄比亚武装部队支持的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之间发生冲突，造成大量难民试图跨越边界，从索马里进

³⁰³ 与 Omar Deghayes 的谈话(附件二，案件 8)。

³⁰⁴ 与 Moazzam Begg 的谈话(附件二，案件 6)。

³⁰⁵ 关于联邦调查局官员盘查的指控，例如《Meshal 诉 Higgenbotham》案，见 www.aclu.org/national-security/meshal-v-higgenbotham-complaint。另见人权观察社，“Why am I still here? : the 2007 Horn of Africa renditions and the fate of those still missing”(“为何还不放我走? : 2007 年非洲角的引渡和仍然失踪者的命运”)，2008 年 9 月 22 日，见 www.hrw.org/en/Reports/2008/09/30/why-am-i-still-here-O。

入肯尼亚。2007 年 1 月 2 日，肯尼亚当局宣布出于安全原因关闭边界。据称，肯尼亚安全部队自那时起就在边界巡逻，并逮捕了许多试图跨越边界的人。肯尼亚至少已将 84 名被逮捕的人遣返索马里，他们又被带到了埃塞俄比亚。³⁰⁶

155. 专家们采访了 2006 年 12 月至 2007 年 2 月期间被捕的两人：Bashir Ahmed Makhtal(特别报告员来文中有所提及)和 Mohamed Ezzoueck。后者为英国国民，在跨越索马里—肯尼亚边界后于 2007 年 1 月 20 日在肯尼亚的 Kiunga 村被拘留，后被转移至内罗毕，先后在三个不同地方被关押。Ezzoueck 先生称，他在肯尼亚被关押了约三周，然后被送往索马里，在那里被关押了几天，后经内罗毕被送回伦敦。根据他的证词，他曾受到一名肯尼亚空军少校，以及肯尼亚情报部门官员、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和英国情报部门官员的审讯，他们多次盘问他与恐怖主义团体、包括基地组织的关系。³⁰⁷ Makhtal 先生，加拿大人，生于埃塞俄比亚，2006 年 12 月 30 日被情报人员在肯尼亚和索马里边界逮捕，被关押在一家警方拘留中心。之后他被汽车转移到内罗毕吉吉里警察局的一个监狱。2007 年 1 月 21 日，肯尼亚当局将他送到摩加迪沙。次日，他被一架埃塞俄比亚军用飞机送往亚的斯亚贝巴。之后，他在 Mekalawi 联邦监狱被关押了约 18 个月，与外界没有任何接触，基本上是在恶劣的条件下被单独囚禁，最终被埃塞俄比亚高等法院判处终身监禁。³⁰⁸

156. 在 2007 年 5 月 23 日的一封信中，埃塞俄比亚政府通知相关特别程序的任务负责人：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已向埃塞俄比亚移交了在索马里冲突期间逮捕的 41 人；其中大多数已被释放；只有八名被拘留者遵照法院指令仍然被关押。政府还指出，“有指控称，除了来文中提到的人员，还有 70 多人被关押，还有指控称，被拘留者不能与外界接触，而且有可能遭到了酷刑，这些都是不实指控。”³⁰⁹ 然而，2008 年 9 月，人权观察社发表了一份报告，称至少有 10 人仍然被埃塞俄比亚关押，其他人下落不明。³¹⁰

7. 吉布提

157. 专家们收到的资料证明，中央情报局秘密拘留方案下的一名被拘留者 Mohammed al-Asad 于 2003 年 12 月 27 日被坦桑尼亚官员用飞机转移至吉布提。³¹¹

³⁰⁶ A/HRC/7/3/Add.1, 第 71 段。

³⁰⁷ 与 Mohamed Ezzoueck 的谈话(附件二，案件 10)。

³⁰⁸ 与 Bashir Makhtal 的谈话(附件二，案件 16)。

³⁰⁹ A/HRC/7/3/Add.1, 第 71 段。

³¹⁰ 人权观察社，“Why Am I Still Here?” (“为何还不放我走?”)，同前。

³¹¹ 位于达累斯萨拉姆的坦桑尼亚高等法院，2004 年第 23 号刑事诉讼——《Abdullah Salehe Mohsen al-Asad 诉移民局局长》，Mohamed Abdullah Salehe Mohsen Al-Asaad 单方反驳宣誓书，2004 年 6 月 30 日。

Mr.al-Asad 先生在吉布提被秘密拘留了两周，受到一名说英语的白人妇女和一名男翻译的审讯，主要是问他与哈拉曼基金会的关系。该女性自称为美国人。al-Asad 先生也记得自己曾被关押在吉布提。一名看守告诉他在吉布提，而且拘留所的墙上有盖莱总统的照片。大约两周后，al-Asad 先生被送到吉布提机场，一群黑衣人剥光了他的衣服，将一个物体塞入了他的直肠，给他裹上尿布拍照，然后把他绑起来塞进飞机。拘留地可能是莱蒙尼尔军营，据称一些被拘留者被转移至其他秘密拘留地之前曾在那里短期或暂时停留。

8. 乌兹别克斯坦

158. 美国政府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都没有承认将被拘留者引渡至乌兹别克斯坦的代理监狱。然而，2005 年 5 月，《纽约时报》采访了“在欧洲、中东和美国工作的六名现任和前任情报人员”，他们说，美国曾经将恐怖主义嫌疑人送往乌兹别克斯坦拘留和审问。美国的一名情报官员估计，美国送往塔什干的恐怖主义嫌疑人多达几十人。《纽约时报》还得到了飞行记录，记录显示两架与中央情报局引渡方案有关的飞机(一架湾流号飞机和一架波音 737)“在 2002 年初至 2003 年末至少七次飞往乌兹别克斯坦”，并指出，2003 年 9 月 21 日，两架飞机都曾在塔什干降落。该报称，飞行记录显示“湾流号飞机从巴格达起飞，波音 737 从捷克共和国起飞”。³¹² 2009 年 8 月 14 日，英国广播公司采访了获得联合王国政治庇护的乌兹别克斯坦情报官员 Ikrom Yakubov，他称，美国将恐怖主义嫌疑人引渡至乌兹别克斯坦审问，但是补充道，“我不想谈论这个，因为讨论引渡可能对我今后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³¹³ 2009 年 8 月 22 日，有关报道再次露面，德国《明镜周刊》报道称，根据安保公司黑水公司和中央情报局的安排，黑水公司及其子公司受委托“将恐怖主义嫌疑人从关塔纳摩运送至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秘密监狱接受审问”。³¹⁴

³¹² Don Van Natta Jr. 著，“US Recruits a Rough Ally to Be a Jailer”（“美国雇佣强硬盟友看守囚犯”），2005 年 5 月 1 日《纽约时报》。见 www.nytimes.com/2005/05/01/international/01renditions.html。

³¹³ “Confessions of an Uzbek KGB officer”（“一名乌兹别克克格勃官员的自白”），2009 年 8 月 11 日英国广播公司 Newsnight 节目，见 <http://news.bbc.co.uk/1/hi/programmes/newsnight/8195906.stm>。

³¹⁴ “Death Squad: Blackwater Accused of Creating ‘Killing Program’”（“敢死队：黑水公司被控制定‘杀人计划’”），2009 年 8 月 22 日《明镜周刊》。见 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0,1518,644405,00.html。

D. 秘密拘留中的共谋行为

159. 自 2006 年 9 月以来，中央情报局对秘密拘留活动的直接参与似乎大幅减少，“美国现任及前任政府官员”2009 年 5 月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称，在布什政府任期的最后两年，美国政府开始严重依赖外国情报部门捕获、审问和拘留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以外抓获的恐怖主义嫌疑人，最高级别的除外。该报称，“过去十个月中，……大约六名与基地组织合作过的中级金融家和物流专家在四个中东国家被情报机构逮捕和拘留。他们是在当地安全部门接到美国提供的信息后被捕的”。³¹⁵ 美国及其他许多国家不再积极地实施秘密拘留，而是成为秘密拘留行为中的同谋。为本研究报告之目的，专家们称，符合下列情况的国家便构成秘密拘留中的同谋：

- (a) 一国要求另一国秘密拘留某人(涵盖上文 141-158 段所述所有案例)；
- (b) 一国通过向拘留相关人员的国家提出问题，或从秘密拘留者那里索取或获取信息，故意利用秘密拘留状态。这至少涉及下列国家：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包括 Binyam Mohamed、³¹⁶ Salahuddin Amin、Zeeshan Siddiqui、Rangzieb Ahamed 和 Rashid Rauf ³¹⁷ 等人的案件。在为本研究报告提交的材料中，英国政府提到了对案件³¹⁸ 正在进行的审判和判决，并强调议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的工作及其明确反对秘密拘留的政策；
 - 德国，Muhammad Haydar Zammar 的案件，据称他被秘密拘留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期间，至少于 2002 年 11 月 20 日受到过德国安全机构的一次审问。³¹⁹ 政府称已得知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关的四起引渡或强迫失踪案件：2001 年 9 月至 2005 年底发生的 Khaled El-Masri、Murat Kurnaz、Muhammad Haydar Zammar 和 Abdel Halim Khafagy 等案件。但是，德国当局没有直接或间接逮捕这些人或将其引渡并监禁。在 El-Masri 和 Khafagy 两案中，负责提供领事服务的德国代表团

³¹⁵ Eric Schmitt 和 Mark Mazzetti 著，“US Relies More on Aid of Allies in Terror Cases”（“美国反恐越发依赖盟友”），2009 年 5 月 23 日《纽约时报》，见 www.nytimes.com/2009/05/24/world/24intel.html。

³¹⁶ 与 Binyam Mohamed 的谈话(附件二，案件 18)。

³¹⁷ 见人权观察社，“Cruel Britannia”（“残忍的大不列颠”），2009 年 11 月 24 日，见 www.hrw.org/en/node/86690。

³¹⁸ 联合国政府称，Ahmed 先生案件的法官声明，“我特别驳回关于英国当局委托他国实施酷刑的指控”。该法官调查了 Amin 先生的指控，判定没有证据表明英国当局是他在巴基斯坦被非法拘留和虐待事件的同谋。

³¹⁹ 见“Kanzleramt dealte mit Syriens Geheimdienst”（“总理办公室向叙利亚情报局施压”），2005 年 11 月 19 日《明镜周刊》。

不知道他们被监禁，因此未能确保他们的权利得到尊重或保证提供领事服务；在 **Zammar** 和 **Kurnaz** 两案中，德国当局积极努力提供领事保护。但是，他们被禁止与被拘留者接触，因此无法有效行使领事保护权。³²⁰

德国联邦司法部长在 2009 年 12 月 9 日的信中进一步称，2002 年 2 月 26 日，联邦总检察官通知司法部其不会接管不来梅市检察院受理的初步调查时，他才得知 **Kurnaz** 案。联邦总检察官办公室于 2002 年 1 月 31 日收到联邦刑事警察局的一份报告，该报告称根据联邦情报局提供的资料，**Mr.Kurnaz** 先生已在阿富汗或巴基斯坦被美国官员逮捕。关于 **el-Masri** 先生一案，联邦总理办公厅和联邦外事办公室于 2004 年 6 月 8 日收到了其律师的一封信，称 **el-Masri** 先生于 2003 年 12 月 31 日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被绑架，大概被转移到了阿富汗，并在违背其意志的情况下被拘留，2004 年 5 月 29 日才回到德国。联邦司法部长于 2004 年 6 月 18 日得知这些情况。然而，专家们称，根据议会调查委员会的最后报告，政府是在 2004 年 5 月 31 日美国大使告知德国联邦内政部部长 **el-Masri** 先生一案时才得知此案的；³²¹

- 加拿大，在 **Maher Arar**、**Ahmad el-Maati**、**Abdullah Almaki** 和 **Muayyed Nureddin** 等案中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提供情报。³²² 在为本研究报告提交的材料中，加拿大政府否认这些人是在加拿大的要求下被他国拘留或逮捕的。专家们表示欣慰的是，上述所有案件都在加拿大接受大规模的独立调查，而且在 **Arar** 先生一案中，已经向受害者提供了大量赔偿；
- 澳大利亚，在秘密拘留 **Mamdouh Habib** 一案中向审讯人员提供情报。**Mamdouh Habib** 先生还称，他在埃及接受审讯时，至少有一次有澳大利亚官员在场。专家们知道，**Habib** 先生正在起诉澳大利亚政府，称他之所以被绑架，以及之后被送往埃及，是因为澳大利亚国政府是同谋。在为本研究报告提交的材料中，澳大利亚政府否认有任何澳大利亚官员、雇员和(或)情报人员参与了与 **Habib** 先生有关的任何事务或对他的虐待，并提到了正在进行的诉讼；

(c) 一国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某人将因秘密拘留而消失，或将被以其他方式非法拘留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对该人的逮捕和(或)转移。这至少涉及下列国家：

³²⁰ 对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 2009 年 9 月 30 日发出的关于引渡和拘留指控的调查问卷的答复。

³²¹ 德国联邦议会，印刷品 16/13400，2009 年 6 月 18 日，第 119 页。见 <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d/16/134/1613400.pdf>。

³²² 见对加拿大官员在 **Abdullah Almalk**、**Ahmad Abou-Elmaati** 和 **Muayyed Nureddin** 案件中行为的内部调查(Iacobucci 调查)，以及 **Arar** 案件调查委员会。

- 意大利，在绑架和引渡 Hassan Mustafa Osama Nasr(又名 Abu Omar)事件中的作为。Abu Omar 为埃及人，2003 年 2 月 17 日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中央情报局特工在米兰街头绑架。他先被汽车从米兰送往北约阿维亚诺军事基地，后被飞机经北约在德国拉姆斯坦因的军事基地送往埃及，³²³ 他在那里被拘留了四年(其中是 14 个月被秘密拘留)后获释。欧洲议会认为，“鉴于意大利情报部门的参与，当时的意大利政府很有可能知道从其领土内对 Abu Omar 的非常规引渡。”³²⁴ 检察官启动了调查，并指控 26 名美国公民(大多数为中央情报局特工)犯有绑架罪，还指控意大利军事情报局成员，其中包括情报局局长为绑架的同谋。³²⁵ 但是，意大利司法部拒绝向美国政府转交司法部门引渡中央情报局特工的要求；因此，一些美国公民被缺席审判。2009 年 11 月 4 日，法院判处其中 23 人有罪。法院还判定两名意大利军事情报局特工有罪，并以参与绑架的罪名判处他们三年徒刑。³²⁶ 意大利军事情报局当时的局长和副局长没有被定罪，法院因相关证据为国家机密而撤销了起诉他们的案件。³²⁷ 在为本研究报告提交的材料中，意大利政府指出，本案仍在上诉之中，在最终判决之前不能够得出任何结论；
- 肯尼亚，于 2007 年 1 月 20 日至 2 月 10 日在内罗毕秘密拘留 84 人，然后用三架包机将其送往索马里。之后他们被转移至埃塞俄比亚，并被秘密拘留在那里。他们在任何阶段都没有机会对他们被强行转移表示抗议(另见上文第 154-156 段)；³²⁸

(d) 在这种背景下，一种特殊的共谋形式是：一国短暂秘密拘留某人，然后将其移交给另一个国家，在那里更长时间地秘密拘留该人。这至少涉及下列国家：

-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在 Khaled el-Masri 案件中的作为；³²⁹
- 马拉维，据称秘密拘留 Laid Saidi 一周；

³²³ 欧洲议会委员会报告，第 50 段。

³²⁴ 同上，第 53 段。

³²⁵ 意大利政府对四名专家联合提出获得相关资料的要求的答复(见附件一)。

³²⁶ 米兰刑事法庭，2009 年 11 月 4 日的判决(专家记录在案)。

³²⁷ 意大利政府行政部门成功地向宪法法院提出了国家机密问题；见意大利政府对四名专家联合提出获得相关资料的要求的答复(附件一)。

³²⁸ 另见《Meshal 诉 Higgenbotham》，www.aclu.org/national-security/meshal-v-higgenbotham-complaint；Redress 和 Reprieve 组织报告，“Kenya and counter terrorism: a time for change”(“肯尼亚与反恐：正当改革之时”)，2009 年 2 月，见 www.redress.org/publications/Kenya%20and%20Counter-Terrorism%205%20Feb%2009.pdf；以及人权观察社，“Why am I still here?”(“为何还不放我走?”)，同前。专家们自 2003 年就接到关于与美国情报部门合作的指控。见与 Suleiman Abdallah 的谈话(附件二，案件 2)。

³²⁹ 与 Khaled el-Masri 的谈话(附件二，案件 9)。

- 冈比亚：Bisher al-Rawi 在与专家们谈话时称，2002 年 11 月 8 日，他一到达班珠尔机场便被冈比亚情报局人员逮捕，然后被带到一间办公室，之后又被带到班珠尔某居民区内的一栋房子，在那里被移交给中央情报局，之后被引渡到阿富汗；

(e) 一国在接到有关中央情报局秘密拘留方案的情报后，未采取措施查实经过其机场或领空的个人或飞机。国家或区域一级曾就引渡飞行问题进行过许多单独调查，现在仍在调查。³³⁰ 因此，专家们决定在此不深入研究该问题。

E. 秘密拘留与奥巴马政府

160. 美国在回复专家问卷时声明：

奥巴马政府已经采取了下列具体措施：

- 指示中央情报局尽快关闭截至 2009 年 1 月 22 日尚在运作的所有拘留设施，并且命令中央情报局今后不得启用此类拘留设施。
- 命令尽快关闭关塔那摩拘留设施。
- 要求按照国防部的条例和政策，通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并及时让其探访在武装冲突中被美国政府拘留关押或者在其实际控制之下的任何个人。
- 命令全面审查可供联邦政府在拘留武装冲突或反恐行动中被抓获或被逮捕的个人时可采用的合法备选方案。
- 重申对所有在美国关押的人员必须按照法律给予人道的待遇。
- 责成关塔那摩拘留必须符合所有适用于有关监禁条件的法律，其中包括《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三条，并确保此项规定得到遵守，指示对关塔那摩的拘留条件进行一次审查。
- 命令对美国的移送政策进行一次审查，确保这些政策不导致为以下的目的而将个人移送他国：使这些人遭受酷刑或损害或规避美国确保在其扣留或控制之下的人享有人道待遇的承诺或义务，或产生此种效果。由此产生的有关移送做法的工作组于 8 月向总统建议：(1) 让国务院参与评估所有的外交保证；(2) 让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的总

³³⁰ 除其他外，见欧洲议会委员会报告，德国联邦议会，印刷品 16/13400，2009 年 6 月 18 日，见 <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d/16/134/1613400.pdf>；外交大臣就美国引渡飞行问题在众议院发表的讲话，2008 年 2 月 21 日，见 www.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cm200708/cmhansrd/cm080221/debtext/80221-0008.htm；以及 Dick Marty 著，“Secret detentions and illegal transfers of detainees involving Council of Europe member states: second report”(“欧洲委员会成员国涉嫌秘密拘留和非法移送被拘留者：第二次报告”)。见 <http://assembly.coe.int/Documents/WorkingDocs/Doc07/edoc11302.pdf>。

监察长拟订一份有关所有依据保证的移送的年度报告；(3) 将监督在接受国的待遇的机制纳入保证之内。

- 宣布至少已有 7 名被拘留者从军方羁押转至美国刑事执法程序；至今已将 25 名被拘留者转至第三国遣返或重新定居。
- 和国会一起修订美国有关军事委员会的法律以加强其程序性保护，包括禁止采用通过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获得的证据。
- 扩大国防部在阿富汗扣留的被拘留者的审查程序，以便加强美国拘留做法的透明度和公正性。给予被拘留者机会质疑作为其拘留依据的证据，传唤可合理得到的证人，并让其获得能够得到所有可合理获得的相关资料(包括分类资料)的个人代表的援助。程序一般应该公开，包括向红十字委员会的代表公开，并尽可能向非政府组织公开。
- 为评估国家机密特权的说法建立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标准和更严格的程序，包括建立一个内部问责机制，确保绝不为避免尴尬局面或掩盖违法行为而宣称特权，并且建立一个在宣称特权而有确凿违法证据时向总监察长办公室转递案件的机制。已经建立这些标准和程序以便更好地平衡兼顾开放政府和保护国家机要安全情报的必要性。
- 司法部已经对某些被拘留者的审讯发起了初步刑事调查。
- 这种种措施的目的在于，重申在美国拘留做法中必须遵守法治，确保美国坚持贯彻其国际法律义务，并且在国家安全政策这个重要领域内促进问责制和透明度。

161. 专家们欢迎上述承诺。然而，他们认为，需要澄清在奥巴马就职时是否有被拘留者被关押在中央情报局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黑点”或被关押在其他地方，如果是这样，当时被关押的被拘留者受到了何种遭遇。还有，专家们关注的是，指示中央情报局“关闭目前尚在运作的所有拘留设施”的行政命令并没有包括中央情报局“短期暂时”拘留个人的设施。³³¹ 该行政命令似乎也没有包括由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管理的拘留设施。

162. 专家们还特别欢迎 2009 年 8 月实施的新政策。根据该项新政策，军方在被拘留者被捕两星期内，必须将被拘留者的姓名及其身份证号码通知红十字委员会。³³² 然而，两星期的秘密拘留并没有任何合法的理由。根据《日内瓦第三公

³³¹ 2009 年 1 月 22 日，“Executive order: ensuring lawful interrogations”(“行政命令：确保合法的审讯”)，见 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EnsuringLawfulInterrogations/。另见中央情报局，“Message from the Director: interrogation policy and contracts”(“局长的咨文：审讯政策和合同”)，2009 年 4 月 9 日，见 www.cia.gov/news-information/press-releases-statements/directors-statement-interrogation-policy-contracts.html。

³³² 同上。这些要求显然是在上文提到的侵犯人权指控泛滥的纳马时期提出的。

约》第七十条，应对战俘进行记录登记，并且在一星期内向战俘的家属及其原籍国通报其下落和健康状况。《日内瓦第四公约》(关于平民的待遇)第 106 条为平民被拘留者的登记记录和情况公布规定了实质上相同的程序。此外，显然此种一星期秘密拘留只适用于在武装冲突情况下在战场上被抓获的人。这是一条重要的观点，因为专家们关切地注意到，一些援引现任政府官员言论的新闻报导称，这些现任政府官员说，“奥巴马政府禁止中央情报局利用其秘密监狱进行长期拘留，因此，巴格拉姆作为扣押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外抓捕的恐怖主义嫌疑犯的地点，其重要性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反而上升了。”³³³

163. 巴格拉姆剧院拘留设施的情况始终是人们极其关注的问题。2009 年 3 月，美国地区法院法官约翰 D. 贝兹裁定，2008 年 6 月最高法院准予关塔那摩被拘留者的人身保护权扩大至包括在其他国家抓获、并被送往巴格拉姆的非阿富汗被拘留者，因为“被拘留者本身以及拘留的理由基本相同”，并且因为该监狱所规定的审查程序“远不如最高法院认为关塔那摩不合适的审讯程序”。这四名提交人是助理司法部长承认在 2001 年至 2005 年期间被关押在中央情报局拘留所的 94 名囚犯中的人员。法官贝兹认为，布什政府将这些被拘留者不作为战俘而作为“非法敌方战斗员”关押在巴格拉姆，建立了一个审查程序——非法敌方战斗人员审查委员会，在这个审查委员会内，“被拘留者甚至不能为其自身辩解，他们只能提交一份书面陈述。但被拘留者在提交该陈述时，并不知道美国将其定为‘敌方战斗人员’所依据的证据何在——因此他们没有真正的机会对该证据进行反驳”。³³⁴

164. 本届美国政府对上述裁决提出了上诉，尽管法官贝兹指出，既没有准予关押在巴格拉姆的阿富汗被拘留者，也没有准予在其他国家抓获并被交至巴格拉姆的阿富汗人任何人身保护权。美国政府对法官贝兹的裁决提出上诉时，通知法院，美国政府已经在巴格拉姆采取了一项新的审查程序，“修改审查由国防部关押在巴格拉姆剧院拘留设施内的外国人身份的程序”。³³⁵ 然而，专家们关注的是，新的审查制度并没有解决下列事实：应该按照《日内瓦四公约》扣押交战区的被拘留者，如对其身份有任何怀疑，应在其被俘后第一时间就近予以甄别，而不应该在其被俘后的某一时间才确定其是否应继续被扣押。专家们还关注的是，这个制度似乎被专门用来防止美国的法院接触在其他国家被抓获并被送往巴格拉姆的外国被拘留者。尽管专家们欢迎在巴格拉姆的 645 名被拘留者的姓名已被公布，但他们仍促请美国政府提供有关所有目前被关押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被拘留者的公民身份、拘留时间和被捕地点的资料。

³³³ Eric Schmitt 著，“US to expand detainee review in Afghan prison”（“美国将扩大在阿富汗监狱的拘留者审查”），2009 年 9 月 12 日《纽约时报》。见 www.nytimes.com/2009/09/13/world/asia/13detain.html。

³³⁴ https://ecf.dcd.uscourts.gov/cgi-bin/show_public_doc?2006cv1697-31。

³³⁵ www.scotusblog.com/wp/wp-content/uploads/2009/09/US-Bagram-brief-9-14-09.pdf。

五. 与当代区域或国内反恐努力相关的秘密拘留做法的性质与范围

165. 在全球范围内，与反恐政策相关的秘密拘留，无论采用类似以上节所述的秘密拘留设施，还是通过宣布允许延长秘密拘留的紧急状态，或者采取允许延长秘密拘留的“行政拘留”的形式，仍然是个严重的问题。

166. 本节的主要目的是，说明在反恐的背景下，全球采用秘密拘留的做法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因此，所提到的案例和情况并非包揽无疑，只为证明上述定义范围内的秘密拘留存在于世界所有地区。不过，专家也了解到存在本报告范围之外的秘密拘留做法。

A. 亚洲

167. 关于亚洲，专家们收集了有关中国、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斯里兰卡等国的秘密拘留的资料。这些国家以反恐作为实行拘留的借口。

1. 中国

168.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及其他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向中国政府发出了若干紧急信函，其中特别涉及据称对被控犯下分裂主义和其他国家安全罪的西藏人的秘密拘留案件及在 2009 年 7 月新疆自治区骚乱后发生的秘密拘留案件。

169. 加羊加措³³⁶ 是一名甘肃省西北夏河的僧侣。他于 2007 年 1 月 8 日被保安人员逮捕并且被关闭在秘密的地点。³³⁷ 中国政府通知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国家安全机关已经因怀疑其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非法行为而对其进行了调查，他已经承认犯下了“煽动分裂主义”的罪行。2007 年 2 月 3 日，中国安全机关下令在其受审之前限制其行动自由。加羊吉是藏族作家和音乐家。据报道，2008 年 4 月 1 日，她在西宁市的青海省电视台办公室内被国家便衣安保人员带走，并于 2008 年 4 月 4 日或 5 日被带至一个秘密地点，她被隔离监禁在那里，直至 2008 年 4 月 21 日获释。³³⁸ 根据中国政府提供的资料，加羊吉女士并没有被逮捕，而是被置于刑事拘留之下，并被关押在西宁市拘留设施之内。她后来因人道

³³⁶ 据报道，他鼓励当地西藏人收听外国电台广播，并且翻译了一名旅居国外的西藏诗人霍藏久美所著的一本书。

³³⁷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和增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特别报告员 2007 年 1 月 31 日的紧急呼吁和该国政府 2007 年 3 月 23 日的答复(A/HRC/7/3/Add.1)，第 37 段。

³³⁸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增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特别报告员、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和暴力侵害妇女其原因及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 2008 年 5 月 7 日的紧急呼吁和该国政府 2008 年 8 月 7 日的答复(A/HRC/11/4/Add.1)，第 502 至 507 段。

主义理由获释。³³⁹ Washu Rangjung 是两本关于西藏历史和文化书籍的作者，并且是西藏自治区地方电视公司的歌手和新闻广播员，他于 2008 年 9 月 11 日在家被中国军警逮捕，并被带至一个秘密地点。据中国政府称，四川司法机关因怀疑其从事分裂主义行为和从事有害国家安全行为而下达了刑事拘留令。鉴于其真心表示悔改，他在受到训斥之后于 2008 年 9 月 20 日获释。³⁴⁰

170. 专家们还注意到关于新疆自治区 2009 年 7 月骚乱之后的秘密拘留的报告。人权观察社一份报告指出，“官方数字表明，安全部队拘留的与抗议相关的人数远远超过 1,000 人”。³⁴¹ 据报道，中国警方、人民武装警察和军方在 7 月 6 日和 7 日暴乱之后立即在以维吾尔族为主的乌鲁木齐、二道桥和赛马场等区域进行了无数次大规模的地毯式行动。类似的小规模行动一直延续到 8 月中。³⁴² 报告还指称，绝大多数被拘留者被隔离关押，并且当家属试图询问其亲人的下落时，“警察和其他执法机构否认了解拘捕情况，或者干脆把家属赶走。”

2. 印度

171. 任意拘留和失踪在印度是长期问题，特别在《1958 年武装力量特别权力法》适用的各邦更是如此。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在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 2007 年报告中指出，截至 2006 年底，共有 325 起未决失踪案，并且大多数失踪案件发生于 1983 年至 2004 年间，涉及旁遮普和克什米尔地区的种族和宗教冲突。报告补充说，“据说失踪案与《紧急状态法》赋予安全部门的广泛权力有关”。³⁴³ 在普遍定期审查机制下对印度进行审查期间，众多民众社会组织指称，“长期使用反恐怖主义法、预防性拘留法和《1958 年武装部队特别权力法》造成了以失踪、非法拘留、关押下的酷刑取代正常的‘调查’办法的局势。”³⁴⁴

172. 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袭击之后，印度颁发了新的反恐立法，其中包括《2002 年防止恐怖主义活动法》。³⁴⁵ 2005 年，宗教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提请该

³³⁹ A/HRC/13/39/Add.1。

³⁴⁰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和增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特别报告员 2008 年 10 月 16 日的紧急呼吁和该国政府 2009 年 2 月 13 日的答复(A/HRC/11/4/Add.1)，第 614 至 617 段。

³⁴¹ 人权观察社，“We are afraid to even look for them: :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in the wake of Xinjiang’s protests”(“我们甚至害怕寻找他们：新疆抗议之后的被强迫失踪”)，2009 年 10 月 20 日。见 Available from www.hrw.org/en/reports/2009/10/22/we-are-afraid-even-look-them-0。

³⁴² “China: detainees ‘disappeared’ after Xinjiang protests”(“中国：被拘留者在新疆抗议之后‘失踪’”)，2009 年 10 月 21 日人权观察社新闻稿，见 www.hrw.org/en/news/2009/10/20/china-detainees-disappeared-after-xinjiang-protests。

³⁴³ A/HRC/4/41，第 216 段。

³⁴⁴ A/HRC/WG.6/1/IND/3，第 12、14、17 至 18 段。

³⁴⁵ 该法之前颁布了《2001 年防止恐怖主义活动法令》，该法于 2004 年 10 月废除。2008 年议会颁布了新的反恐立法。

国政府注意关于许多穆斯林男子自 2003 年 3 月起被非法拘留在艾哈迈达巴德的 Gayakwad Haveli 警察站的指称。尽管据报告，之后，其中许多被拘留者被定罪，但是大量非法被拘留者据称仍然处于关押之中。还有关于古吉拉特的穆斯林社区内的“恐怖气氛”的报告，这意味着“大多数人害怕正式提出有关非法拘留或者有关酷刑或虐待的申诉。”³⁴⁶ 该国政府驳回了这些指控。³⁴⁷

173. 然而，2009 年 7 月，印度一家主要杂志《周刊》报导说，在印度至少有 15 个或许有 40 个用来拘留、审讯和折磨恐怖主义嫌疑犯的秘密拘留地点。据报导，一名前政府官员证实存在这些监狱，并告诉该杂志说，这些监狱并非由内务部直接管理，而是由安全机构管理，其中包括调研和分析部(国家外国情报机构)和情报局。据报道，一名曾经在拘留中心之一工作过的官员承认，采用了大致与美国政府在“反恐战争”中在关塔那摩及其他地方采用的酷刑相仿的酷刑手段。这些手段包括采用持续喧闹的音乐、剥夺睡眠、迫使其裸体来羞辱和鄙薄他们、以强行直肠灌药以进一步摧毁他们的尊严。³⁴⁸

174. 可以独立对这些指控进行调查的联合国人权机制感到难以在印度开展工作。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在 2004 年，而后在 2005 年和 2006 年曾要求得到邀请进行一次国别访问。自 1993 年以来，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要求受邀访问印度，尽管发出了若干次催单，但一直没有回音。2000 年，法外处决、即审即决和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设法获得邀请，并在 2005 年、2006 年和 2008 年再次提出请求。所有这些请求都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1997 年，印度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了报告，³⁴⁹ 并且签署了《禁止酷刑公约》。然而，自此印度政府并没有向委员会提出过报告，也没有受到委员会的审查，³⁵⁰ 并且尚未批准该《公约》。结果，联合国人权机制十多年来未能够审查关于印度的秘密拘留指控。

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75. 来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报告表明，存在秘密、至少非官方的拘留设施内隔离拘留政治囚犯的现象。根据一项特别程序 2008 年 4 月 15 日紧急信函中提请该国政府注意的信息，这种现象的一个典型案例是，2008 年 3 月 29 日，Majid Pourabdollah 在大不里士被逮捕，在他被逮捕之后，他被送往医院住院三天，两天后他由有关当局从医院转送至一个秘密地点。两星期后，仍然不知道他的下

³⁴⁶ E/CN.4/2005/61/Add.1, 第 129 段。

³⁴⁷ 同上，第 130 至 131 段。

³⁴⁸ “India’s secret torture chambers” (“印度的秘密酷刑牢房”), 2009 年 7 月 12 日《周报》。

³⁴⁹ 1997 年 7 月提交的第三次定期报告，1997 年 8 月 4 日通过的结论性意见(CCPR/C/79/Add.81)。

³⁵⁰ 下次定期报告应于 2001 年 12 月 31 日提交。

落。³⁵¹ 在此信函发出一年多以后，该国政府在答复此信函时声称，Majid Pourabdollah 是追求“扰乱该国治安目标”的一个马克思主义极端分子集团的成员。该国政府补充说，他已受到法院的审讯，届时已被保释，且在拘留期间，他并没有受到酷刑。没有人对关于其秘密拘留的指称提出质疑。

176. 从 2000 年至 2003 年期间，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 90 条(该条允许个人向议会提出权利申诉)建立的议会委员会对国家监狱办公厅以外主管部门设立的秘密监狱设施进行了调查。第 90 条议会委员会发现，若干主管部门建立了此类非官方的、往往是秘密的拘留地点，这些主管部门有：新闻部、部队和军事警察反情报处、执法和一般监察保护处、革命卫队反情报处和军事警察、巴西杰和国防部反情报处。³⁵²

177. 除了由民兵、情报处和其他机构运作的秘密拘留设施之外，人们还关注在德黑兰郊外 Evin 监狱的 209 区。该区被视为是“狱中之狱”，在那里特别是政治犯往往遭到长期、单独和隔离监禁。³⁵³ 2003 年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访问 Evin 监狱时，亲眼看到“狱中之狱”的存在，但其访问 209 区的努力被特务机构人员中断。³⁵⁴

178. 2009 年 6 月 12 日举行总统选举之后，成千上万名反对派支持者在德黑兰街头和全国各地的其他城市走上街头，要求废除选举结果。据称，尽管抗议基本上是和平的，但与治安部队的暴力冲突导致许多人死亡和拘留。³⁵⁵ 若干任务负责人在不同的场合向该国政府转递了这些指控。³⁵⁶

179. 在这方面，2009 年 7 月 10 日，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增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特别报告员、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和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就 100 多名示威者在德黑兰和伊朗其他城市示威期间或在他们家里被政府当局逮捕的问题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发出了一份联合紧急呼吁。据称被逮捕的人中绝大多数被剥夺了与其家人联系的

³⁵¹ 2008 年 4 月 15 日任意拘留问题主席兼报告员、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增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特别报告员、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和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提交的来文(A/HRC/10/44/Add.4)。

³⁵²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报告(E/CN.4/2004/3/Add.2)，第 36 段。

³⁵³ 同上，第 32 和 54 段。

³⁵⁴ 同上，第 32 段。

³⁵⁵ “Iran: detained political leaders at risk of torture, possibly to force ‘confessions’”(“伊朗：被拘留的政治领袖可能因逼供招认而遭到酷刑”)，2009 年 6 月 29 日大赦国际新闻稿，见 www.amnesty.org/en/news-and-updates/news/detained-political-leaders-at-risk-of-torture-20090629。

³⁵⁶ 除其他外，请查阅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增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特别报告员、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和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于 2009 年 6 月 18 日和 8 月 11 日发出的联合紧急呼吁(A/HRC/13/39/Add.1)。

权利，并且不能够得到法律咨询。³⁵⁷ 2009 年 10 月 14 日，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就上述联合紧急呼吁所涉的许多人员以及其他命运和下落不明者的问题发出了一份信函。³⁵⁸

4. 尼泊尔

180. 尼泊尔王家军队在同尼泊尔共产党(毛派)(尼共毛派)的冲突中采用的秘密拘留的做法一直受到尼泊尔民间社会和联合国机构的详细报告。该国政府已经接受了若干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特别如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³⁵⁹ 和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的访问。³⁶⁰ 人权高专办驻尼泊尔办事处已经发表了两份记载在特定区域与冲突相关的失踪事件的报告。³⁶¹

181. 2005 年 1 月，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认为，由于毛派叛乱分子和尼泊尔安全部队同为肇事者，尼泊尔的失踪现象泛滥成灾。³⁶² 然而，秘密拘留的做法主要与尼泊尔王家军队有关，因为据报道称，毛派分子可能当即就将其认为是反对他们的人杀害了。³⁶³ 一年之后，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报告说，他收到了大量指控，内容涉及那些被安全部队非自愿带走并被隔离关押在秘密地点的人。³⁶⁴

182. 在许多归咎于尼泊尔王家军队的案例中，一个清楚的模式已记录在案。被疑为毛派同情者，或者仅仅与毛派有联系的人，被一大群外出巡逻的众人熟知的军事人员捕获。他们的双眼被蒙住，双手被捆绑在背后，受害人被置于军车上带走。安全部队的人往往以便衣出现，因而看不到其姓名或单位名称。几乎在所有的案例中，受害者都被隔离关闭在部队营房内，不能够接触家人或得到法律咨询，并且受到肉体侵犯和酷刑。³⁶⁵ 2006 年和 2008 年，有两份人权高专办的报告记载了在尼泊尔王家军队军营，加德满都的 Maharajgunj 营房和 Bardiya 的 Chisapani 营房内的两个秘密拘留场所内被拘留者的待遇。³⁶¹ 这两份报告是根据与前被拘留者、失踪人员家人和其他证人的谈话编写的，报告描述了在

³⁵⁷ A/HRC/13/39/Add.1。

³⁵⁸ 同上，第 289 段。

³⁵⁹ 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对尼泊尔的访问报告(E/CN.4/2005/65/Add.1)。

³⁶⁰ E/CN.4/2006/6/Add.5。

³⁶¹ 人权高专办，尼泊尔，2003 至 2004 年在加德满都 Maharajgunj 尼泊尔王家军队军营内对任意拘留、酷刑和失踪进行调查的报告(2006 年 5 月)，以及 Bardiya 区与冲突有关的失踪报告(2008 年 12 月)。

³⁶² E/CN.4/2005/65/Add.1，第 25 段。

³⁶³ 同上，第 29 段。

³⁶⁴ 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对尼泊尔的访问报告(E/CN.4/2006/6/Add.5)，第 22 段。

³⁶⁵ E/CN.4/2005/65/Add.1，第 29 段。

Maharajgunj 营房内的所有被拘留者如何在尼泊尔王家军队长达往往几个月之久的拘留期间被持续地蒙住双眼，在审讯期间遭受故意的和有系统的酷刑，其中包括拷打、电击、浸水、有时还有性侮辱。2004 年，还采用酷刑诱导一些被拘留者背叛尼共毛派。尽管存在普遍的惊恐和不安全气氛，但是许多被拘留者的亲属到尼泊尔王家军队营房查询其家人的情况。他们被拒绝入内，并且被告知其亲属并没有被尼泊尔王家军队逮捕，并没有被关押在营房之内。

183. 一些家人在非政府组织的援助之下向法院请求人身保护令。在一些情况下，诉讼是有效的，有关当局承认拘留；然而当尼泊尔王家军队否认拘留时，最高法院一般拒绝接受诉状。³⁶⁶ 在若干情况下，部队在最高法院断然否认某人被置于拘留之下，只有后来被媒体、政治辩论或者政府当局其他部门发表的正式文件揭露真相时才被迫改变这一立场。³⁶⁷ 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解释说，这些人身保护案中的主要难点是，根据尼泊尔法律，政府官员如在人身保护诉讼中不告诉实情，并不能被指控作伪证。³⁶⁷

184. 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在 2005 年 1 月的报告中提请注意《2002 年恐怖主义和破坏性活动(控制和惩罚)法》以及关于保安部队唆使秘密拘留和失踪的 2004 年同名法令的影响，指出根据该法确立检查恐怖主义和破坏性行为的特别权力包括：“在有充分理由认为必须制止某人进行任何可能导致恐怖主义和破坏性行为”的防范性拘留。尽管根据该法，防范性拘留限于 90 天，然而根据该项法令可展期至一年，律师和人权活动分子认为，既然在没有司法审查之下可以下令拘留整整一年，并因为实际上，对颁发此种命令并没有任何有效的民事控制不容置疑，判定谁是“恐怖分子”完全由安全人员说了算。³⁶⁸

185. 2007 年 6 月，尼泊尔最高法院针对几十起案例中要求人身保护令的请求发布了一项突破性的裁决。最高法院下令政府遵照国际标准建立一个调查这些失踪案的委员会，并且颁布一项法令宣布强迫失踪为犯法行为，惩治以往失踪案的肇事者，并对受害者的家人给予赔偿。³⁶⁹

186. 然而，2008 年 2 月，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指出，尽管随着 2006 年 4 月停火，结束了系统性地将政治被拘留者监禁的做法，但 2007 年人权高专办记录了若干被指控属于武装团伙的被拘留者被短期秘密隔离拘留的案例，最严重的案例是被拘留者被扣押 11 天之久。³⁷⁰

³⁶⁶ E/CN.4/2005/65/Add.1, 第 41 段。

³⁶⁷ 同上，第 42 段。

³⁶⁸ 同上，第 42 至 48 段。

³⁶⁹ 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的后续报告(A/HRC/7/3/Add.2)，第 446 段。

³⁷⁰ 同上，第 428 段。

5. 巴基斯坦

187. 尚不全面了解巴基斯坦的拘留情况。2008 年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向人权理事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到据称最高法院正在调查约 600 起失踪案。虽然其中一些案件与恐怖主义嫌疑人有关，但许多案件涉及政府的政治反对派。由首席法官 Iftikhar Mohammad Chaudhry 为首的最高法院公开声称掌握了大量证据，证明巴基斯坦情报机构拘留了恐怖主义嫌疑犯及其他反对派人士。据称追溯实施《军队法》将使大量因致使恐怖主义嫌疑人失踪而受审的肇事人不受惩罚。³⁷¹

188. 工作组还着手处理了 Masood Janjua 和 Faisal Farz 的案件，他们是其中的两名失踪人员。³⁷² 是一份报纸有关这些人的报导首先促使巴基斯坦最高法院于 2005 年 12 月要求该国政府就那些失踪人员的下落作出答复。2006 年 8 月，Masood Janjua 的妻子 Amina Masood Janjua 和 Faisal Farz 的母亲 Zainab Khatoon 建立了捍卫人权组织，³⁷³ 并向最高法院提出请求，要求得到该组织认为遭到被强迫失踪的 16 个人的资料。至 2008 年 7 月，该组织代表了已失踪的 563 人。³⁷⁴ 特别程序已经就若干被指控秘密拘留案件发出了函文。³⁷⁵

189. 在 2009 年 2 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恐怖主义、反恐和人权问题知名法学家小组报告说，在巴基斯坦的一次审讯中：

人们反复提到据控由巴基斯坦部门间情报机构所犯的酷刑、长期任意和隔离拘留和失踪案件。知名法学家小组直接从失踪者的家属方面听到了这些情况，他们所经历痛苦是显而易见的。据称，这些人被关押在不知名的地方或者被秘密拘留，一些人被送到其他国家(往往为了谋利)，个别人在隔离拘留时受到了外国情报人员的审讯。知名法学家小组获悉，部门间情报机构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到民事或司法控制。³⁷⁶

190. 主管当局抵制对秘密拘留的人进行调查，这一情况于 2007 年 11 月 3 日达到低点，当时穆沙拉夫总统中止了《宪法》，强行实施紧急状态，解散了整个最高法院，并将法官及其家属软禁在他们家中，尽管 2008 年情况有了一些改善。5

³⁷¹ A/HRC/10/9, 第 300 至 302 段。

³⁷² 同上，第 297 段。

³⁷³ 该组织的网页见 www.dhrpk.org。

³⁷⁴ 大赦国际，“Pakistan: denying the undeniable: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in Pakistan” (“巴基斯坦：否认不可否认的事实：巴基斯坦的被强迫失踪”)，2008 年 7 月 23 日，见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SA33/018/2008/en。

³⁷⁵ A/HRC/10/44/Add.4, 第 168 段。

³⁷⁶ “Assessing damage: urging action: report of the Eminent Jurists Panel on Terrorism, Counter-terrorism and Human Rights” (“评估损失：促请行动：恐怖主义、反恐和人权问题知名法学家小组的报告”)，2009 年 2 月。见 <http://icj.org/IMG/EJP-report.pdf>，第 76 页。

月，法律和司法部长法鲁克·纳伊克保证该国政府将追踪所有被强迫失踪的人，为此目的建立了两个委员会。6 月，该国政府宣布在俾路支省追踪到了 43 名失踪人员，他们有的获释，有的现被关押在官方拘留场所，尽管如此，根据该国政府本身的数字，仅在俾路支省有 1,102 人失踪。³⁷⁷

191. 2008 年 9 月 6 日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当选为总统之后，人权部长赛义德·穆姆塔兹·阿拉姆·吉拉尼于 11 月 21 日宣布，正在编制新的法律以期促进找到失踪人员。他宣布，他的人权部已经记录备案了 567 起强迫失踪案。4 天之后，参议院常设内务委员会于 11 月 25 日承认在该国内情报机构有“无数暗藏的酷刑牢房”。大赦国际说，2009 年继续有关于新的强迫失踪案的报导。³⁷⁷ 根据 2009 年 11 月 5 日《黎明》报纸发表的一篇文章，伊斯兰堡警察检察长 Kaleem Imam、内务部长 Qamar Zaman 和 Rawalpindi 区警官 Aslam Tareen 出庭最高法院，并报告自 2006 年 9 月以来有 416 起失踪人员的案例尚待最高法院处理。该报纸指出：

他们报告说，内务部正拼命加紧努力追踪失踪人员，已经追踪到 241 人，还有 175 人未追查到。据说正在 Nadra 的帮助下收集失踪人员的详细情况，并向各省和执法机构发出了名单，以进一步努力确定这些人的下落。报告还补充说，已经建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³⁷⁸

192. 2008 年 6 月，亚洲人权委员会在巴基斯坦查明了 52 个非法拘留中心，该委员会说，“在那些非法拘留中心内，失踪人员被长期关押，迫使他们承认其参加恐怖主义和破坏活动。”³⁷⁹

6. 菲律宾

193. 针对四名专家要求得到有关资料的请求(见附件一)，菲律宾政府提请注意，1986 年革命结束了费迪南德·马科斯总统的统治，之后颁发了《1987 年宪法》的《权利法案》。³⁸⁰ 该法案明确禁止“秘密拘留地点、单独隔离或其他类似形式的拘留”。该国政府还指出，最近的反恐怖主义立法——《2007 年人的保障法》规定，对那些违反其有关逮捕、拘留和审讯恐怖主义嫌疑犯的条款的人予以严厉的惩治。该国政府并没有提供任何可能违反这类条款的案例的资料。

194. 禁止酷刑委员会 2009 年 4 月在有关菲律宾按照《禁止酷刑公约》提交的最近一份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中指出，委员会深为关切地注意到，菲律宾国民

³⁷⁷ 大赦国际关于巴基斯坦的报告，2009 年。见 <http://thereport.amnesty.org/en/regions/asia-pacific/pakistan>。

³⁷⁸ 见 <http://beta.dawn.com/wps/wcm/connect/dawn-content-library/dawn/news/pakistan/04-sc-masood-janjua-qs-08>

³⁷⁹ 委员会的声明见以下网页：www.ahrchk.net/statements/mainfile.php/2008statements/1574/。

³⁸⁰ 在马科斯担任总统期间秘密拘留做法并非罕见(见上文第 83 段)。

警察部队和菲律宾武装部队在拘留所、庇护所和军营中实际扣留嫌疑犯的做法。³⁸¹ 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于 2009 年 2 月指出，自 2001 年以来，在菲律宾中部的吕宋角地区，据称有 70 多人成为被强迫失踪的受害者，若干以前失踪的人在遭受军官的拘留和酷刑之后又出现了，但没有任何肇事者受到惩罚。³⁸² 菲律宾政府在答复为本研究报告而发出的问卷时说，没有使用秘密拘留的设施和做法因为它们有悖于《宪法》。《宪法》明文禁止秘密、单独和隔离拘留，并禁止酷刑。具体的法律规定，凡是违反有关逮捕、审讯和拘留恐怖主义嫌疑犯规定的人都将受到惩罚。

195. 专家们采访了一名秘密拘留受害者——Raymond Manalo,³⁸³ 他被怀疑支持反叛的新人民军，他的案例暴露了更为广泛的情况。2006 年 2 月 14 日，Raymond 和他的兄弟 Reynaldo 在布拉干圣伊尔德丰索自己的农场里被菲律宾武装部队士兵及其由菲律宾武装部队为支持反恐工作建立的民兵绑走。这兄弟俩被怀疑是新人民军的支持者。他们被关押在军事设施的秘密拘留处和由军方控制的庇护所长达 18 个月，直到他们于 2007 年 8 月 13 日设法从拘留处逃跑。2008 年 10 月 8 日，菲律宾最高法院在对 Raymond Manalo 提出要求保护令的诉讼裁决中，根据他的证词论述了他的遭遇，尽管菲律宾武装部队予以否认，但高级法院认为是极为可信的。被怀疑是左翼集团支持者的其他人还包括两名女大学生，这两名女大学生与这两兄弟秘密关押在一起。³⁸⁴ 被拘留者在审讯中遭到酷刑，逼迫他们承认其与新人民军的关系。女拘留者遭到士兵的奸污。

196. 在 Raymond Manalo 的整个拘留期间，他没有受到任何司法机关的审讯，也没有与任何律师接触。为了诱导其父母撤消他们代表 Raymond 和他兄弟提交的人身保护权请求，他被带到他父母跟前，就在那一次，他的家人才知道他还活着。在保护人身的诉讼中，菲律宾武装部队断然否认他们扣留了 Manalo 兄弟俩。其他和 Manalo 兄弟关押在一起的人仍然处于失踪状况。³⁸⁵ Raymond Manalo 在最高法院作证时说，他亲眼目睹一名和他同牢的被拘留者遭到杀害和焚烧。³⁸⁶ 正如 Raymond Manalo 在其证词中所陈述的那样，并正如菲律宾最高

³⁸¹ CAT/C/PHL/CO/2, 第 12 段。

³⁸² A/HRC/10/9, 第 323 段。

³⁸³ 与 Raymond Manalo 谈话(附件二，案例 17)。

³⁸⁴ 菲律宾共和国最高法院，《国防部长和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诉 Raymond Manalo 和 Reynaldo Manalo》案 G. R. 第 180906 号，2008 年 10 月 7 日决定。又见题为“Terrorism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Philippines: fighting terror or terrorizing”(“菲律宾的恐怖主义与人权：反恐还是施恐?”)的报告，见 www.fidh.org/IMG/pdf/ph_493a.pdf, p. 39。

³⁸⁵ “Terrorism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Philippines: fighting terror or terrorizing”(“菲律宾的恐怖主义与人权：反恐还是施恐?”)，第 39 段。

³⁸⁶ 2008 年 10 月 8 日最高法院裁决中反映的证词(被认为可信的)。然而，2009 年 7 月 16 日在给五名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的信函中，该国政府声称，“受害者家属与菲律宾国家警察的不合作影响了揭示该案件真相的程序”。

法院认为事实成立那样，包括一名将军在内的高级军官参与了对他的秘密拘留。然而要求对这些人予以处罚的呼声仍然毫无结果。³⁸⁷ Raymond 和 Reynaldo Manalo 在越狱之后提出了保护令请求(菲律宾最高法院最近为保护有失踪或法外处决风险的人设立的一项补救办法)，2008 年 10 月 7 日准予这两兄弟保护令。

7. 斯里兰卡

197. 联合国人权机制和非政府组织对警察和军人进行的绑架、秘密地点的拘留和强迫失踪深表关注。就后一个现象而言，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在他 2005 年 12 月访问斯里兰卡的报告中说，他收到的许多报告似乎表明，以往使斯里兰卡遭受苦难的被强迫和非自愿失踪的做法又有抬头，这使他非常不安。³⁸⁸ 他特别提到有关泰米尔青年人被白色面包车带走的申诉，据称有保安部队参与。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小组在其 2008 年的报告中提到，令人严重关注的是，该国已报告的强迫失踪案例有所增加。³⁸⁹ 据报告，被怀疑可能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有关系的泰米尔人被安全部队用没有车牌号码的白色面包车带到秘密地点拘留，并自此失踪。这些具体的案例已由各特别程序和非政府组织提请该国政府注意，但没有任何答复。³⁹⁰ 还据报告，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分裂出来、并得到该国政府支持的泰米尔猛虎人民解放组织还在亭可马里附近地区绑架了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代表和平民。³⁹¹

198.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关于斯里兰卡的结论性意见中，对绑架和秘密拘留行为不予以惩处的问题表示遗憾。委员会表明，尽管一些绑架和(或)非法监禁和(或)酷刑的情况已经确认，但大多数对警察或武装部队成员参与绑架或非法监禁的指控以及执行酷刑的指控提起的诉讼均因缺乏令人满意的证据或没有证人而不了了之，被判有罪或受到处罚的警官或军官为数极少。³⁹² 委员会还关切地注意到，有报告称，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因害怕提出指控而会受到恐吓和(或)受威胁，而不太愿意通过适当途径获得有效补救。

³⁸⁷ 2009 年 7 月 16 日在向五名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发出的信函中，该国政府称，“没有见证人提供的实质性或者确凿证据，菲律宾国家警察不能单凭模糊不清的指控确认或逮捕肇事者。当下，对军方支持绑架的指控，以及所报告的酷刑、性侵犯和将人烧死的指控都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³⁸⁸ E/CN.4/2006/53/Add.5, 第 68 段。

³⁸⁹ A/HRC/10/9, 第 366 段。

³⁹⁰ 见下列文件如 A/HRC/10/12/Add.1 第 2349 段、A/HRC/10/44/Add. 4 第 196 段、A/HRC/11/4/Add.1 第 2274 至 2276 段。又见以下网页上由亚洲人权委员会报告的案件：www.ahrchk.net/ua/mainfile.php/2008/2781/。

³⁹¹ A/HRC/7/3/Add.6, 第 12 和 16 段。

³⁹² CCPR/CO/79/LKA, 第 9 段。

199. 尽管保安部队用“白色面包车”进行绑架的案例很可能是非法的，并且根据斯里兰卡法律还可能是刑事犯罪行为，但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³⁹³和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仍然提请注意，反恐法律和法令授予斯里兰卡安全部队广泛的逮捕和拘留权力。³⁹⁴ 根据《紧急状态(杂项规定和权力)条例》第 2005 年第 1 条，“凡以有损于国家安全或者有损于维持公共秩序方式行事”的人，可以逮捕并被拘留长达一年，而不能得到独立机构的司法审查根据《1979 年防范恐怖主义法(暂行规定)》，这些人在受审之前同样可被拘留长达 18 个月或者被无限期拘留。这些人可被关押在常规警察站、经认可的拘留中心、刑法机构或监狱之外的非常规和非公开的拘留地点。在审讯期间，被拘留者可被从一个地方移送到另一个地方，并且被拒绝迅速获得律师、家属或者有能力质疑其拘留合法性的当局的帮助。³⁹⁵ 例如，该法的第 15 条(A)(1)款使国防部长能够下令将关押候审的人“置于任何机构的拘押之下，关押在何地、关押在何种条件之下均将由其决定”。³⁹⁵ 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在 2007 年 11 月访问斯里兰卡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在反恐行动的背景下，警方和武装部队实施酷刑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常事。³⁹⁶

200. 针对 2008 年 5 月普遍定期审查进程中提出的问题，斯里兰卡总检察长说，尽管由于世界上最无情的恐怖主义组织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造成了恐怖气氛，斯里兰卡的安全处于严重危急状况，但是该国的政策并不是通过和实施超越法律范围的特别措施。他强调说，该国政府始终不渝地坚持所有国家工作人员都必须根据适当的法律程序开展逮捕、拘留和调查行动，其中包括审讯。关于存在失踪现象的指控，该国政府正在研究可信的报告以确定问题的严重程度和肇事者的身份。总检察长向人权理事会保证，该国的政策并非是非法和秘密地逮捕人并将其拘留在秘密的地点。³⁹⁷

201. 2009 年 5 月，该国政府宣布，战胜了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自那时起，许多报告提请注意，有一万多人被拘留，这些人被怀疑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有联系。人权观察社报告说，该组织已经记录了若干起案例，在这些案例中，一些人在无视斯里兰卡法律所规定的保护的情况下被拘留。在许多情况下，当局并没有通知家属被拘留者的下落，使他们处于秘密隔离拘留中，或者可能被强迫失踪。³⁹⁸ 据报告，红十字会被挡在流离失所者的主要拘留营地之

³⁹³ A/HRC/7/3/Add.6, 第 41 至 48 段。

³⁹⁴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简介报告：斯里兰卡的紧急状态法，2009 年 3 月，见 www.icj.org/IMG/SriLanka-BriefingPaper-Mar09-FINAL.pdf。

³⁹⁵ 同上，第 17 至 18 页。

³⁹⁶ A/HRC/7/3/Add.6, 第 70 段。

³⁹⁷ A/HRC/8/46, 第 51 至 52 段。

³⁹⁸ 人权观察社，“Sri Lanka: world leaders should demand end to detention camps”(“斯里兰卡：世界领导人应要求结束拘留营”)，2009 年 9 月 22 日，见 www.hrw.org/en/news/2009/09/22/sri-lanka-world-leaders-should-demand-end-detention-camps。

外。³⁹⁸ 估计有 10,000 至 12,000 人被怀疑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有联系，这些人自 2009 年 5 月以来被单独拘留在由斯里兰卡安全部队和所属准军事集团操作的非正规拘留设施之内。大赦国际对此表示同样的关注。³⁹⁹

B. 中亚

202. 专家们收集了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秘密拘留案件的资料。

1. 土库曼斯坦

203. 包括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在内的许多国际组织均有记录指出，一直有人指控，几个被控于 2002 年 11 月企图暗杀前总统尼亚佐夫的人从那以后一直被秘密拘留。欧安组织报告员 Emmanuel Decaux 在 2003 年 3 月 12 日的报告中指出，“一些被秘密拘留者的亲属至今仍未得到有关犯人的消息，象 Nazarov 先生或 Shikhmuradov 先生，从而滋生了谣言，称这些人由于被认为对政权构成重大威胁，早已死在狱中。”⁴⁰⁰ Boris Shikhmuradov 的案件目前正在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待审。⁴⁰¹

204. 2005 年 10 月 7 日，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向土库曼斯坦政府发出紧急呼吁，事关据称参与上述谋杀企图而在 2002 年 12 月和 2003 年 1 月被判处五年至无期徒刑的一些人的情况。⁴⁰² 报告员指出，这些囚犯一直被隔离关押，不得见家人、律师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独立机构。2009 年 9 月 23 日，大赦国际发出一张“明信片”，就在据称 2002 年底总统遇袭事件后拘留一批人一事呼吁总统公开土库曼斯坦失踪人员情况。⁴⁰³

2. 乌兹别克斯坦

205. 禁止酷刑委员会在最近一份关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报告中，对大量关于乌兹别克斯坦军队和安全部队在 2005 年 5 月安集延事件中过度使用武力和进行虐待的指控表示关注，缔约国称，这次事件造成 187 人死亡，而其他来源则称，这次事件造成 700 多人死亡，此后还有数百人被捕。虽然缔约国面对所有指控一再坚称实际上采取的措施是适当的，但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缔约国未能对军事人员过度使用武力的全部指控进行充分和有效的调查。委员会还感到关切的是，缔约

³⁹⁹ 大赦国际，“Sri Lankan army clashes with detainees”（“斯里兰卡部队与被拘留者的冲突”），2009 年 9 月 24 日，见 www.amnesty.org/en/news-and-updates/news/sri-lankan-army-clashes-detainees-20090924。

⁴⁰⁰ 关于土库曼斯坦的报告，ODIHR.GAL/15/03。

⁴⁰¹ HRC/13/31，第 579 段。

⁴⁰² E/CN.4/2006/6/Add.1，第 514 段。

⁴⁰³ EUR/61/005/2009 号文件，见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EUR61/005/2009/en。

国在事件之后限制和阻挠独立的人权监督，从而损及对所报告的虐待事件进行可靠或可信评估的能力，包括查实关于被拘留和(或)失踪人员的下落及据报遭受酷刑或虐待的情况。委员会还收到可信的报告称，有些在国外寻求庇护而被遣返回国的人被关在不为人知的地点，有可能受到违反《公约》的待遇。在这方面，委员会建议乌兹别克斯坦向因安集延事件被逮捕或拘留的全体人员的家属提供有关其下落和指控的信息。⁴⁰⁴

206. 乌兹别克公民 **Erkin Musaev** 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当地雇员，据报他于 2006 年 1 月 31 日被乌兹别克国家安全局逮捕；10 多天都没有向他的家人通报他的下落。在他被拘留期间，调查人员通过各种形式对他施压，包括进行威胁，迫使他签署了认罪书。2006 年 6 月 13 日，经过据称秘密而有问题的审判，塔什干的一家军事法院判定 **Musaev** 先生犯有严重叛国罪、泄露国家机密罪、滥用职权和渎职罪。判决书指出，敌对势力利用他提供的情报组织了安集延骚乱事件。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在 2008 年 5 月 9 日的第 14/2008 号意见中宣布，对他的拘留是任意的。⁴⁰⁵ 2007 年 9 月 27 日和 2008 年 4 月 25 日，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通过普通照会向工作组提供了关于对 **Musaev** 先生的拘留和审判情况的资料。2007 年 3 月 9 日，法官和律师的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和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发出紧急呼吁，在简述案情之后，对据称 **Musaev** 先生被转往另外一家监狱后的身体和精神健康表示严重关切。⁴⁰⁶ 2009 年 2 月 23 日，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增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人人有权享有最佳身心健康问题特别报告员和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再次向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发出紧急呼吁。据报告，2008 年 7 月 26 日，国家安全局的两名官员威胁 **Musaev** 先生说，如果他本人或家人不撤回申诉、或继续向国际人权机制投诉或传播关于上述决定的消息，他们将会受到报复。⁴⁰⁷

⁴⁰⁴ CAT/C/UZB/CO/3, 第 7 至 9 段。另见人权高专办乌兹别克斯坦特派团关于 2005 年 5 月 13 日至 14 日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事件的报告(E/CN.4/2006/119)。

⁴⁰⁵ A/HRC/10/21/Add.1。

⁴⁰⁶ A/HRC/7/3/Add.1。

⁴⁰⁷ A/HRC/13/30, 第 29 段。

C. 欧洲

207. 专家们收到了目前俄罗斯联邦秘密拘留政策的例证，具体来说是在北高加索省份。

俄罗斯联邦

208. 欧洲委员会防止酷刑委员会在 2006 年 5 月和 9 月两次访问北高加索之后宣布：

“许多人声称自己曾被拘留了一段时间，多数人曾受到虐待，拘留地点似乎并非正式的拘留设施，然后被转至受到认可的执法机构或被释放……关于非法拘押人员的可能场所，收到一些相互一致的指控，均提到 Tsentoroy 村的一个或多个地点，还有位于 Gudermes 郊区的“Vega 基地”。还收到几份关于 Shali 和 Urus-Martan 地区非法拘留的指控。⁴⁰⁸

委员会在声明中指出，在车臣共和国及北高加索地区其他地方一直存在委员会所称的“非法拘留”问题。委员会描述了对 Tsentoroy 的一处非正式拘留场所、Vega 基地以及 Gudermes 的 Vostok 军营指挥部的访问情况。尽管没有被拘留者，但是委员会发现存在明显的迹象，表明这些场所以前曾被用于拘留目的。委员会的观点得到了欧洲人权法院判决的佐证，这些判决多次判定存在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的情况，其中一些涉及一段时期的秘密拘留。⁴⁰⁹ 2009 年 10 月，人权事务委员会表示关切的是，不断有报告说，军队、安全部门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在车臣和北高加索其他地区犯有酷刑和虐待、强迫失踪、任意逮捕、法外处决和秘密拘留的行为，由于缺乏系统的有效调查和起诉，此类侵犯人权行为者似乎普遍逍遥法外。委员会尤其感到关切的是，在 2008-2009 年期间，车臣的失踪和绑架案件数量有所上升。⁴¹⁰

209. 俄罗斯联邦政府在对本研究报告问卷的答复(见附件一)中宣布：

⁴⁰⁸ 关于俄罗斯联邦车臣共和国的公开声明，2007 年 3 月 13 日(CPT/Inf(2007)17)。

⁴⁰⁹ 见最近一些涉及秘密拘留的侵犯人权行为的裁决：《Babusheva 和其他人诉俄罗斯》(第 33944/05 号起诉)，2009 年 9 月 24 日的判决；《Asadulayeva 和其他人诉俄罗斯》(第 15569/06 号起诉)，2009 年 9 月 17 日的判决；《Mutsayeva 诉俄罗斯》(第 24297/05 号起诉)，2009 年 7 月 23 日的判决；《Yusupova 和其他人诉俄罗斯》(第 5428/05 号起诉)，2009 年 7 月 9 日的判决；《Khasuyeva 诉俄罗斯》(第 28159/03 号起诉)，2009 年 6 月 11 日的判决；《Khantiyeva 和其他人诉俄罗斯》(第 43398/06 号起诉)；《Satabayeva 诉俄罗斯》(第 21486/06 号起诉)；《Vakhayeva 和其他人诉俄罗斯》(第 1758/04 号起诉)，2009 年 10 月 29 日的判决；《Karimov 和其他人诉俄罗斯》(第 29851/05 号起诉)，2009 年 7 月 17 日的判决。

⁴¹⁰ CCPR/C/RUS/CO/6, 第 14 段。又见 Dick Marty 著，“北高加索地区形势：安全与人权”，欧洲委员会法律事务和人权委员会的第二份情况报告，2009 年 9 月 29 日，见 http://assembly.coe.int/CommitteeDocs/2009/ajdoc43_2009.pdf，第 6 段。报告附件中列有一些绑架案例，涉及在高加索不同联邦主体的各种秘密拘留期限，以作为有关报告的佐证。

- (a) 俄罗斯司法系统中不存在秘密拘留案件；
- (b) 未在别国领土上参与或协作进行秘密拘留；
- (c) 拘留工作接受联邦监狱体系和内务部的监管；
- (d) 正在实施 2007-2016 年改善拘留条件方案；
- (e) 由总检察长办公室监督拘留情况，如发生侵犯人权行为，即进行报告；
- (f) 所有剥夺自由场所均从属于联邦处罚执行机构或内务部。发展监狱系统联邦行动方案规定，须稳步改进这一体系。检察官办公室确保法律得到尊重。

210. 俄罗斯联邦政府在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第九十七届会议的材料中也表示，对车臣共和国的几起失踪事件已经开始刑事调查。其中一些调查因无法确定相关人员的身份或被告的下落而暂停。当局还设立了一个防止绑架和失踪的综合方案。⁴¹¹

211. 在收到俄政府对问卷的答复之后，专家们与对俄罗斯联邦秘密拘留问题提供证词的一些人进行了谈话。由于担心自己或家人受到报复，并由于普遍存在有罪不罚的风气，⁴¹² 大部分被询问者不愿意与专家谈话或公开身份。专家们商定，为消息来源保密，因为参加谈话者担心，披露自己的身份可能会对所涉个人造成伤害。

212. 2009 年 10 月 12 日，与车臣人 X.Z.进行了谈话，他以前在达吉斯坦居住，目前流亡在外。他解释说，自己在 2005 年夏天曾经被秘密拘留了 5 天，并受到酷刑，似乎与搜捕被他的一个朋友带到他家里的一名伤者有关。他在整个拘留期间都被蒙上眼睛，对牢房所在的建筑几乎一无所知。牢房中有一个洗手间，也是被拘留者唯一的饮水源，有时能得到一片面包吃。他听到附近有人叫喊，说明同一个建筑里边还有别人被押并受到酷刑，建筑里是光光的水泥地面(在牢房里)，不太可能是一所民用住宅”。⁴¹³

213. 2009 年 10 月 12 日，与另一名车臣人 X.X.进行了谈话。他以前住在达吉斯坦，目前流亡在外。他解释说，自 1991 年参加反战示威之后，自己就受到骚扰和短期拘留。他的名字上了“黑名单”，只要有事，他都会被拘留，通常一次拘留一两天，而且都是秘密拘留(与外界不通音信，也没有后续司法程序)。2004 年初，联邦安全局当地分局的副局长遇害，他被短期拘留，带到森林里，被要求

⁴¹¹ CCPR/C/RUS/6。

⁴¹² 2009 年 12 月 29 日，车臣的监察员 Nurdi Nukhazhiev 报告说，“5,000 多名被绑架和失踪公民的近亲对多年来军事检察官办公室和军事调查部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的不作为感到愤慨”。见 www.eng.kavkaz-uzel.ru/articles/12126/ 以及监察员的网址(俄文)：http://chechenombudsman.ru/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708&Itemid=198。

⁴¹³ 与 X.Z.的谈话(附件二，案例 24)。

自掘坟墓，并受到威胁和殴打，然后才被释放。3 月初，他再次被抓，在监狱里关了三天，与外界不通音信，并受到刑讯逼供。然后他接受审判，但是案卷中去掉了所有关于他被隔离关押的资料。在家人的帮助下，他得以免于被定罪，并被释放。⁴¹⁴

214. 在第三场谈话中，X.Y.解释了自己如何在 2007 年底在达吉斯坦的家中被抓，然后被带到车臣 Gudermes 地区由联邦安全局、俄罗斯武装部队外国军事情报处和反恐中心所设立的一个秘密设施，他称之为“无人能够生还”的集中营。他叙述说，自己被关在一个旧水泥建筑中，里面气味难闻，墙上溅满血迹，他介绍说自己遭受了 10 天的“严重酷刑”，包括受电击、遭铁棍殴打、被用打火机灼烧。他还说，从来也没给过他吃的，每天只有一杯水，他还目睹有人被殴打致死，器官被摘除。10 天之后，他被带到一个森林里，差点被法外处决。他还说，在车臣还存在其他一些象他被关过的那种秘密设施，现在达吉斯坦也有。⁴¹⁵

D. 中东和北非

215. 关于中东和北非，专家们收集了长期以来对于反恐政策关切的问题，事关秘密拘留以及法律保障的不充分或不存在，所涉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埃及、伊拉克、以色列、约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也门。

1. 阿尔及利亚

216. 禁止酷刑委员会在 2008 年 5 月 26 日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最近一份报告中，对阿尔及利亚存在由情报和安全部(情安部)开办的秘密拘留中心一事表示关切。在这方面，委员会提到有报告称，在阿尔及尔 Hydra 区 Antar 军营中有情安部办的秘密拘留中心，不受法院控制。⁴¹⁶ 阿尔及利亚在对委员会的结论和建议的评论中，“断然驳斥关于存在处于法律所及范围之外的拘留地点的指称。提出这些指称的人在煽动颠覆和攻击共和国机构的过程中，自始至终也未能提出任何文件证据。”此外，该缔约国重申，“它对于在其管辖下的所有拘留地点都实行管理，8 年多以来一直允许独立的国内和国际机构进行访问。”⁴¹⁷

217. 阿尔及利亚政府在对关于本研究报告调查问卷的答复中(见附件一)称，阿尔及利亚警察部门不进行秘密拘留；法律不允许这种做法。处理恐怖主义的办法是，在严格的法律框架之内，在允许的时限内开展调查，并要通报治安法官。在

⁴¹⁴ 与 X.X.的谈话(附件二，案例 22)。

⁴¹⁵ 与 X.Y 的谈话(附件二，案例 23)。

⁴¹⁶ CAT/C/DZA/CO/3, 第 6 段。

⁴¹⁷ CAT/C/DZA/CO/3/Add.1, 第 14 至 15 段。

威胁公共秩序的反恐紧急状况下，可以通过总统令实施紧急状态，并通报联合国，授权内务部长采取软禁作为行政拘留措施。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并根据总统令的规定，才有可能采取此类少有例外的措施。这在反恐努力中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措施。

218. 大赦国际在对禁止酷刑委员会的简报中也提到情安部“惯用的秘密拘留和酷刑模式”，指出秘密拘留人员的军营“位于森林环抱的地区，躲藏在公众视线之外，公众不得接近”。⁴¹⁸

219.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报告了近年来在阿尔及利亚发生的下述两起案件。

220. M'hamed Benyamina 是阿尔及利亚国民，1997 年以来居住在法国，1999 年与一名法国人结婚，2005 年 9 月 9 日在阿尔及利亚奥兰机场被便衣警察逮捕，在一个秘密关押地点被关了 6 个月。2006 年 3 月，在实施 2006 年 2 月 27 日《和平与全国和解宪章》的总统特赦令发布之后获释。2006 年 4 月 2 日，他再次被情安部的便衣警察逮捕，并被带至 Tiaret 情安部所在地。官员们告诉他的兄弟说，他受到了讯问并于次日早晨获释；事实上，他被转移到阿尔及尔，可能是情安部的其他地点，后来于 4 月 5 日被再次转至阿尔及尔的 Serkadj 监狱。⁴¹⁹ 据阿尔及利亚当局称，Benyamina 先生被指控参加了活跃于国内外的一个恐怖主义组织。2006 年 3 月 7 日，阿尔及尔法院控告厅作出裁决，中止 Benyamina 先生的刑事诉讼，下令将其释放。但是由于 Benyamina 先生牵涉到极其严重的恐怖主义行为，他不能免于刑事诉讼，只能在判决后获得减刑或赦免。在此案提交控告厅之后，总检察长再次下令将 Benyamina 先生拘留。

221. Mohamed Rahmouni 于 2007 年 7 月 18 日失踪，先是被秘密拘留了 6 个月，据称是在情安部办的一个秘密中心，然后被转至 Blida 的一所军事监狱。根据收到的 2008 年 1 月 2 日阿尔及利亚政府的一份来函，Rahmouni 先生因参加恐怖主义组织一事受到军事法警的讯问，后来根据内务和地方社区部长 2007 年 8 月 6 日的决定获释，并被指定一处住所。据报 2008 年 1 月 26 日有人在 Blida 军事监狱(距离阿尔及尔 50 公里)中见到他。⁴²⁰

2. 埃及

222. 埃及自 1958 年以来一直连续实施紧急状态，只有从 1980 年 5 月到 1981 年 10 月安瓦尔·萨达特总统被暗杀期间的短期例外。2008 年 5 月，紧急状态被

⁴¹⁸ 大赦国际“Algeria: briefing to the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阿尔及利亚：给禁止酷刑委员会的简报”)，2008 年 4 月 17 日。见 www.ohchr.org/english/bodies/cat/docs/ngos/AI-Algeria-April2008.pdf。

⁴¹⁹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 38/2006 号意见(A/HRC/7/4/Add.1)。

⁴²⁰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 33/2008 号意见(A/HRC/13/30/Add.1)。

再次延长两年，而包括穆巴拉克总统在内的国家官员曾一再声称，在 2008 年 5 月 31 日紧急状态到期后不会再寻求延长。⁴²¹

223. 反恐中注意增进与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在 2009 年 4 月对埃及的访问报告中提到该国主要用于反恐的紧急状态法律框架。特别报告员认为，在防止和调查恐怖主义罪行时行使特殊权力反映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即将这种现象视为一种紧急事态，可以引发特殊权力，而不是将之视为由普通刑事诉讼所规范的严重罪行。他还对以下问题表示关切：依靠特殊权力逮捕和拘留的恐怖主义嫌犯，然后被纳入反恐法律普通刑罚体系，采用不经审讯进行行政拘留这一违反国际规范的做法，使用非正式的拘留设施，恐怖主义嫌犯遭受酷刑的风险大，以及缺乏调查和问责。⁴²²

224. 2009 年 9 月 2 日，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和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就下列人员据称被强迫失踪问题紧急致函埃及政府：Mohamed Fahim Hussein、Khaled Adel Hussein、Ahmed Adel Hussein、Mohamed Salah Abdel Fattah、Mohamed Hussein Ahmed Hussein、Adel Gharieb Ahmed、Ibrahim Mohamed Taha、Sameh Mohamed Taha、Ahmed Saad El Awadi、Ahmed Ezzat Ali、Samir Abdel Hamid el Metwalli、Ahmed El Sayed Nasef、Ahmed Farhan Sayed Ahmed、Ahmed El Sayed Mahmoud el Mansi、Mohamed Khamis El Sayed Ibrahim 和 Yasser Abdel Qader Abd El Fattah Bisar。根据所收到的资料，据信国家安全情报特工绑架了这 16 个人，因为据称他们属于“Zeitoun 恐怖小组”，被控信奉伊斯兰极端主义和策划恐怖主义袭击。另据报告，尽管政府公开承认拘捕了这些人员，但并未披露其关押地点。El Sayed Mahmoud el-Mansi 先生在国家安全检查局曾碰巧见到他的律师，当时他说，他被绑架之后被蒙上双眼，剥光衣服，绑到一个没有床垫的铁床上，不许睡觉。他还表示，他的私处、乳头和双耳受到电击。收到的其他资料表明，Fahim Hussein 先生和 Farhan Sayed Ahmed 先生于 2009 年 8 月 23 日被带见检查官。据报告，在听审期间，他们声称自己受到了酷刑。据称，在听证之后，他们再次被带走，地点不详，检察长和主检察官都不知道他们被关在哪里。这些案件仍在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待审。⁴²³

225. 专家们与 Azhar Khan 进行了谈话，他是英国公民，据报在 2008 年 7 月在开罗被秘密拘留了 5 天。⁴²⁴ 在谈话期间，Khan 先生报告说，2004 年，他因与被控犯有恐怖主义行为者有牵连而被逮捕，但随后即被释放，没有对他提出指控。此外，他报告说，2008 年他决定与朋友同去埃及，2008 年 7 月 9 日到达埃

⁴²¹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向埃及的普遍定期审议提交的材料，2009 年 8 月。见 www.icj.org/IMG/UPRSubmission-Egypt.pdf。

⁴²² A/HRC/13/37/Add.2。

⁴²³ 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A/HRC/13/39/Add.1)和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的报告(A/HRC/13/31)，第 192 段。

⁴²⁴ 与 Azhar Khan 的谈话(附件二，案例 13)。

及，一到机场就被拘留，但他的朋友则没事。然后 Khan 先生被带到位于护照查验处之前的一个房间，一直待到第二天晚上，然后被带上手铐、头罩并在枪口的押送下送到一个地方，他称这是一所老监狱，离机场 20 分钟。他一到那里就被要求采取强制体位，两肋和后背受到短时的电击。然后他被带到一个房间，里面有两个人在等他，一个人讲英语，另一个人讲阿拉伯语。还有两个人作记录。讲英语者只问了他与联合王国有关的问题，包括他于 2004 年被逮捕一事。然后也问了他有关在联合王国的个人生活的问题，包括他的宗教和他参加的清真寺。第二次讯问时问了他同一类型的问题。Khan 先生说这些问题是由英国安全官员提供的。他被拘留期间一直带着手铐和头套。第五天，他被转至一个警察局，在那里英国领事馆的一名官员告诉他第二天返回伦敦。他到伦敦之后没有受到正式讯问，但是英国安全官员问他好不好。

3. 伊拉克

226. 关于伊拉克政府实行的秘密拘留做法，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联伊援助团)在其几份报告中提到伊拉克当局主要是内务部的“非正式拘留”。⁴²⁵ 在这个问题上多次提及 al-Jadiriya 设施。⁴²⁶ 2006 年，联伊援助团提请注意，在此事被曝光后没有进行有效的调查，指出：

2005 年 11 月 13 日，发现了位于巴格达 al-Jadiriya 掩体的非法拘留中心，那里有 168 名被拘留者受到非法拘留和虐待，时隔一年，联合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仍在继续请伊拉克政府公布对此非法拘留事件的调查结果。不应忘记，在 2005 年 11 月发现 al-Jadiriya 掩体之后成立了联合调查委员会，以确定一般的拘留条件。掩体的存在是在驻伊拉克多国部队/伊拉克部队对内务部的监狱进行突击检查时发现的。伊拉克政府应当开展关于 al-Jadiriya 违反人权行为的司法调查。未能公布 al-Jadiriya 报告，以及政府开展的对于该国拘留条件的其他调查，这仍令人严重关切，影响到伊拉克关于在人权和法治基础上建立新体系的承诺。”⁴²⁷

内务部下属的另一个非正式拘留地点是所谓的“4 号点”。据联伊援助团称：

[2006 年]5 月 30 日，在副总理和驻伊拉克多国部队的领导下，对于号称“4 号点”的一个监狱进行了联合检查，显示有 1,431 名在押者，普遍存在遭受精神和心理虐待的证据。三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对关于“4 号点”虐待行为的指称进行了调查。两个半月以后，调查结论得出认为，包括内务部高级官

⁴²⁵ 联伊援助团人权报告，2005 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第 9 至 11 段。

⁴²⁶ 联伊援助团人权报告，2006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第 70 至 73 段；和 2006 年 5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第 76 至 78 段。

⁴²⁷ 联伊援助团人权报告，2006 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第 90 至 91 段。

员在内的 57 名雇员涉及对囚犯有辱人格的待遇。据称对他们签发了逮捕令，但是截至目前仍未有实施逮捕的任何报告。”⁴²⁸

227. 关于库尔德省，联伊援助团于 2006 年指出，尽管库尔德地区政府明确承认，情报和安全部队会逮捕个人并将他们关押在非正式的拘留设施中，但是当局似乎并不想切实解决这个普遍而严重的人权问题。官方几乎从未否认在苏莱曼尼亚和埃尔比勒存在秘密和非法的拘留牢房，有时甚至说明具体地点，往往就是些位于私人住宅和政府建筑中的房间。联伊援助团 2007 年重申：

库尔德地区存在对被 Asayish(安全)部队拘留者进行行政拘留的做法，其中大多数人因涉嫌参与恐怖主义行为和其他严重罪行而被捕。官员称，许多人加入或支持被禁止的伊斯兰团伙。数百名在押者被长期拘留，有些人被拘留了几年，都没有交给调查法官，也没有向他们提出指控。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在押者的逮捕没有经过司法批准，通常人人都被剥夺了对拘留行为合法性进行质疑的机会，联伊援助团继续收到关于 Asayish 拘留设施中的犯人受到酷刑或虐待的指控。……[2007 年]1 月 28 日和 2 月 27 日，被 Asayish 部队逮捕和拘留者的家人在埃尔比勒的库尔德国民议会前示威，要求了解被拘留亲属的下落和他们被捕的原因……⁴²⁹

2009 年，联伊援助团还报告说：

为许多逮捕行动提供法律基础的库尔德地区政府 2006 年《反恐主义法》已经延长到 2010 年年中。……联伊援助团/人权办事处仍在继续记录库尔德地区政府当局严重侵犯嫌犯和其他被剥夺自由者权利的事件。其中包括关于讯问期间受到殴打、电击酷刑、逼供、秘密关押设施以及缺乏医疗关怀的指称。虐待者往往带着面具，或者是在被押者绑上双眼的情况下实施虐待。⁴³⁰

228. 专家们处理了 2009 年春天因牵涉到对前议员 al-Dainy 先生的指控而被逮捕和长期秘密拘留的一组人的案件。⁴³¹ 收到的指控称，2009 年 2 月，al-Dainy 先生以前的几位合作者被逮捕和秘密拘留在不同地点，主要是绿区巴格达旅负责的一所监狱，家人好几个月不知其下落。目前 11 名囚犯的所在地仍不清楚。在巴格达旅监狱被押期间，大多数人受到严重的虐待，包括用缆绳殴打，双手或双脚被吊在房顶上，一次最长吊两天，或者受到电击。有些人的头上被蒙上黑袋子

⁴²⁸ 同上，第 92 段。

⁴²⁹ 同上，第 73 至 75 段。

⁴³⁰ 联伊援助团，人权报告，2008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2009 年 5 月，第 91 至 92 段。另见大赦国际，“Hope and fear: human rights in the Kurdistan region of Iraq”(“希望和恐惧：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人权”)，2009 年 4 月，见 www.amnesty.org/en/library/asset/MDE14/006/2009/en/c2e5ae23-b204-4b46-b7f5-06dc1501f62f/mde140062009en.pdf。

⁴³¹ 见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A/HRC/13/39/Add.1)和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的报告(A/HRC/13/31)，第 295 段。

闷好几分钟，直到身体变成青紫，连闷好几次。有些人的直肠中被插入塑料棒。他们还被威胁要对其家人进行强奸。他们被迫在事先准备好的认罪书上签字和按手印。由于受到了虐待，其中一些人的身体上出现多处明显的伤痕。许多人体重明显下降。

4. 以色列

229. 禁止酷刑委员会在 2009 年 5 月的报告中援引了官方的数字，即在以色列被行政拘留的巴勒斯坦人有 530 名(但同时指出，据非政府组织的来源称，人数“多达 700 人”)。委员会还强调指出，关于拘留“非法战斗人员”的立法令人不安，解释说，2008 年 8 月修订的第 5762-2002 号《非法战斗人员法》规定，允许拘留属于“非法战斗人员”类的非以色列公民，而“非法战斗人员”为“据信直接或间接参与反以色列的敌对活动的战斗人员”，他们在没有任何司法审查的情况下最长可拘留 14 天。根据这项法律发出的拘留令可无期限延长，不向被拘留者及其律师提供证据，尽管被拘留者有权向最高法院提出请求，但据报告对他们的指控是保密的。缔约国称目前根据这项法律被押者有 12 人。⁴³²

230. 委员会还提到据称的 1391 号秘密拘留设施，并关切地指出，尽管政府声称自 2006 年以来没有再使用这一设施来拘留或讯问安全犯，但是最高法院驳回了促请对设施进行审查的一些请求。委员会提醒以色列政府，应当确保今后在其控制下的任何秘密拘留设施中不再有被拘留者，因为秘密拘留中心本身就违反《公约》。⁴³³ 委员会还呼吁以政府“调查和披露是否存在任何其他此类设施及其所属的主管机构”。

5. 约旦

231. 尽管约旦似乎已于 2005 年结束了参加中央情报局委托拘留方案一事，⁴³⁴ 但是国内的秘密拘留仍然是个问题。1954 年《预防犯罪法》具有广泛的权力，“授权省长批准对涉嫌犯罪或‘被视为社会危险’者在没有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进行拘留。这类拘留令可实施一年，并可延长。”⁴³⁵ 而秘密拘留甚至超出和越过了这一广泛权力。根据《预防犯罪法》，当局可以在行政拘留的掩护下随自己的意愿任意地拘留和隔离个人。⁴³⁶ 大赦国际在 2009 年的报告中解释说，根据

⁴³² CAT/C/ISR/CO/4。

⁴³³ 同上。

⁴³⁴ 人权观察社“Double jeopardy: CIA renditions to Jordan”“双重危险：中情局向约旦引渡囚犯问题”，2008 年 4 月 7 日。见 www.hrw.org/en/node/62264。

⁴³⁵ A/HRC/4/33/Add.3, 第 16 段，脚注 4。

⁴³⁶ 同上，附录，第 15 段。

这项规定，有 12,178 名男子和 81 名妇女(据 2007 年收集的数字)在没有指控或受审的情况下受到羁押。⁴³⁷

232. 例如，2007 年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报告了 Issam Mohamed Tahar Al Barqaoui Al Uteibi 的案件，他是约旦和阿拉伯世界的知名作家和神学家，多次被安全部门指控“宣扬和赞美恐怖主义”。他于 1994 年至 1999 年首次被拘留，2002 年 11 月 28 日，由于他通过媒体发表公开声明，因此根据“共谋实行恐怖主义”的指控与另外 11 人一起被捕。经国家安全法院审理之后，2004 年 12 月 27 日他被判无罪。但是他并未获释，从 2004 年 12 月 27 日到 2005 年 6 月 28 日，他在一个秘密拘留设施(后来发现是约旦安全情报部门总情报局总部)中又被关了六个月，自称遭受了酷刑。他获释后于 2005 年 7 月 4 日接受了半岛电视台的采访，谴责对伊拉克的军事占领。采访过后，2005 年 7 月 5 日，他再次被秘密拘留。⁴³⁸ 他最后于 2008 年 3 月 12 日获释。⁴³⁹

6.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233. 大赦国际的代表在 2009 年 5 月访问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时注意到，内部安全局似乎具有不受制约的实际权力，可以逮捕、拘留和讯问涉嫌对政治制度持异议或被视为威胁安全的个人，将他们长期隔离关押，禁止他们与律师联系，甚至违反该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有限保障。⁴⁴⁰ 此外，人权观察社最近报告说，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一直存在隔离和秘密拘留的做法。⁴⁴¹

234. 2007 年，人权事务委员会通过了对《Edriss El Hassy 诉利比亚》案(第 1422/2005 号来文)的最后意见。委员会认为，所声称的从 1995 年 3 月 25 日至 5 月 20 日以及从 1995 年 8 月 24 日“至今”对提交人兄弟的隔离拘留构成了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和第九条的行为。⁴⁴² 关于《公约》第六条，委员会认为，由于提交人没有明确请求委员会认定其兄死亡，因此委员会没有责任就第六条作出裁决。

⁴³⁷ “约旦”，大赦国际 2009 年报告，见 <http://thereport.amnesty.org/en/regions/middle-east-north-africa/jordan>。

⁴³⁸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 18/2007 号意见(A/HRC/10/21/Add.1)。

⁴³⁹ 阿尔卡拉马人权组织新闻稿，2008 年 3 月 13 日，见 http://en.alkarama.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70:jordan-m-issam-al-uteibi-sheikh-almaqdisi-liberated-on-march-12-2008&catid=24:communiqu&Itemid=120。

⁴⁴⁰ “Libya: Amnesty International completes first fact-finding mission in five years”(“利比亚：大赦国际结束五年来首次事实调查团”)，大赦国际新闻稿，2009 年 5 月 29 日，见 www.amnesty.nl/voor_de_pers_artikel/49650。

⁴⁴¹ 人权观察社“Truth and justice can't wait; human rights developments in Libya amid institutional obstacles”(“真相和正义不能等待；利比亚重重体制障碍下的人权发展”)，2009 年 12 月 12 日。具体见关于内部安全局的第七章。

⁴⁴² 又见《Youssef El-Megreisi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440/1990 号来文。

235. 2005 年，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收到了 Hatem Al Fathi Al Marghani 的案子，据报告，他从 2004 年 12 月到 2005 年 3 月被利比亚安全部门秘密拘留。在此期间，他没有被告知对他的任何指控，也没有被带见法官。据称，他被拘捕的原因是因为公开对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逮捕和判处其兄弟死刑表示不满。⁴⁴³

236. 2007 年，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报告了 Mohamed Hassan Aboussedra 的案件，他是一名医生，1989 年 1 月 19 日在 Al-Bayda 被内部安全局的特工逮捕。特工们既没有正式的逮捕令，也没有向他提出任何指控。他的四个兄弟也被秘密拘留了三年，直到后来有消息称，他们被关押在 Abu Salim 监狱。2005 年 6 月 9 日，虽然已经下达了对其释放的司法令，但内部安全局的特工将 Aboussedra 先生从 Abu Salim 转走，地点不详。2004 年，他被判处 10 年监禁，上诉法院考虑到他从 1989 年到 2005 年已在监狱中关押的年数，下令将其释放。但是 Aboussedra 先生并未获释，他仍被拘留，并被转至一个不为人知的地点。此后他一直被秘密拘留，既不能向律师咨询，也没有被带见任何司法当局，更没有被政府指控任何罪行。⁴⁴⁴

237. 2009 年 10 月 13 日，专家与 Aissa Hamoudi 进行了谈话，他具有阿尔及利亚和瑞士双重国籍，在利比亚阿拉伯民众国的一所监狱里被隔离关押了三个月，不知道自己被关在何处。2007 年 11 月 18 日，在赴该国出差时，Hamoudi 先生在黎波里被进行简单身份检查的警察逮捕。他先在警察拘留所呆了一天，然后转到内务部门，内务部门将他送至监狱关了三个月，同牢房里还有另外四人，他每周或每两周接受一次讯问，问他大量的问题。问他家里的详细情况，也问到他的政治观点、他与瑞士和其他国家的关系等一般性问题。他在被拘留的最后一个月里，被关在一个没有浴室和水的牢房里，想要什么都必须先获得批准。在这期间，他没有受到讯问，但是在他试图进行绝食抗议时被打过一顿。然后他被转至对外机构开办的“护照监狱”，里面约有 4,000 名在押者，主要是外国人，等待被遣送回国。他在恶劣的卫生条件下关了 10 天，但是没有受到讯问。他目睹其他在押者受到酷刑，但自己没有。此时阿尔及利亚领事馆的代表找到了他，并采取步骤启动将其释放。他从未受到任何指控，在整个被捕期间一直与外界隔绝。他的家人不知道他在哪里，尽管他待的地方并非秘密，但他是被秘密拘留。⁴⁴⁵

⁴⁴³ E/CN.4/2006/56, 第 331 段。

⁴⁴⁴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 16/2007 号意见(A/HRC/10/21/Add.1)。

⁴⁴⁵ 与 Aissa Hamoudi 的谈话(附件二，案例 11)。

7. 沙特阿拉伯

238. 沙特阿拉伯规定，审前拘留的法定期限为六个月，但是事实上，国内的情报机构——即内务部主办的总调查局——在没有有效的司法监督的情况下履行职能，开办自己的监狱，用来拘留政治犯和其他被视为参与恐怖主义者，并无视法院关于释放拘留时间超过法定时限者的命令。2007 年 7 月，内务部长承认，从 2003 年到 2007 年，有 9,000 名“安全犯”被拘留，其中 3,106 人仍然在押。⁴⁴⁶

239. 几年来，联合国机构重点关注沙特阿拉伯的几起案件，包括下述案件。

240. 2007 年，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报告说，Saud Mukhtar al-Hashimi、Sulaiman al-Rashoudi、Essam Basrawy、Abdulrahman al-Shumairi、Abdulaziz al-Khuraiji、Moussa al-Garni、Abdulrahman Sadeq Khan、Al-Sharif Seif Al-Dine Shahine 和据称 Mohammed Hasan al-Qurashi 等九人于 2007 年 2 月 2 日在吉达和麦地那被情报机构(Mabahith)的特工被捕，此后一直被隔离关押，地点不详。这些人包括医生、学者、商人、一名律师和一名退休法官，均为长期主张政治和社会改革者。他们由内务部下令逮捕，依据是有关资助恐怖主义和非法活动的指控。在报告之时，该国政府没有反驳关于这些人业已被秘密拘留了 156 天这一事实，当局拒绝让他们接受探访，不允许他们会见律师，也不向其提供对拘留行为合法性提出质疑的机会。⁴⁴⁷

241. 专家们与 Hassna Ali Ahmed al-Zahrani 进行了谈话，她的丈夫 Saud Mukhtar al-Hashimi 是一名医生，主张公民和政治自由，当时已被关了两年零九个月，其中好几个月与外界隔绝。al-Zahrani 夫人说，2007 年 2 月 2 日晚，她的丈夫与朋友们(包括一名大学教授和一名法官)外出开会，此后再也没有回家，自己是在内务部长就突击搜查逮捕一事发表公开声明时才知道丈夫被捕的，10 天以后与丈夫通了电话，当时丈夫被关在公共调查股下属监狱的一个附属建筑里。后来又在公共调查股的一所监狱中被隔离关押了五个月，然后才允许妻子探视，见面时丈夫告诉她受到单独关押，也接受了讯问，有时是晚上。尽管允许妻子进行探视，但是从未对 al-Hashimi 先生提出正式指控，不允许他会见律师，也没有将他带见法官。对他的逮捕和拘留给出了各种理由，包括称他一直倡导改革、筹集资金，有时就说他是个“嫌疑犯”。⁴⁴⁸

⁴⁴⁶ 大赦国际，“Saudi Arabia, assaulting human rights in the name of counter-terrorism”(“沙特阿拉伯，以反恐的名义侵犯人权”)，见 www.amnesty.org/en/library/asset/MDE23/009/2009/en/692d9e42-b009-462a-8a16-7336ea4dfc3c/mde230092009en.pdf。

⁴⁴⁷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 27/2007 号意见(A/HRC/10/21/Add.1)。

⁴⁴⁸ 与 Saud Mukhtar al-Hashimi 妻子的谈话(附件二，案例 3)。

8.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242.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审议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第三次定期报告时关切地注意到，该国自 1963 年起一直处于紧急状态，使得受《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十四、十九和二十二条保障的权利在法律或实践中遭到大量克减，同时却没有令人信服地说明这种克减与同以色列的冲突之间有何种关联，也没有说明这种克减对于该国说为了应对冲突造成的紧急情况而有何种必要。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没有根据《公约》第四条第 3 款的要求，履行将它已经克减的权利及克减权利的理由通知其他缔约国的义务。因此，委员会建议缔约国应当首先保证，该国在法律和实践中采取措施，克减《公约》规定的权利，是严格根据局势的需要作出的；第二，《公约》第四条第 2 款规定的各项权利在法律和实践中不得受到克减；第三，根据《公约》第四条第 3 款的规定，应及时通知各缔约国该国所克减的各项条款，以及克减的理由，并通知某一克减行动的结束。⁴⁴⁹

243. 人权事务委员会还对有关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处的报告不断深表关注，还注意到，由于长期采用隔离拘留，特别是在涉及最高国家安全法院的案件，以及安全或情报部门的案件中采用隔离拘留，从而助长了上述做法。因此，委员会建议缔约国采取坚决措施，制止使用隔离拘留的做法，并根除执法人员采取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处，应确保由一个独立机制对所有酷刑和虐待的指控展开及时、彻底和公正的调查，并对此种行为的责任者提出起诉并进行惩处，为受害者提供有效的补救和康复措施。⁴⁵⁰

244. 专家们注意到人权观察社的一份近期报告，报告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库尔德族目前的状况表示关切。人权观察社强调，《紧急状态法》一直被用于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拘留许多库尔德族政治活动领袖。为撰写该报告采访的 30 名前库尔德族囚犯都曾被单独拘禁在安全部门，他们受到安全部队的审讯，据称有些人遭受了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包括被剥夺睡眠和强制体位。此外，据查实，这些人只有在转移到普通监狱之后才能够将其下落告知亲属。根据该报告，这种做法不只用于库尔德族活动分子，也用于所有的政治活动分子和人权活动分子。⁴⁵¹

245. 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于 2009 年转交了涉及 Kamishli 库尔德族的八个案件，据称这些人于 2008 年遭到绑架后一直下落不明。⁴⁵²

⁴⁴⁹ CCPR/CO/84/SYR, 第 6 段。

⁴⁵⁰ 同上，第 9 段。

⁴⁵¹ 人权观察社，“Group denial, repression of Kurdish politic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 Syria”(“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和文化权利的集体剥夺和镇压”)，2009 年 11 月 26 日，第 44 至第 49 页。见 www.hrw.org/en/reports/2009/11/26/group-denial。

⁴⁵² A/HRC/13/31, 第 546 段。

246. 专家们为编写本研究报告采访了 Maryam Kallis, 她曾于 2009 年 3 月 15 日至 6 月 7 日在大马士革被秘密拘留。⁴⁵³ 据 Kallis 女士说, 她被囚禁在位于大马士革 Baab-Tooma 区私人领地一幢建筑的地下室中, 她猜测该建筑可能由叙利亚情报机构 Mukhabarat (情报总局) 管理。在被拘留期间, Kallis 女士曾有八至十次被蒙住双眼后带到同一建筑的另一房间中受审, 虽然她没有受到肉体侵害, 但是却遭受了精神折磨, 还目睹了一些男子受到电棍袭击的场景。此外, 她有两次在其他场合短暂地见到英国领事馆的代表。她还声称她的家人不知道她被关在哪里。她的丈夫四处打听她的下落, 而英国当局说不能泄露她的拘留地点, 理由有两点: 一是英国当局已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达成不泄露这一地点的协议; 二是如果他们公开拘留地点, Kallis 女士的妹妹会去找她, 那样可能使 Kallis 女士面临生命危险。

9. 也门

247.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于 2008 年报告了 Abdeljalil al-Hattar 案件的情况。Abdeljalil al-Hattar 于 2007 年 12 月 14 日拂晓在萨那的一个清真寺被政治安全官员逮捕, 此后被铐上手铐, 带到不明地点。他被隔离关押在政治警察管理的囚室中长达两个月。一直到他的家人获准探监时, 才发现他还没有经过地方法官庭审, 没有因任何罪行而被正式定罪, 也不得联系律师。也门政府在 2008 年 11 月 19 日对工作组的答复中承认, 因 al-Hattar 先生涉嫌恐怖活动将其逮捕, 但声称他从来没有失踪过, 而且将对之提起法律诉讼。⁴⁵⁴

248. 专家们与 al-Hattar 先生进行了谈话。al-Hattar 先生说, 他被隔离拘禁了两个月, 被非法拘禁共 14 个月。当被问及前两个月禁止家属探监这种做法是否是当局对被拘留者的惯用安排时, 他说,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相同, 但是被拘留者通常每周可接受探监。他不知道红十字委员会是否访问过该拘留中心。

249. al-Hattar 先生解释说, 他被告知自己被逮捕的原因是“窝藏通缉犯”, 实际上, “他自己并不认识那个人, 他是一名熟人带到他家中的”。他说, 接待旅行者当地的普遍风俗, 但是, 就在他接待那个人之后两天, 他就被逮捕了。他还解释说, 他之所以获得释放是也门政府与基地组织之间达成协定的结果, 如果基地组织停止袭击, 一些被拘留者就可以获释。他认为, 按照这一安排释放的被拘留者是由政治安全单位挑选的; 该单位挑选了一些像他这样未被定罪而被非法拘留的人员予以释放。他补充说, 在也门有许多年轻人遭到不公正的拘留。⁴⁵⁵

250. 专家们还与另一名受到秘密拘留的也门人谈了话。A.S. 于 2007 年 8 月 15 日在萨那的家中被捕, 在政治安全机构情报单位的正式监狱——萨那政治安全监

⁴⁵³ 与 Maryam Kallis 的谈话(附件二, 案件 12)。

⁴⁵⁴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第 40/2008 号意见(A/HRC/13/30/Add.1)。

⁴⁵⁵ 与 Abdeljalil Al-Hattar 的谈话(附件二, 案件 1)。

狱中被隔离拘禁了两个月。在被拘禁期间，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他也无法与外界联系，无法联系医生、律师或红十字委员会。他的家人在他被捕两个月之后才获准探监。很明显，他被逮捕的原因是一个亲戚曾用他的手机打过一个电话，经过最初的隔离拘留后，他又被关押了七个月。他于 2008 年 5 月 27 日获释。在与他的谈话报告中写道，当他在获释时询问自己为什么被拘留时，有人告诉他，许多无辜的人都被拘留过，他可以设想自己也是其中之一。⁴⁵⁶

E. 撒哈拉以南非洲

251.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专家们收集了有关冈比亚、苏丹、乌干达和津巴布韦以反恐怖主义为由，秘密拘留政治反对派的资料。专家们收集的资料还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普遍采用秘密拘留的方式，赤道几内亚和厄立特里亚也有一些长期未解决的秘密拘留案件。

1. 刚果民主共和国

252. 禁止酷刑委员会在 2006 年 4 月的报告中关切地注意到，缔约国的官员仍然任意地剥夺人民的自由，尤其是仍然设置秘密的拘留场所。委员会注意到，不受检察官办公室管制的拘留场所是非法的，其中包括由保安部门和总统特种保安小组管理的监狱，囚犯曾在这些场所遭受过酷刑。但是，委员会仍然表示关切的是，缔约国的官员仍然在任意地剥夺人的自由，尤其是在秘密的拘留场所剥夺人的自由。⁴⁵⁷

253. 仍有大量报告指出，国家情报机构和共和国卫队严重限制了被拘留者在国际法之下应享有的保障，同时还拒绝任何独立监测(包括司法机关的监测)，导致拘留成为实际上的秘密拘留。被拘留者普遍没有国家《宪法》规定的在 48 小时期限内受法官审讯的权利，导致大量被拘留者仅有“被告口头诉讼记要”就被拘留，该文件是由总检察长签署的，规定被拘留者应被告知其权利及对他们提出的指控。司法机关不得对国家情报机构的设施进行检查，这一点明显违反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法律。使局面变得更为复杂的是，国家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一直不让联合国人权事务联合办事处进入该国某些地方，尤其是进入金沙萨、南基伍、下刚果、北基伍和东方省的设施，尽管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有这项任务，而且约瑟夫·卡比拉总统于 2005 年 7 月 5 日颁发指令，命令所有安全部队、情报机构和司法机关准许人权联办的工作人员不受限制地进入这些设施。同样，由共

⁴⁵⁶ 与 A.S.的谈话(附件二，案件 20)。

⁴⁵⁷ CAT/C/DRC/CO/1, 第 7 段。

和国卫队管理的拘留设施仍不许司法机关、民间社会组织及人权联办的工作人员进入。⁴⁵⁸

2. 赤道几内亚

254.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在 2007 年 7 月关于访问赤道几内亚的报告指出，工作组对秘密拘留的做法尤为关切，因为工作组曾收到资料说，赤道几内亚政府工作人员从邻国绑架本国国民，将他们送到马拉博后秘密关押。在有些情况下，当局不承认所涉人员被拘留，从技术角度讲，这样说意味着这些人被视为失踪人员。⁴⁵⁹

255. 工作组在访问期间与四人进行了谈话，他们分别是：Carmelo Ncogo Mitigo、Jesús Michá Michá、Juan Bestue Santander 和 Juan María Itutu Méndez，他们在被转移到巴塔之前曾被秘密拘留 18 个月。工作组还报告说，这些人被秘密拘留期间一直带着手铐和脚镣，工作组可直接看到它们留下的印痕。⁴⁶⁰ 这些人是被流放的五个人中的四人，他们于 2004 年 6 月 3 日在利伯维尔被加蓬安全部队成员逮捕，罪名是他们参加了 2004 年科里斯科岛发生的事件。在被捕 10 天后，他们被移交给赤道几内亚安全部队军官，然后被秘密押解至马拉博，没有经过正式引渡程序。他们被隔离拘留了一年半，并遭受了酷刑。

256. 上述四人于 2006 年以反叛罪被起诉，但截至工作组访问时，他们尚未接受审讯。他们的律师说，与他们见面困难重重，律师仅在正式起诉时见过他们。

257. 工作组还报告说，工作组无法与另外四人谈话，他们是：Juan Ondo Abaga、Felipe Esono Ntutumu、Florencio Ela Bibang 和 Antimo Edu Nchama。从他们寄给工作组的投诉信件来看，他们被关在“黑海滩”监狱的一幢独立建筑中。工作组补充说，根据收到的投诉信件，这四人是被军用飞机运到赤道几内亚后关在“黑海滩”监狱的。他们本来有所居住国家(贝宁和尼日利亚)的正式难民身份，但是却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而被绑架和拘留。⁴⁶¹ 工作组于 2008 年补充说，上述四人在审讯前一直被拘留在秘密地点，对他们的罪名指控是危害国家安全、叛乱及参与了 2004 年 10 月 8 日的政变。⁴⁶²

258. 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在 2008 年 11 月访问该国期间，证实对上述四人中的三人，即对 Florencio Ela Bibang、Antimo Edu Nchama 和 Felipe Esono Ntutumu 的秘密拘留指控属实。他提到，有若干报告指出，赤道几内亚官员参与或亲自实

⁴⁵⁸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权状况及人权高专办刚果民主共和国办事处活动情况的报告(A/HRC/10/58)，第 40 和 43 段。

⁴⁵⁹ A/HRC/7/4/Add.3，第 69 段。

⁴⁶⁰ 同上，第 71 至 72 段。

⁴⁶¹ 同上，第 69 至 70 段。

⁴⁶² 第 2/2008 号意见(A/HRC/10/21/Add.1)。

施了国外绑架，这些人被送回赤道几内亚后被秘密拘留和(或)隔离拘留。上述三人的情况正是如此，他们仍被秘密拘留，可能就关在“黑海滩”监狱。特别报告员无法与他们见面，因为没有获准访问据称他们被关押的地点。特别报告员还注意到其他一些案件，往往是被控犯有政治罪行的人被长期秘密拘留。特别报告员与一名在喀麦隆被捕的人进行了谈话，他在访问之前几个月以难民身份居住在喀麦隆。他被移交给赤道几内亚总统卫队士兵后被送到马拉博。他在隔离拘留时带有手铐和脚镣。仅在特别报告员访问之前，这些镣铐才被除去。⁴⁶³

3. 厄立特里亚

259.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 2004 年的一份报告讨论了涉及 11 名前厄立特里亚政府官员的案件，任意拘留工作组也审查了该案件。上述 11 人分别是 Petros Solomon、Ogbe Abraha、Haile Woldetensae、Mahmud Ahmed Sheriffo、Berhane Ghebre Eghzabiher、Astier Feshation、Saleh Kekya、Hamid Himid、Estifanos Seyoum、Germano Nati 和 Beraki Ghebre Selassie，他们因公开批评政府的政策，于 2001 年 9 月 18 日和 19 日在阿斯马拉被捕。他们属于执政党人民民主和正义阵线一个 15 人的高级官员小团体。他们于 2001 年 5 月发表了一封批评执政党成员的公开信，批评政府的所作所为是“非法和违宪的”。⁴⁶⁴

260. 厄立特里亚政府随后声称，这 11 人是“因为犯有危害国家安全和主权的罪行而被拘留的”，但是，政府拒绝提供任何有关他们被关押在何处以及受到何种待遇的信息。报告称，虽然“他们可能被关押在首都阿斯马拉和马萨瓦港口之间某管理机构所在建筑中”，但是，这些人下落“目前不明”。⁴⁶⁵

261. 代表这 11 人的原告向司法部提出有关人身保护的起诉，要求厄立特里亚当局披露 11 名被拘留者的关押地点；要么提出指控将他们送上法庭，要么立即将其释放；保证任何人不受虐待；并确保他们立即获得由其选择的律师的协助，与家人会面前获得适当的医疗。委员会报告说，“原告称厄立特里亚当局没有给予任何答复”。⁴⁶⁶

262.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在第 3/2002 号意见中指出，这 11 人已在一个或多个秘密地点被隔离监禁了九个月，他们无法与律师和家人取得任何联系。⁴⁶⁷ 非洲委员会注意到，截至 2003 年，他们已经被秘密拘留超过 18 个月，关于他们的下落，政府的唯一答复是 2002 年 5 月 20 日外交部发出的一封信，信中说，他们

⁴⁶³ A/HRC/13/39/Add.4, 第 53 至 54 段。

⁴⁶⁴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 2003 年至 2004 年第十七次年度活动报告，附件七，250/2002, 第 2 段。

⁴⁶⁵ 同上，第 3 段。

⁴⁶⁶ 同上，第 4 段。

⁴⁶⁷ E/CN.4/2003/8/Add.1。

“住在适当的政府设施中，没有受到虐待，一直能够获得医疗服务，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尽早将他们的案件送到适当法院审理”。⁴⁶⁸

4. 冈比亚

263. 大赦国际在普遍定期审议机制之下向人权理事会提交了材料，以供对冈比亚进行审议；大赦国际指出，自 2006 年 3 月政变未遂以来，包括记者、政治反对派及其支持者在内的所谓反政权者像往常一样，被非法关押在一些正式拘留场所，如 Mile II 国家中央监狱、国家情报机构总部及警察拘留中心。其他正式拘留场所还包括 Banjulinding 警察培训中心和位于该国内陆地区的 Jeshwang 和 Janjanbureh 监狱。据称，另外一些人被关押在秘密拘留中心，包括 Fort Buling 和其他军营、Bundung 等地警察局的秘密场所、Sara Ngai 和 Fatoto 等偏远地区的警察局，以及 Kanilai 等地的仓库。据称，国家情报机构的特别部门、总统个人卫队军官、军队成员和警察对被拘留者施加酷刑或虐待。他们用酷刑和其他虐待方式获取信息，作为对囚犯的惩罚，或用来逼供，以获得呈堂供词。⁴⁶⁹

264. Yahya Bajinka 是总统前任保镖 Khalipha Bajinka 少校的兄弟，他因被控参与策划了 2006 年 3 月的政变，于 2007 年 4 月被捕，被秘密拘留一年多。据说他遭受了酷刑，也得不到医疗服务，因为要对他被拘留在 Mile II 国家中央监狱最高警戒场所一事保密。⁴⁷⁰

5. 苏丹

265. 长期以来国家情报和安全局拘留政治异见人士、涉嫌参与反叛组织活动者及人权维护者的行为一直是记录在案的人权方面的主要问题。人权事务委员会于 2007 年表示关切的是，来自非政府来源的许多报道称，苏丹有“鬼屋”和地下拘留中心存在。⁴⁷¹ 七名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于 2007 年 9 月向理事会提交了有关达尔富尔人权状况的报告，报告指出，苏丹政府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关闭所有非正式拘留场所的资料。此外，一直不清楚按照国家安全法被拘留者的人数，以及在国家情报和安全局以外有多少拘留场所。⁴⁷²

⁴⁶⁸ 第十七次年度活动报告，同前，第 12 段。

⁴⁶⁹ www.amnesty.org/en/library/asset/AFR27/006/2009/en/14b4f7a1-fc1c-46d6-aabc-74ae3e95e543/af270062009eng.html。

⁴⁷⁰ www.amnesty.org/en/library/asset/AFR27/001/2008/en/9ec55ad4-ea41-11dc-9a27-819d7db3035f/af270012008eng.pdf。

⁴⁷¹ 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CCPR/C/SDN/CO/3/CRP.1)，第 22 段。委员会提及在抗议在苏丹北部修建 Kajbar 大坝期间实施逮捕的案件，有两名被拘留者在被捕一个半月之后仍下落不明。

⁴⁷² A/HRC/6/19，第 69 页。

266.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于 2008 年 11 月发布了关于苏丹的人权状况的第十次定期报告，其中包括关于国家情报和安全局秘密拘留等拘留行为的详细研究，该项研究根据的是联合国人权官员三年的监测及与国家情报和安全局释放的多名被拘留者的谈话。⁴⁷³ 2009 年 6 月，苏丹境内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报告说，在苏丹北部，国家情报和安全局仍在系统性地利用任意逮捕和拘留的方式对付持不同政见者。被拘留者经常被关押数月，既不对他们进行审讯，也不许他们联系律师或其家人。国家情报和安全局关押被拘留者的某些场所仍不为人知。⁴⁷⁴

267. 本报告尤为关注的是，2008 年 5 月达尔富尔正义与平等运动叛乱者对乌姆杜尔曼袭击之后被拘留者的情况。在那次袭击事件之后，政府安全部队在首都围剿了数百名达尔富尔人，其中大多数为平民。据报告，截至 2008 年 8 月，他们中仍有数百人被关押在未知拘留场所，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

268. 专家们与其中一人 X.W.进行了谈话，他说，他在工作时被捕，被带到喀土穆 Bahri 区 Shandi 汽车总站附近的国家情报和安全局的安全局政治办公室。他在那里被隔离拘留近两个月。后来经过五天的审问和酷刑，他从关押受害者的走廊被转移到一间大厅，那里关押着 200 名被拘留者，大厅的灯一直开着。他于 2008 年 7 月被转移到 Kober 监狱，在那里继续受到单独监禁。X.W.于 2008 年 9 月获释。⁴⁷⁵

269. X.W.一直没有被带见法官，也没有以任何罪名被定罪，但是，另外有许多人被送到了反恐特别法院，有 100 多宗案件的判决为死刑。五名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向苏丹政府送交了两份来文，请政府注意一些可靠的报道称：

被告在被捕后被关押起来，有一个多月无法与外部世界联系，也无法与律师接触，一直到审判程序开始。审判时旁听者注意到，被告看上去非常疲倦，似乎忍受着疼痛。被告控诉说，他们遭受了酷刑或虐待，但法院并没有对他们的控诉进行调查，而且还拒绝了被告律师要求进行独立体检的请求。法院的判决主要以被告的供词作为依据，但被告说，他们是在酷刑和虐待下被迫认罪，并在法庭上撤销了那些供词。法院提及《苏丹证据法》，该法允许司法诉讼程序承认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证词。⁴⁷⁶

⁴⁷³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苏丹的人权状况、国家安全部队、军队和警察任意逮捕和拘留情况的第十次定期报告(2008 年 11 月 28 日)。

⁴⁷⁴ A/HRC/11/14, 第 32 段。

⁴⁷⁵ 与 X.W.的谈话(附件二，案件 21)。

⁴⁷⁶ 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反恐中注意增进和保护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苏丹境内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以及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于 2008 年 8 月 11 日和 9 月 24 日发出的紧急呼吁；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A/HRC/11/2/Add.1)，第 385 页。

270. 苏丹政府没有就这些来文作出答复。编写本报告时，国民议会正在审议一项新的国家安全法，该法有可能确认国家情报和安全局的广泛权力，包括在无司法监管的情况下最多拘留 30 天的权力。

6. 乌干达

271. 人权委员会于 2004 年讨论了有关控告，这些控告称，乌干达政府利用“藏匿所”作为非公开拘留使用的场所，在此被拘留的人遭受军事人员的酷刑。令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国家行为者继续任意剥夺人们的自由，包括尤其在乌干达北部的非公开拘留场所。委员会还感到关切的是，军队及其他执法官员对被拘留者施以酷刑和虐待的做法十分普遍。⁴⁷⁷

272. 禁止酷刑委员会于 2005 年对人权委员会的报告进行了跟进，注意到乌干达代表团提供的解释，说已经取缔了那些关押遭受军方人员酷刑的人员的“未经公布”或者未经准许的拘留场所或“藏匿所”。然而，对于军方以及其他执法官员对被拘留者施用酷刑和虐待的普遍做法，委员会仍感到关切。⁴⁷⁸

273. 委员会建议乌干达政府废除使用未经公布或未经准许的拘留场所或“藏匿所”的做法，并立即提供有关所有这些拘留场所的情况。⁴⁷⁸

274.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乌干达工作报告中指出，2006 年 2 月初，即大选前夕，有一些关于暴力事件的报道，若干人员在不同地点受伤或遇害。政治反对派、其支持者和媒体人士受到军事情报总局和打击暴力罪行股安全特工以及部队成员的骚扰、任意逮捕和拘留。据称，因叛国罪名被逮捕者在未经公布的“藏匿所”中遭受了酷刑或其他形式的虐待。⁴⁷⁹ 报告中还提到，2006 年 6 月，乌干达人民国防军一名发言人公开承认存在未经公布的“藏匿所”，他声称这种做法对保护证人是必要的(保护性羁押)。⁴⁸⁰

275. 然而，据人权观察社 2009 年 4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在 2006 年至 2008 年期间，至少有 106 人被关押在 Kololo 的一个秘密拘留中心，使用酷刑在该拘留中心非常普遍。Kololo 位于坎帕拉郊区的高档地段，是许多使馆及大使官邸所在地。该报告基于对联合反恐工作队活动的详细分析，联合反恐工作队成立于 1999 年，主要目的是应对设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乌干达反叛组织——民主同盟军

⁴⁷⁷ CCPR/CO/80/UGA, 第 17 段。

⁴⁷⁸ CAT/C/CR/34/UGA, 第 7 段。

⁴⁷⁹ A/HRC/4/49/Add.2, 第 5 段。

⁴⁸⁰ A/HRC/4/49/Add.2, 脚注 1。

构成的威胁。然而，人权观察社解释说，在应对恐怖主义的授权的掩护下，“据称与基地组织等其他群体相关的个人也遭到联合反恐工作队的酷刑”。⁴⁸¹

276. 此外，卢旺达报纸《新时代》于 2006 年 7 月 19 日报告说，内务部影子部长 Kyanjo Hussein 于 2006 年 7 月在内务与国防议会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联合反恐工作队关押着 30 名卢旺达和刚果囚犯。⁴⁸² 以前的囚犯还告诉人权观察社，一些非乌干达人长期被关押在 Kololo，他们还说，“他们在联合反恐工作队驻地见到过一些外国人，有索马里人、卢旺达人、厄立特里亚人和刚果人”，似乎大多数案件都与恐怖主义相关，尤其是出于对占乌干达人口 12% 的穆斯林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的恐惧。人权观察社注意到，“在人权观察社记录的联合反恐工作队拘留的 106 人中，只有两人不是穆斯林”。⁴⁸³

277. 在因涉嫌恐怖主义而被羁押的外国人中，最著名的是两名南非公民 Mufti Hussain Bhayat 和 Haroon Saley，他们于 2008 年 8 月 18 日在恩德培机场被捕，然后被送到 Kololo。虽然他们的被捕引发了乌干达和南非媒体的大量报道，但他们还是在 Kololo 被关押了 11 天，而没有受到指控，进行审讯，直到他们的律师争取到一次人身保护令听审后，他们才得到释放，并被驱逐出境。Bhayat 先生回顾那次经历时说：“有人拿着来源不明的传真文件向他们提问”，这说明联合反恐工作队还与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合作。⁴⁸³

7. 津巴布韦

278. 在津巴布韦，大选年 2008 年发生了大量的侵犯人权事件，导致“酷刑、殴打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至少造成 180 人死亡，9,000 人受伤，主要都是由安全部队、退伍军人以及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民盟)的支持者所为”。⁴⁸⁴ 这一年，津巴布韦政府还至少逮捕了 24 名人权维护者和政治活动分子及其家属，他们被隔离拘留长达七个月，然后以破坏行为、盗匪罪和针对政府的恐怖主义罪名受到审判，这明显是借用打击恐怖主义的言辞实现政治目的。

279. 被逮捕者包括 Broderick Takawira、Pascal Gonzo 和著名的人权倡导者——津巴布韦和平计划领导人 Jestina Mukoko，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审议

⁴⁸¹ 人权观察社，“Open secret: illegal detention and torture by the Joint Anti-Terrorism Task Force in Uganda”，(“公开的秘密：乌干达联合反恐工作队的非法拘留和酷刑”)，2009 年 4 月。见 www.hrw.org/node/82082。

⁴⁸² Charles Kazooba 和 Jumah Senyonga 著，“Ugandan MP exposes Rwandan illegal arrests in Kampala”(“乌干达议员揭露卢旺达在坎帕拉的非法逮捕”)，2006 年 7 月 19 日《新时代》。

⁴⁸³ 人权观察社，同前。

⁴⁸⁴ 大赦国际关于津巴布韦的报告(2009 年)，见 <http://report2009.amnesty.org/en/regions/africa/zimbabwe>。

了 Jestina Mukoko 的案件。⁴⁸⁵ 自 2008 年 1 月至 9 月，津巴布韦和平计划记录了政府雇员犯下的 20,143 项罪行，包括 202 起谋杀、463 起绑架、41 起强奸、411 起酷刑和 3,942 起攻击案件。⁴⁸⁶ Mukoko 女士于 2008 年 12 月 3 日拂晓时从自己家中被一些武装男子带走，她后来提供的证词说，她被关押在秘密地点，受到严刑拷打，目的是对她逼供。她说，在审问期间，逮捕她的人强迫她跪在沙砾上，并用橡胶棍不断击打她的脚底。⁴⁸⁷

280. 其他被捕者包括反对党领袖的助手 Chris Dhlamini 以及即将接任总理的摩根·茨万吉拉伊，后者于 2008 年 11 月 25 日在家中被逮捕。Dhlamini 先生说，截至 2008 年 12 月 22 日，他一直被关押在 Goromonzi 监狱的建筑群中，但他有几次被送到秘密地点，在那里受到“严刑拷打，以逼他提供虚假的情报和口供”。他回忆说，自己被“吊在很高的地方”，全身受到感觉像装满石头的罐头盒的重击。他说，另外一次，“我被抬起来，有人把我的头按在水槽中很长时间模拟溺水。在我被非法绑架和拘留期间，我也遭受了那种残忍酷刑(水刑)的折磨。这种模拟溺水没完没了，直到我感觉自己濒临死亡为止。”⁴⁸⁸

281. 被捕者在被绑架他们的人移交之后，大多数于 2008 年 12 月 23 日左右被重新送到哈拉雷的许多警察局，据报告说，绑架者是安全部队成员。被捕者被关押在警察局的拘留场所，于 2009 年 5 月受到了指控。2009 年 9 月 28 日，津巴布韦最高法院撤销了对 Jestina Mukoko 和另外八人的恐怖行为罪名。令 Mukoko 女士的绑架者感到震惊的是，法院裁定“政府人员侵犯了被告受《津巴布韦宪法》保护的宪法权利，因上述侵犯人权行为情节严重，所以被告有权永远不受刑事起诉”。⁴⁸⁹

⁴⁸⁵ A/HRC/13/31, 第 629 段。

⁴⁸⁶ Jenny Booth 著, “Zimbabwe human rights activist Jestina Mukoko taken back to jail”, (“津巴布韦人权活动家 Jestina Mukoko 被送回监狱”), 2009 年 5 月 5 日《时报》。见 <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news/world/africa/article6225536.ece>。

⁴⁸⁷ 见 Jestina Mukoko 的宣誓证词, http://graphics8.nytimes.com/packages/pdf/world/2009/JM_Affidavit.pdf。

⁴⁸⁸ 见 Chris Dhlamini 的宣誓证词, http://graphics8.nytimes.com/packages/pdf/world/2009/CD_affidavit.pdf。另见 Chinoto Zulu 的证词, http://graphics8.nytimes.com/packages/pdf/world/2009/AFFIDAVIT_OF_CHINOTO_MUKWEZARAMBA_ZULU.pdf; Gandhi Mudzingwa 的证词, http://graphics8.nytimes.com/packages/pdf/world/2009/AFFIDAVIT_OF_GANDI_MUDZINGWA.pdf; Zachariah Nkomo 的证词, http://graphics8.nytimes.com/packages/pdf/world/2009/AFFIDAVIT_OF_ZACHARIAH_NKOMO.pdf; 以及 Andrison Manyere 的证词, http://graphics8.nytimes.com/packages/pdf/world/2009/Andrison_Manyere_Affidavit.pdf。Jestina Mukoko 还解释说, 在关押她的一处秘密拘留地点, 还关押着她在津巴布韦和平计划的两名同事 Broderick Takawira 和 Pascal Gonzo, 他们的囚室离她自己的囚室很近。

⁴⁸⁹ “Zimbabwe: Jestina Mukoko — ‘Not bitter, but better’”, “津巴布韦: Jestina Mukoko — ‘不是无奈, 而是更好’”, 2009 年 10 月 1 日综合区域信息网。见 www.irinnews.org/Report.aspx?ReportId=86392。

六. 结论和建议

A. 结论

282. 国际法明确禁止秘密拘留，这种做法违反了一系列人权和人道主义法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克减的。如果秘密拘留构成强迫失踪，且被大范围或系统性地实施，则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但是，尽管已经有这些明确规范，但世界各地仍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实施秘密拘留。四名专家为编写本研究报告所收集的证据明确显示，许多国家往往在认为或当成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紧急情况或威胁时，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采取秘密拘留的做法。

283. 采取秘密拘留实际意味着将被拘留者置于法律框架之外，使国际文书中所载的保障，包括最为重要的人身保护的保障丧失意义。正如同专家们交谈的许多人所指出的那样，秘密拘留最令人不安的后果是，局势完全任意发展，加上无法确定秘密拘留的时间，以及个人无法重新掌控自己人生的感觉。

284. 尽管政治和社会背景大相径庭，但是对过去和现代秘密拘留做法的比较表明，这些做法存在大量共性。

1. 紧急状况

285. 法律条款中对紧急状态、国际战争和反恐斗争的定义往往模糊不清，这为秘密拘留创造了“有利环境”。同过去一样，在如今处于紧急状态或全球战争状态时，包括武装部队、执法机构和(或)情报机构在内的政府机构被赋予了超常的权力，而没有或仅有十分有限的议会或司法机构的管制机制。这又导致刑法所载以及国际人权法规定的许多(甚至所有)保障在实际中失去效力。某些国家因为长期处于紧急状态，而且与目标不明确的敌人存在广义上的冲突，结果使一些例外和临时的规则成了规范。

2. 情报机构

286. 在许多情况下，情报机构是在法律真空中操作的，没有任何法律或公布的法律来约束它们的行为。虽然情报机构没有拘留个人的法律授权，但是，它们却常常照样拘留人，有时甚至拘留很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监管和问责机制不是根本不存在，就是受到严格限制，权力有限，因此没有实际效用。

3. 国际合作

287. 从南美的“秃鹰”行动到中央情报局的全球网络，秘密拘留依靠的是跨国(区域或全球)合作系统。这意味着，在许多情况下，外国安全部队可能在其他国家的领土上自由开展行动。合作还包括国家之间相互交换情报信息，然后将此信

息用于拘留某人或法庭的审判，这类诉讼不符合国际规范，但因其往往涉及国家秘密，因此无法核实其获取信息的方式。⁴⁹⁰ 不论是 1970 年代“秃鹰”行动的工作方法，还是当前的“非常规引渡”政策，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将据称的恐怖分子转移到其他国家，而这些人极有可能在那里受到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从而违反“不驱回”原则。更糟的一种情况是，正因为有些国家没有禁止酷刑和“粗暴”待遇而将囚犯引渡至这些国家。然而，除了“设置”秘密拘留地或提供代理拘留服务等做法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共谋行为，包括准许飞机降落加油、在移交“嫌疑犯”之前短期剥夺其自由、掩盖绑架事件等。除了极少数例外，采取行动调查共谋指控的情况非常少见。

288. 专家们欢迎一些国家给予合作，包括 44 个国家对调查问卷作答，然而，专家们表示遗憾的是，虽然缔约国有对秘密拘留进行调查的义务，但是，许多国家没有对调查问卷作答，而收到的答复大多资料不足。由于无法进入各国领土，所以许多谈话只能通过电话或 Skype 网络电话进行，参加谈话者非常害怕受到监视。

4. 酷刑和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289. 秘密拘留本身能对直接受害者及其家人构成酷刑或虐待。但是，本研究报告所载许多谈话和案例表明，秘密拘留的目的，正是在于便利和最终掩盖为获取情报或为制止言论而采用的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在一些情况下，设置了繁复的规则来核准使用违反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标准的“强化”手段，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秘密拘留被用作避免监视和控制的隔离层，还能够防止他人了解拘留期间的待遇和条件。

5. 对其他人权和自由的影响

290. 人们普遍对秘密拘留及随之而来的酷刑和虐待等情况持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可有效地限制许多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行使，包括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在证人、受害者及其家人受到恐吓时，这种恐惧感往往如影随形。此外，独立的司法机关和秘密拘留无法共存；专家们列举的一些实例表明，因为秘密拘留事件越来越多，所以通常有人对受理秘密拘留案件的法官施加压力，或更有甚者，让法官封口。

6. 保护证人和赔偿

291. 专家们极为关切的是，世界各国许多受到秘密拘留的人都表示，他们很害怕因与本项研究合作和(或)允许报告中使用了他们的姓名，而导致本人或其家人遭到报复。在受害者获释后，秘密拘留对人造成的不公正往往还会延续下去，且不断复制，因为相关国家可能试图避免泄露在其境内存在秘密拘留的事实。几乎在

⁴⁹⁰ A/61/259, 第 44 至第 65 段。

所有近期案件中，都没有对秘密拘留的指控进行任何司法调查，也几乎没有人被绳之以法。尽管许多受害人认为，秘密拘留“夺走了”他们生命中几年的光阴（专家们了解到，在一宗未公开姓名的案件中，有人被秘密拘留了 30 年），而且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常常导致受害人失业及健康受损，但他们几乎都没有得到过任何康复服务或赔偿。

B. 建议

292. 专家们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以下建议。在实际中，需根据特定情况采取具体措施：

(a) 秘密拘留应当与所有其他形式的非正式拘留形式一并受到明文禁止。应当根据《日内瓦四公约》的规定，即使在武装冲突期间也应维持有关拘留情况的记录，其中包括被拘留者的人数、国籍及其被拘押的法律依据，他们是作为战俘还是作为平民而被关押的。国内监督和独立机制应当能够及时进入个人被剥夺自由的所有场所，以便随时进行监督。在武装冲突期间，应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公布所有监禁设施的地点；

(b) 向被剥夺自由者提供的保障应得到充分尊重。不允许根据反恐或紧急状态法来对这些保障措施作不适当的限制。特别应当指出，独立的司法机构切实审查人身保护令方面的情况，是确保尊重个人自由权利的核心。因此，国内法律框架不得允许对人身保护令作任何例外处理，这些框架的运作应独立于实行拘留的主管当局，并独立于剥夺自由的场所与形式。本研究报告表明，司法机构在保护人们避免受到秘密拘留方面可发挥关键作用。法律应当对在涉及人身保护令的法律程序中拒绝透露相关信息的官员规定惩处；

(c) 应及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让被拘留者的直系亲属了解其亲人的被捕情况、所处地点、法律地位和健康状况；

(d) 情报部门的任何行动都应当受到法律约束，而法律则应符合国际规范。为了确保对情报部门的合作实行问责，应当建立并加强真正独立的情报工作审查和监督机制。这类机制应当有机会取得所有的信息，其中包括敏感的情报。应授权这类机制主动开展审查和调查，并提出公开的报告；

(e) 严格独立于据称参与秘密拘留的机构的政府部门应及时调查任何关于秘密拘留和“非常规引渡”的指控。被查出参与秘密拘留或者在此类拘留中从事非法行为的人，以及命令、怂恿或同意秘密拘留的上级负责人，应当立即受到法律追究，如判定有罪，应依情节严重程度判刑；

(f) 对于有关虐待和严刑拷打被拘留者及其在被关押期间死亡的指控所开展的调查情况均应公开。在任何法律程序中都不得使用通过酷刑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取得的证据或信息；

(g) 从一国向另一国主管当局移送，或帮助移送以便实行拘押的行为，都应受到司法监督，并符合国际标准。必须遵守不驱回原则，不得将任何人移交至他们可能遭受酷刑或其他不人道、残忍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国家；

(h) 秘密拘留的受害者应当根据相关的国际规范得到司法补救和赔偿，⁴⁹¹ 因为其中承认，受害者有权得到与侵权行为和所受伤害的严重性相当的适当、有效和及时的补偿。鉴于国际法承认，失踪人员的家人也是受害者，因此，这些人也应当得到康复和补偿；

(i) 各国应当批准和执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鉴于《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要求建立涉及所有剥夺自由情况的监督体制，因此，遵守这项国际文书能增加一层保护。各国应当批准该项《任择议定书》，建立符合《巴黎原则》(关于国家机构的地位的原则)的独立的国家防范机制，并批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其他区域性体系不妨效法通过《美洲被迫失踪人士公约》建立的体制；⁴⁹²

(j) 各国政府有义务保护其海外侨民，并提供领事保护，以确保外国履行其根据国际法、包括国际人权法承担的义务；

(k) 根据国际人权法，各国为证人提供保护，这也是切实制止秘密拘留的先决条件。

⁴⁹¹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 3 款和第九条第 5 款以及《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14 条第 1 款。另见《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大会第 40/34 号决议)及大会第 60/147 号决议通过并宣布的《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受害人获得补救和赔偿的权利的基本原则和导则》所载相关标准。

⁴⁹² 第十四条规定：“美洲人权委员在收到涉及被迫失踪的请愿书或来文后，其执行秘书处应立即与相关国家政府秘密联系，并请该国政府尽快提供资料，说明所称失踪人员的下落，并提供其认为可能相关的其他资料，这类请求不影响请愿书的可受理性。”

Annex I

SUMMARY OF GOVERNMENT REPLIES TO QUESTIONNAIRE

	Country	Response
1.	Albania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No instances of secret detention in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 No involvement or collaboration in secret detention on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State • No further comments on effectiveness of secret detention or other counter-terrorism measures or on past experiences with secret detention
2.	Algeria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No instances of secret detention or facilities for secret detention as a means to counter terrorism. • Places of custody exist within the level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ervice, the police service and the Department of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The sites are controlled by personnel who hold the rank of an officer within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and who will be subject to legal responsibility for disciplinary and penal sanctions, in the event they act outside of, or in violation of, legal procedures. • All sites of police custody are placed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public prosecutor (civil or military) which carries out regular and unannounced inspections. • The penitentiaries are placed under the authority of relevant personnel of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who will be held personally liable at a disciplinary and penal level in the event of violation of the governing rules of detention applicable to both accused and convicted detainees. Such establishments are controlled by magistrates and the heads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penitentiaries. • Noted that, pursuant to an accord signed with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the ICRC has visited penitentiaries since 1999; and since 2003 has been allowed unannounced visits to places of police custody. Also, the penitentiary establishments are accessible to civil society; regular visits are carried out by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promotion of human rights, by NGOs, UNDP and UNICEF. • There are various codes which comprise a legal framework for sites of police custody and penitentiaries, and the Penal Code provides for sanctions for persons who violate the laws, such as illegal or arbitrary detention or ill-treatment. • No involvement or collaboration in secret detention on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State. • Secret detention is not used by the police services of Algeria. The law precludes such practice. The methods for dealing with terrorism are within a strict legal framework, with investigations to be carried out within allowed time limits, and with magistrates being informed. In an emergency situ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ounter-terrorism which threatens the public order, a presidential decree may be made of a State of Emergency, notified to the UN, authorizing the Minister of Interior to take measures of house arrest as administrative internment. It is in this context, controlled by presidential decree, that such rare and exceptional

	Country	Response
		measures may be taken. This is believed to be an effective measure in the efforts against terrorism.
3.	Armenia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No instances of secret detention in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 No involvement or collaboration in secret detention on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State. • No further comments on effectiveness of secret detention or other counter-terrorism measures or on past experiences with secret detention.
4.	Austria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No instances of secret detention in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 No involvement or collaboration in secret detention on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State. • Recalled the position it took as Presidency of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from the beginning of 2006 in emphasizing the absolute necessity for adhering to all existing standards of human rights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 the context of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 On 21 November, 2005,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initiated an inquiry directed at all CoE member States where member States were asked how their internal law ensured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CHR on four issues relevant to secret detention in countering terrorism. Austria furnished a comprehensive answer to this inquiry in February, 2006.
5.	Bahrain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No instances of secret detention under Bahraini law to counter terrorism. The criminal procedure cod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sets out requirements which preclude the lawfulness of secret detention. Anti-terrorism legislation regulates procedures for the investigation and arrest of persons accused or suspected of involvement in terrorism. Further, Bahraini law guarantees the rights of persons who are arrested or remanded in custody, including the right to communicate with family members and lawyers prior to detention. • No involvement or collaboration in secret detention on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State. Noted that Bahrain has signed numerous inter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agreements and extradition agreements, which involve procedures which are applied in conformity with the Constitution and domestic law. Bahrain has signed extradition treaties with Egypt and ratified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States of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concerning the transfer of persons sentenced to deprivation of liberty. • Any alternatives to secret detention must be consistent with the UN conventions which have been ratified by Bahrain. • No history of secret detention practices. However, Bahrain has fully co-operated with respect to counter-terrorism efforts, including having signed numerous international covenants on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 must be carried ou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6.	Bangladesh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No instances of secret detention in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as a means to counter terrorism. Constitutional law and the criminal procedure set out requirements which preclude lawfulness of secret detention.

	Country	Response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No involvement or collaboration in secret detention on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State. • Suggests surveillance and advance intelligence as an alternative to secret detention as a means of countering terrorism. • No comment on past experiences with secret detention, as it is unlawful in Bangladesh.
7.	Belarus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No information on any persons who have been secretly detained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state. • No involvement or collaboration in secret detention on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State. • No comment on past experiences with secret detention
8.	Bolivia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No information on any persons who have been secretly detained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state. • No involvement or collaboration in secret detention on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State. Such practices are not permitted under Bolivian law. • Secret detention is not an effective means of countering terrorism and runs counter to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 No history of secret detention practic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errorism in Bolivia has been dealt with within a legal framework and any actions taken are in the public knowledge, internationally and nationally.
9.	Botswana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No instances of secret detention in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as a means to counter terrorism. Constitutional law and the criminal procedure set out requirements which preclude lawfulness of secret detention. • No involvement or collaboration in secret detention on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State. • No further comments on effectiveness of secret detention or other counter-terrorism measures or on past experiences with secret detention.
10.	Bulgaria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No instances of secret detention in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as a means to counter terrorism. • No involvement or collaboration in secret detention on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State. • No further comments on effectiveness of secret detention or other counter-terrorism measures or on past experiences with secret detention.
11.	Chad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The Constitution of Chad guarantees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ncluding the protection of life and liberty, and against torture and degrading treatment. Referred to Chad's ratification of various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relating to counter-terrorism. The Chad Penal Code also punishes terrorist acts. • No instances of secret detention, nor do secret detention facilities exist as a means to counter terrorism. There is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which is charged with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domain.

	Country	Response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No information on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governments on involvement or participation in secret detention of suspected terrorists in other states.
12.	Croatia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No instances of secret detention in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as a means to counter terrorism. No involvement or collaboration in secret detention on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State. No further comments on counter-terrorism measures. Detention per se is clearly regulated within Croatian legislative framework, including the sanctions for any possible misuse and/or illegal detention No further comments or on past experiences with secret detention. Serious infringements of human rights, as well as a one dimensional approach to countering terrorism in past years, have only helped terrorist propaganda. Therefore, Croatia stresses the need for counterterrorism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13.	Cyprus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No instances of secret detention in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as a means to counter terrorism. No involvement or collaboration in secret detention on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State. No further comments on counter-terrorism measures (no terrorist incidents have occurred in the past 20 years in Cyprus) or on past experiences with secret detention.
14.	Finland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No instances of secret detention or facilities as a means to counter terrorism. Finland has consistently emphasized the need to respect human rights while countering terrorism. A reference has once been made to the landing of a cargo aircraft on 16 May 2003. Permission had been granted because it had been designated by the US declaration as an aircraft used for the carriage of cargo. Finnish legislation contains provisions which control acts of foreign agencies, and affords safeguards against unacknowledged deprivation of liberty. The Sentences Enforcement Decree prohibits detention in a penal institution without a written order, and the identity of the prisoners is always verified; this applies to both Finnish nationals and foreigners. No person suspected of involvement in terrorism have been placed in Finnish prisons or transported on the order of the Prison Service in Finland; nor is there any information that any official or person acting officially has been involved in the unacknowledged deprivation of liberty or the transport of persons so deprived. No instances of experiences where secret detentions have been an effective or acceptable measure in countering terrorism. The Finnish Penal Code provides for definition of terrorist offences and for the right of the Prosecutor General to make decisions in relation to the bringing of charges.

	Country	Response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No experiences of secret detention in past domestic, regional or global counter-terrorism context.
15.	Germany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No instances of secret detention in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as a means to counter terrorism. No involvement or collaboration in secret detention on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State.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is a constitutional mandate. Germany does not regard secret detention as an effective tool in countering terrorism and emphasizes that terrorism must be dealt with in compliance with democratic principles, rule of law,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No further comments on past experiences with secret detention. Germany referred to the case of Mr. Murat Kurnaz. It reported that the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of Justice became aware of this case on 26 February 2002, when the Chief Federal Prosecutor informed the Ministry that it would not take over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pending before the Prosecution of the Land of Bremen. Germany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Federal Prosecutor had received a report from the Federal Criminal Police Office on 31 January 2002, that,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by the Federal Intelligence Service, Mr. Murat Kurnaz had been arrested by United States officials in Afghanistan or Pakistan. Germany also referred to the case of Mr. Khaled El-Masri. It reported that, on 8 June 2004, the Federal Chancellery and the Federal Foreign Office received a letter from his lawyer indicating that Mr. El-Masri had been abducted in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on 31 December 2003, presumably transferred to Afghanistan and kept there against his will until his return to Germany on 29 May 2004. It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Federal Ministry of Justice was informed about these facts on 18 June 2004.
16.	Greece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No instances of secret detention in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as a means to counter terrorism. No involvement or collaboration in secret detention on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State. No further comments on effectiveness of secret detention or other counter-terrorism measures or on past experiences with secret detention.
17.	Iraq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Response received; currently with the translation services;
18.	Ireland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No instances of secret detention in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as a means to counter terrorism. No involvement or collaboration in secret detention on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State. The Constitution of Ireland provides that "No person shall be deprived of his personal liberty save in accordance with law". The deprivation of a person's liberty can only take place in defined circumstances, and there is no concept in Irish law of a detention which is simultaneously both lawful and secret. No further comments on effectiveness of secret detention or other counter-terrorism measures or on past experiences with secret detention.

	Country	Response
19.	Italy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Italy's legal system is designed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framework of guarantees protective of human rights; after 9/11 Italy adopted urgent measures to combat terrorism, updating anti-terrorist legislation. Italy referred to the case of Hassam Osama Mustafa Nasr (Abu Omar) with regard to whom a judicial investigation had been initiated, involving the committal of 26 people for trial who had served at the Italian Intelligence and Military Service. The trial is ongoing. Under Act No. 124, the Services were suppressed, while their tasks were placed un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as the National Authority for the Security. It is envisaged that a legal excuse available to personnel would be that the activities are considered critical for pursuing institutional objectives. State secrecy has also be redefined by limiting its application, particularly to be in line with certain values (integrity; protection of constitutional institutions; protec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state; protection of the military defense). The Criminal Procedure Code has also been reformulated to provide for a privilege for civil servants to plead state secrets to avoid having to testify in relevant cases. However, there is scope for the Judicial Authority to apply to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to examine documents covered by state secrecy. Secret detention is not considered to be an effective tool to counter terrorism. Italy is not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pecific relevant practice.
20.	Jamaica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Jamaica supports the effor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general, and the Special Rapporteurs in particular, to promote and protect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whilst also countering the dangers of terrorism. Have never engaged in the practice of secret or any other type of detention of terrorist subjects. To date, including over the time period specified, no individual has been arrested, charged or suspected of terrorism or terrorist activity.
21.	Japan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No instances of secret detention in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as a means to counter terrorism. No involvement or collaboration in secret detention on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State. No further comments on effectiveness of secret detention or other counter-terrorism measures or on past experiences with secret detention.
22.	Lebanon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Translated from Arabic) No instances of "arbitrary" detention in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as a means to counter terrorism. Under the laws in force, suspects are detained pursuant to a warrant issued by the competent judicial authorities, which oversee all stages of investigations. No suspects have been held in "incommunicado" detention. No one, acting in cooperation with any foreign ally, has participated in, or facilitated the incommunicado detention in Lebanon of any person suspected of engaging in terrorist activities. No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on the use of forcible detention in the context of countering terrorism at the local, regional or international levels.

	Country	Response
23.	Liechtenstein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No instances of, or involvement in, secret detention as a means to counter terrorism, either actively or passively. Unlawful detention is a crime which is prosecuted, and if a suspicion of unlawful secret detention by a domestic or foreign authority or service in Liechtenstein were to have arisen, the Office of the Public Prosecutor would be required to immediately initiate a judicial investigation into an offense of deprivation of liberty, as there no lawful exception which is applicable to the secret services which would otherwise limit the Prosecutor's obligation to prosecute. • No involvement or collaboration in secret detention on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State. • No experiences in countering terrorism can be mentioned where secret detention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n effective tool. •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constitutes one of the priority areas in Liechtenstein's foreign policy, and it regards full respect of human rights as a vital element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any counter terrorism measure.
24.	Mauritius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No instances of secret detention in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as a means to counter terrorism. • No involvement or collaboration in secret detention on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State. • The Constitution guarantees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liberty, entitling all persons who have been detained with the right to inform his/her relatives/friend and the right to a visit. As to measures to combat terrorism - the Prevention of Terrorism Act 2002 does not provide for "secret detention" but does allow for "incommunicado detention" for up to 36 hours with access only to a Police Officer of a certain rank. • It is believed that as a counter-terrorism measure, the Prevention of Terrorism Act 2002 falls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framework.
25.	Mexico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No instances of secret detention in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Even within the context of military detentions, there is a requirement to keep a register of all detainees, and there are procedural safeguards against secret detentions. • No involvement or collaboration in secret detention on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State. • No further comments on effectiveness of secret detention or other counter-terrorism measures or on past experiences with secret detention.
26.	Moldova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No instances of secret detention in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 No involvement or collaboration in secret detention on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State. • No further comments on effectiveness of secret detention or other counter-terrorism measures or on past experiences with secret detention.
27.	Montenegro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No information or evidence that persons suspected of terrorism have been arrested or detained on the territory of Montenegro or that they have been secretly detained.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or institutions do not possess information about potential arrest or secret detention of those suspected of

	Country	Response
		<p>terrorism, nor about any such imprisonment and/or arrest resulting in death or violence.</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No facilitation of secret detention. • As to counter-terrorism measures, a number of laws have been passed which sanction the criminal act of terrorism and provide for identification of such perpetrators and establish institutional bodies responsible for detection, investig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in cases of suspected terrorist acts. • Emphasizes that Montenegro is a member of CAT, OPCAT and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28.	Paraguay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No information on any instances of secret detention. All arrests should be carried out within the legal framework. • Paraguay does not have any specific anti-terrorism laws, so that all crimes are dealt wit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enal code. There is a draft law currently being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anti-terrorism measures. • No information of any secret detention facilities, nor are there any plans for construction of such sites. • No involvement or collaboration in secret detention on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State. • Emphasizes Paraguay's compliance with its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29.	Peru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has no knowledge of any instances of secret detention in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nor any facilities for secret detention. • No involvement or collaboration in secret detention on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State. • No, secret detention is not an effective measure in countering terrorism. There has been no case in which such secret detention has been effective. Peru emphasizes its compliance with all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 There is legislation allowing police to arrest persons who are caught in the act of committing a crime. They are informed of the reason for the arrest, presumed innocent, have a right to physical integrity, and right to lawyer and doctor, and to communicate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There are also requirements which arise in cases where police carry out an arrest pursuant to an arrest warrant: to inform the person of the reasons for the arrest; to inform the magistrate, the reason of detention and which authority had ordered the arrest; report the arrest to the magistrate who needs to put the detainee before the judge who issued the arrest warrant; and to inform the detainee of their rights.
30.	Philippines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Facilities and practices of secret detention; such practices contravene the Constitution which expressly prohibits secret, solitary and incommunicado detention and torture, and are not used. Specific laws provide penalties for those who violate requirements in relation to the arrest, interrogation and detention of those suspected of terrorism.
31.	Poland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On 11 March 2008, the district Prosecutor's Office has instituted proceedings on the alleged existence of secret CIA prisons in Poland. This was referred to the Appellate Prosecutor Office on 1 April 2009. The prosecutors are gathering evidence which is considered secret or classified.

	Country	Response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To ensure the proper course of the proceedings, the prosecutors are bound by confidentiality and cannot reveal the findings. Once the proceedings are completed and the findings are made public, the Government may respond.
32.	Romania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No instances of secret detention in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No involvement or collaboration in secret detention on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State No further comments on effectiveness of secret detention or other counter-terrorism measures or on past experiences with secret detention.
33.	Russian Federation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No instances of secret detention in the Russian system No involvement or collaboration in secret detention on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State All detentions fall within the supervision of the Federal penitentiary and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From 2007-2016 there is a program being undertaken to improve detention conditions. The office of the General Prosecutor supervises situations of detention, and if there is a violation, it is reported. No further comments on effectiveness of secret detention or other counter-terrorism measures or on past experiences with secret detention.
34.	Singapore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Singapore does not practice secret detentions at all, either alone or in collaboration with its allies. Singapore's approach to detection and rehabilitation of terrorists, used effectively, with two-thirds of terrorists arrested since 2001 having been released and reintegrated back into society, has involved: A legislative framework defining the mandate and powers of the intelligence agencies, ensuring accountability.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provides for powers of preventative detention for security threats, outside of criminal laws, with: built-in procedural safeguards including a review panel overseen by a Supreme court judge; and a right given to the President to overrule Government decisions on detention. Initial detention beyond 48 hours must be approved by a Superintendent of Police and reported to the Commander of Police. Any detention under the ISA beyond 30 days must be approved by the Minister of Home Affairs and permission be given by the President. Once detained under the ISA, detention is reviewed every 12 months. Rights of detainees: to written reasons for detention (within 14 days) and right to appeal, and right to representation. Family members are informed and given the right to reach the detainee (within the first 30 days subject to non-interference with the investigation; thereafter, regularly)

	Country	Response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Justices of the Peace and community members form a Board of Inspection which is allowed to make unannounced visits to the detention centers.
35.	Slovakia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No instances of secret detention in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No involvement or collaboration in secret detention on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State. In 2006, Slovakia responded to the inquiry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s investigation into allegations of unlawful and unacknowledged detentions. Slovakian authorities are constrained by the rule of law and in particular the Constitution. Unlawful deprivation of liberty, interrogation or torture would attract criminal liability. Persons charged with terrorist offences must be dealt wit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riminal procedures. Activities of foreign intelligence services on Slovakian territory are monitored by the two national intelligence agencies, which are subject to Parliamentary control.
36.	Slovenia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No instances of secret detention in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No involvement or collaboration in secret detention on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State No further comments on effectiveness of secret detention or other counter-terrorism measures or on past experiences with secret detention.
37.	Spain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No instances of secret detention in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and no secret facilities. No involvement or collaboration in secret detention on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State. No further comments on effectiveness of secret detention or other counter-terrorism measures as Spain has no past experiences with secret detention. Secret deten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Spain's domestic legislation.
38.	Suriname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No instances of secret detention in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No involvement or collaboration in secret detention on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State No further comments on effectiveness of secret detention or other counter-terrorism measures or on past experiences with secret detention.
39.	Syrian Arab Republic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There are no secret prisons or detention centres in Syria. There are no cases of secret detention and no individuals are arrested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No authorization has been granted to the security service of any foreign state to establish secret detention facilities in Syria. A number of foreign individuals were arrested in Syria at the request of other States, who were informed of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arrests and their places of detention. These States were also informed whether the individuals concerned were brought before the Courts or transferred outside of Syria. Individuals belonging to different terrorist groups have been prosecuted and detained in public prison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relevant international

	Country	Response
		<p>standards. They will be judged by the competent judicial authorities. Court proceedings will be public and will take place in the presence of defense lawyers, families, human rights activists and foreign diplomats. Some will be publicized through the media.</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The Interpol branch within the Security Service of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cooperates with international Interpol branches with regard to suspected terrorist and other criminal activities.
40.	Switzerland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The practice of secret detention is never used, and no facility for such detention exists in Switzerland. Such detention is not permitted by Swiss law. • The Swiss Constitution guarantees the rights of persons deprived of their liberty, and detention must be carried out strictly in accordance with prescribed requirements, including: being informed of the reasons of detention; make a call to a lawyer; and inform family/friends; being brought before a judge; to be judged without unreasonable delay. • The Swiss Penal Code criminalizes abductions and detention without legal basis, and unlawful forced transportation is punishable as a crime, as are attempts or participation in such acts. Also, Switzerland complies with its obligations under the 1963 Vienna Convention in relation to the detention/arrest of foreigners, such that in the case of arrest/detention of foreigners, the person has a right to inform the diplomatic embassy. Persons who have been illegally detained have recourse before an independent tribunal. • No further comments on effectiveness of secret detention or other counter-terrorism measures or on past experiences with secret detention.
41.	Trinidad and Tobago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The practice of secret detention is not used, and no facility for such detention exists. • Anti-Terrorism Act 2005 regulates treatment of persons suspected of terrorist acts. This provides for a process for seeking a detention order to be granted by a judge in chambers,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 Detention is for an initial period of up to 48 hours, and extended for up to 14 days. Records to be kept of the place and periods of detention. • No history of using secret detention to counter terrorism.
42.	United Kingdom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The Government is not aware of any cases of individuals having been secretly detained in facilities on UK territory. In February 2008, the US informed the UK government (contrary to previous assurances otherwise) that it had used the UK Overseas Territory of Diego Garcia to refuel rendition flights. The US has given assurances that there have been no other such incidents since September 2001, and have assured the UK that there would be no rendition through UK territory without express permission, which would only be granted if satisfied that it would accord with UK law and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 The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ommittee is charged with oversight of the policy of the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agencies. It has produced reports on the ways in which the agencies seek to ensure that they do not contribute to the detention of individuals outside of a legal framework. In one of the reports, the agencies refer to the fact that the US is clearly holding some Al-Qaida members in detention, but the details and location have not been disclosed to the UK, although the intelligence gathered from interrogation of such detainees has been used by the UK agencies.

	Country	Response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By mid-2003 suspicions arose regarding the operation of black sites, so the UK agencies sought Ministerial approval and assurances from foreign liaison agencies if there was a risk of rendition operations arising from their operations. After April 2004 (Abu Ghraib revelations), in view of the known risk of mistreatment in operations which may result in US custody of detainees, the UK agencies sought assurances of humane treatment in any operation which may involve rendition/US custody. No further comments on effectiveness of secret detention or other counter-terrorism measures or on past experiences with secret detention.
43.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adopted the following specific measures: Instructed the CIA to close as expeditiously as possible any detention facilities that it currently operated as of 22 January 2009 and ordered that the CIA shall not operate any such detention facility in the future. Ordered that the Guantanamo Bay detention facility be closed as soon as practicable. Requir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 to be given notice and timely access to any individual detained in any armed conflict in the custody or under the effective control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consistent with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Ordered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lawful options available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th respect to detention of individuals captured or apprehended in connection with armed conflicts and counterterrorism operations. Reaffirmed that all persons in U.S. custody must be treated humanely as a matter of law. Mandated that detention at Guantanamo conform to all applicable laws governing conditions of confinement, including Common Article 3 of the Geneva Conventions, and directed a review of detention conditions at Guantanamo to ensure such compliance. Ordered a review of United States transfer policies to ensure that they do not result in the transfer of individuals to other nations to face torture or otherwise for the purpose, or with the effect, of undermining or circumventing the commitments or oblig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ensure the humane treatment of individuals in its custody or control. The resulting Task Force on transfer practices recommended to the President in August that (1) the State Department be involved in evaluating all diplomatic assurances; (2) the Inspectors General of the Departments of State, Defense, and Homeland Security prepare an annual report on all transfers relying on assurances; and (3) mechanisms for monitoring treatment in the receiving country be incorporated into assurances. Announced the transfer of at least seven detainees from military custody to U.S. criminal law enforcement proceedings, and transferred 25 detainees to date to third countries for repatriation or resettlement. Worked with Congress to revise U.S. laws governing military commissions to enhance their procedural protections, including prohibiting introduction of evidence obtained as a result of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Country	Response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Expanded the review procedures for detainees held by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 Afghanistan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transparency and fairness of U.S. detention practices. Detainees are permitted an opportunity to challenge the evidence that is the basis for their detention, to call reasonably available witnesses, and to have the assistance of personal representatives who have access to all reasonably available relevant information (including classified information). Proceedings generally shall be open, including to representatives of the ICRC, and possibly t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Established more tailored standards and rigorous procedures for evaluating assertions of the State secrets privilege, including establishing an internal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ensuring that the privilege is never asserted to avoid embarrassment or conceal violations of law, and creating a referral mechanism to the 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 where the privilege is asserted but there is credible evidence of a violation of law. These standards and procedures were established in order to strike a better balance between open government and the need to protect vital national security information.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initiated a preliminary crimin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interrogation of certain detainees. The Government indicated that these measures cumulatively seek to reaffirm the importance of compliance with the rule of law in U.S. detention practices, to ensure U.S. adherence to its international legal obligations, and to promote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in this important area of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The Government also noted that some of the specific information requested in the questionnaire implicates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and that, although considerable amounts of information have been declassified, certain information will not be released for valid security reasons, subject to extensive oversight to ensure compliance with the law.
44.	Venezuela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No instances of secret detention in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No involvement or collaboration in secret detention on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State. No further comments on effectiveness of secret detention or other counter-terrorism measures or on past experiences with secret detention. Venezuela noted that secret detentions are contrary to its domestic legislation and Constitution. Domestic provisions specifically provide for safeguards against such secret detention and further criminalize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and set out criminal sanctions for such an offence.

Annex II

In August 2009, the experts corresponded with 19 countries across all geographic regions of the world with a request to conduct an official visit to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in order to conduct private interviews with persons believed to have been formerly held in secret detention. As one of the essential objectives of the joint study is to better understand - and ultimately redress - the plight of the victims, the experts wanted to engage directly with relevant sources. The experts wish to thank the Government of German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for extending an invitation to visit. Visits to these two States were undertaken between September and November 2009 for the purpose of conducting interviews. The experts were unfortunately unable to visit other States due to the fact that invitations were either not extended or they were advised that a visit for such a purpose could not be arranged by the concerned State. In an effort to get direct information from persons who reportedly had been secretly detained, the experts did conduct a number of interviews by telephone and/or interviewed legal counsel or family members as some of these persons are still in detention or hospitalized and unable to communicate directly. In total, the experts conducted 30 interviews with individuals from various nationalitie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This Annex contains 24 case summaries of interviews conducted. Six interviews were excluded as they were determined either not to be within the scope of this study or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was not sufficiently detailed and precise to be included.

CASE SUMMARIES

Case 1 - Biographic details	
Name of interviewee	Mr. Abdeljalil Al-Hattar*
Nationality/country of origin	Yemen
Gender	Male
Detention	
Date of initial detention 14 December 2007	
Location of initial detention Arrested at a mosque in Sana'a district, Yemen.	
Grounds of initial detention Told during interrogation that he had been arrested on suspicion of having harboured a wanted person.	
The authority(ies) involved in the detention Yemeni Political Security Officers	
Total period of detention 14 months (14 December 2007 to February 2009)	
Duration of secret detention Approximately the first 2 months (14 December 2007 to February 2008)	
Site(s) of detention, including sites of possible transit Initially detained at a mosque in Sana'a district, Yemen, and then subsequently taken to the Political Security Unit's premises in Sana'a district, Yemen, where he was detained for a further 1 year and 2 months.	
Conditions and treatment Interrogated during the first seven days of detention. No physical coercion was used. No complaints generally about interrogation methods used. He had no access to a lawyer, judge nor doctor during the entire period of his detention.	
Judicial proceedings Never formally charged, never brought before a judge.	
Date of release February 2009. He was released without an apology or compensation. To date, he has not filed a complaint.	
Additional Information	
His arrest and detention created some personal problems. He had been due to be married four days after the arrest, and also, he had applied for a government job at the time.	

* Information contained i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interviewee and other credible sources.

Case 2- Biographic details	
Name	Mr. Suleiman Abdallah*
Nationality/country of origin	Tanzania
Gender	Male
Detention	
Date of the initial detention	
March 2003	
Location of the initial detention	
Mogadishu, Somalia	
Grounds of detention	
No charges were ever brought against him.	
The authority(ies) involved in the arrest/detention	
<u>Somalia</u> : He was arrested by team of Mohammed Dere, a notorious warlord allegedly working for the United States.	
<u>Kenya</u> : He was held by the Kenyan police in Nairobi and was interrogated by the CIA and the FBI.	
<u>Somalia</u> : In Bosaso, he was guarded by Somali soldiers.	
<u>Afghanistan</u> : In Afghanistan, he was guarded by Afghan soldiers and interrogated by officials from the CIA. The Prison of Darkness was allegedly run by the CIA and the Salt Pit by the FBI.	
Site(s) held in detention, including sites of possible transit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Mogadishu, Somalia in March 2003 (one day) 2. Jail near an airport in Nairobi, Kenya 3. Bosaso, Somalia; Djibouti (one day) 4. "Dark Prison", Afghanistan (two months) 5. "Salt pit", Afghanistan (14 months) 6. Bagram Airforce Base, Afghanistan (four years and two months) 7. Dar es Salaam, Tanzania via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 (one day) 	
Total period of detention	
More than five years (March 2003 - November 2008)	
Duration of secret detention	
Same as above	
Conditions and treatment	
<p>Upon his arrest in <u>Mogadishu</u>, he was beaten by four men, resulting in broken fingers and teeth. Afterwards, he was forcibly taken to a hospital, then blindfolded and taken to the airport, where he was flown to Nairobi.</p> <p>In <u>Nairobi</u>, he was held in a room with no bed and tiny windows. He was interrogated by the police and taken to the hospital. There, he was visited by officers who identified themselves as belonging to the FBI. After eight days in Nairobi, he was taken to an airport with the same CIA agents who had taken him from Mogadishu. They tied his hands and legs, blindfolded him, and beat him on his ears. He was flown to <u>Bosaso, Somalia</u>, where he was taken to a boarding house and forced to sit on the floor, surrounded by four armed soldiers.</p> <p>The following day, he was flown to <u>Djibouti</u>. On the flight, he was blindfolded, his feet were shackled and he was chained to the floor of the plane. He was not allowed to sleep, and he was hit on his ears every time he started to sleep. He was kept in a building at the airport. Some people held them while another man cut his clothes off and raped him. Afterwards, he was put in a diaper, hooded, cuffed, shackled and put on another plane to <u>Kabul, Afghanistan</u>. Upon landing, he was taken to the <u>Prison of Darkness</u>. At the prison, he heard strange voices in several languages, including Kiswahili and Somali, saying things such as "there is no God, no God, no God." He was taken to an interrogation room, where his entire body was shaved by the interrogators in an aggressive and humiliating manner. He was kept in a stress position, chained to a wall, in a tiny, dark room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Freezing water was poured on him; he was often forcibly naked, beaten and raped with foreign objects. He was kept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for two months, in complete darkness and with very loud music playing constantly. The interrogators would hang him from the ceiling in the "strapado" position, so that only his toes touched the floor. The guards were Afghans. He was fed only every two days, and was given pills on a regular basis. He was approached by some people carrying ICRC badges who asked for his personal information, including his mother's address, but he refused to give them the information since he believed they were CIA agents.</p>	

Around September 2004, he was taken to the “Salt pit”, an underground prison run by the FBI. There was constant light, and the Afghan guards would sometimes urinate on the detainees’ food. He had no contact with his family, and he was visited several times by two FBI agents. After 14 months, FBI officers came to the prison, took his photograph, shackled him with fiberglass cuffs and blindfolded him. He was taken by helicopter and upon arrival in Bagram, he was chained and handcuffed, and his eyes were covered with glasses. He was also made to stand in a box and the rules were extremely strict. After bathing in the open, he was blindfolded and taken to an interrogation room. The interrogators were US officials. After he refused to answer their answers, he was slapped by one of the interrogators and dragged down the staircase to a wooden cage, where he was forced to stay for approximately one week. He was then transferred to another cage, where his blindfold was finally removed. He was first able to see other detainees, but the cages were later sealed so that the detainees could not see any other people. He was constantly harassed by the soldiers guarding the prison and bright lights were constantly kept on. The common practice was for the guards to use teargas on all detainees if one of them caused a problem. Mr. Abdallah suffered from acute headaches but was not taken to see a psychiatrist, like other detainees. During his detention in Bagram, he did not have contact with his family. Women and children, as young as twelve were also detained there.

In November 2008, he was flown to Dar es Salaam and held for interrogation overnight.

Date of release

November 2008.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fter three years in detention, he sent a letter to his mother via the ICRC. Starting at the end of 2006, he was visited by the ICRC three or four times.

After his release, Mr. Abdallah has only been able to eat fruit, as solid food makes him vomit. He experiences pain in his back, jaw and teeth. He constantly feels dizzy and confused during the day and has nightmares at night.

* Information contained is from a phone interview with interviewee and other credible sources.

Case 3 - Biographic details	
Name of interviewee	Mr. Saud Mukhtar Al-Hashimi*
Nationality/country of origin	Saudi Arabia
Gender	Male
Detention	
Date of initial detention	
2 February 2007	
Location of initial detention	
Jeddah, Saudi Arabia	
Grounds of initial detention	
He was arrested as part of a group of nine persons demanding political change. These individuals were accused of having supported and financed terrorism, and were conducting illegal activities of raising and transferring funds to suspicious parties.	
Total period of detention	
From 2 February 2007 until present. He was in detention at the time of this interview.	
Duration of secret detention	
First 10 days.	
The authority(ies) involved in the arrest	
Officers of the Public Investigations Unit, Saudi Arabia	
Site(s) of detention, including sites of possible transit	
He was held in premises of the Public Investigations Unit in Jeddah. For the first ten days he was held in a building annexed to the public prison, and then moved to the public prison.	
Conditions and treatment	
He was held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detention period, without any contact with other detainees. He was interrogated from time to time.	
Communication with his wife (visits and telephone calls) was sometimes suspended as punishment, including in one instance, for a period of 5 months, and another period of 8 months. He was beaten three times.	

Judicial proceedings Never formally charged, never brought before a judge Date of release He remains in detention.

* Information contained i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the wife of the interviewee, Mrs. Hassna Ali Ahmed Al Zahrani, and other credible sources.

Case 4 - Biographic details	
Name	Mr. Bisher Al-Rawi*
Nationality/country of origin	Iraq
Gender	Male
Detention	
Date of the initial detention 8 November 2002 Location of the initial detention Banjul, the Gambia Grounds of detention No charges were ever brought against him. The authority(ies) involved in the arrest/detention Gambia: He was detained by officers from the Gambian Intelligence Agency and subsequently kept in custody by Gambian authorities. Afghanistan: Afghani authorities. He was interrogated by American officials, including officials from the CIA, the MI5 and foreign counter intelligence delegations from Tunisia, Syria, and Libya, among others. Site(s) held in detention, including sites of possible transit 1. Safe houses in a residential area in Banjul, the Gambia 2. "Dark Prison", Afghanistan 3. Bagram, Afghanistan 4. Guantanamo Bay Total period of detention More than four years (8 November 2002 to 30 March 2007) Duration of secret detention Safe houses in a residential area in Banjul, the Gambia (one month); "Dark Prison" (three weeks) and Bagram, Afghanistan (one month); and Guantanamo Bay (four years). Conditions and treatment In <u>Banjul</u> , he was first allowed to be free inside the safe houses. He was later placed in a wooden cage. On the <u>flight to Afghanistan</u> , he was blindfolded, hooded, handcuffed and his feet were shackled. At the " <u>Dark Prison</u> ", an old detention center, there was no light or heating. The guards all wore hoods and never spoke. On the first day, he was placed in a dark cell and the handcuffs and hood were eventually removed. He was kept in that cell, which measured approximately 5 x 9 feet for three weeks. It had a steel door, a bucket, an old piece of carpet and a rusty steel bar. He was kept in the cold and had to wear diapers. Loud music was played continuously. The only light he saw was the torches carried by the guards when they gave him food, which was on average less than once per day. He was kept incommunicado and was not interrogated during this time. On around 22 December, two American and two Afghan guards went into his cell, chained his hands behind his back and hooded him. He was taken away on a helicopter to <u>Bagram, Afghanistan</u> . He was held at an old factory, which was used as a secret detention facility. He spent the first three days and several weeks after in isolation. At Bagram, he was subjected to sleep deprivation for up to three days and threats. He was subjected to almost daily, long interrogations, and he was always handcuffed, hooded and shackled. He was transferred to <u>Guantanamo Bay</u> through a rendition flight on 7 February 2003. During the trip, which lasted 24 hours, he was handcuffed, had goggles covering his eyes and his feet were shackled. He underwent multiple interrogations and was kept in isolation for three weeks. Date of release 30 March 2007.	

Additional information
While in Bagram, he was able to meet with the ICRC and send letters to his family through them.

* Information contained i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interviewee and other credible sources.

Case 5 - Biographic details	
Name of interviewee	Mr. Maher Arar*
Nationality/country of origin	Canadian (national of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Gender	Male
Detention	
Date of initial detention	
26 September 2002	
Location of initial detention	
John F. Kennedy Airport, New York,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e was in transit on the way home to Canada, following a visit to Tunisia)	
Grounds of initial detention	
He was detained on the basis of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 (RCMP) that he was a suspected terrorist and a possible member of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or Al-Qaida. Formal charges were never filed in Canada, the USA or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The authority(ies) involved in the detention	
He was detained and interrogated by official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ased on unverified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RCMP. He was deported by US authorities and transferred to Jordanian officials and then turned over to the Syrian authorities, including the Syrian military intelligence who held him under special powers given to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s.	
Total period of detention	
From 26 September 2002 to 5 October 2003.	
Duration of secret detention	
Approximately 1 month, from 26 September 2002 to end of October 2002.	
Site(s) of detention, including sites of possible transit	
1. On 26 September 2002, he was detained at JFK airport, NY, USA and held in the Metropolitan Detention Centre in Manhattan for eleven days (26 September to 7 October 2002).	
2. On 8 October 2002, he was transported to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via 2 stopovers in Rome, Italy and Amman, Jordan. During this time he was chained and shackled in the back of a plane.	
3. He saw a photo of President Assad which indicated to him he was in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He was later told that he was in Far Falestin detention centre. He was held here for 10 and half months.	
4. On 20 August 2003, he was transferred to Sednaya Prison in Syria until his release on 5 October 2003.	
Conditions and treatment	
<u>From the USA to Jordan</u> - He was put on a private plane and chained and shackled. He arrived in Jordan blindfolded and said he was repeatedly hit on the back of his head by Jordanian guards.	
<u>In transit from Jordan to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u> - He was blindfolded and “bundled” into a van and driven fast over bad roads. From time-to-time he was struck by one of the guards.	
<u>In Far Falestin detention centre,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u> - He was kept in a tiny cell, roughly seven feet high by six feet long by three feet wide. The cell contained only two thin blankets and a “humidity isolator” as well as two bottles, “one for water and one for urine”. There was an open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ceiling, roughly one foot by two feet. There was no light in the cell at all, except what filtered through from the opening in the ceiling. He recalled two or three times when cats urinated through that opening. The cell was damp and very cold in winter and stifling in summer. He was known to guards only by his cell number: two. The first and official recognition of his detention occurred about three weeks after his deportation to Syria (end of October 2002) with a consular visit by Canadian authorities. He received approximately half a dozen consular visits while in detention but was not allowed to receive visits from anyone other than consular officials.	
<u>Treatment during interrogations at Far Falestin detention centre</u> -	
On 8 October 2002, Mr. Arar was taken for questioning from around 8:00 pm to midnight. He was questioned by a man named “George”, who Mr. Arar later discovered was George Salloum, the head of interrogation at Far Falestin. There	

was no physical violence during this interrogation, but there were ominous threats. If he was slow to answer, “George” said that he would use “the chair” which Mr. Arar did not understand, but assumed to be a form of torture. On 9 October 2002, he was called up for interrogation which lasted roughly 10 hours. When “George” arrived, he immediately started hitting him. The chair on which Mr. Arar was sitting was taken away, so that he was now on the floor. Mr. Arar interpreted it as a form of humiliation - lowering the status of the detainee in respect of the interrogators. “George” brought with him into the room a black cable, which might have been a shredded electrical cable. It was about two feet long. It was probably made of rubber, but was not hollow. Mr. Arar says that as soon as he saw the cable he started to cry. George told Mr. Arar to open his right hand. George then raised the cable high and brought it down hard. He stood up and started jumping, but was forced back down and the process was repeated with his left hand. Again Mr. Arar jumped up. No question had yet been asked. From then on, Mr. Arar was forced to stand near the door, and the questions began. The constant theme was “you are a liar”. He was given breaks and put in another room where he could hear other people screaming. Sometimes he was blindfolded and left to stand in the hallway for an hour or more listening to the screams of women being beaten and the cries of the babies that some of the women had with them in the detention centre. When he was brought back into the interrogation room, he would be beaten about the upper body and asked more questions. Mostly, he was asked about his relations with various people. On 11 October 2002, this was the most intensive interrogation as he was questioned for sixteen to eighteen hours, with great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abuse. Mr. Arar was beaten with the black cable on numerous occasions throughout the day, and threatened with electric shocks, “the chair” and “the tire”. The pattern was for Mr. Arar to receive three or four lashes with the cable, then to be questioned, and then for the beating to begin again. After a while, he became so weak that he was disoriented. Mr. Arar remembers wetting himself twice during this questioning. He had to wear the same clothes for the next two and a half months. He was humiliated. After these three days of beatings the interrogation became less intense physically. There was much less use of the cables, and more punching and hitting. By the 16 or 17 October, the beatings diminished but the threats intensified, so that th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was extreme. The “chair” was also invoked to scare him. At the end of each interrogation session an interrogator would say “tomorrow will be tough” or “tomorrow will be worse for you”. Mr. Arar found it almost impossible to sleep for more than two or three hours a night.

Sednaya Prison - He said conditions were “like heaven” compared to those in Far Falestin.

Judicial proceedings

In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 on the day prior to his release, over a year after his initial detention, he was taken before a Supreme State Security Court. He was never tried or convicted of any offence. Canadian officials were not notified of this court date and no lawyer was present. He was not sure what took place this day, if it was an actual trial, no one ever advised him of the charges against him and he was not convicted of any offence.

In Canada - On 28 January 2004,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announced that a Public Commission of Inquiry would be established to examine the actions of Canadian officials, including the detention and deportation of Mr. Arar in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namely in rel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ordan and Syria. The Commissioner’s report was released on 18 September 2006.** The Commission found that the treatment and conditions of Mr. Arar in Far Falestin detention centre in Syria constituted torture as understood in international law. Upon the conclusion of the Inquiry Mr. Arar received an official apology from the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and 10.5 millions dollars (Cdn) in compensation in addition to one million Cdn dollars to cover the costs of his legal fees.

Date of release

On 5 October 2003, Mr. Arar was released from custody after signing a “confession” given to him in court by a Syrian prosecutor. He returned to Canada on 6 October 2003.

Additional Information

Mr. Arar experiences serious psychological effects from his detention and torture in Syria. Since his release, Mr. Arar has a deep sense of isolation from the Muslim community. Since returning to Canada, he has had difficulty finding a job, despite having a degree in computer engineering and a Masters in telecommunications. This has had a devastating effect upon both his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economically. Mr. Arar’s relationships with members of his immediate family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aired. He feels guilty about how he now relates to his own family. He often feels emotionally distant and preoccupied with his own concerns.

* Information contained i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the interviewee’s legal representative, Mr. Lorne Waldman, and other credible sources.

** The Commissioner’s report was released on 18 September 2006, following a Commission of Inquiry. The Toope Report, released on 14 October 2005, was requested by the Commissioner of the Inquiry to

determine the treatment of Mr. Arar while in detention in Jordan and Syria. The reports are available at: http://epe.lac-bac.gc.ca/100/206/301/pco-bcp/commissions/maher_arar/07-09-13/www.ararcommission.ca/eng/index.htm.

Case 6 - Biographic details	
Name	Mr. Moazzam Begg*
Nationality/country of origin	United Kingdom
Gender	Male
Detention	
Date of the initial detention	
31 January 2002	
Location of the initial detention	
Islamabad, Pakistan	
Grounds of arrest	
No charges were ever brought against him.	
The authority(ies) involved in the arrest/detention	
<u>Islamabad</u> : Abducted by unidentified sources, although American officers dressed as Pakistanis were in the vehicle at the time of arrest.	
<u>Kandahar</u> : The detention facility was run by the US military.	
Site(s) held in detention, including sites of possible transit	
1. Detained in Islamabad, Pakistan.	
2. On 21 February, he was taken to a military airport near Islamabad and handed over to American officers. He was flown to Kandahar, Afghanistan, on an American military plane, along with six other detainees.	
3. The detention facility in Kandahar was located next to an airport.	
4. In Bagram, Afghanistan, he was held at a remodeled warehouse.	
5. On 7 February 2003, he was transferred to Guantanamo Bay.	
Total period of detention	
Mr. Begg was detained since January 2002 for nearly three years.	
Duration of secret detention	
Three weeks in Islamabad (31 January - 21 February 2002)	
Guantanamo (February 2003 - January 2005)	
Conditions and treatment	
During his detention in <u>Islamabad</u> , he was taken to meet with American and British Intelligence officers in a different venue. He was not beaten and the Pakistan officials indicated that he had been arrested based on an American instruction.	
During the <u>flight to Kandahar</u> , he was held on the floor in a painful position and received threats from soldiers. He was hooded, shackled and handcuffed.	
He was hooded and shackled to the floor during the <u>flight to Bagram</u> . The cells had dim light and loud music was played all the time. Religious duties were forbidden as was all communication between detainees; it was thought that they could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if they prayed. He was not taken outside except for during a few minutes on some occasions.	
Since he was considered a “High Value Detainee” (HVD) at <u>Guantanamo Bay</u> , he was held in secret detention in one of the two cells at Camp Echo. The ICRC was denied access to him due to “military necessity”. He was later moved to the “Secret Squirrel” unit, a place where HVD were secretly kept under the custody of the CIA.	
Judicial proceedings	
He was denied access to a lawyer or consular services during his detention in Islamabad. His wife filed a writ of habeas corpus to find out his whereabouts but the Government denied the arrest.	
Date of release	
January 2005.	
Additional information	
In <u>Kandahar</u> , he spent the first 4 weeks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in a metallic barn divided into six cells. He was later held with other detainees. He was held in incommunicado detention for two months, although he was visited by the ICRC. He was subjected to heavy torture and was interrogated, sometimes naked, by the FBI, the CIA, military intelligence and the MI5.	

In Bagram, he was subjected to systematic interrogations, during which he was shackled, and subjected to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tortures such as a mock rape of his wife. He also witnessed two detainees being beaten to death. If the interrogators did not hear what they wanted, he was taken out of the interrogation room, beaten by someone other than the interrogators, and then taken back. He was held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during the initial 6 weeks, and later in communal cells “where detainees were treated like animals”. In Bagram, he was visited by the ICRC and could send letters to his family through them.

After his release, he was sent back to the United Kingdom, but he did not have his passport until mid-2009.

* Information contained i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interviewee and other credible sources.

Case 7 - Biographic details	
Name of interviewee	Mr. Abou Elkassim Britel*
Nationality/country of origin	Moroccan and Italian
Gender	Male
Detention	
Date of initial detention	
10 March 2002	
Location of initial detention	
Lahore, Pakistan	
Grounds of initial detention	
His initial detention was on the grounds of immigration matters. The second period of detention was carried out on the ground of suspicion of his involvement in bombings in Casablanca.	
The authority(ies) involved in the detention	
<u>First Period of Detention</u>	
<u>In Pakistan</u> - Pakistani immigration officers, Pakistani officials and United States officials, including FBI agents.	
<u>In Morocco</u> - Moroccan officers (including the Moroccan secret service) and United States officials.	
<u>Second Period of Detention</u>	
<u>In Morocco</u> - he was detained by Moroccan officers, this time en route to Italy, and was again transferred into the hands of the Moroccan secret service agency, the Direction de la Surveillance du Territoire. He was subsequently transferred to a public prison. He remains imprisoned in Ain Bourja prison Casablanca, Morocco.	
Total period of detention	
Two periods of detention:	
1. Approximately one year (10 March 2002 to February 2003)	
2. From 16 May 2003 until present.	
Duration of secret detention	
1. During the first period of detention: the entire period, approximately one year.	
2. During the second period of detention: approximately 4 months (16 May 2003 to 16 September 2003).	
Site(s) of detention, including sites of possible transit	
<u>First Period of Detention</u>	
1. Initially detained at Lahore, in a police station.	
2. Transferred to a detention centre in Islamabad, and transported on four occasions to a villa run by US officials, Islamabad.	
3. Transferred on a private airplane and handed into the custody of Moroccan officials.	
4. Detained in a facility run by the Moroccan secret service agency, the Direction de la Surveillance du Territoire, in Témara, Morocco.	
<u>Second Period of Detention</u>	
1. Detained in Melilla, and again held at Témara detention facility, this time for four months.	
2. Transferred to a prison in Sale, Morocco.	
Conditions and treatment	
<u>First Period of Detention</u>	
<u>At Lahore police station</u> : his repeated requests to contact the Italian embassy were denied, and he was accused of being a terrorist, and was ill-treated.	
<u>At the Crime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Lahore</u> : he was chained and beaten.	

At the villa, interrogations by FBI agents: FBI agents, with Pakistani agents present, threatened to torture and kill him, if he did not give information.

Transfer by plane to Morocco: US officials forcibly transferred him onto a private airplane. During the flight, he was chained on his back to the floor of the airplane, his head was covered with a hood, and he was dressed in a diaper. Tape was put over his mouth when he tried to ask to use the bathroom. Before landing, the chains were removed and plastic handcuffs were used to bind his hands, and he was blindfolded.

At the Témara facility: he was regularly interrogated about his life in Italy, and he was beaten and received threats of sexual torture, including sodomy and castration, and threats concerning his family. He was subsequently released without charge or explanation in front of his mother's house.

Second Period of Detention

At the Témara facility: he was shackled at all times except for 15 minutes each day, and was not permitted to have a Koran. He was interrogated while his arms and legs were tied to a bunk bed, and he was severely beaten. He heard other persons screaming from their interrogations. As a result of this torture and coercion, he signed a confession to involvement in terrorist activities.

Judicial proceedings

1. During the first period of detention, he was released without charge, and without being brought before judicial proceedings.
2. During the second period of detention, he was transferred from the Témara facility to a prison in Sale, and was then tried on charges relating to participation in subversive association and taking part in unauthorised meetings. He was sentenced to 15 years' imprisonment, reduced to 9 years on appeal.

Date of release

At time of the interview he is in prison in Sale serving his sentenc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During his second period of detention in Morocco, his wife searched for him by asking the Moroccan Ministry of Justice of his status. The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 in Casablanca guaranteed that he was not being detained in Morocco. It was not until the alleged detainee's brother reported his disappearance on 18 September 2003, that the family became officially informed that the alleged detainee was being held in prison in Sale. According to the alleged detainee's wife, he now suffers from many physical problems as a result of the treatment inflicted upon him during his periods of detention.

* Information contained i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interviewee's wife, Ms. Khadija Anna Lucia Pighizzini, and other credible sources.

Case 8 - Biographic details	
Name	Mr. Omar Deghayes*
Nationality/country of origin	Libyan/Libyan Arab Jamahiriya (UK resident)
Gender	Male
Detention	
Date of initial detention April 2002	
Location of the detention He was detained at his home located in Lahore, Pakistan	
Grounds of initial detention Not formally charged and never brought before a judge. At the moment of detention he was requested to hand over his weapons.	
The authority(ies) involved in the arrest/detention <u>Pakistan:</u> Pakistani, CIA and UK Security Services officers <u>Afghanistan:</u> American military, CIA, FBI and UK Security Services officers <u>Guantanamo Bay:</u> US officers	

Site(s) of detention, including sites of possible transit

1. Police station (April 2002: after arrest and only for some hours)
2. Building described as an old castle near Lahore, Pakistan (April - May 2002)
3. Military barracks in Islamabad, Pakistan (May - June 2002)
4. Bagram Airbase, Afghanistan (June - August 2002)
5. Guantanamo Bay (August 2002 - December 2007)

Total period of detention

Approximately 5 years and 8 months

Duration of secret detention

Approximately 5 months (April 2002 - August 2002)

Conditions and treatment during secret detention

- Building described as an old castle near Lahore, Pakistan: He was placed alone in a room. The first 3 days he was interrogated, by Pakistani persons in civilian clothes, about bombs and about his family's opposition to the Libyan Arab Jamahiriya (his father was allegedly killed for his opposition to the Libyan Arab Jamahiriya). During interrogations he was usually handcuffed and sometimes also hooded. He was also questioned by two people with an "American" accent who did not identify themselves and who wore no uniforms. During this period, he was punched, beaten, kicked, stripped, hit in the back with wooden sticks, and subjected to stress positions for up to 3 days and 3 nights by Pakistanis.

- Transfer to Islamabad, Pakistan (by car): He was transferred hooded and handcuffed.

- Military barracks at Islamabad, Pakistan: At first he was placed alone in a room and then another person of Jordanian origin joined him. On 3 occasions, he was taken to interrogations; two in a hotel located near the detention centre and the third in a house. He was taken to interrogations at gunpoint, handcuffed and hooded by Pakistanis in civilian clothes. Interrogations were carried out by American officers (identified themselves as CIA) and, at the third interrogation, there was also a British officer from MI6. During the interrogations he was asked, *inter alia*, about his father and his opposition to Libya, his stay in Afghanistan, and his life in the UK. In the barracks, he was threatened and tortured by Pakistanis (mostly drowning and stress positions) and there was also a room full of caged snakes that guards threatened to open if he did not tell and write what he did in Afghanistan.

- Transfer to Bagram, Afghanistan: 45 detainees were taken together by uniformed American officers. They were put in boxes, with plastic handcuffs, and bundled together on the floor of the plane.

- Bagram Airbase, Afghanistan: At first, he was held in a very small cell with about 15 other people, always chained in front (hands to feet), and then moved alone to a very small room (height of a table). Prisoners were not allowed to talk to each other and, if they did, they were tortured. He was heavily tortured (including being stripped naked and beaten) and sexually abused by American soldiers. He was interrogated by FBI, CIA and British Intelligence officers. He was visited by the ICRC after 1 month, but he was not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his family or lawyers.

- Guantanamo Bay: Upon arrival, he was interrogated and then taken to a hospital where interrogations continued. At Guantanamo, he was kept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for long periods and he was severely tortured. Moreover, he lost sight in one eye after a brutal assault by a guard. He reported that his family knew his whereabouts only when he arrived at Guantanamo.

Judicial proceedings

He was brought before the Combatant Status Review Tribunal when detained at Guantanamo.

Date of release

Released in December 2007. No compensation was granted.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ogether with seven former Guantanamo detainees he brought a civil compensation case against the UK Government.

* Information contained i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the interviewee and other credible sources.

Case 9 - Biographic details	
Name of interviewee	Mr. Khaled El-Masri*
Nationality/country of origin	German (Lebanese origin)
Gender	Male

<p>Detention</p> <p>Date of initial detention 31 December 2003</p> <p>Location of initial detention The border of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FYROM)</p> <p>Grounds of initial detention Initially detained on suspicion of traveling on a false passport.</p> <p>The authority(ies) involved in the detention Initially detained by FYROM border officials. Then transferred to FYROM officials in Skopje. He was detained in the custody of official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cluding CIA. He was visited by Afghani persons and a German <i>Bundeskriminalamt</i> (BKA) officer during his detention at the CIA-run detention facility in Afghanistan.</p> <p>Total period of detention Approximately 5 months (31 December 2003 to 28 May 2004)</p> <p>Duration of secret detention Entire period of detention, approximately 5 months.</p> <p>Site(s) of detention, including sites of possible transit</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Initially detained at the FYROM border. 2. Transferred to Skopski Merak hotel, Skopje, where he was detained for approximately three weeks. 3. Transferred to an unknown location and forcibly placed on a plane. 4. Transferred by plane to Afghanistan, and taken to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 CIA-run detention facility, known as the "Salt Pit", where he remained for approximately 4 months. 5. Transferred by plane and released in Albania. <p>Conditions and treatment</p> <p><u>Detention at the Skopje hotel:</u> he was interrogated in English despite the fact that he knew little English. His request to call the German Embassy, a lawyer and his family were refused. He was offered a deal - to confess to being a member of Al-Qaida and in return he would be released to return to Germany; he refused and undertook a hunger strike. He was instructed to make a statement for a video recording to the effect that he was being treated well and would be shortly returned to Germany.</p> <p><u>Transfer to Afghanistan:</u> he was escorted from the hotel in a vehicle, handcuffed and blindfolded and led into a room where he was grabbed by two persons, his arms bent backwards and beaten from all sides. His clothes were sliced off, he was thrown on the ground, and he was sodomized. His feet were bound, his blindfold was removed and he believes he was photographed. He was then dressed in a diaper and a sports suit, blindfolded again, his ears were plugged with cotton, and headphones were placed over his ears. A bag was placed over his head, and a belt around his waist, and he was forcibly placed into an airplane, with his arms and legs spread-eagled and secured to the sides. He was forcibly injected twice during the flight.</p> <p><u>Detention at the "Salt Pit" facility, Afghanistan:</u> upon arrival at the facility, he was beaten and kicked, and detained in a small cell with walls covered in crude Arabic, Urdu and Farsi writing. He was interrogated on three or four occasions, each time during the night. On one occasion, he was forced to strip naked, photographed, and blood and urine samples were taken from him. He subsequently began a hunger strike; an American director demanded that he end the strike and said that although they knew he was innocent, the detainee could not be released without higher authorization. He was visited by some Afghani persons urging him to end the strike. He was refused medical treatment, and after 37 days of the hunger strike, he was forcibly fed through a tube in his nose, causing him to fall extremely ill. He was spoken to by a German BKA officer and the American prison director assuring him he would be released.</p> <p><u>Transfer out of Afghanistan:</u> he was handcuffed, shackled and blindfolded and placed into a jeep and driven to a place where his suitcase was returned to him and he was given two t-shirts. He was then blindfolded again, had earplugs and headphones placed on him and driven to an airplane. He was chained to the seat of the plane during the flight.</p> <p><u>Release in Albania:</u> he was driven through some mountains and roads in an unknown location, and when he was released, his blindfold and handcuffs were removed, he was given his belongings including passport and instructed to walk down a path without turning back. He subsequently encountered three armed men and discovered he was in Albania. He was put on a flight to Germany.</p> <p>Judicial proceedings He was never formally charged or brought before any judicial proceedings.</p>
--

Date of release 28 May 2004. No reparations or any redress upon releas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When he returned to Germany, he discovered that his family had returned to Lebanon, believing that he had abandoned them. He suffers severe emo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following his detention experience. He experiences pronounced difficulty concentrating, sleep disruption and irritability.

* Information contained i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the interviewee's legal representatives Mr. Steven Watt and Mr. Manfred Gnjdic and other credible sources.

Case 10 - Biographic details	
Name	Mr. Mohamed Ezzoueck*
Nationality/country of origin	British / UK
Gender	Male
Detention	
Date of initial detention 20 January 2007	
Location of the detention Kiunga village, Kenya, near the border with Somalia.	
Grounds of initial detention Not formally charged, never brought before a judge. Grounds of arrest: the Kenyan soldiers who arrested him told him they knew that he and the group of people with him were Al-Qaida members as they had seen them on TV. Moreover, during interrogations, he was accused of having links with terrorists.	
The authority(ies) involved in the arrest/detention <u>In Kenya</u> : Kenyan military, intelligence, anti-terrorism, and other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UK Security Services officers (MI5); FBI officers. <u>Transfer to Somalia</u> : Kenyan intelligence officers. <u>In Somalia</u> : Somali military officers.	
Site(s) of detention, including sites of possible transit 1. Military police station located near Kiunga, Kenya (20 to 21 January 2007) 2. 3 different police stations, all located in Nairobi, Kenya (21 January - approximately 6 February 2007) 3. Army base in Baidoa, Somalia (approximately 6 - 10 February 2007)	
Total period of detention Approximately three weeks (20 January - 10 February 2007)	
Duration of secret detention Entire period of detention	
Conditions and treatment during secret detention - <u>Military police station located near Kiunga, Kenya</u> : Detained one night. He was interrogated by around 7 or 8 people in civilian clothes and threatened to be handed to the Ethiopians or the Somali militia. - <u>Transfer to Kenya (by helicopter and jet)</u> : Blindfolded and handcuffed. Soldiers told Mr. Ezzoueck that he was going to be executed. - <u>3 Police stations in Nairobi, Kenya</u> : In the first police station, he was detained with another 5 detainees in a cell of about 4x3 feet with no light, which became very cold at night. The cell was dirty, they were not allowed to clean it, and they had to use a bucket as a toilet. The first days he was interrogated in the same building by a Kenyan Army Major and Kenyan Intelligence Service officers about his life, the Nairobi bombings and his links with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In the second police station, he was interrogated by people who identified themselves as FBI officers about his links with Al-Qaida and other terrorist groups. During this period, he was taken several times to a central hotel where he was interrogated by people, who identified themselves as UK Security Services officers, about his links to terrorist attacks or terrorist groups. The third police station was located at the Nairobi airport and he stayed there for a few days. During this last period, he was not interrogated and he was told that he was being sent back to London. Moreover, Mr. Ezzoueck was told that British officers from the Consulate tried to see him at this place, but they were told that Mr.	

<p>Ezzoueck was being detained at another police station.</p> <p>- <u>Transfer to Somalia</u>: Blindfolded and handcuffed.</p> <p>- <u>Army base in Baidoa, Somalia</u>: Placed with 13 other detainees in a dirty underground cell with no light and with bottles to be used as toilettes. He remained there for a few days always handcuffed. At this place, he was not interrogated nor ill-treated. He could see Somali and Ethiopian military officers through a hole on the wall. At this place, he was approached by an official of the British Consulate who told Mr. Ezzoueck that he had been trying to find him for a few days and that Mr. Ezzoueck was flying back to London via Nairobi.</p> <p>- <u>Transfer to London (with change of plane in Nairobi)</u>: The first part of the trip he was blindfolded and handcuffed by request of Somali officials going in the plane. The official of the UK Consulate also took the first flight. In the flight Nairobi-London he was not handcuffed nor blindfolded and he was well treated by UK military officers.</p> <p>- <u>London</u>: Upon arrival at Heathrow airport, he was taken by people, who identified themselves as Scotland Yard officers, to the airport police station. There, he was interrogated under the Terrorist Act 2000 Schedule 7 and detained for about nine hours before being allowed to return home.</p> <p>Judicial proceedings He was never charged nor brought before any judicial proceedings.</p> <p>Date of release He was released on about 10 February 2007.</p>

* Information contained i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the interviewee and other credible sources.

Case 11 - Biographic details	
Name of interviewee	Mr. Aissa Hamoudi*
Nationality/country of origin	Algeria and Switzerland
Gender	Male
<p>Date of initial detention 18 November 2007</p> <p>Location of the initial detention Tripoli, Libya</p> <p>Grounds of initial detention Unknown.</p> <p>The authority(ies) involved in the detention Libyan Police and Interior Services</p> <p>Total period of detention Approximately 3 ½ months</p> <p>Duration of secret detention Approximately 3 ½ months</p> <p>Site(s) of detention, including sites of possible transit He was detained in a police station for four hours and then transferred to another police station overnight. He was transferred to the custody of the Interior Services and detained in a prison where he remained for three months. Although this prison was publically known, his detention was kept secret. He was subsequently transferred to the "Passports Prison" (which houses up to 4000 prisoners, many foreigners) of the Exterior Services for ten days.</p> <p>Conditions and treatment At the prison of the Interior Services he was interrogated while blindfolded on a weekly or fortnightly basis. During the last month at the Interior Services' prison, he was left in a cell without bathroom or water. He was beaten once when he tried to undertake a hunger strike. In the "Passports Prison" he experienced terrible sanitary conditions. He witnessed the torture of other detainees but was not interrogated nor tortured himself.</p> <p>Judicial Proceedings He was never formally charged with any offence.</p> <p>Date of release End of February 2008.</p>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he Libyan authorities never acknowledged his detention nor provided any information about him. His family repeatedly contacted Swiss and Algerian Departments of Foreign Affairs to try and locate him. His family also sent letters to President Bouteflika of Algeria asking the Government to intervene.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nsulate of Algeria in Tripoli did visit the prison to clarify the number of Algerian nationals held in the prison and when this official learned of his detention he initiated steps which may have led to his subsequent release.

* Information contained i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the interviewee and other credible sources.

Case 12 - Biographic details	
Name	Mrs. Maryam Kallis*
Nationality/country of origin	United Kingdom/Pakistan
Gender	Female
Detention	
Date of the initial detention 15 March 2009	
Location of the initial detention Damascus, Syria	
Grounds of detention No charges were ever brought against her.	
The authority(ies) involved in the arrest/detention Believed to be the Mukhabarat, the intelligence services of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Site(s) held in detention, including sites of possible transit Basement in a private complex in Baab-Tooma, Damascus	
Total period of detention Approximately 3 months (15 March to 7 June 2009)	
Duration of secret detention Same period as above	
Conditions and treatment Mrs. Kallis was interrogated for approximately two hours by men, after she had a body search by a woman. She was then taken back to her apartment blindfolded and handcuffed. That evening, she was taken back to the <u>basement</u> and kept in incommunicado detention until 7 June. Upon arrival at the basement, she was placed in a large cell on her own for four days. She was later transferred to another cell, which she shared with a woman and her baby for 25 days. She was then taken to a smaller cell, where she remained on her own, except for two days when she shared the cell with another woman. She was not allowed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 detainees and could only speak to the guards when she needed to use the toilet. She was not allowed to go outside. She suffered from mental torture and witnessed scenes of torture where men were beaten with electric shocks.	
Date of release 7 June 2009.	
Additional information Mrs. Kallis twice briefly met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the British consulate at another location.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indicated to her family that they could not disclose the place of detention because they had an agreement with Syria not to disclose it and because the family could put her life at risk if they went there.	

* Information contained i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the interviewee and other credible sources.

Case 13 - Biographic details	
Name	Mr. Azhar Khan*
Nationality/country of origin	United Kingdom
Gender	Male

Detention
<p>Date of the initial detention 9 July 2008</p> <p>Location of the initial detention Cairo, Egypt</p> <p>Grounds of detention No charges were ever brought against him.</p> <p>The authority(ies) involved in the arrest/detention Egyptian intelligence officers</p> <p>Site(s) held in detention, including sites of possible transit Cairo Airport and a former prison in Egypt.</p> <p>Total period of detention Approximately one week (9 July to 15 July 2008)</p> <p>Duration of secret detention Same as above</p> <p>Conditions and treatment He was detained at the airport in <u>Cairo</u> and taken to a small room with approximately 16 other people who were not allowed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There were three uniformed guards present. Two Egyptian intelligence officers in civilian clothes later took him to an office, where he was asked where he was from and sent back to the first room. He was not allowed to eat or go to the toilet for two days. On the evening of 10 July, he was handcuffed, hooded and taken away at gun-point by two guards. He was taken to an <u>old prison in Egypt</u>, where he was interrogated in English and Arabic. He could hear people screaming and was told that his name would be number two. Many other people were also kept there, lying on the floor, hooded and handcuffed. The place was guarded by officers in civilian clothes and monitored by video cameras. The interrogations took place in a separate area. While waiting for his interrogation, he was put in stress positions while short electroshocks were inflicted on his ribs and back. During the first two interrogations, an English speaking-interrogator asked 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United Kingdom, including his previous arrest and his personal life. He was held in this prison for five days, handcuffed and hooded. He could hear other people being tortured, but could not communicate with anyone. On the fifth day, he was taken away in a jeep, transferred to another jeep, and finally taken to a police station. Upon arrival at the <u>police station</u>, a woman from the British Embassy informed him to leave the country within 24 hours. His personal belongings were then given back to him. During the time he spent in detention in Egypt, his family was unaware of his whereabouts and the Egyptian authorities at the airport affirmed that he had left the airport.</p> <p>Judicial Proceedings He has not initiated any litigation.</p> <p>Date of release 15 July 2008.</p>
Additional information
<p>Mr. Khan was arrested in 2004 for his relations with people accused of committing terrorist acts, but he was later released. After his release, British intelligence officers (MI5) tried to convince him to work for them, but he never accepted the offers.</p> <p>Upon his arrival in London following his release, MI5 officers were waiting for him. He was not interrogated and simply asked if everything was fine.</p>

* Information contained i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the interviewee and other credible sources.

Case 14 - Biographic details	
Name of interviewee	Mr. Murat Kurnaz*
Nationality/country of origin	Turkey. Resident of Germany at the time of arrest.
Gender	Male

Detention
<p>Date of initial detention December 2001</p> <p>Location of the detention Pakistani police checkpoints, Peshawar, Pakistan.</p> <p>Grounds of initial detention No basis disclosed for initial detention.</p> <p>The authority(ies) involved in the detention Initially detained by Pakistani police officers. While in detention, he was under the custody of both Pakistani police officers and United States officers. He was then transferred into the custody of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US airbase in Kandahar.</p> <p>Total period of detention Approximately 4 years and 9 months (late November or early December 2001 to 24 August 2006)</p> <p>Duration of secret detention It appears that his family was not informed of his whereabouts for 6 months to May 2002.</p> <p>Site(s) of detention, including sites of possible transit</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Initially detained overnight at a Pakistani police station 2. Transferred to another unknown location for interrogation in Peshawar, Pakistan 3. Transferred to a villa in the city centre of Peshawar which was run by United States' authorities but guarded by Pakistani police officers 4. Transferred to another detention facility located underground, in Peshawar, Pakistan 5. Transferred by plane to Afghanistan and handed over to the custod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t the US airbase in Kandahar, Afghanistan 6. Transferred to Guantanamo Bay naval base <p>Conditions and treatment <u>At the villa, detention centre in Peshawar, Pakistan:</u> he was detained in a villa for two weeks, held in isolation, usually handcuffed and shackled around his feet. He was blindfolded when taken outside, and regularly beaten. He was regularly interrogated, including questions about his connection with "the war". <u>At the next detention centre in Peshawar, Pakistan:</u> this was an underground facility, and he was interrogated on one occasion by Americans. <u>Transfer to Kandahar:</u> - he was taken to a police station and searched, shackled to the ground and then transferred to a former military airport and, along with between 20 and 30 other detainees, transferred by plane to Kandahar. He was regularly beaten during the flight. <u>At Kandahar airbase</u> - he was left outside for periods and exposed to extremely cold temperatures, mostly isolated from other detainees. US army officers tied him with chains around hands and feet, and hung him from the ceiling hangar for five days to obtain a confession of involvement with Al-Qaida and the Taliban. He was regularly inspected by a medical doctor who certified that the treatment could continue. He was allowed to meet with an ICRC delegate, who came to Kandahar airbase once or twice a year, but only briefly, never in private and Murat Kurnaz was once beaten for trying to send a postcard through the ICRC to his mother. Already in December 2001 he was registered by the ICRC, which, however, did not inform his mother or anyone else about his whereabouts. <u>At Guantanamo Bay detention facility</u> - he was frequently placed in a room with very cold conditions. He was informed by an interrogator, whom he believed to be an FBI officer, "We have paid \$3 000 for you".</p> <p>Judicial proceedings Never formally charged or brought before any judicial proceedings.</p> <p>Date of release 24 August 2006.</p>
Additional information
His family did not learn that he was in US custody until January 2002, from the local German police, and did not learn of his location of detention until May 2002.

* Information contained i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the interviewee and other credible sources.

Case 15 - Biographic details	
Name	Mr. Mohammed Saad Iqbal Madni*
Nationality/country of origin	Pakistani / Pakistan
Gender	Male
Detention	
Date of initial detention	
9 January 2002	
Location of the detention	
Jakarta, Indonesia	
Grounds of initial detention	
He was detained for his alleged link to a person considered a terrorist. Moreover, during his time in detention, he was interrogated several times about his alleged links with terrorist acts and organizations.	
The authority(ies) involved in the arrest/detention	
<u>Jakarta, Indonesia</u> : Indonesian police and immigration officers; Egyptian Intelligence officers.	
<u>Cairo, Egypt</u> : Egyptian Intelligence officers, US military officials.	
<u>Bagram Airbase</u> : US officials.	
<u>Guantanamo Bay</u> : US officials; UK and Indonesian officials (present at interrogations).	
Site(s) of detention, including sites of possible transit	
1. Jakarta, Indonesia (9 to 10 January 2002)	
2. Diego Garcia Island, British Overseas Territory in the Indian Ocean (stopover of around 30 minutes sometime between 10 and 11 January 2002)	
3. Cairo, Egypt (11 January 2002 to beginning April 2002)	
4. Bagram Airbase, Afghanistan (Beginning April 2002 to 22 March 2003)	
5. Guantanamo Bay, (23 March 2003 to 31 August 2008)	
Total period of detention	
Approximately 6 years and 8 months (9 January 2002 to around 31 August 2008)	
Duration of secret detention	
Approximately the first 5 months (around May 2002, he was visited by the ICRC at Bagram Airbase)	
Conditions and treatment during secret detention	
- <u>Jakarta, Indonesia</u> : Detained one day at a police station.	
- <u>Transfer to Cairo, Egypt, (with stopover for refueling at Diego Garcia Island)</u> : Mr. Madni was placed into an open coffin-shaped box covered with a plastic sheet, hooded, handcuffed, and bound with plastic and shackled so tightly that he could not move. During the stopover at Diego Garcia, he was unshackled, un-cuffed and allowed to urinate in a bottle, but never left the plane. Moreover, he was photographed by people who boarded the plane only for a short time.	
- <u>Cairo, Egypt</u> : Mr. Madni was detained at an Egyptian Intelligence office in an underground cell which was completely dark and smaller than a "grave". Upon arrival at the building, he was examined by a doctor but not treated from the bleeding on his nose, ears, mouth and in his urine. During this period, he was interrogated three times, around 15 hours on each occasion, by Egyptian officers (there were also other men at the interrogations - allegedly American military officers - who did not speak and passed notes with questions to the Egyptians) about, <i>inter alia</i> , his links with Osama Bin Laden and terrorist attacks. Moreover, he was subjected to ill-treatment: he received electroshocks to his head and knees, he was given drinks with drugs, and he was denied medicine for the bleeding. On several occasions he was hung from metal hooks and beaten. Before being transferred, he was forced to sign a statement saying that he had not been subjected to torture.	
- <u>Transfer to Bagram Airbase, Afghanistan (with stopover in another country, most probably Uzbekistan)</u> : his mouth was taped and he was shackled in a fetal position. During the flight, American soldiers applied electroshocks and beat him.	
- <u>Bagram Airbase, Afghanistan</u> : During this period, he was kept around six months in isolation and subjected to torture. At first he was hidden from the ICRC. However, after around one month, ICRC representatives came across him by chance and only then his family learned where he was being held.	
- <u>Guantanamo Bay</u> : During six months, he was subjected to a regime of sleep deprivation and frequently moved from one cell to another, which was called the "frequent flyer program." He was interrogated several times by several people, including Americans, British and Indonesians. He was questioned about links with Al-Qaida and whether he knew of any plans for future terrorist acts. Mr. Madni was further told that, if he cooperated, he would be given medical assistance.	

Judicial proceedings: He was brought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ombatant Status Review Tribunal.
Date of release On 31 August 2008, he was taken to a plane where he remained shackled and not allowed to visit the bathroom. After several hours, the plane landed and he was transferred to another plane which took him to Islamabad, Pakistan. Upon arrival, he was taken to a hospital where he remained for three weeks before reuniting with his family.
Additional information - Although released without charges, Mr. Madni did not receive any compensation. - Judicial proceedings were initiated by Mr. Madni's lawyers after he arrived in Guantanamo. - Mr. Madni lost his job and his health severely deteriorated. Currently, he does not have sufficient financial means to pay for necessary medication.

* Information contained i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interviewee and other credible sources.

Case 16 - Biographic details	
Name of interviewee	Mr. Bashir Makhtal *
Nationality/country of origin	Canadian (born in Ethiopia)
Gender	Male
Detention	
Date of initial detention 30 December 2006	
Location of initial detention Border of Kenya/Somalia	
Grounds of initial detention Not known.	
The authority(ies) involved in the detention <u>At border of Kenya/Somalia</u> - detained by intelligence authorities <u>In Kenya</u> -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u>In Somalia</u> - law enforcement/security officials <u>In Ethiopia</u> -law enforcement/security officials	
Total period of detention Over 2 ½ years (30 December 2006 to 27 July 2009 held in detention). Since 27 July 2009 serving a life sentence in a jail in Addis Ababa, Ethiopia	
Duration of secret detention 6- 7 months (30 December 2006 to July 2007)	
Site(s) of detention, including sites of possible transit 1. On 30 December 2006 detained at a police detention centre at Kenya/Somalia border. 2. Transferred by car to a prison cell in Gigiri police station, Nairobi, Kenya (date of transfer unknown) 3. On 21 January 2007, Kenyan authorities put him on an African Express Airways plane under heavy armed guard by Kenyan police officers (with about 100 persons onboard) and the plane landed in Mogadishu, Somalia. 4. On 22 January 2007, he was transferred by an Ethiopian military plane to Addis Ababa, Ethiopia. He now knows he was held at Mekalawi Federal Prison.	
Conditions and treatment <u>In Mekalawi Federal Prison:</u> He had no access to a lawyer and no access to Canadian officials. He was held in incommunicado detention and was barred from reviewing the grounds of his detention. Canadian officials came to the jail, but authorities denied his presence there. He complained about being cold and being held in isolation for a long time. He said he gave a forced confession as he was under a death threat (a gun was put to his head). Only on 18 July 2008, did Mr. Makhtal receive his first consular visit from Canadian authorities. On 1 February 2009, Mr. Makhtal was allowed to meet with family members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his initial detention in Kenya.	
Judicial proceedings He was initially brought before a military tribunal which declared him an unlawful combatant. He had no access to counsel during this time. Formal charges were filed after July 2008. On 22 January 2009, his case was transferred to a civilian court. He was tried before the High Court of Ethiopia, and finally gained access to a lawyer. The Canadian	

<p>authorities and NGOs monitored the trial and reported procedural irregularities that amounted to an unfair trial. Mr. Makhtal was unable to meet regularly with his lawyer and prohibited from meeting in private. He and his lawyer were not sufficiently advised about the charges as the case was partially disclosed at the last minute. His lawyer was not permitted to cross-examine prosecution's witnesses or call any in his client's defence. On 27 July 2009, Mr. Makhtal was convicted on terrorism related charges - inciting rebellion by aiding and abetting the Ogaden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ONLF), an armed opposition group in the Somali region of Ethiopia; being a senior member of the ONLF; and involvement in training of ONLF members. On 3 August 2009, he was sentenced to life imprisonment. He has appealed his conviction and sentence.</p> <p>Date of release Not applicable, he was in prison at time of the interview.</p> <p>Additional Information His relatives were also arrested and detained for some period of time. His wife was not permitted to visit or have direct access to her husband until the trial commenced.</p>
--

* Information contained i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the interviewee's legal representative, Mr. Lorne Waldman, and other credible sources.

Case 17 - Biographic details	
Name	Mr. Raymond Manalo*
Nationality/country of origin	Philippines
Gender	Male
Detention	
<p>Date of initial detention 14 February 2006</p> <p>Location of the detention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Buhol na Mangga, San Ildefonso, Bulacan, The Philippines</p> <p>Grounds of initial detention He was never brought before a judge or otherwise formally notified of the reasons for his detention. The interrogations he was subjected to, however, made it clear that he was accused of being a member of the New People's Army (NPA), an insurgent group listed as terrorist organization by some Governments.</p> <p>The authority(ies) involved in the detention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Philippines (AFP) personnel with assistance of CAFGU (Citizens Armed Forces Geographical Unit) auxiliaries.</p> <p>Total period of detention 18 months (from 14 February 2006 until 13 August 2007)</p> <p>Duration of secret detention Entire period of detention</p> <p>Site(s) of detention, including sites of possible transit</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Fort Magsaysay,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AFP 7th Infantry Division; 2. a safe-house in San Ildefonso; 3. a safe-house in Sapang; 4. Camp Tecson,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AFP Scout Rangers; 5. AFP 24th Infantry Battalion detachment in Limay, Bataan; 6. a safe-house in Zambales; 7. a safe-house in Pangasinan. <p>He escaped from the last place of detention.</p> <p>Conditions and treatment</p> <p><u>Interrogation</u>: During the initial stages of his secret detention he was repeatedly interrogated about his alleged affiliation with the NPA by military personnel, including senior officers (he has identified some of them by name in the domestic judicial proceedings, see below). He was tortured during his interrogations.</p> <p><u>Torture</u>: He says he was regularly subjected to torture and other ill-treatment by his captors in several of the places of secret detention he was held at. He described that he was hit in all parts of his body. For instance, he was beaten in the</p>	

buttocks and in the back with wood. He was beaten with metal chains and with a handgun butt, leaving him a still visible scar on his left eye brow. Water was poured into his nose to give him a sense of drowning. His back was burned with a searing hot metal can. His own urine was poured into his mouth and nose. He was doused with gasoline and threatened that he will be burnt alive. Both of his forearms were hammered with a metal hammer twice in one week, leaving him for a long time incapable of the menial work he was required to do for his captors. In Fort Magsaysay he received medical treatment for the injuries caused by torture. He cannot tell whether those treating him were military or civilian medics, as they did not introduce themselves and bore no name tags.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Philippines has found these torture allegations to be credible (see below).

He also witnessed the torture of his brother Reynaldo, secretly detained together with him, and was told by a female co-detainee of the torture and rape she underwent at the hands of the soldiers.

Food: During some parts of the secret detention, for instance in Fort Magsaysay, he was fed only at night, usually with left-over and rotten food.

Forced work: He and other persons secretly detained with him were forced to carry out work for their military captors, such as raising live-stock, washing and cooking.

Judicial proceedings

No judicial proceedings were initiated by the authorities against him. During his secret detention, the parents of Raymond Manalo initiated *habeas corpus* proceedings before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Philippines. The AFP denied that Raymond Manalo was in their custody. In June 2006, AFP personnel took Raymond Manalo to his parents' home during one night to dissuade them from pursuing the *habeas corpus* proceedings. Before that meeting, a senior military commander, Maj.Gen. Jovito Palparan, told him that he and his brother Reynaldo would be kept alive if their family stopped taking part in the *habeas corpus* proceedings, stopped talking to human rights groups, particularly Karapatan, and stopped taking part in rallies. If the family failed to comply with these instructions, he and Reynaldo Manalo could be killed any time.

In its decision of 7 October 2008 (see below),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Philippines states that “[a]part from the failure of the military elements to provide protection to respondents by themselves perpetrating the abduction, detention, and torture, they also miserably failed in conducting an effect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respondents’ abduction” when a *habeas corpus* petition was filed on behalf of Raymond and Reynaldo Manalo.

Date of release

On 13 August 2007, Raymond and Reynaldo Manalo escaped from detention. Following their escape, they petitioned the judiciary seeking a *writ of amparo* ordering the AFP to desist from further attempts against their liberty and security, as well as ordering disclosure of certain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current whereabouts of some of the military officers involved in their abduction and detention and details of the drugs administered to them while in detention. The Court of Appeals accepted the facts as presented by petitioners, rejecting all the denials of the AFP, and granted the writ as requested. In its decision of 7 October 2008, the Supreme Court upheld the Court of Appeals decision against the challenge brought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AFP. The Manalo case is the first case in which the writ of *amparo*, a remedy recently created by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Philippines to protect persons at risk of disappearance or extrajudicial execution, was granted.

Raymond Manalo stated that he was not interested in monetary compensation, as money could not compensate him for what he had gone through. The reparation he seeks is that those most responsible for his suffering be prosecuted and punished. He specifically identified some of the military officers allegedly responsible, both at the command level and among those materially in charge of his capture and much of his detention.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available, no investigation or prosecution of the military personnel identified by Raymond Manalo is taking plac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With regard to the credibility of Raymond Manalo’s testimony, in its decision of 7 October 2008,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Philippines states: “After careful perusal of the evidence presented, we affirm the findings of the Court of Appeals that respondents [Raymond and Reynaldo Manalo] were abducted from their houses in Sito Muzon, Brgy. Buhol na Mangga, San Ildefonso, Bulacan on February 14, 2006 and were continuously detained until they escaped on August 13, 2007. The abduction, detention, torture, and escape of the respondents were narrated by respondent Raymond Manalo in a clear and convincing manner.”

The Supreme Court specifically upheld the following factual findings of the Court of Appeals:

“... the abduction was perpetrated by armed men who were sufficiently identified by [Raymond and Reynaldo Manalo] to be military personnel and CAGU auxiliaries.”

“... the reason for the abduction was the suspicion that [Raymond and Reynaldo Manalo] were either members or

sympathizers of the NPA”.

“Gen. Palpar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abduction was also established.”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link between secret detention and other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the Supreme Court stresses the threat to the life of Raymond and Reynaldo Manalo resulting from their secret detention: “It should be stressed that they are now free from captivity not because they were released by virtue of a lawful order or voluntarily freed by their abductors [but because they managed to escape]. It ought to be recalled that towards the end of their ordeal, sometime in June 2007 when respondents [Raymond and Reynaldo Manalo] were detained in a camp in Limay, Bataan, respondents’ captors even told them that they were still deciding whether they should be executed. [...] The possibility of respondents being executed stared them in the eye while they were in detention.” The Supreme Court further stresses that other persons secretly detained together with the Manalo brothers remain disappeared.

* Information contained i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the interviewee and other credible sources.

Case 18 - Biographic details	
Name of interviewee	Mr. Binyam Mohamed*
Nationality/country of origin	Ethiopian. Resid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Gender	Male
Detention	
Date of initial detention 10 April 2002	
Location of initial detention Karachi airport, Pakistan (en route from Afghanistan to London)	
Grounds of initial detention Initially arrested on the grounds of travelling on an invalid passport.	
The authority(ies) involved in the detention <u>In Pakistan</u> - Pakistani immigration officers, Pakistani prison officers and Pakistani Intelligence officers, French officers, United States’ FBI officers, and a UK MI6 agent. <u>In Islamabad</u> - he was transferred into the custody of United States officers. <u>In Morocco</u> - Moroccan and US officials, and a Canadian interrogator. <u>In Kabul</u> - Afghani officers and United States officials, including CIA officers. <u>At Bagram airbase and Guantanamo Bay</u> - United States officials and soldiers.	
Total period of detention Approximately 6 years and 10 months (10 April 2002 to 23 February 2009)	
Duration of secret detention It appears that after approximately 20 months, his family finally knew of his whereabouts in June 2004 (10 April 2002 to June 2004).	
Site(s) of detention, including sites of possible transit	
1. Initially detained at Karachi airport, then transferred to Landi prison, Karachi, Pakistan where he was detained for 7 days. 2. Transferred to an interrogation centre of the Pakistani Intelligence service in Karachi, Pakistan for two months. 3. Transferred by plane to a military airport in Islamabad, and then transferred by United States military plane to Salat airport, near Rabat, Morocco. 4. Detained in three separate unknown detention centres in Morocco over 18 months: the first was a detention centre run by US officials, for approximately three weeks. He was then transferred to another two unknown Moroccan facilities. 5. Transferred by plane to Kabul, Afghanistan and then taken to the “prison of darkness” - a United States CIA-run facility outside of Kabul - where he remained for four months. 6. He was then transferred by helicopter to the United States’ Bagram airbase, Afghanistan where he remained for four months. 7. He was then transferred to the United States’ detention facility at Guantanamo Bay for approximately 4 years and 5 months.	

Conditions and treatment

At the Pakistani Intelligence detention facility in Karachi: he was deprived of sleep and food; beaten with a leather strap by French officers following an explosion in Karachi killing 12 French persons; beaten by Pakistani officers; and interrogated by American interrogators.

Transfer from Karachi to Islamabad - under guard supervision, he was taken handcuffed and blindfolded to a military airport in Islamabad. In US custody, he was stripped naked, photographed, anally penetrated, shackled, hooded with goggles and earphones were inserted. He was then put into a US military plane to Sala airport.

At the Morocco detention facilities:

At the first facility - he was interrogated numerous times by Moroccan officials concerning his contact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shown pictures of suspected Al-Qaida members. He was interrogated by a woman believed to be a Canadian, who threatened that he would be tortured by Americans, including electrocution, beatings and rape by Americans. He was handcuffed and beaten by men in masks.

At the second facility - his ankles were shackled and tied with a rope to the wall. Over several days, beaten by a group of men, after failing to give information demanded, then left hanging for an hour, and then beaten again. Over several months a process was repeated where he was tied to a wall, stripped naked, and cut over his body with a scalpel and a salt solution was poured into his wounds.

At the third facility - he was handcuffed and earphones were forcibly placed onto him, and he was made to listen to music continually day and night. He was exposed to cold and unsanitary conditions and loud volume from pornographic movies being played whenever he tried to pray; he had his food laced with drugs, and when he undertook a hunger strike to protest against this, he was strapped onto a mattress and forcibly injected with drugs. He was photographed naked, showing his injuries from the scalpel cuts to his body.

Transfer to Kabul - he was placed into a location where he was chained to the floor with a strap across his chest, with goggles and earmuffs and a bag over his head.

At the Kabul detention facility (the "prison of darkness") - he was chained to the floor in his cell, on one occasion for ten days as punishment; held in darkness most of the time; given a bucket to be used as a toilet; exposed to loud music and recorded sounds such as ghost laughter, constantly. He was interrogated almost daily by CIA officers in face masks, where he was threatened with torture and shown pictures of a person whom he did not know.

Transfer to Bagram by helicopter - he was lifted painfully by his arms, blindfolded and had headphones placed on him.

At Bagram airbase - forced to shower in groups, and soldiers discussed openly which of the prisoners would be worth penetrating. Although he was allowed visits by the ICRC, the letter he gave to the ICRC was confiscated by the US. He was not allowed to pray. He was subjected to one 12 hour and subsequent 6 hour interrogations, during which he was chained, and denied access to food, water or the bathroom. He was forced to write a confession.

At Guantanamo Bay - he was allowed to send letters. He was kept in unsanitary conditions with no natural light, and only allowed outside at night time; kept in stress positions and in overcrowded cells. During his period at Guantanamo Bay, he was held incommunicado (where he was denied access to a lawyer, the ICRC, and not permitted to speak with the guards) for several months at a time, on various occasions.

Judicial proceedings

He was never charged nor brought before any judicial proceedings until his arrival at Guantanamo Bay. While detained at the US detention facility at Guantanamo Bay, he was eventually charged with conspiracy and brought before a United States military commission; after the case was halted, new charges were filed but ultimately dropped.

Date of release

23 February 2009.

Additional Information

His family appear to have been told that he was in the custody of Pakistani authorities shortly after his initial detention, but his family were not informed of his location of detention until he was in Bagram airbase, in approximately July 2004.

* Information contained i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interviewee and other credible sources.

Case 19 - Biographic details	
Name	Mr. Abu Omar* **
Nationality/country of origin	British / Born in Lebanon
Gender	Male

Detention
<p>Date of initial detention Mid-March 2009</p> <p>Location of the detention A friend's house located in Nairobi, Kenya</p> <p>Grounds of initial detention Not formally charged, never brought before a judge. However, during interrogations, he was accused of being an Al-Qaida member and of being in Kenya to commit a terrorist attack.</p> <p>The authority(ies) involved in the arrest/detention Kenyan anti-terrorism and other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p> <p>Total period of detention Approximately 4 days</p> <p>Duration of secret detention Almost the entire period of detention (his sister was only informed by UK Consulate officials just before he was transferred to London)</p> <p>Site(s) of detention, including sites of possible transit</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Two police stations in Nairobi, Kenya (two days, one day in each) 2. Military barrack located in Nairobi outskirts, Kenya (only the second night) 3. House allegedly belonging to the Intelligence Service of Kenya (one day) 4. Police station in Nairobi, Kenya (one day) <p>Conditions and treatment during secret detention</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u>Two police stations located in Nairobi, Kenya</u>: In the first police station, he was placed in a very small cell with no lights or pillows and he was not allowed to use the toilet. Abu Omar was told that a woman from the Consulate asked for him at this place but she did not have direct contact with him. During these two days, he was interrogated by several people about his trip to Kenya, his life in the UK and his links with Al-Qaida. Furthermore, he was accused of planning to bomb an Israeli supermarket in Kenya. He was denied the presence of a lawyer or officers from the UK Consulate and he was told that in the 'war on terror', terrorists have no rights. Moreover, he was given no food. - <u>Military barrack located in Nairobi outskirts</u>: Placed for one night in a cell described as a cave, very dark, dusty and dirty. - <u>House allegedly belonging to the Intelligence Service of Kenya</u>: He was interrogated from morning to night. During the interrogations, he was threatened. At this place, he was given food that he could not eat because it was mixed with cigarette ashes. At night, after the interrogation, he was taken handcuffed in a car to the forest. After 3 hours drive, he was taken out of the car into the forest and the officers made noises with their guns. However, he was done no harm and later drove to the prison of a police station. - <u>Police station in Nairobi</u>: In the morning, he was given breakfast and he was visited by an official of the British Consulate. The official asked him whether his family knew where he was arrested and Abu Omar replied yes although it was not true. Later, a guard came and asked him how his family knew and Abu Omar replied he phoned them right before the detention took place. Abu Omar gave the telephone number of his sister to the Consulate official who later called her to inform her about the whereabouts of Abu Omar. Later, he was taken to the airport. - <u>London</u>: Upon arrival in London, he was interrogated by MI5 officers about, <i>inter alia</i>, his reasons for going to Kenya, his stay in Kenya, and whether he was mistreated. Later, he was released but his money and shoes were confiscated and he was left alone in the airport. <p>Judicial proceedings He was never charged nor brought before any judicial proceedings.</p> <p>Date of release He was released by the end of March 2009 after four 4 days of detention.</p>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bu Omar believes that he is being followed and his friends reported having being harassed with questions about him.

* Information contained i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interviewee and other credible sources.

** Alias us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alleged detainee.

Case 20 - Biographic details	
Name of interviewee	Mr. A.S.* **
Nationality/country of origin	Yemen
Gender	Male
Detention	
Date of initial detention 15 August 2007 Location of initial detention Sana'a district, Yemen Grounds of initial detention Unknown. The authority(ies) involved in the detention National Political Security Officers and persons dressed in civilian clothes. Total period of detention Approximately 9 months (15 August 2007 to 27 May 2008) Duration of secret detention The first 2 months of detention (15 August 2007 to early October 2007) Site(s) of detention, including sites of possible transit Prison of the Political Security Body - Intelligence Unit in Sana'a district, Yemen. Conditions and treatment He was held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for the first three days of detention, during which he was subjected to about five interrogation sessions, twice a day, where his hands were bound, he was blindfolded and seated in a chair. He was interrogated about a phone number that appeared on his phone and for suspected involvement with a wanted person. Judicial Proceedings Never formally charged, never brought before a judge. Date of release 27 May 2008. He was released without an apology or compensation. To date, he has not filed a complaint.	
Additional Information	
During his detention, his family endured financial hardship as he is the sole provider. As a result of the detention, his family has suffered ongoing problems - his two children who have trouble sleeping and bed-wett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i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the interviewee and other credible sources.

** Initials us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interviewee.

Case 21 - Biographic details	
Name of interviewee	Mr. X.W.* **
Nationality/country of origin	Sudan
Gender	Male
Detention	
Date of initial arrest In May 2008, in the days following the attack on Omdurman by rebels belonging to the Darfurian Justice and Equality Movement (JEM) Location of initial detention Khartoum, Sudan Grounds of initial detention Believes he was arrested because suspected of ties to JEM members. The authority(ies) involved in the detention Believed to be officers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Services, Sudan. Total period of detention Approximately 4 months	

Duration of secret detention

Most of the period of detention

Site(s) of detention, including sites of possible transit

1. Initially held at the premises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Security Services in Bahri, Khartoum.
2. Transferred to Kober prison, Khartoum, in July 2008.

Conditions and treatment

At the time of arrest, he was blind-folded and beaten, including being stamped on while being put into the vehicle transferring him to the detention facility.

During the first five days of detention at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Security Services detention facility he was interrogated and tortured by six or seven persons, while stripped naked, and handcuffed. He was threatened with “methods” to extract a confession, and beaten with stones, wooden clubs and belts to the point of fainting, and then revived and tortured again. He was placed in a small room with an air conditioning unit with a machine blowing hot steam causing a suffocating atmosphere and pulled out and told to confess, and repeatedly returned to room. He was forced to stand naked under the sun for four hours on the rooftop. He was denied medical assistance when he requested it.

Judicial proceedings

Never formally charged, never brought before a judge.

Date of release

September 2008.

* Information contained i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the interviewee and other credible sources.

** Initials us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interviewee. Other details that could contribute to his identification, including precise dates of detention (which were provided) have been withheld upon his request.

Case 22 - Biographic details	
Name of interviewee	Mr. X.X.* **
Nationality/country of origin	Russian Federation
Gender	Male
Detention	
Date of initial detention	
March 2004	
Location of initial detention	
Khasavjurt, Dagestan	
Grounds of initial detention	
Grounds of arrest unknown, but it appears he was arrested on suspicion of involvement with a person suspected of killing a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FSB) officer. The detention and arrest appears to be another in a series of previous periods of detention of this individual following his participation in a demonstration in 1991.	
The authority(ies) involved in the detention	
Two persons dressed in civilian clothes.	
Total period of detention	
One week and three days.	
Duration of secret detention	
First three days of detention.	
Site(s) of detention, including sites of possible transit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Kirovsky detention facility, operated by the FSB, for three days. 2. Transferred to a pre-trial detention facility in Bynaksk. No record was made of the initial phase of secret detention. 	
Conditions and treatment	
<p>During the first three days of detention, interrogated and presented with false accusations to which he should confess. During interrogation sessions, handcuffed and seated in a chair. On the final interrogation, on the third day at the Kirovsky detention facility, beaten with a wet rug, had a plastic bag placed over his head, and was punched in the stomach. Finally signed a false confession after being threatened with rape.</p>	
Judicial proceedings	
After signing the confession, was formally charged and brought before a judge.	

Date of release

March 2004. As a result of his false confession, he faced charges in relation to manslaughter. He was released after a court hearing. No apology or compensation. To date, he has not filed a complaint.

* Information contained i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the interviewee and other credible sources.

** Initials us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alleged detainee.

Case 23 - Biographic details	
Name of interviewee	Mr. X.Y.* **
Nationality/country of origin	Russian Federation
Gender	Male
Detention	
Date of initial detention Late 2007	
Location of initial detention Dagestan, Chechnya, Russian Federation.	
Grounds of initial detention Grounds of arrest unknown, but he appears to have been arrested on suspicion of involvement in the killing of members of the armed forces.	
The authority(ies) involved in the detention Around 10 persons - some dressed in black uniforms, some dressed in civilian clothes. Some were identified as ethnic Russians, and others as members of the GRU ("Glavnoye Razvedyvatel'noye Upravleniye" - "Главное Разведывате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the foreign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tal period of detention Approximately 10 days.	
Duration of secret detention Entire duration of detention - approximately 10 days.	
Site(s) of detention, including sites of possible transit Detained at a secret facility in Gudermes district, Chechnya, Russian Federation, which is jointly run by the FSB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 "Federal'naya sluzhba bezopasnosti Rossiyskoy Federatsii" -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the GRU, and the ATC (Anti-Terrorist Centre, Russian Federation).	
Conditions and treatment He was interrogated by a group for about 10 days, accused of being a fighter and co-erced in order to obtain a confession to the killing of members of the armed forces. He received numerous electric shocks through a wire that was wrapped around his fingers, legs and feet while his hands were tied around his back. He was beaten with iron bars, and on one occasion, his captors tried to burn him with a blowtorch, but when they could not ignite it, burned him with a lighter. He was left without shoes, and made to sleep on the concrete floor in extremely cold temperatures. He was never given food and received only one glass of water per day. Finally, he was brought in a military pick-up truck into a forest in order to be executed if he did not confess. He managed to escape in the forest.	
Judicial proceedings Never formally charged, never brought before judicial proceedings.	
Date of release 10 days after initial detention.	

* Information contained i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the interviewee and other credible sources.

** Initials us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interviewee.

Case 24 - Biographic details	
Name of interviewee	Mr. X.Z.* **
Nationality/country of origin	Russian Federation
Gender	Male
Detention	
Date of initial detention	
10 July 2005	
Location of initial detention	
Dagestan, Chechnya, Russian Federation	
Grounds of initial detention	
Unknown.	
The authority(ies) involved in the arrest	
Three persons dressed in uniform and two persons dressed in civilian clothes	
Total period of detention	
5 days (10 July 2005 to 15 July 2005)	
Duration of secret detention	
5 days (10 July 2005 to 15 July 2005)	
Site(s) of detention, including sites of possible transit	
Unknown. Alleged detainee believes that, after being taken blindfolded into a vehicle, he was driven through a Dagestan checkpoint. Remained blindfolded during his detention.	
Conditions and treatment	
He was subjected to interrogation whilst blindfolded and accused of harboring a wounded person who had been brought to his house by a friend, two days prior to the his arrest. He was hit with a plank, a club and the butt of a gun. A gun was put against his head, and then a shot was fired passing his head. Electrical wires were put around him and he was given electric shocks. He became very weak, often losing consciousness. The interrogator threatened that he would be taken away, shot and buried. He was taken out, blindfolded, driven in a vehicle and deposited in a park in Dagestan.	
Judicial proceedings	
Never formally charged, never brought before a judge.	
Date of release	
15 July 2005. He was released without an apology or compensation. To date, he has not filed a complaint.	

* Information contained i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the interviewee and other credible sources.

** Initials us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interviewee.
